

高本汉著

聂鸿音译

#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齐鲁书社



#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瑞典〕高本汉 著

聂鸿音 译

齐鲁书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瑞典〕高本汉 著

聂鸿音 译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中央民族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 9印张 189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 9206·13 定价1.55元

## 前 言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不断发 展，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汉语产生兴趣，积极投身于汉语言学的研究。这些学者从西洋普通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观察分析汉语，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他们的成果很快又传到中国，从而使我的语言学界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然而在这些西方学者中，真正能称得上是在中国“开一代学风”的，至今为止恐怕还只有高本汉一人。

高本汉这个名字对于我国语言工作者来说并不陌生，早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就有人把高本汉的著作翻译并介绍到国内来了。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他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出版后，更使他在 中国获得了连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巨大声誉。此后直到今天，在我国学者的著述中频频出现高本汉的名字，人们对于他的观点或有引述，或有补证，或有商榷，或有批判。这一切都说明，尽管我国从解放后就再没有翻译出版高本汉晚年的著作，但学术界却没有忘记这位热情的国际友人，没有忘记这位现代汉语言学领域的辛勤拓荒者。据高本汉自己说，他从事汉学研究是要“对于他所敬爱的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系文化，效些许的努力”（见《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著者赠序），事实上他确是尽毕生精力完成了这个心愿。

我国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是在清朝的乾嘉时代进入极盛时

期的，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人都对古音进行过相当精密的研究，他们的著作现已成为研读音韵学的重要典籍。这些大师的功绩自不必多说，但清代学者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们只着眼于从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去归纳字音的类属，而未能涉及古代的音值。当然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主要是受了方块汉字形体的局限。这些学者有的根本不考虑古代字音的读法，有的虽然对古音有些零星的假设，但又苦于没有统一的音标符号，难以用文字清楚地表达（如《说文段注》屡言“某字古音某”，“某字古某某切”等等）。另外，他们还全都持有一个非历史的观点，认为古音虽然可能不同于当代音，但一定该是当代实有的音节（如《说文段注》：“拘，古音在四部，读如钩”），这个观点也妨碍了这些卓越的字者透过字形去探寻古音的真正本质。时代稍晚些的陈澧也有这类毛病，他在《切韵考》中多处用粤方言来说明他系联的《广韵》声韵类，但也未能系统地解决《切韵》音的拟测问题。能够注意到现代活的口语是他的优点，而认识不清语言的历史派生关系则是他的不足。后来到了著名经学大师章太炎，才算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作出了假定上古音值的尝试（见《国故论衡·二十三部音准》），他也是用汉字来描写古音，具体作法比前人要细致得多，但还是比不上欧州的音标描写。传统音韵学发展到这时，就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问题——中古、上古音的分类已经基本定型，急需语言研究的科学理论和语言描写的有效工具。传统音韵学的丰硕成果本身已在孕育着一场语言研究方法的变革。

十九世纪前后的西方汉学则暴露了另一方面的缺陷，这

时的外国学者们虽然掌握一套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却又没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小学的研究成果，因而他们从某些现代方言中得出的零星结论往往缺乏系统性，很难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高本汉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汉语的本质和历史》（英译本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1949）中明确提出自己的任务是“要继续探究清代大儒开创的基业，并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来钻研他们所收集的材料，以便构拟出某个阶段的古汉语音系，而这个阶段要古得足以为我造成研究现代方言的必要基础。”他把中国的材料与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才算真正走上了现代汉语言学的坦途。尽管科学的发展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高本汉，中国人迟早也会用类似的，甚至更为精密的方法研究自己的本国语，但我们仍应对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人表示敬意。所以，如果把章太炎和黄侃比作清代小学两朵绚丽的晚霞，那么高本汉便是现代汉语言学一丝灿烂的曙光。

高本汉置身学术生涯七十多年，分别用英文、法文和瑞典文发表了上百种学术著作。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中国的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等许多方面，其中最最有成就的是对语言学的研究，而在汉语言学的研究中又以音韵学成就最高。他构拟的汉语中古音和上古音是他研究汉语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的基础，因而我们如果了解了他的古音构拟的方法和结论，就大致可以说是了解了他的毕生学术成就的精华。

到目前为止，高本汉专门系统讲音韵学的著作在我国只有一种《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译本，这个译本的学术水平很

高，可惜只涉及中古音。要了解他构拟的上古音就比较困难，国内虽流传有比较详细的《中日汉字形声论》(Grammata Serica)，却没有译本，因而我国多数人还只能从张世禄译的《汉语词类》中窥见一斑。另外，高本汉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又对他早年的理论有所修正，每当我们阅读他上述著作的时候，又时时耽心所读的究竟是否代表他晚年的观点。所以，为了便于了解高本汉古音构拟的最终结论，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部《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高本汉在《纲要》的开头说：“这部著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汉语历史音韵学领域的新理论和新结果，而仅仅是要对中古、上古音系的构拟做一个总结”。确实，高本汉撰写《纲要》的时候已年逾花甲，他是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科研历程了。这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他在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研究心得，再次向读者展示了他的主要理论和证据，同时又详细地列出了他构拟的中上古声韵类的实际音值。尤其可喜的是，这部著作的论述相当简明扼要，基本没有出现《中国音韵学研究》中那样细密得近乎繁琐的论证，这给我国的语言工作者，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在阅读上以很大的便利。所以，《纲要》一书既看作是从事专门语言研究的参考资料，又可看作是初学者了解现代汉语言学的基础教材。

不过，我们今天在阅读高本汉的著作时还应该注意，他的研究是有局限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个外国人，高本汉的汉语文水平，即他的小学根基，是远远不能与章太炎黄侃等人相比的。虽然他在西方人中间确是超一流的汉语文学者，但是到了汉语文的发源地，却难免要稍逊一筹了。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偶然出现对古汉语字形词

义的误解，文献考究的疏漏，甚至还有古文句读的错误，就不足为奇了。高本汉本人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见《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著者赠序），可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他仍不断暴露出这个似乎是一切西方汉学家都难以弥补的缺陷。其次，由于高本汉在欧洲受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严格训练，他总是把印欧语的成规当成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并机械地运用到汉语上。例如按历史语言学的原则说，同一条件下的同一音位，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只能产生同一音变，这就势必导致高本汉在古音构拟的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分”：现代不同音的字中古一定不同音，中古不同音的字上古也一定不同音，现代同音的字中古可能不同音，中古同音的字上古也可能不同音……。这样处理材料，似乎“分”得越细就越科学、越精密，而完全忽略了如此庞大而复杂的音系在实际口语中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事情就是这样矛盾：西洋语言学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语言的全部实际问题。如果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冲突，那该怎么办呢？高本汉似乎是不假思索地脱离实践而去维护他的理论了。所以说，高本汉虽然自觉地摆脱了清代小学的桎梏，但又不自觉地陷入了历史语言学的樊笼。

我国语言学界对于高本汉，从表面上看是批评多于肯定，可是从实质上分析，比较中肯的批评往往都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而高本汉古音构拟的原则、方法以及他大略的构拟格局，则基本上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因此，尽管高本汉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有的缺点是不能原谅的，可他的著作对于我国学术界还是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发表至今已有三十年，高本汉谢世也有五年了。这一段时间中，国内外的汉语研究，特别



是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又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最近读到日本桥本万太郎的《中古汉语音系学》(1978、1979)，感觉到如果象他那样，在修正的基础上把高本汉的拟音格局高度地“音位化”，那么其结果也许使人感到更容易接受些(不过这正是高本汉生前极力反对的)。另外，近些年来大量收集整理少数民族语言资料，也为我们揭示了汉语各阶段的不少有趣现象。如果能及时从国内外吸收这些书本知识以外的营养，那么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还会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我作为译者和读者，所以不揣浅陋，推荐高本汉这部著作，并不是要读者单纯地回顾往事，而是希望读者发扬批判继承的精神，沿着先驱者的足迹，走向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聂鸿音

1983年6月

## 编译说明

(一) 本书据Bernhard Karlgren所著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译出，原文刊载于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4。

### 关于本书的编排

(二) 本书原文分为两大部分，用罗马数字“Ⅰ”、“Ⅱ”标示，没有小标题。译本的章节标题都是译者加的，为的是便于阅读和检索。译本的第一章相当于原文的“Ⅰ”，第二章相当于原文的“Ⅱ”，全书的开头几段著者在下文称之为Introduction，所以译本便把这一小部分加上“引言”的标题，那么与之相应的全书结尾部分便是“结语”。

(三) 译本目录在第二章的“上古韵母”一节中又特地依文标出三十五个上古韵部，这些韵部所代表的古音如下：

	-n	-t	-d	-r	-m	-p	-ŋ	-k	-g	-O
a	1	2	3	8	12	13	16	17	18	35
ə	4	5	6	7	14	15	21	19	20	
e	9	10	11				22	23	24	
o								25	26	33

v

29 27 28

u

32 30 31 34

表中所注的主元音音值都是宽式的，详见正文。

(四) 本书后面有两个附录，一个是“字音索引”，读者可通过它来查找高本汉构拟的中古、上古字音；另一个是瑞典马悦然 (N·G·D·Malmqvist) 在《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发表的《纪念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in Memoriam) 一文，读者可以通过它全面了解高本汉的学术成就。当然，马悦然是高本汉的学生，他在这篇文章里对老师的评价与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高本汉的评价不尽相同，这是需要事先指出的。

### 关于本书的音标

(五) 原文所用的音标比较复杂，有瑞典龙德尔 (J·A·Lundell) 所拟的“瑞典方言字母” (参看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philologie*, 1905)、国语罗马字、威妥玛音标 (Wade System) 等。瑞典方言字母用斜体字印刷，标示汉语中古、上古字音和全部汉语方音 (包括四种中古域外方音)，国语罗马字和威妥玛音标用楷体字印刷，标示汉语现代官话 (Mandarin) 的读音。译本将上述各种音标一律改为我国语言学界目前惯用的一套音标，并且都用楷体字印刷，以求整齐一致，同时减少印刷和读者阅读的困难。

(六) 译本所用的音标主要是国际音标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另外也按我国语言学界的习惯采用了个别瑞典方言字母 (如舌尖前元音  $\text{ɿ}$  和舌尖后元音  $\text{ʅ}$ )，以

及赵元任所拟的几个辅音音标(如舌面前塞音t、d等),部分音标的描写请参看《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第三十一页以下。

音标的附加符号(表示软化、鼻化、长音、短音、送气等的符号)一般都沿用原本的。如软化的k标作k<sub>i</sub>,长a标作ā,送气的k标作k',等等;只有鼻化记号,原本是在元音字母的右下部加一个小勾来标示,译本则在元音字母上方加一个短浪线来标示,如鼻化的a写作ã,鼻化的e写作ẽ,等等。

(七)本书的音标一般不加括号,但在个别地方音标与外文或其他注音符号容易混淆,则把音标放在方括号内,如英语的no读作nou,前面的no是文字,后面的nou是音标,本书就把nou放在方括号内[nou];又如“结语”中讲国语罗马字的写法和读音的一段文字,音标也必须放在方括号内,以区别于国语罗马字。

(八)原文有许多地方用音标、阿拉伯数字或拉丁字母来指代汉字,为的是印刷方便,如“竺”字印作(上古)“190e? tuok”,等等。译本也为中文印刷方便,将这些音标、数字和字母一律改换成所指代的汉字。至于那些与汉字一并出现的音标,只要不是直接讲读音的,译本也就一律把它们删去。读者若要知道这些汉字的古音,可以看上下文或查阅书后的“字音索引”。原文讲上古音时引用了不少“又音”的材料,注的都是龙德尔音标,译本一律换成等韵地位相同的反切。著者所定字音的反切依据是《康熙字典》,译本采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的方法,把每个字音与《广韵》对校,《康熙字典》误抄的依《广韵》改正,《广韵》不收的音切仍依《康熙字典》。

## 关于本书的校注

(九) 原文所引的方音和古籍，以及著者构拟的中古、上古字音都经过校对。其中方音资料与《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和法文原本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对校，音标的改写也依中译本，只是两种日本译音（汉音和吴音）还保留了《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的书写形式（如“拈”字作 *tatu*、*tati*，不作 *tatsu*、*taŋi*），因为这看起来与中古汉语比较接近。原文所引的《诗经》韵字与高本汉 *Grammata Serica* 中的 *The Rimes of the Shi King* 一节及江有诰《诗经韵读》、顾炎武《诗本音》对校，其他古籍的韵脚都与江有诰《群经音读》、《楚辞韵读》、《宋赋韵读》、《先秦韵读》对校，个别疑例还参校了段玉裁和王念孙的著作（高本汉归纳《诗》韵以段、王、后江三家为本，参看 *Grammata*, p.90）。本书列出的中、上古字音以书内部互见的参校，并与 *Grammata* 对校（可惜，译者至今未能见到高本汉的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1957）。书中引用的古籍也经过核对，用以参校的版本都是《四部丛刊》（初编）中所收的各本。

(十) 原文确有一些错误，其中多数是印刷和著者本人疏忽所造成的笔误，凡属这类情况，译者在译文中就随手改正，不再加注说明了。除音标和汉字的错误外，原文中还有一些引用古籍的错误，凡属这类情况，译文中都加注语说明。

(十一) 本书的“译者注”多数是校语，第一章中有关汉语方言的校语是参考《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方言字

汇》部分的校语写的。此外，译者有时也用“注”的形式解释一些必要的名词，或为读者提供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国外的）。至于原文中的某些观点，译者在注语中则概不涉及，孰是孰非，留待读者自行评说。

（十二）本书对“注”的处理方法是：译者注后面加“——译者”字样，著者原注一般不加说明。如果同一条注中既有原注又有译者注，则原注后面也加“——原注”字样，以别于译者注。

## 编译说明附录

### （一）音标附加符号

鼻化——在元音字母上方加短浪线，如鼻化的a写作 $\bar{a}$ 。

送气——在辅音字母右上方加“'”，如送气的k写作 $k'$ 。

软化——在辅音字母后面加“j”，如软化的k写作kj。

长音——在元音字母上方加短横线，如长音a写作 $\bar{a}$ 。

短音——在元音字母上方或下方加短弧线，如短音a写作 $\overset{\curvearrowright}{a}$ ，短音o写作 $\underset{\curvearrowleft}{o}$ 。

声调——在音节的右上方加小的阿拉伯数字，如现在在北京话阴平声tan写作 $\text{tan}^1$ ，阳平声t'an写作 $t'^{\text{an}^2}$ 。

### （二）引用书刊简称表

诗——《诗经》

公羊——《公羊传》

书——《书经》

国策——《战国策》

易——《易经》

韩子——《韩非子》

礼——《礼记》

大戴——《大戴礼记》

左——《左传》

吕览——《吕氏春秋》

Grammata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BMFE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TP T'oung Pao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史语集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目 录

前言 .....	( 1 )
编译说明 .....	( 7 )
编译说明附录 .....	( 11 )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	( 1 )
引言 .....	( 1 )
第一章 .....	( 3 )
一、材料综述 .....	( 3 )
二、中古声母 .....	( 9 )
三、中古韵母 .....	( 29 )
四、中古声调 .....	( 89 )
第二章 .....	( 91 )
一、上古声母 .....	( 91 )
二、上古韵母 .....	( 107 )
第一部 .....	( 108 )
第二部 .....	( 113 )
第三部 .....	( 117 )
第四部 .....	( 120 )
第五部 .....	( 125 )
第六部 .....	( 128 )
第七部 .....	( 133 )



第八部 .....	(139)
第九部 .....	(143)
第十部 .....	(145)
第十一部 .....	(147)
第十二部 .....	(148)
第十三部 .....	(152)
第十四部 .....	(155)
第十五部 .....	(159)
第十六部 .....	(162)
第十七部 .....	(164)
第十八部 .....	(168)
第十九部 .....	(172)
第二十部 .....	(176)
第二十一部 .....	(182)
第二十二部 .....	(184)
第二十三部 .....	(187)
第二十四部 .....	(189)
第二十五部 .....	(193)
第二十六部 .....	(197)
第二十七部 .....	(201)
第二十八部 .....	(204)
第二十九部 .....	(209)
第三十部 .....	(211)
第三十一部 .....	(215)
第三十二部 .....	(217)
第三十三部 .....	(220)

第三十四部 .....	(225)
第三十五部 .....	(228)
结语 .....	(231)
字音索引 .....	(234)
纪念高本汉 (马悦然) .....	(265)

#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 引言

这部著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汉语历史音韵学领域的新理论和新结果，而仅仅是要对中古、上古音系的构拟做一个总结，对于汉语从上古到中古，再从中古到纷繁的现代方言的逐渐演化，只不过略微有所涉及，而不做全面综合的描述。

从一九一五年我最初开始考察汉语早期语音系统时起，到一九三四年完成了上古拟音体系时为止，我有理由多次地修改，甚至在某些地方是彻底地更换我早期的理论，这一次次的改换都记载在我一系列的著作中了<sup>①</sup>。

其中有些改换是受了其他著名音韵学家如马伯乐 (H. Maspéro)、李方桂、赵元任和罗常培等人的著作的启发，

<sup>①</sup>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 1916, 1926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汉语分析字典》)；*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P 1922 (林玉堂译作《答马斯贝论切韵之音》，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三号)；*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JRAS* 1928 (赵元任译作《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载《史语集刊》一本三分)；*Shi King Researches*, *BMFEA* 1932 (《诗经研究》)；*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MFEA* 1934 (张世禄译作《汉语词类》，商务印书馆出版)；古音构拟的结果都反映在 *Grammata Serica*, *BMFEA* 1940 (《中日汉字形声论》) 这部字典里。

不幸的是，《中国音韵学研究》和《汉语分析字典》很久以前就都销售一空，现在搞不到了，这也是发表本纲要的一个理由。

但大多数还是迫于我自己进行的反复广泛的研究而做出的。我早年的著作中包含大量现已过时的证据和拟音理论，如果有的学者期望熟悉汉学的这一分科，从而不得不阅读我这些著作，以求找到在仍然有效的拟音证据，那么这对于他是十分不便的。因而在本纲要中，我选择了一些我仍然认为是完美而成定论的证据再次加以表述，并且试图尽可能用简单的方式说出来。语言学象数学一样，都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我们尽量不写超出必要范围以外的专门术语。

我们用“中古汉语”(Ancient Chinese)指代《切韵》纂集的公元六〇〇年左右的语言，这实质上就是陕西长安方言，这一方言在唐朝成为一种共通语(Koine)，除沿海的福建省以外，全国各州县的知识界人士都说这种语言<sup>①</sup>。

另外，用“上古汉语”(Archaic Chinese)表示西周时代(从公元前一〇二八年起)河南地区的语言。揭示上古语音，一方面是根据《诗经》和其他上古文献的韵脚，一方面是根据谐声字(形声合体字)<sup>②</sup>。

<sup>①</sup>有理由说，各地的底层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本地区的方言俗语，许多地方的土话里仍可以分辨出中古方言的痕迹。但共通语却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被从最高级官吏到中下阶层的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了，从而成为几乎是全部现代方言的母语(福建与毗邻地区的闽方言除外)。《切韵》韵类和各个现代方言韵类之间的严整对应关系确凿地表明，《切韵》描写了一种实际存在过的、单一的语言，而不象许多近来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切韵》是一种人造的、由各方言中的参差成分所构成的折衷混合的语言。

<sup>②</sup>说到用谐声字揭示西周语音，有一点必须留心对待。人们说“掄”字是由形旁“手”加声旁“舍”组成，实际的意思是：“舍”最初假借作“掄”，后来又加上“手”作为解释字义的成分：在许多古籍中，不带形旁的单一个“舍”字都假借作“掄”。事实上，大规模地加上形旁是汉代的事情，而在整个周朝，声旁则大多单用作假借字(但铜器铭文表明，有不少形旁在周朝前期和中期就已经加上了)。用语言学的观点看来，形旁的有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基本事实在于，对一大批假借字的选择(如“舍”假借作“掄”)在周初就已经完成了。

# 第一章

## 一 材料综述

陆法言等人于公元六〇一年编集的《切韵》一书久已亡佚，它的增修本《唐韵》（公元七五一年）也已亡佚，题为《广韵》的增修本刊行于公元一〇〇七年，至今尚存。近些年来又发现了多种手抄本《切韵》和《唐韵》残卷，于是有人就把其中最重要的残卷与完整的《广韵》合刊发行，这部杰出的合刊本题为《十韵汇编》。

《切韵》和《广韵》是我们获取中古汉语字音知识的首要源泉。一方面，所有的单字（monosyllable）在书中都排列在二百零六个韵（如：东、冬、钟、江，等等）里，韵目并没有揭示出实际的音值，因而对我们来说它们还是一大批未知数。尽管如此，韵还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们把公元六〇〇年左右具有相同主元音和辅音韵尾的字都归到一起了。更重要的是另外一方面，书中在每个小韵下都附注有一种叫做“反切”的变相拼音。反切由两个字组成，上字表声，下字表韵。比如说“东”字的注音是“德红切”，即  $t(\text{ə}) + (x)uŋ = tuŋ$ ；“莲”字是“落贤切”，即  $l(uo) + (\text{e})ien = lien$ ①，“光”字是“古黄切”，即  $k(u) + (x)uaŋ = kuaŋ$ 。可见，

①原文以“干，苍先切”为例。由于这个反切的直接拼读不能得出现代普通话的读音，所以译文换成了一个简单的反切。——译者

除去主元音和辅音韵尾以外，利用反切还可以归纳主元音前的插入成分，这些插入成分我们称为“i介音”和“u介音”。

我们将看到，反切精妙地分析了中古汉字的全部音素。这里再提一下，反切也是很大一批未知数，问题是要严密地给它们标上精确的音值；但由于反切字只是详细地标明了中古音的类别而不是韵母，所以它们还不能代表读音。《切韵》、《唐韵》和《广韵》的反切记载在《康熙字典》的每一个字下面——固然不都正确，如果要认真地研究汉语中古音系，那就最起码要接触一部好的《广韵》版本。

考察一下《广韵》我们就会发现，这部著作的基本编排方式是根据声调把韵分成四组：“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相同的音节还有声调的不同。古代语言学家还认为，发lak、lat型的音时要突然把声带发出的音切断，这也算是一种声调，与la和lan型字中的尾音缓慢消逝相对应，于是他们就得到了四类声调：笼撓弄禄、兰襁烂辣，蓝览滥腊，等等。把《广韵》的二百零六韵编排一下，这是很容易的，由此我们就得到了下面的表（表中仍保留了韵书中各韵的先后次序）。

东董送屋	鱼语御
冬 宋沃	虞虞遇
钟肿用烛	模姥暮
江讲绛觉	齐荠霁
支纸置	祭
脂旨至	泰
之止志	佳蟹卦
微尾未	皆駭怪

夬  
灰賄队  
哈海代  
废  
真軫震质  
淳准稗术  
臻 栻  
文吻问物  
欣隐焮迄  
元阮愿月  
魂混愚没  
痕很恨  
寒旱翰曷  
桓缓换末  
删清諫辮  
山产嗣黠  
先铎霰屑  
仙獮线薛  
萧篠啸  
宵小笑  
肴巧效  
豪皓号  
歌个个

戈果过  
麻马馮  
阳养漾药  
唐荡宕铎  
庚梗映陌  
耕耿诤麦  
清静劲昔  
青迥径锡  
蒸拯证职  
登等螳德  
尤有宥  
侯厚候  
幽黝幼  
侵寝沁緝  
覃感勘合  
谈敢闾盍  
琰盐艳叶  
添忝椽帖  
威蹏陷洽  
衔檻鉴狎  
严俨业  
凡范梵乏

这样，有待于我们拟音的古韵就从二百零六个缩减到六十一个了。然而，韵和韵类却并不都是一回事。在东韵中我们发现了两个韵类：一等“红”类和三等“弓”类，在唐韵

中也发现了两个韵类：开口“郎”类和合口“光”类。在这些韵中，实际的韵类通过两套不同的反切下字彼此严格地区分开来。

很清楚，假如这种趣的拼音方法能作为一个严密的系统贯彻到底的话，那么就最好用一个固定的反切下字来标示一个固定的韵类，如东韵一等总是用“红”来切。但是这种方法却没能整齐划一，“东”用“红”来切，“红”用“公”来切，而“公”又用“红”来切，因而“公”和“红”就都是标示东韵一等的同类反切下字。用这种方法我们在每一个韵类中都发现了一连串的同类反切下字，如东韵一等有“东”“公”“红”“工”“洪”等等。通过相互参照，非常容易确定哪些反切下字实际上是同类的。

声类也是这样，“古”用“公”来切，而“公”又用“古”来切，那么“古”和“公”就是表示同一个声类的反切上字，这个声类自然也可以由一连串同类反切上字来切：“古”“公”“工”“古”“革”“过”等等。通过相互参照不难考查出，《切韵》音总共有三十二个不同的声类。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幸亏有《切韵》和书中反切的帮助，我们才得到结论：这二十五个字属于中古的甲韵类，那四十五个字属于中古的乙声类。可是我们却不能得知这些“甲”和“乙”的确切音值。甲是- $uŋ$ 还是- $oŋ$ 呢？乙是k-还是g-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用实际音值来取代这些“甲”和“乙”。我们必须找到揭开这些谜的线索，而线索有好几种。

首先，宋代大儒司马光列了一套韵图，全面地研究了他自己语言的语音系统，这套韵图叫做《切韵指掌图》（公元



一〇六九年)。《指掌图》所揭示的语言比起《切韵》来是大大地演进了。首先，发生了极大的语音简化，以致于《切韵》的两个或几个韵类(根据韵和反切可以区别开的)在司马氏的语言里合而为一了。但韵图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当看到某些韵类的差别在韵图和《切韵》中都一样时，我们就有理由设想这种差别的语音基础在两本书中是相同的。再者，由于韵图以符合逻辑而又系统的方式排列，每张图都含有深入浅出语音知识，所以，在精密考察各个声韵类的确切音值时，它能给我们以可贵的帮助。这套韵图经过了修订，修订本刊行于一三三六年，名为《切韵指南》，由于这套韵图插入了《康熙字典》卷首，所以人人都不难见到。

第二个重要的线索是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中的古汉语借字。随着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数以千计的汉字输入日本、朝鲜和越南，并且混入那里的语言。这些借字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直接通过那些到过中国首都和其他大城市的留学生，以及到过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汉人口头传入的，而绝大多数是书面的借字，正如拉丁字大规模地移植到现代英语中一样，所以在“日本译音”、“朝鲜译音”和“越南译音”<sup>①</sup>中可以观察到相当严格的借用条例。这些借字在上述几种外语中占有相当大的百分率，在上层知识界尤其如此。幸亏有着从汉语转换到日语等语言的严整规律，这些借字对于拟测借字传输时代的汉字音值才极其有用。确实，在刚刚传输的时候语音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异：字音被改了，以适合于外国的发音习惯。日本人对汉字音进行了大胆的增删，以使

<sup>①</sup>Sino-Korean旧译“高丽音”，Sino-Annamese旧译“安南音”，我们这个译本一律改译“朝鲜音”和“越南音”。——译者

之符合日语的字音模式。例如“天”t'ien这个字中省略了i而变成ten，是因为为日语没有双元音ie。“疆”kiag变成了ki-ya-u(现在读kyō<sup>①</sup>)，是因为日语没有ŋ韵尾。“拈”t'at(现代广州话t'at)变成ta-tu(现在读tatsu)或ta-ti(现在读tatsi)<sup>②</sup>，这是因为日语没有t韵尾，于是就附加了一个寄生元音(i或u)来把它变为一个道地的日本字。好在日语和朝鲜语的文字系统都很古旧，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靠现代读音所无法揭示的中古读音(最初借字时的音)，所以，混入上述三种外语的全部这些借字对语言学家来说都具有极大的价值。多数朝鲜译音可能是属于公元六〇〇年左右的，也就是与《切韵》语言同时的。日本译音由两股大潮流卷入，其一叫做“汉音”(Kan-on)，主要是在公元七世纪时从中原地区传入的，在声韵类的分合上，汉音与《切韵》极为相近，正如朝鲜译音近于《切韵》一样；其二是从中国东南部来的一股潮流，叫做“吴音”(Go-on，上海地区和浙江省古称“吴”)，吴音略古一些(五至六世纪)，它揭示了一个或几个与《切韵》差别较大的方言，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的声韵类分合与《切韵》相同，那么可见，吴音对于阐明《切韵》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越南译音的时代要近些(唐朝末年)，但它在许多重要的地方仍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第三条重要的线索是大量现代汉语方音提供的，这些方音虽然彼此间区别很大，但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各自的声韵分类都是显示出他们全是(闽方言除外)从《切韵》语言

①这是日译汉音的读法，吴音读kō，写作kau。——译者

②tatsu是汉音读法，tatsi是吴音读法。——译者

派生出来的，而《切韵》语言在唐朝曾作为一种共通语传遍了中国国土上所有重要的城镇。

## 二 中古声母

我们拟音工作的第一步是更加慎密地考究韵图的排列法。在某些情况下，两幅图用这样的方式配成一对：前一图用“歌”作代表字，后一图用“戈”作代表字；前一图用“饥”，后一图用“龟”；前一图用“干”，后一图用“官”；前一图用“羸”，后一图用“昆”；前一图用“冈”，后一图用“光”。前者叫做“开口呼”，后者叫做“合口呼”。仅仅参考现代官话就不难看出，二者的韵尾相同，不过后一类韵图中有一个插入的u(w)，而在前一类中却没有。

每幅图中的小韵代表字按纵横排列，那些彼此密切相关的字被限制在它们自己所在的方格里。纵行表示声母，横行表示韵母。顺序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图见下页)<sup>①</sup>。

我们的图表展示了一幅韵图的排列方式。表示声母的各行列在六个大格里(横行从右到左)，在第二和第四两个大格里各有两组声母，这是需要现在讨论的一种排列法。

每幅图中表示韵母的十六个横行又分为四份(一等——四等)，这里抄录的小韵字向我们表明，在同等列的每一个大格中，那四个韵母仅仅表示带有平上去入这四个声调之一的相同音节：在见母下面是“公”“鞞”“贡”“鞞”，在溪母下面是“空”“孔”“控”“哭”。如果不考虑这些区

<sup>①</sup>原本的韵图过于简略，译本据《康熙字典》卷首的《等韵初音指南》通摄图补入，并加注四声和四等。——译者

等列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聲調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見	公 鑽 貢 獻		恭 拱 供 奉	
溪	空 孔 控 哭		蒼 恐 恐 曲	
邪	頤 ○ ○ ○		登 柔 共 局	
疑	兜 渦 ○ 罹		顯 ○ 岫 玉	
端 知	東 董 凍 冢		中 冢 渣 竹	
透 徹	通 洞 痛 充		鐘 龍 鐘 舌	
定 澄	同 動 洞 獨		重 重 重 逐	
泥 娘	銀 銀 銀 精		銀 ○ ○ 翎	
幫 非	○ 珠 ○ 卜		對 走 楓 仁	
滂 敷	作 ○ ○ 扑		拳 拳 對 規	
並 奉	達 奉 捷 僕		達 奉 僕 懷	
明 微	蒙 蒙 蒙 木		蒙 ○ 蒙 煩	
精 照	莫 總 殺 鐵		鍾 腫 種 燭 襪 襪 襪 足	
清 穿	慈 ○ 提 瘞		衝 舞 撞 提 提 提 ○ 促	
從 狀	衰 衰 衰 衰		崇 ○ 刺 腹 從 ○ 從 慈	
心 審	橙 敵 送 達		春 ○ ○ 宋 崇 悚 ○ 崇	
邪 禪	○ ○ ○ ○ ○		鐘 趨 ○ 蜀 松 ○ 頌 贊	
曉	然 噴 烘 尋		曾 河 趨 旭 ○ ○ ○ ○ ○	
匣	洪 須 洪 獻		雄 ○ ○ ○ ○ ○ ○ ○ ○ ○	
影	翁 翁 翁 屋		苞 推 雍 郁 ○ ○ ○ ○ ○ ○	
喻	○ ○ ○ ○ ○		○ ○ 頤 圓 容 勇 用 欲	
來	龍 龍 弄 祿		龍 龍 曉 ○	
日	○ ○ ○ ○ 辱		羊 允 辯 ○	
韻	東 董 送 屋		鍾 腫 用 燭	
	冬 ○ 宋 沃			

别，那么需要解决的韵母就只有两个：一等、二等、三等和四等。每幅图中这些韵母的补切音值和四个等列的区别将在下文研究，现在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司马氏这套韵图所描绘的音系比《切韵》要简单得多，我们如果试图把《切韵》的韵类按照司马氏韵图的格局排列起来，那么就会在许多韵摄中发现，一幅图远不止有四类韵母（声调的区别不算在内）：

我们说过，《切韵》的声母和书中的反切分为三十二类。这些声母完好地保留到了宋代，在韵图里都可以找到（略有增加，马上就要谈到），它们都有条有理地排列着，因而除去个别有复杂问题的情况以外，都很容易解释。

上面指出了，在横行的第二和第四两个大格里各有两组声母（知组在端组下面，照组在精组下面）。这样排列的理由是端组和精组只在一四等韵中出现，而知组和照组只在二三等韵中出现，所以这两组字就可以很方便地塞到一栏里。它们的确切音值下文再讨论，我们现在要从这三十二类声母的每一类中选几个例字，根据韵图的格局它们编成组（每行的第一个字是韵图所起的声类名称）：

- |      |    |                     |
|------|----|---------------------|
| 一、见组 | 1、 | 见。古公歌               |
|      | 2、 | 溪。苦口开               |
|      | 3、 | 群 <sup>①</sup> 。其求近 |
|      | 4、 | 疑。鹅五牙               |
| 二、端组 | 5、 | 端。多丁当               |
|      | 6、 | 透。土汤体               |
|      | 7、 | 定。坛道田               |

①三十六字母中的“群”“床”二母著者据《等韵切音指南》称之为“郡”和“状”，今仍按我国音韵学界的习惯改为“群”和“床”。——译者

- |      |     |       |
|------|-----|-------|
|      | 8、  | 泥。奴乃龕 |
| 三、知组 | 9、  | 知。羸中猪 |
|      | 10、 | 彻。丑耻宠 |
|      | 11、 | 澄。丈持住 |
|      | 12、 | 娘。女尼扭 |
| 四、帮组 | 13、 | 帮。补必兵 |
|      | 14、 | 滂。普匹怕 |
|      | 15、 | 并。旁步盘 |
|      | 16、 | 明。莫毛门 |
| 五、精组 | 17、 | 精。左宗酒 |
|      | 18、 | 清。草寸取 |
|      | 19、 | 从。在罪钱 |
|      | 20、 | 心。丧孙小 |
|      | 21、 | 邪。详寺旬 |
| 六、照组 | 22、 | 照。至战诸 |
|      | 23、 | 穿。初昌吹 |
|      | 24、 | 床。船乍顺 |
|      | 25、 | 审。生手世 |
|      | 26、 | 禅。辰受绍 |
| 七、晓组 | 27、 | 晓。海解呼 |
|      | 28、 | 匣。孩寒胡 |
|      | 29、 | 影。哀乌安 |
|      | 30、 | 喻。以羊有 |
| 八、来组 | 31、 | 来。卢郎吕 |
|      | 32、 | 日。忍闰饶 |

虽然官话方言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严重地偏离了中古

音系，但即使用官话字音也足以确凿地阐明一些基本事实。

前六组中每组的前两行清楚地表现为一个不送气的清声母和一个送气的清声母：见k和溪k'，端t和透t'，帮p和滂p'，精ts和清ts'；知母和彻母也同样是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照母和穿母也是一样（这四个声母的音值要等下文确定）。

其次我们看到，有几组的第四行是跟开头两行的塞音同部位的鼻音：泥母是n（端母t和透母t'同部位），明母是m（与帮母p和滂母p'同部位），娘母也是某种鼻音（与知母和彻母这两个塞音同部位）。那么非常明显，疑母就是舌根鼻音ŋ（与见母k和溪母k'同部位）。

虽然疑母的古音在官话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但它得到了许多其他方言的有力支持：“疑”字越南、福州读ŋi；“鹅”字广州、客家、汕头、四川、平凉（在甘肃）读ŋo；“五”字越南读ŋo，福州、上海读ŋu；“牙”字广州、客家、福州、上海读ŋa。

多少有些复杂的是前六组中每组的第三行。在官话里它们是k（读如见母）或k'（读如溪母）等等，这不能给我们任何有用的帮助。但是一个世纪前艾约瑟（J. Edkins）就已经认识到，这里是跟见和溪等等清塞音相应的浊塞音<sup>①</sup>。因此群母就是g（与见母k和溪母k'相应），定母就是d（与端母t和透母t'相应），并母就是b（与帮母p和滂母p'相应），从母就是dz（与精母ts和清母ts'相应），澄母和床母也是分别跟知、彻和照、穿等声母相应的某种浊音（下文要确切地解

<sup>①</sup>参看艾约瑟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p.186。——译者

释)。有两方面的材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一方面，中古吴音在每组第三行里总有一个浊声母，与前两行的清声母对立，例如群母：群gun、其gi、求gu、近gon，与见母：ken、古ku、公ku、歌ka对立；定母：定diyau、坛dan、道dau、田den，与端母：端tan、多ta、丁tiyau、当tau对立；并母：并biyau、旁bau、步bu、盘ban，与帮母：帮pau、补pu、必piti、兵piyau对立，等等。另一方面，吴方言（上海、温州、宁波等方音）也精确地区别了清浊声母，上海话群母：群dzyin、其dzi、求dzio<sup>①</sup>、近dzioŋ，与见母：见tɕie、古ku、公koŋ、歌ku对立；定母：定diŋ、坛de、道do、田die，与端母：端tɕe、多tu、丁tiŋ、当toŋ对立，等等。

然而g、d、b等等这样的拟音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以上我们看到，在北京话中，当字是平声时中古浊声母就成了送气清声母（群母：其tɕ' i，求tɕ' iou，定母：坛t' an、田t' ien，并母：旁p' an、盘p' an，从母：从ts' un、钱tɕ' ien），而当字是其他声调（上去入声）时则成了不送气清声母（群母：郡tɕyn、近tɕin，定母：定tiŋ、道tao，并母：并piŋ、步pu，从母：在tsai、罪tsuei）。客家方言把群定并从等几个声母的全部字一律都读成送气清声母。那么，我们就不能假设有这样的演化：（并母b）“盘”字中古音ban > pan > p' an，因为始终存在着帮母的字（如“般”北京读pan），我们应该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一个pan（帮母）始终是pan而另一个pan（从并母b派生来的）后来却发展成p' an，另外，b > p' 这样的直接演化从音理上说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就

<sup>①</sup>原文“求”字注音是djiou，不够准确，今依《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第664页订正。——译者



必须把中古全浊塞音声母拟成送气的：

群g' 定d' 并b' 从dz'

客家话保留了送气，但把浊声母全都变为清声母，k'、t'、p'、ts'。官话最初保留了平声的送气，而在其他声调中则不送气了：

其g'i、坛d'an、盘b'an、钱dz'ien

但：近gin、定diŋ、并biŋ、在dzai

后来，浊音又变为清音：

其k'i、坛t'an、盘p'an、钱ts'ien

近kin、定tiŋ、并piŋ、在tsai

这样的拟音似乎很奇怪：

见k 溪k' 群g' 疑ŋ

端t 透t' 定d' 泥n

——中古音有k、k'、g'却没有普通的g，有t、t'、d'却没有普通的d。不过在以后我们将会明白，这样构拟的理由是，上古音本来有这全部四个声母：k、k'、g、g'和t、t'、d、d'，但在中古时代以前，不送气的浊声母g和d就失落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定了中古的见端帮三组和精组的精清从等声母。精组的后两个声母，心和邪，也很容易解决。心母是普通的清音s，邪母是浊音z（如英语zealous），这也由吴音（邪母：邪ze、详zau、寺zi、旬ziun）和吴方言（上海邪母：邪zia<sup>①</sup>、详dzian、寺zɿ、旬dzɿŋ）证明了。

我们下一步要着手处理知和照两组比较困难的声母，但是在处理它们之前，我们先要把对一些已经确定了的声母的考究再推进一步。

见组和帮组的声母（即舌根音k等和唇音p等）在韵图的

<sup>①</sup>上海“邪”字有文白两读，这里用的是文言音。——译者

一二三四等韵中都出现，我们还将在下文证明（在这里有必要先提一下），三等韵一律（只有个别例外，留待韵母章节中讨论）带有“i介音”：/ia/型（i是个从属性的短i），而一等韵却根本没有“i介音”或“i介音”：/a/型<sup>①</sup>。

我们现在来观察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反切中，一等字是用一套与三等不同的反切上字来切的：

一等反切上字

古公工沽革佳过

苦康口肯空客阔

五午吾

博补北布伯哺

普滂匹譬

薄蒲步旁傍部

莫慕母模漠

三等反切上字

居举九吉纪俱

去丘岂区祛诘墟

鱼语愚牛宜危仪

必卑兵笔彼比方府

丕敷芳抚

皮毗平婢符房扶

弥眉美靡密武亡无

显然，三等韵中紧跟在声母后面的i以某种方式改变了这个声母，使它产生了轻微的变异：在三等/kja/型的k与一等/ka/型的k之间有音色（nuance）的不同。很容易看出三等声母的音色是什么样的：它是软化音（yodization, mouillure）<sup>②</sup>。事实上，在舌根音组的大多数反切上字中，这

<sup>①</sup>我们这里的a是表示随便哪种韵母的公式，例如ia表示ien、iu、iem等类韵母，a表示un、on、uo等类韵母。——原注

原文只写作“ia型”“a型”，译文为清楚起见，在某某型的音标两侧加斜线，如“a型”写作a“/a/”等等。——译者

<sup>②</sup>有人提出，由于三等字全都带有用i（i）开头的韵母，所以选择“九”“纪”这些反切上字仅仅是出自于想要在反切上字中提前使用韵母i的愿望。很好——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愿望呢？当然不是因为人们希望表达两次“i介音”：ki—ia，而是因为用作反切上字的ki听起来比反切上字kuŋ更接近于kja的声母；换句话说，ki和kja的声母具有不同于kuŋ的声母的细微音响变异，它软化了。

种软化作用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了，在现代北京话里干脆造成了舌面前音声母：上面反切上字表右半边的第一二两行是：

tɕy、tɕy、tɕiou、tɕi、tɕi、tɕy、

tɕ'y、tɕ'iou、tɕ'i、tɕ'y、tɕ'y、tɕ'i、tɕ'y<sup>①</sup>等等。

因此我们得到：

	见	溪	群	疑	帮	滂	并	明
一等：	ka	k'a		ŋa	pa	p'a	b'a	ma
三等：	kja	k'ja	g'ja	ŋja	pja	p'ja	b'ja	mja

一旦确认了这一事实，我们就有理由省略掉软化符号以大量减少印刷上的麻烦（简写成kia、k'ja等），因为i的存在自然就能够表明它前面的k、k'、g'、ŋ、p、p'、b'、m是软化的<sup>②</sup>。

除去这里确定的见帮两组声母之外，这种由两套反切上字来切的一个纯粹声母（非软化的）和一个软化变体的区别，还可以在图中的晓母、喻母和来母中找到，这三个声母的音值马上就可以确定。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考察知和照这两组重要的声母。

从前面第10页的韵图中可以看出，宋代学者用下列方式把这两组声母与上面讨论过的舌尖前音声母合排在一起（从右向左读）：

邪	心	从	清	精	泥	定	透	端
z	s	dz'	ts'	ts	n	d'	t'	t
禅	审	床	穿	照	娘	澄	彻	知
?	?	?	?	?	?	?	?	?

① “诘”和“墟”北京今读tɕi和tɕy。——译者

② 在个别例外情况下，三等韵没有i而有元音性的i（见下文），这当然就需要写出软化符号了，如“基”kji。

从这样的对应关系中可以看出，端透定是塞音而泥是鼻音，精清从是塞擦音而心邪是擦音，所以和它们相对的知彻澄应该是塞音而娘是鼻音，照穿床是塞擦音而审禅是擦音。这可以用两方面的材料来证实。

一方面，日本译音很有趣。中古日语根本没有塞擦音（/ts/型），所以在齿音一组中，它就简单地把精母和清母都变成了s（汉音精母：精sei、左sa、宗sou、酒siu，清母：清sei、草sau、寸son、取siyu），但却相当合理地把t、t'塞音还变成塞音（端母：端tan、多ta、丁tiyu、当tau，透母：透tou、土to、汤tau、体tei）。那么，就这些难以理解的知照两组声母来说，日语没有和汉语完全相等的音，却借用了同部位的其他舌尖音以充当最近似的音，然后，也恰当地制造了塞音（端透）和塞擦音（照穿）之间的同样性质的区别，把塞擦音变作擦音s，如知照二组是：

汉音知母：知ti、展ten、中tiu、猪tiyo，

但是：汉音照母：照seu、至si、战sen、诸siyo。

另一方面，闽方言保留了中古塞音（知彻澄）和塞擦音（照穿床）区别的重要遗迹：前者表现为舌尖塞音，后者表现为舌面塞擦音：

福州知母：知ti、展tien、中tyŋ、猪ty，

但是：福州照母：照tɕieu、至tɕei<sup>①</sup>、战tɕien、诸tɕey。

知彻澄为塞音而照穿床为塞擦音这一区别确立之后，就剩下更加严密地解释这两组声母的音值了。

---

<sup>①</sup>福州去声至韵多读ci，其他声调读i，“至”字当是tɕei，参看《中国音韵学研究》译本《方言字汇》一卷。以下有关现代方言的校语都请参看该书。——译者

知彻澄仅仅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在二等韵中，大多是有规律地出现在三等韵母（/ja/型）前面。由于舌根音表现为两种变体：一个是一等（/ka/型）的纯粹声母（非软化的），一个是三等（/kja/型，简写作/kja/）的软化声母，因而我们可以确信，与软化声母kj等等同处于三等的知彻澄娘也带有某种程度的软化性质。那么这恐怕就会诱导我们说，知彻澄娘不过是与纯粹舌尖音端透定泥相配的软化音（知tjia、彻t'jia、澄d'jia、娘njia），所以宋图才把它们放在端透定泥下面。但这样说是不行的，因为宋代学者不可能因此而给它们起与舌尖音（端透定泥）不同的名字（知彻澄娘），而该把它们收进端透定泥名下，正如把kja、k'jia等音收进ka、k'a等音（见溪群疑）名下一样。在司马光的语言中，端组和知组的差别肯定比见组一等和三等的差别大一些。如果在北宋确是这样，那么就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隋唐时代也是这样——由于没有反面的证据，我们就必须遵从司马氏所绘制的韵图。真正的答案不容置疑：三等声母的软化作用到那时已经发展得造出了真正的舌面音声母：知t、彻t'、澄d'、娘n。

照组则要复杂一些。要分析这组声母，我们只好先再回到舌根音（见溪群疑）和唇音（帮滂并明）这两组上来。前面我们说过，一等是纯粹声母（k、k'等和p、p'等），有它自己的一套反切上字，而三等是软化声母（kj、k'j等和pj、p'j等），有另一套反切上字。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带有舌根和唇声母的二四等韵，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用纯粹声母来作反切上字的（与一等韵相同）。例如：简（二等）古限切，耿（二等）古幸切，见（四等）古电切。我们必然要断

定二等和四等也同样具有纯粹声母(硬的、非软化的): /k/ 和 /p/, 而不是 /ki/ 和 /pj/。

建立了这一原则之后, 我们就可以着手解决困难的照组声母了。我们已经证实了, 它们应该是塞擦音和擦音, 还可以证实, 正如见组和帮组具有一硬一软两套反切上字一样, 我们的照组也有两套略为不同的反切上字:

甲组

侧阻庄

初楚测创

土锄仕床雏

所疏色山数沙

乙组

之职章诸止旨脂

昌尺齿赤处

食神乘

式失书舒识赏施始

甲组用作二等的反切上字, 而二等是具有纯粹(硬的、非软化的)舌根音和唇音声母的, 因此, 舌根音见母中切作“古限”的“简”字(汕头读kan)在这里与照母中切作“阻限”的“盍”字相对应, 舌根音见母中切作“古幸”的“耿”字在这里与照母中切作“侧茎”的“争”字相对应。可见甲组显然是某种纯粹(硬的、非软化的)声母。

乙组用作三等的反切上字, 而三等(通常是/ia/型)是具有软化舌根音和唇音声母的, 因此, 舌根音见母中切作“九攀”的“蹇”字(汕头读kien)在这里与照母中切作“之膳”的“战”字(汕头读tɕien)相对应。可见乙组显然是某种软化声母。

照组的声母不可能是舌尖音, 因为我们在端组和精组发现舌尖音了; 照组也不可能是舌根音, 这我们也在见组发现了。照组的发音部位应当在t和k之间的某个地方, 即语言学家经常用字母ç表示的那个发音区域。

在这个区域可以发出两种塞擦音(和擦音),其中一种是“硬的”(非软化的),发音时舌尖抬抵齿龈或前腭,这类音称为“舌尖后音”(supradental、cerebral、retroflex),一般写成 $t\zeta'$ 、 $\zeta$ ,现代北京话“渣”“中”的声母是典型的舌尖后音: $t\zeta'a$ 、 $t\zeta'uŋ$ ;另一种是“软的”、腭化的,发音时舌面抵触齿龈和硬腭前部,这类音称为“舌面前音”(palatal),一般写成 $t\zeta$ 、 $\zeta$ ,现代北京话“基”“居”的声母是典型的舌面前音: $t\zeta i$ 、 $t\zeta y$ 。我们可以稳妥地断定,与“硬音” $k$ 、 $p$ 相对的甲组“硬”(非软化的)声母是舌尖后音,而与“软音”(腭化的) $kj$ 、 $pj$ 相对的乙组“软化”声母是舌面前音。把这一格局与我们断定为舌面音的知组声母( $t$ 、 $t'$ 、 $\zeta'$ 、 $n$ )比较一下,就显得更有道理了,那些声母是与舌尖塞音端透定泥( $t$ 、 $t'$ 、 $d'$ 、 $n$ )相配的舌面塞音(三等,在 $/i\alpha/$ 型韵之前)。这里我们发现,乙组的照穿床审禅几母(三等,在 $/i\alpha/$ 型韵之前)中的舌面塞擦音和舌面擦音也与舌尖音精清从心邪( $t\zeta$ 、 $t\zeta'$ 、 $d\zeta'$ 、 $s$ 、 $z$ )相配。这一平行现象起了极大的确定作用,足以成为铁证。

由此我们得到:

	甲组二等	乙组三等
照	$t\zeta$	$t\zeta$
穿	$t\zeta'$	$t\zeta'$
床	$d\zeta'$	$d\zeta'$
审	$\zeta$	$\zeta$
禅		$z$

中国古代语文学家如此仔细地分辨了纯粹(舌尖后)和软化(舌面前)这两组塞擦音:照二等 $t\zeta an$ 不同于照三等

teien, 一旦发现了这一点, 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事实: 在塞音知组中却没有这种区别, 它们全都是用同一组反切上字来切的。由于知组大都位于三等韵母之前(如“展”*tiēn*) , 所以我们就断定它们是舌面音 *t*、*t'*、*q'*、*n*, 再者, 因为它们即使在二等韵前也具有同样的反切上字, 所以我们也断定这里的音与上述塞擦音的情形相反, 从而不能不把它们列入舌面音一类: 站 *tam* 等等。在我以前的全部著作中都是这样做的(包括《中日汉字形声论》)。

然而罗常培曾提出过, 虽然三等韵前的声母是舌面前塞音, 但二等韵前的声母则是舌尖后塞音: “站” *tam*, 但“展” *tiēn*, 他引用了梵汉对音来证明这一论点<sup>①</sup>。不过用梵汉对音来作证据却是有些冒险, 因为中国人大多是从中亚细亚的俗梵语变体 (*Prakrit*) 那里获取材料, 却很少听到纯正的经典梵语 (*Sanskrit*)<sup>②</sup>。不过, 由于“舌尖后音说”更能与塞擦音系统相符, 所以它还是很吸引人的。但是还剩下一个事实: 《切韵》和《广韵》中的“站”等字(二等)和“展”等字(三等)是用样的反切上字来切的, 而做反切的那些极为敏锐的语音学家既然能够精密地辨别 *tʂ* 和 *tʂ'* (舌尖后塞擦音和舌面前塞擦音), 那么假如 *t* 和 *tʂ* 听起来象 *tʂ* 和 *tʂ'* 一样容易分辨的话, 语音学家当然不会把它们混为一谈。从反切的立场说, 仍用一套音标 (*t*、*t'*、*q'*、*n*) 来标示二三等字似乎要好些, 当然我们不妨保留一个意见: 二等的声母大概

① 参看《知彻澄娘音值考》, 《史语集刊》第三本第一分, 又《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 中华书局1963。——译者

② 这个说法是列维提出来的。参看 *Sylvain Lévi,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RAS 1913*, 此文冯承钧译为《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 载《女师大学术季刊》一卷四期。——译者



象罗氏所说，是一个比三等声母略有些翘舌的舌面音。

下一步要考察晓匣影喻四个声母。

从现代官话看，前两个是相同的，但我们很容易证实晓母是清音而匣母是浊音。上面谈到的那些能辨别清浊塞音的方言，即吴方言和日译吴音，也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发现：

晓母，晓海 鼾呼：上海  $\text{ɕi}^0$  (<hi<sup>0</sup>)、he、hœ、hu，吴音 keu、kai、kan、ku，

匣母，匣孩寒胡：上海 fia、fie、fœ、fiu，吴音 gapu、gai、gan、gu。

(上海 fia 等音是指 a 前面有个浊音 h。)

除此以外，这一点还能由所有别的方言来间接地证明，官话也可证明。事实是，这些方言中全部中古清声母的平声字现代都读阴平声（北京第一声），而中古浊声母的平声字现代都读阳平声（北京第二声），例如：“单”中古音 tan > 北京话 tan<sup>1</sup>，“坛”中古音 d'an > 北京话 t'an<sup>2</sup>。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晓母和匣母，那么也恰好发现同样的区别。

鼾，北京 xan<sup>1</sup>；寒，北京 xan<sup>2</sup>，

这一区别证实了晓母是清音而匣母是浊音。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但此后还有个发音部位的问题。在全部官话方言中（其中晓匣的异同如上所述）我们发现，在除 i 和 y 以外的所有元音前都有一个舌根擦音：x（如德语 ach），例如晓母的海 xai、鼾 xan、呼 xu。如果这也就是晓母的中古音值，那么相应的浊声母匣就是ɣ，即舌根浊擦音，如北方德语的 Wagen（读作 vaxən）。另一方面，全部南方方言都有喉擦音 h：晓母上海：晓  $\text{ɕi}^0$  (<hi<sup>0</sup>)、海 he、鼾 hœ、呼 hu。如果这也就是晓母的中古音值，那么相应的浊声母匣就是ɦ（如上海

的匣fa、孩fie、寒fœ、胡fu)。朝鲜和越南借字中有h，象南方方言一样，但日本译音把这两个声母一律变成了舌根音，汉音尤其有启示作用，其中我们发现：

晓母：晓keu、海kai、鼯kan、呼ko，

匣母：匣kapu、孩kai、寒kan、胡ko。

如果这两个中古声母是舌根音x、ɣ，那么它们被笨拙地改成k就可以理解了（日语总是没有声母x和ɣ）；反过来说，如果这两个中古声母是h、f，那么汉音就根本无法解释，把h改成k在音理上或许还说得通，但若假定日语也同样把fian改成kan，这未免就太不合情理了。这一事实十分明确，我们必须断定晓母的中古音是x，而匣母是ɣ。

再有，晓母有用于一二四等韵（/a/型）的一组反切上字（恰与见组相同，见上文），和用于三等韵（/ja/型）的另一组反切上字，因此我们就得象对待见组声母那样，也把晓母分成两个变体：xa和xja（后者简写成xia，其中的i指示声母的软化）。匣母只出现在一二四等韵（我们考察上古音时将申明其原因），因而它总是纯粹（非软化）声母。

影喻二母都是喉音，因为域外译音和所有南方方言都清楚地指出，在元音前根本没有口腔辅音(oral consonant)例如影母“安”字的朝鲜和日本译音是an、越南aŋ、广州、客家on<sup>①</sup>、汕头an、上海œ等等<sup>②</sup>。当韵母以i或y开头时，官

①广州城“安”读ŋon，外县有读on的。——译者

②相当稀奇，大量官话方言在这里都有声母ŋ（或由ŋ派生来的声母），如“安”，四川ŋan、归化ŋã、北京（单念）yan、兰州œ，等等。但这是一种类推影响的作用。影母的官话方言在处处都与疑母音值相同，所以“岸”的中古音ŋan成了“安”的现代音，等等。在南方方言和域外译音中，这两个声母分得很清楚：“岸”字越南音是ŋaŋ、广州ŋon、汕头ŋan、上海ŋœ，而“安”字则如上所见，没有口腔辅音声母。因为所有这些方言都清楚地反映了中古音的这种区别，所以它们必须在我们的构拟中起决定作用。

话方言也表明它没有口腔辅音，例如北京话：英jiŋ、伊ji、因jin、纭jy、鸢jyen等等（当j位于字首时，它仅仅是把起首音i和y变窄，成为一种更尖利的音）。

影母在全部四个等列中都出现，因此它全是用同一组反切上字来切的（最常用“於”字），没有纯粹和顎化的区别。

喻母专在那些带软化音的三等韵（/ia/型）中出现，这就是说，中古喻母的全部字在现代官话中都以i或y开头（夷、寅、余、圆，等），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比较影母和喻母以求分辨它们，那么就得考察ji、jin、jy、jyen等型的成对的字。

声调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声母的不同本质揭示出来了。我们从以上看到，中古清声母的平声字现代变为阴平声（北京第一声），而浊声母的平声字现代变为阳平声（北京第二声）。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影母字总是读作阴平声，而喻母字恰好照例读作阳平声：

影母：伊ji<sup>1</sup>、因jin<sup>1</sup>、英jiŋ<sup>1</sup>、纭jy<sup>1</sup>、鸢jyen<sup>1</sup>；

喻母：夷ji<sup>2</sup>、寅jin<sup>2</sup>、盈jiŋ<sup>2</sup>、余jy<sup>2</sup>、圆jyen<sup>2</sup>。

那么显然影母是清音而喻母是浊音。这只能意味着影是一个与清音k、p、t等同类的塞音，而位于喉部它就意味着声带的突然开放，正象德语die Ecke中的那种“声门塞音”（Knacklaut），这与英语the aim中典型的“平稳元音渡”（smooth vocalic ingress）相对立。所以“伊”是ʔi，“夷”是i。幸好，这样的拟音又得到了仍保留这一区别原貌的吴方言的进一步证实。

然而，喻母（平稳的元音渡）表现了一种独有的稀奇特征。虽然它一律只出现在带有软化音的三等韵（/ia/型）

中，我们可能因此而期望它总是软化声母，但是事实上它却分成了用不同反切上字区别开的两个变体：

喻四等：以羊与余餘弋营杨夷

喻三等：于王羽雨云迂永有雲禹

韵图不考虑第一组字的 /ja/ 型韵母，而把它们移到了四等，标为纯粹（非软化）声母，而把第二组的字留在三等，标为软化声母。因此我们得到：

喻四等：ja，喻三等：jja。

（注意，我们在给喻母三等标音时，软化符号j必须写出来，因为它不能象前面一些声母那样，由后面的i来暗示）。

在讨论喻母的上古音之前，我们应该提一下，喻母有这种特质，是由于四等大多是从上古d声母字派生来的：上古\*dja<sup>①</sup> > 中古ja，而三等字大多是从上古g声母字派生来的：上古\*gia > 中古jja<sup>②</sup>。

还可以进一步说明，在后一项变化中有一个带y的中间步骤：\*gia > yjja > jja，这一步骤几乎一直保留到中古时代；的确，反切中有些特例揭示出即使是在隋代也还留有这一现象的残迹（见第96页）<sup>③</sup>。

①星号“\*”在本书中用来标示上古音，中古音和现代音则不加星号。

——译者

②这並不是一条严格的定律，因为其中有许多我现在不能解释的例外情况。

③《切韵》“雲”字户分反，《广韵》改作王分切（Yjiuon改作jjiuon）。一些学者最近讨论了这个现象，但在我看来，从这些零星情形中得出的结论实在是过于深入了，我觉得这种现象最好解释作上古音的残余。——原注

中国学者的论著可参看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东北大学季刊》第一期）；罗常培《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组》（《史语集刊》第八本第一分）；葛毅卿On the Consonantal Value of喻Class Words (TP.1932) 和《喻三入匣再证》（《史语集刊》第八本第一分），等等。——译者

现在只剩下两个要确定的声母：“来”和“日”。来母很好办，所有的原始资料都赞同把它定为一个普通的l，反切上字在这里也分辨出了一个一二四等的纯粹声母l和一个三等软化声母lj（/ljia/型，简写作/lja/）<sup>①</sup>。

日母比较复杂，它专出现在那些带有软化音和舌面音的三等韵（/ja/型）中，那么它肯定是舌面音。但困难的是，汉音和所有官话方言都暗示它是浊擦音，而吴音、越南音和许多南方方言却指出它是鼻音：

	日	忍	闰	饶
汉音	zitu	zin	ziun	zieu
北京	ʒl	ʒən	ʒun	ʒəu
吴音	niti	nin	njun	neu
越南	ɲət	ɲən	ɲuən	ɲieu
客家	ɲit	ɲin	(iun)	ɲiau
福州	nik	(iŋ)	nouŋ	nieu

我们不能假定这个声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舌面擦音ʒ，因为这已经存在于禅母之中了，而方言、反切和韵图都把日母跟禅母严格地区分开了；我们也不能假定它仅仅是一个舌面鼻音ɲ，因为这样它就与娘母发生冲突了，而日母跟娘母也是截然分开的。事实上它应是二者的结合体。谐声字（形声合体字）清楚地表明了日母字起源于鼻音（如“汝”从“女”

①这一点上多少有些混乱：不同的韵母之前那两组反切上字的区别并不是被相当严格地遵守着。然而，假如断言没有l和lj的对立，那么就是夸大了例外情况的重要性；而普遍的倾向——把它们分开——在我看来是相当有力地确证了这一规律，并使我们能根据这些偏差情况的不同韵类来把它们变得合乎规律。这些例外至多意味着软化的lj比kj或pj听起来要弱一些，不容易觉察到，所以反切的作者比较容易产生疏漏。



然而还有一项重要的发展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这个发展在唐代就已经发生了——在某些中古方言中大概还要早些。《切韵》只有四个唇音，即双唇音p、p'、b'、m，可是后来又造出了与之相配的一组新的唇齿音：f、f'、v'、m（最后一个是德语kamfer中的那种唇齿鼻音）。它们从双唇音中派生来有其固定的条件——当一个软化双唇音后面跟着iu、iw或iəu的时候：

夫piu>fu，反piwən>fan（元音系统见下文），富piəu>fu。

这是一条一般规则，但其中也有某些复杂情况，这将在有关“u、w介音”的章节论述，参看下文第87页。

### 三 中古韵母

讨论完了声母我们现在接着讨论韵母，这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论题。

我们在以上讨论第10页的那幅韵图时就已经看到，如果把分别带有平上去入这四个声调的韵母（公穎贡穀）都看成是一个，那么宋代的一张韵图就实际上只有四个韵母了。但是我们还看到，如果试图把所有的《切韵》韵母（书中的韵类和反切所表现的）列入与宋图一样的图中，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复杂得多的系统。

我们现在要再次拿起第4页上的《广韵》韵目表，把这个表按更严格的语音系列重新编排。

为了简化材料，使图表更便于使用，我们要把前三个声调（平、上、去）归并在一大类里，并用平声韵目（如果确

有平声的话)来给这一大类命名,也就是说,我不把“东”“董”“送”这三个韵分别看待,而是把所有的“董”(上声)“送”(去声)二韵的字都放到“东”这个韵目下面。另一方面,我们把入声韵单分到它本身的韵目下面(屋),因为这样做更加实用些。那么,我们就用早先中国语言学家的方法,把所有韵母为 $u$ 和 $uk$ 的字分成四类:

东(平)、董(上)、送(去)、屋(入),  
而只用两类:

东(董送)、屋。

我们再把那些位于同一幅宋代韵图中的全部《切韵》韵类也都放到一张图里。这里我们仍将采用四等排列法,把全部有字出现在宋图一等的韵叫做“一等韵”,“二等韵”“三等韵”“四等韵”亦然。我们将看到,这对于我们的标音是十分必要的。

使用这一分类法时必须为“三等韵”留有余地。象“仙”这样的《广韵》韵部在舌根音、唇音和边音几类有字(如“愆”“变”“连”),它们都根据上述规则,用软化声母 $k'j$ 、 $pj$ 、 $lj$ 等来切音,并列在宋图三等,所以仙韵是个典型的三等韵。但十分凑巧,仙韵还包含舌尖塞擦音声母的字(如“煎”等),并且由于精组总是纯粹声母,从不软化,所以列在韵图四等(我们已经知道,四等是纯粹声母)。可是在《切韵》中,这些字所用的反切下字与上述“愆”“变”“连”相同,它们是属于同一个韵类的。所以,我们就不去管它们的硬(纯粹)声母,而仍然把它们叫做“三等韵”的字(把韵类归到某一个等列的标准是其中舌根音、唇音和边音声母的位置)。同样,有些带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声母的字所用反



切下字与kj、pj、lj所用相同，与它们同在一个韵类，只是由于它们有“硬”声母而被韵图列在二等，那么根据同理，它们仍应看作是“三等韵”的字。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着手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韵图，把《广韵》韵类系统地排列起来。我们注明每幅图所属的韵摄，开口合口不同图的也分别注明<sup>①</sup>，对每一个中古韵母，先列出《广韵》韵目，在《广韵》中，韵中的字就放在它下面；然后我们用一个小圆圈把这个韵目隔开，随后再跟上几个字作为讨论韵母的例子。

#### 山摄开口

一等	1、寒。干旦散	2、曷。葛达刺
二等	3、删。谏颜删	4、鐸。瞎
	5、山。闲盍山	6、黠。戛察杀
三等	7、仙。愆展仙	8、薛。杰设别
	9、元。建言宪	10、月。讎歌谒
四等	11、先。坚先扁	12、屑。结铁节

#### 山摄合口

一等	13、桓。官端般	14、末。括脱末
二等	15、删。关撰班	16、鐸。刮削
	17、山。鰈扮	18、黠。滑八
三等	19、仙。权专宣	20、薛。悦说雪
	21、元。元劝反	22、月。月阙发
四等	23、先。玄渊边	24、屑。决血

#### 咸摄

一等	25、谈。甘蓝谈	26、盍。闾腊榻
----	----------	----------

<sup>①</sup>原文用从A到Y的一套英文字母编号，译文改为用韵摄命名。——译者

- |    |          |          |
|----|----------|----------|
|    | 27、覃。感南贪 | 28、合。合拉答 |
| 二等 | 29、衞。监衫  | 30、狎。甲斐  |
|    | 31、威。减站  | 32、洽。夹插  |
| 三等 | 33、盐。险占渐 | 34、叶。叶摺猎 |
|    | 35、严。欠严  | 36、业。劫业  |
| 四等 | 37、添。兼添念 | 38、帖。协帖  |
| 三等 | 39、凡。凡犯  | 40、乏。法乏  |

#### 效摄

- |    |          |
|----|----------|
| 一等 | 41、豪。高刀毛 |
| 二等 | 42、肴。交爪包 |
| 三等 | 43、宵。轿朝庙 |
| 四等 | 44、萧。浇晓挑 |

#### 蟹摄开口

- |    |          |
|----|----------|
| 一等 | 45、泰。盖害泰 |
|    | 46、咍。开海来 |
| 二等 | 47、佳。佳债买 |
|    | 48、皆。皆斋排 |
|    | 49、夬。蚤   |
| 三等 | 50、祭。艺世敝 |
|    | 51、废。艾   |
| 四等 | 52、齐。继礼闭 |

#### 果假摄开口

- |    |          |
|----|----------|
| 一等 | 61、歌。歌罗多 |
| 二等 | 62、麻。家沙麻 |
| 三等 | 63、麻。夜遮写 |

#### 蟹摄合口

- |    |          |
|----|----------|
| 一等 | 53、泰。会外兑 |
|    | 54、灰。灰雷辈 |
| 二等 | 55、佳。挂派  |
|    | 56、皆。怪拜  |
|    | 57、夬。快话败 |
| 三等 | 58、祭。锐岁  |
|    | 59、废。废吠  |
| 四等 | 60、齐。闰惠  |

#### 果假摄合口

- |    |          |
|----|----------|
| 一等 | 64、戈。过坐波 |
| 二等 | 65、麻。瓜华  |

### 宕摄开口

- 一等 66、唐。刚唐狼      67、铎。各託博  
三等 68、阳。强张相      69、药。脚酌略

### 宕摄合口

- 一等 70、唐。光皇帮      71、铎。郭扩  
三等 72、阳。筐王方      73、药。缚

### 梗摄开口

- 二等 74、耕。耕幸争      75、麦。革辄责  
      76、庚。庚行猛      77、陌。格额百  
三等 78、清。颈贞性      79、昔。绎只昔  
      80、庚。京迎英      81、陌。逆隙  
四等 82、青。经听星      83、锡。击历锡

### 梗摄合口

- 二等 84、耕。宏轰      85、麦。获画麦  
      86、庚。觥横      87、陌。貌  
三等 88、清。倾营  
      89、庚。兄永兵  
四等 90、青。迥萤      90a、锡。鸱

### 臻摄开口

- 一等 91、痕。跟恩  
三等 92、真。巾真新      93、质。吉质蜜  
      94、欣。斤欣隄      95、迄。乞迄  
      96、臻。臻洗      97、栉。栉瑟

### 臻摄合口

- 一等 98、魂。魂敦门      99、没。骨卒没  
三等 100、谆。均春旬      101、术。桔出律

102、文。君云分      103、物。屈弗勿  
104、真（軫）。寤隕

深摄

三等 105、侵。金音针      106、緝。急执立  
曾摄开口

一等 107、登。恒登朋      108、德。刻则北  
三等 109、蒸。兢升陵      110、职。棘职息

曾摄合口

一等 111、登。肱薨      112、德。国惑  
三等      113、职。域洫副

通摄

一等 114、东。公东蒙      115、屋。谷禄卜  
116、冬。农冬宋      117、沃。沃酷笃  
三等 118、东。弓中风      119、屋。菊叔福  
120、钟。恭钟封      121、烛。曲烛足

江摄

二等 122、江。项双邦      123、觉。岳捉驳  
止摄开口      止摄合口

三等124、脂。肌资比      三等128、脂。龟水虽  
125、之。己止兹  
126、支。寄斯弥      129、支。诡为碑  
127、微。几希衣      130、微。鬼违非

遇摄

流摄

一等131、模。古都补      一等134、侯。钩楼斗  
三等132、鱼。居初胥      三等135、尤。九周修  
133、虞。拘诛夫      136、幽。纠缪幼

先说说辅音韵尾。官话诸方言在这里是粗劣的材料，因为这些方言极大地败坏了中古音系，把中古韵尾m和n合并成n，又把韵尾p、t、k失落了。但是凭域外借字和一大批南方方言已足以确定中古音值了。

### 山摄

	干	葛	官	括
汉音	kan	katu	kuwan	kuwatu
吴音	kan	kati	kuwan	kuwati
越南	kaŋ	kaʔ	kuaŋ	kuatʔ
广州	kon	kot	kūn	kūt
汕头	kan	kat	kuan	kuat
福州	kaŋ	kak	kuaŋ	kuak
朝鲜	kan	kal	kuan	kual

辅音韵尾的这种模式臻摄中也有。

### 咸摄

	甘	闾
朝鲜	kam	kap
越南	kam	kap
广州	kɔm	kɔp
汕头	kam	kap
汉音	kan	kapu
吴音	kon	kopu
福州	kaŋ	kak

辅音韵尾的这种模式深摄中也有。

### 宕摄

刚            各            光            郭

朝鲜	kaŋ	kak	kuɑŋ	kuak
越南	kaŋ	kak	kuɑŋ	kuak
广州	koŋ	kok	kuoŋ	kuok
汕头	kaŋ	kak <sup>①</sup>	kuɑŋ <sup>②</sup>	kuak
福州	kouŋ	kauk	kuoŋ	
汉音	kau	kaku	kuwau	kuwaku
吴音	kau	kaku	kuwau	kuwaku

辅音韵尾的这种模式在梗摄、曾摄、通摄和江摄中也有。

不难体会到，第一组的尾音收n而入声收t，第二组收m而入声收p，第三组收ŋ而入声收k。福州话把这些音全都混入ŋ、k。汉音和吴音不会发ŋ韵尾，就用au来代替aŋ，但在相应的入声里，舌根音则很明显：kaku。日本译音也不会发m韵尾，用an来代替am，但在相应的入声里，唇音就出现了：kapu。此外日本译音也不用t、p、k来作音节的收尾音，所以不得不连上一个寄生元音：katu、kati、kapu、kaku。其余的都畅通无阻，除去一个小地方：朝鲜音与n韵尾相应的入声收l，这要上说几句。

现代南方方言的收尾音p、t、k并不是象英语put、take、kin里面那种普通的塞音 (explosive)、而是一种“唯闭音” (clusil)，也就是在读kap中的p时双唇闭合，随之不出爆破地张开，而当p后面跟着下一个音节的元音时，它就象普通的p那样很容易听清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入声韵尾一直是真正的塞音p、t、k吗？它们会不会是作为辅音韵尾而丧失了浊音性的b、d、g，就象德语的Bad读成

① “各”字的kak是文言音，白话音是kok。——译者

② “光”字的kuɑŋ是文言音，白话音是kŋ。——译者

bat那样？有的学者主张早期汉语的韵尾是浊塞音b、d、g，而不是清塞音p、t、k，正如藏语只有-b、-d、-g却没有-p、-t、-k那样<sup>①</sup>。可是这实在靠不住。

从藏语类推毫无意思，因为所有事实都表明，藏语的-b、-d、-g是从-p、-t、-k发展来的，是在“连音变读”（sandhi）中浊化的。

的确有两个事实可以使我们决定赞同中上古音都有清塞音的说法。

首要的是吴音和汉音的情况，吴音是可以得到的最早证据，公元五——六世纪。日本译音构成了katu、kati、kapu、kaku这样的音型，它们清楚地揭示出，kat、kap、kak在日本人听来是真正的、易于掌握的（不是唯闭的）清塞音。两种译音都表明，日本人能够而且确是用浊塞音充当汉语借字的声母：“蒲”“徒”“吾”吴音bu、du、gu，“门”汉音bon，等等。假如中古汉语入声字真的是kab、kad、kag，而不是kap、kat、kak，那么日本人就显然该把它们改成kabu、kadu、kagu，而不该改成kapu、katu、kaku。

第二个理由是关于上古音的。收鼻音的字和入声字之间构成谐声关系的例子（如“占”声有“帖”）极其罕见。不难理解，“占”tɕiɛm作“帖”t'iep的声旁是不合要求的，反之亦然。但假如入声收b。那么tɕiɛm就可以比较自然地用作t'ieb的声旁了，反之亦然。这种谐声例子极其罕见，因而也说明上古的尾音是p、t、k而不是b、d、g。

---

<sup>①</sup>这一观点是西门华德在1927年提出的，参看Walter Simo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 Mitt.sem. Or. Spr. 30. ——译者。

那么又该怎样解释中古的kat变成了朝鲜的kal这一现象呢？在某些影响到朝鲜译音的中古北方方言中，kat是这样发展到初唐时代的：kat < kad < kað，这个擦音ð（如英语的that）被改成了朝鲜音的r，kar（在朝鲜国土上kar后来发展为kal）。这个中古方音的ð在梵汉对音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中古“达摩”d'at-mua，方音读d'ar-mua = 梵语dharma）。但这个现象并不是很古就有的，因为Arsak汉代译作“安息”ʔan—sjak，把外语的r改成n，假如那时真的存在音节að，那么这样译就肯定不行了。

我们现在该着手考察上面韵表里那些韵类的元音系统了。

让我们从山摄两图开始分析。这两图组成一对，一个是开口，没有u或w介音，而这两个介音在另一个合口图中却是很典型的。这两图在《广韵》都是两两相等的韵，除去一等，在一等两图不同韵。

即使仅仅根据现代官话来研究<sup>①</sup>，也能证明山摄的基本特征是：主元音为/a/，辅音韵尾为n、t（t是与n相配的入声）。

韵尾n和它的派生音在所有中古借字和现代方言中都得到了证实（“干”字：朝鲜、日本、汕头、北京、四川读kan，越南读kan，广州读kon，等等），至于曷韵中的韵尾t，我们在上文就已经确证了。

元音/a/也没有毛病，它在全部四个等列中都或强或弱地显现出来。在一等中特别强，二等中稍微减弱，三等中更

<sup>①</sup>我们假定读者不用我们在此复述，就知道上图中各摄字的官话读音。



弱一些，而在四等合口中它就只剩下很少一点a的成分了。

不过，这些为数众多的a有不少是骗人的：我们马上就能找到理由来断定，三四等的a不是古代的而是近代的现象。即使在一些官话方言中，也有一个舌面元音（Palatal vowel），与北京话“权”“宣”“元”“玄”中的a相当，如四川话的 $\text{tɕ}'\text{yən}$ 、 $\text{syən}$ 、 $\text{iyən}$ 、 $\text{ɕyən}$ 。在仙韵中也有能分辨二等和三等的官话方言：

太谷：二等 盍 $\text{tsã}$  撰 $\text{tsuã}$   
三等 展 $\text{tsẽ}$  专 $\text{tsuẽ}$

同样，归化：盍 $\text{tsã}$ ，展 $\text{tɕẽ}$ ，等等。

仅仅在“反”“发”一类，现代方言没有提供早期舌面元音的线索。

此外，对朝鲜音、汉音、越南音以及多种南方方言的考察也充分证明中古三四等是名符其实的a，我们发现，一二等有严格的区别，同时三四等也有。

	朝鲜	汉音	越南	汕头	客家 <sup>①</sup>	温州
一等干	kan	kan	kaŋ	kan	kon	
葛	kaɭ	kaɬu	kaɬ	kaɬ	kot	
二等谏	kan	kan	zaŋ	kan	kan	ka
睛	haɭ	kaɬu	haɬ	haɬ	haɬ	ha
间	kan	kan	zaŋ	kan	kan	ka
杀	saɭ	saɬu	saɬ		saɬ	sa
三等愆	ken <sup>②</sup>	ken	k'ieŋ	k'ien	k'ien	tɕ'e'ie

①关于本表和下表中山头和客家字音的实际读法，请参看《中国音韵学研究》译本《方言字汇》的山撮注语。——译者

②朝鲜音e（en、el等）现在读oe（oen、oel等）。

杰	kel	ketu	kiet	kiet	k'iet	tɕie
建	ken	ken	kienŋ	kien	kien	tɕie
歌	hel	ketu	iet		hiet	ɕie
四等坚	kien	ken	kienŋ	kien	kien	tɕie
结	kiel	ketu	kiet	k'iet	kiet	tɕie

在相对的山摄合口图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朝鲜	汉音	越南	客家	温州
一等					
官	kuan	kuan	kuaŋ	kuon	
括	kual	kuaɬu	kuat	kuat	ko
二等					
关	kuan	kuan	kuaŋ	kuan	kua
刮	kual	kuaɬu	kuat	kuat	ko
鰓	kuan	kuan	kuaŋ	kuan	kua
滑	hual	kuaɬu	huaɬ	vat	fo
三等					
权	kuen	ken	kyeŋ	k'ien	ɕzye
悦	iel	etu	zyeɬ	iet	ye
元	uen	gen	nyeŋ	ɲien	ɲye
月	uel	getu	nyeɬ	ɲiet	ɲye
四等					
玄	hien	ken	hyeŋ	hien	ɕye
决	kiel	ketu	kyeɬ	kiet	tɕye

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在仙韵开合两类中，北京话三等有  $\phi$ ，而那些域外借字和南方方言则清楚地指示着舌面中元音和“i介音”：

三等“展”字北京读 tʂan；朝鲜 tʂen、汉音 ten、越南 tien、汕头 tien、客家 tʂen、温州 tʂie。

“专”字北京读 tʂuan；朝鲜 tʂen、汉音 sen、越南 tʂyeŋ、广州 tʂyn、温州 tʂeye。

即使在“反”“发”（三等）一类中，也有一些例子暗示着主元音不是a：

三等“反”字北京读fan；朝鲜pen、汉音pen，“烦”北京fan；越南fien， “伐”北京fa；朝鲜pel，等等。

我们发现我们的论断被下一幅图（咸摄）证实了，咸摄与山摄非常相似，其主要区别在于中古尾音收m和p：

	朝鲜	汉音	越南	福州	客家
一等	甘 kam	kan	kam	kaŋ	kam
	感 kam	kan	kam	kaŋ	kam
二等	监 kam	kan	zam	kaŋ	kam
	减 kam	kan	zam		kam
三等	险 hem	ken	hiem	hieŋ	(hiam)
	欠 kem	ken	k'iem	k'ieŋ	(k'iam)
四等	兼 kiem	ken	kiem	kieŋ	(kiam)
	朝鲜	汉音	越南	福州	客家
一等	腊 rap	rapu	lap	lak	lap
	合 hap	kapu	hap	hak	hap
二等	甲 kap	kapu	zap	kak	kap
	夹 (kiep)	kapu	zap	kak	kap
三等	叶 iep	epu	ziep	iek	(iap)
	劫 kep	kepu	kiep	kiek	(kiap)
四等	协 hiep	kepu	hiep	hiek	(hiap)

客家话三四等中畸形的-iām和-iāp并不能使所有来自其他地方的证据无效。

由于这是我们整个构拟格局的基点，所以我们应该再加上另一韵摄——效摄的一些同类材料。在这里我们丢开了客

家话和朝鲜音，它们在这一撮中没有什么用处，而加上了一个官话方言——文水话（在山西省）：

	汉音	越南	福州	文水
一等 高	kau	kau	k <sup>o</sup>	kau <sup>①</sup>
二等 交	kau	zau	kau <sup>②</sup>	tɕiau
三等 轿	keu	kieu	kieu	tɕiew
四等 浇	keu	kieu	kieu	tɕiew

最后举几个更相似的韵摄中的例子，蟹摄开口和合口，这两图配成一对，前一图没有“u介音”，后一图则有。

	朝鲜	汉音	越南	福州	广州
一等 盖	kai <sup>③</sup>	kai	kai	kai	koi
开	kai <sup>③</sup>	kai	k'ai	k'ai	hoi
二等 佳	ka	kai	zai	ka	kai <sup>④</sup>
皆	kăi <sup>⑤</sup>	kai	zai	kai	kai
三等 艺	iei <sup>⑥</sup>	gei	ŋe	ŋie	ŋăi
四等 继	kiei <sup>⑦</sup>	kei	ke	kie	kăi

这里，广州话三四等短ăi的价值不能超过朝鲜音、汉音、越南音和福州话所指明的舌面中元音。事实上，广州话的短ă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异化”（dissimilation）的结果：ei>ăi，正象德语bei>（读音）bai那样（吴音证明很早就已、

①文水“高”字又读kw。——译者

②福州“交”字又读ka。——译者

③现在读ke。

④广州话这里的“a”是长“a”，下面祭韵齐韵是短“a”。——译者

⑤现在读ke。

⑥现在读ie。

⑦现在读kie。

经存在着具有这种现象的南方方言，吴音“敞”是pai,“闭”是pai)。

蟹摄合口图提示着同样的现象：

	朝鲜	汉音	越南	温州	福州
一等	会 hoi <sup>①</sup>	kuai	hoi	fuai	huoi
	灰 hoi <sup>①</sup>	kuai	hoi	huai	huoi
二等	挂 kuai <sup>②</sup>	kuai	kuai	(ko)	kua
	怪 koi <sup>③</sup>	kuai	kuai	kua	kuai
	快 k'uai <sup>④</sup>	kuai	k'uai	k'ua	k'uai
三等	岁 siei <sup>③</sup>	sei	tue	(sy)	(suoi)
	废 p'iei <sup>④</sup>	hai	fe	(hui)	hie
四等	闺 (kiu)	kei	kue	(tɕy)	kie

一等的oi是从某种ai派生来的，这我们马上就要解释。三四等的ei和e (<ei) 与一二等原有的ai构成鲜明的对照。汉音“废”中的ai将与三等连起来解释。这样，我们在这里再次准确地发现了中古一二等和三四等之间的同一个基本区别。三四等主元音不是清楚的a。

现在如果回顾山摄和咸摄，那么我们会观察到，官话似乎是在强烈地反对我们的论断，因为ien型韵母不仅在三四等出现，而且也相当规则地在二等中出现：“谏”“间”“监”“减”都读tɕien。然而我们将发现，这样的音型并不能驳倒我们的论点，它们仅仅在解决另一个问题时起作用，

①现在读-uc。

②现在读-uc。

③现在读se。

④现在读p'ie。

而这个问题只说明它们本身；如果一等和二等在中古都用a作主元音，就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看到，中古借音在这里不能帮我们什么忙，如第39—42页的表上所见，朝鲜音，汉音和越南音的一二等中一律都是a，不过，有些方言却可以给我们以帮助。

广州话在舌根声母后面有下列区别（山摄至蟹摄）：

一等：干kon，葛kot，甘kəm，闾kəp，盖koi，高kou，感kəm，合kəp，开hoi。

二等：谏kan，睛hət，监kam，甲kap，佳kai，间kan，杀sət，减kam，夹kap，皆kai，交kau。

把中古的一等拟作o：kon、kom、koi、kou，再把二等拟作a：kan、kam、kai、kau，这也许是很诱人的，但域外借音（尤其是与《切韵》同期的借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它们清楚地指出一二等都是a。正当的答案很明显：一等是“较暗的”a，即法语pâte中的“后a”（à grave），而二等是“较亮的”a，即法语patte中的“前a”（a aigu）。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话的二等很清楚是前a：kan、kam、kap、kai、kau，中古二等的前a在广州话中保存下来了，而中古一等的后a则发展成了广州话的o：中古kan>广州kon，中古kam>广州kəm，中古kai>广州koi，中古kau>广州kou。

这一论断得到了入声字的确证。所有这些字在中古一二等都是某种a，这已经在第39—41页的表中看得很明白了。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说，一些官话方言也揭示了这一点，例如：

葛（一等）：大同、太原、文水、凤台 ka，

合（一等）：大同、太原、文水、凤台 xa。

刚才推导出的中古区别：一等a，二等a，在很多官话方言的舌根声母后面也很好地反映出来了：

一等“葛”（中古音kat）和“阖”（中古音kap）：兰州、西安、南京ko，北京kə①，

二等“瞎”（中古音xat）：兰州、西安xa，南京、北京cia，  
“甲”（中古音kap）：兰州、西安、南京、北京tcia。

此外，我们在果假摄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区别，这里的区别并不限于舌根声母的字，而是在各种声母的字中都有：

一等“歌”“罗”“多”（中古音-a）：兰州、西安、南京ko、lo、to，

二等“家”“沙”“麻”（中古音-a）：兰州、西安、南京tcia、sa、ma。

后一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了所发生的变化：在二等舌根声母和其后的前a之间产生了一个微弱的寄生元音i（一个“音渡”，glide），不久又强化为正规的“i介音”。在开音节中（本来的开音节，或由失落塞音韵尾所造成的开音节），a一直保留着，但在闭音节中，却受前面的i影响而顎化了：

家：中古ka > k<sup>i</sup>a > kia > 北京tcia，

甲：中古kap > k<sup>i</sup>ap > kiap > kia > 北京tcia，

谏：中古kan > k<sup>i</sup>an > kian > 北京tciən。

二等寄生i的插入发生在唐代，在唐末输入的越南译音已经显出了它的遗迹，例如二等“衙”字中古ŋa > ŋa。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发现二三四等韵的官话都是ien这一现象的理由。

①威妥玛音标ko在这一点上背离了北京话，而与其他官话方言相符。

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二等的这样一个结论：一等是an，二等是an。这在宋代韵图中是令人满意的，也是很充分的，但在《切韵》的中古音里却不然，中古音提出了更多的几个有关这两个等列的问题。

我们在韵图里看到，山摄开口二等有两个韵（删和山），咸摄一等和二等各有两个韵（谈和覃，衔和咸），蟹摄开口一等也有两个韵（泰和哈），而二等竟有三个韵（佳、皆和夬）。我们必须找到这一事实的答案。

这里，朝鲜译音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种中古译音分辨开了蟹摄开口一等中的泰韵和哈韵。泰韵写作ai（长a），哈韵写作äi（短ä）——两者现在都读e，但保守的书写方式还能很好地区分它们。这一规则有几个例外，但是极其少见，虽然这种相当微妙的区别似乎会给借音的外国人招致混乱。例如：

泰韵：盖kai，害hai，泰t'ai，等等，

哈韵：开k'ai，海h'ai，来r'ai，等等。

朝鲜音的二等佳韵有a（长a）也有ai（a，只有极少几个äi），而皆韵大多数是äi（只有一些ici和极少几个ai）：

佳韵：佳ka，债t'ai，买mai，

皆韵：皆k'ai，斋t'ai，排p'ai。

朝鲜译音与《切韵》同时，我们必须断定：

一等泰韵是长音：ai，哈韵是短音：äi。

二等佳韵是长音：ai，皆韵是短音：äi。

一等中的这种区别在现代诸方言中几乎没留下什么遗迹。不过，吴方言的温州话在舌尖音声母后面的样子很值得注意：这里泰韵的中古音ai（长a）变成了温州话的a，而哈韵



的中古音äi (短a) 则变成了单元音e:

泰韵: 奈na、赖la、带ta、泰t'a、大da,

哈韵: 耐ne、来le、戴te、胎t'e、待de。

在广州话里也能找到一点遗迹, 上面的例字中, 广州话的泰韵有许多ai和很少oi, 哈韵有许多oi和很少ai:

泰韵: 奈noi、赖lai、带tai、泰t'ai、大tai,

哈韵: 耐noi、来loi、戴tai、胎t'oi、待toi。

在大多数官话方言的第二等韵中都可以觉察到中古音的这一区别, 这些方言有些中古收长ai的字(佳韵)失落了尾音i, 只保留了a, 而所有收短äi的字(皆韵)则一直保留着这、类音, 有的是ai, 有的变成了单元音e:

佳韵: “佳”“罢”“挂”“画”官话tɕia、pa、kua、xua, 此外“涯”南京读ia、“蟹”凤台读ɕia、“钗”太原读ts'a、“摆”凤台读pa; 但皆韵中却没有a这样的音型<sup>①</sup>、

我们必须把长元音韵母(ai、ai)和短元音韵母(äi、äi)区别开, 这一结论极其重要, 因为我们将会看到, 这个区别构成了中古和上古一大批韵字的基本特征。

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很自然地把这个结果应用于其他有两个/a/类韵的等列, 而构拟:

山摄, 删韵an; 山韵än,

咸摄, 谈韵am; 覃韵äm,

衔韵am; 咸韵äm, 等等。

可是用推论方法作出的这种构似乎是太冒失了, 我们必

---

<sup>①</sup> 夬韵是我迄今还未能解决的难题。这个韵有长a, 这由“话”(官话xua)这样的合口形式指明了, 但我不清楚它在哪一点上区别于佳韵。

须象刚才研究蟹摄时那样，寻找类似的证据来支持它。这类证据的确很少，但也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实。在咸摄一等舌尖声母后面，有些吴方言恰是用了与上面蟹摄完全相同的方法来区别长音和短音。温州话给我们提供了：

谈韵：蓝la、担ta、毯t'a、谈da、淡da、惭dza、三sa，

覃韵：男nce、婪lœ、贪t'œ、探t'œ、潭dœ、参ts'œ、蚕zœ。

换句话说，长音am一直保留着它的a（谈韵），但短音ǎm却丢掉了/a/音质而把它变成了œ（覃韵）。温州话蟹摄与咸摄的平行关系是完美的，所需的条件（舌尖音声母）两者相同：

泰韵，赖lia>la；哈韵，来läi>le

谈韵，蓝läm>la；覃韵，婪läm>lœ。

然而更有力的证据还在下面——这里我们不得不稍微提前些使用我们对上古音的考察。我们将看到在《诗经》韵脚和谐声字中，覃韵与我们将证明其中古音为iəm的深摄有着频繁的联系。在汉语音韵系统中，ə是个众所周知的短元音，我们将说明中古覃韵事实上是从上古的短音əm中派生出来的，而谈韵则是从上古的长音am中派生出来的。在《诗经》中我们发现“心”（中古siəm，上古\*siəm）这类韵母与“南”（中古nä̃m，上古\*nəm）等字押韵，在谐声字中也常见这类情形，如“婪”（中古lä̃m，上古\*lä̃m）从“林”（中古liəm，上古\*liəm）声，“含”（中古ɣä̃m，上古\*g'əm）从“今”（中古kiəm，上古\*kiəm）声，等等，还有大批这样的例证。我们构拟的正确性是绝对不容置疑的：谈韵的中古音是am，覃韵的中古音是ǎm，等等。

山咸效蟹歌麻诸摄中一二等的秘密现在大体上揭示出来

了，但还剩下一个待解之谜。粗略地看一下山摄和蟹摄就可发现，二三四等在开口和合口中具有相同的《广韵》韵部，而一等则有不同的韵部，如有“寒韵”和“桓韵”。这里肯定有某种我们必须揭示的重要区别。

为达此目的，我们应该先着手考究下面的臻摄两图。

这里我们越过了带/a/元音的大类，来到与之截然不同的韵中。我们先考察一等韵：痕韵“跟”字朝鲜、汕头k<sub>un</sub>，汉音、吴音k<sub>on</sub>，福州k<sub>ouŋ</sub>，太谷k<sub>ō</sub>，越南k<sub>eŋ</sub>，广州k<sub>eŋ</sub>，温州kaŋ，凤台k<sub>ā</sub>，客家k<sub>en</sub>，西安k<sub>ē</sub>，北京k<sub>eŋ</sub>，太原k<sub>eŋ</sub>，兰州k<sub>ō</sub>。显然我们不能假定中古主元音是a，因为这被朝鲜和日本译音否决了，而且也与山摄的字冲突；它也不会是 $\omega$ ，这个音在越南和日本译音那里同样行不通；另外它也不会是 $\epsilon$ 或 $e$ ，因为这不能解释朝鲜音的 $\omega$ 和日本音的 $o$ ，而且同样也与山摄冲突。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中古音k<sub>eŋ</sub>，结果是在这一点上北京话才真的最保守。这情况丝毫不足为奇：朝鲜人把k<sub>eŋ</sub>改成k $\omega$ <sub>n</sub>，日本本国语没有 $\omega$ ，就用最近似的 $o$ 来替代它（k<sub>ō</sub>等等）<sup>①</sup>。此外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山摄的元音在越南和广州等方言中是长音（“旦”广州t<sub>ān</sub>，越南d<sub>āŋ</sub>，等等），可是臻摄的主元音却相当短：“跟”字广州k<sub>eŋ</sub>、越南k<sub>eŋ</sub>，带有英语but[b<sub>ət</sub>]那样的短元音。的确，我们这里臻摄两图中 $\omega$ 的基本特征就是：一个松弛的、短的主元音。

应该强调，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一等（痕魂没）

<sup>①</sup> 央元音 $\omega$ 与松弛的开口 $o$ 实际在语音生成和音响上都相当近似；在巴黎法语中，sport经常读作[s<sub>p</sub>o: r]。——原注。

法语这词的正规读音是[s<sub>p</sub>o: r]。——译者

的主元音，而没有考察三等元音。

下面我们来观察一个非常有趣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征：所有的图中只有一个臻摄在三等开口和合口中有不同的韵类。如果考察三等合口韵的方音例字，我们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一摄的合口u介音完全吞没了后边的主元音而独占了韵母的地盘，或者是u，或者是顎化的y：北京淳韵：均tɕyn、春tɕ'un、旬ɕyn，术韵：桔tɕy、出tɕ'u、律ly，文韵：君tɕyn、云jyn，物韵：屈tɕ'y、弗fu、物wu。这一现象绝不限于北京话，我们在朝鲜音、汉音以及许多南方方言中都已找到了：

	朝鲜	汉音	客家	汕头
均	kjun			
春	tɕ'un	sjun	tɕ'un	ts'un
旬	sun	sjun	sun	sun
桔	kiul			
出	tɕ'ul	siutu	tɕ'ut	ts'ut
律	riul		lut	lut
君	kun	kun	kiun	kun
云	un	un	iun	un
分	pun	pun	fun	hun
屈	kul	kuɬu	k'iuɬ	k'ut
弗	pul	putu	fut	hut
勿	mul	butu	vut	mut

从所有这些方音中自然（不是说必然）得出的结论是：臻摄合口三等有一个比其他三等韵类（如山摄蟹摄合口）更强的u介音，这在以下事实中反映出来了：臻摄三等开合口

不同韵，而其他各摄的开合口则同韵：

	开	口	合	口
臻摄三等	真韵 (北京tʂən)	淳韵 (北京tʂun)		
山摄三等	仙韵 (北京ɕiən)	仙韵 (北京ɕʏən)		

换句话说，臻摄合口三等（淳术文物）有一个元音性的强u，而山摄合口三等（仙薛元月）则有一个从属辅音性的弱w。

当开合口不同韵时，合口是u介音，而当开合口同韵时，合口则是w介音，确立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接下来检验这一结论了，首先是在开（痕）合（魂没）不同韵的臻摄一等中检验。强的u介音吞没后面短的主元音的同一倾向（kuən > kun）证实了我们的论断。下列方言我们曾用以证明三等韵，而这里我们在一等也遇到了这样的现象：

	朝鲜	客家	汕头	北京
魂		fun	hun	hun
敦		tun	tun	tun
门	mun	mun	bun	
骨		kuʔ	kuʔ	ku
卒		tsut	tsut	tsu
没		muʔ	muʔ	

因而我们可以保险地构拟中古音：

一等，痕ən、魂uən、没uət。

说了这许多有关臻摄的题外话之后，我们再回到山摄和蟹摄上来，现在就能看出这两摄的一等开合口不同韵而二三四等开合口同韵的原因了：这两摄在一等中有元音性的u介音（kuən等），在二三四等中有辅音性的w介音（kwan等）。

我们把山摄和蟹摄的一二等比较一下（我们以上看到，一等主元音是a，二等主元音是a），以此来验证这个结论。u和w的区别清楚地反映在好几种方言里，尤其是在唇音声母后面：

	广州①	福州	归化	
一等桓韵	般	pun	puɑŋ	puõ
	判	p'un	p'uaŋ	p'uõ
	盘	p'un	puɑŋ	p'uõ
	伴	pun	puɑŋ	puõ
	满	mun	muaŋ	muõ
末韵	拔	put	puak	puə
	泼	p'ut	p'uak	p'uə
	钹	put	puak	puə
	末	mut	muak	muə
灰韵	辈	pui	puoi	
	配	p'ui	p'uai	
	陪	p'ui	pui	
	悖	pui	p'uai	
	梅	mui	mui②	
二等删韵	班	pan	paŋ	pā
	攀	p'an	p'aŋ	p'ā
	蛮	man	maŋ	mā
山韵	扮	pan		pā
黠韵	八	pat	paik	pa

①本表中所列广州话的u、a都是长音u:、a:。——译者

②福州灰韵字平上声读ui，去声读uoi。——译者

	拔	pat		pak	pa
佳韵	派	p'ai		p'uai	
	稗	pai		pai	
皆韵	拜	pai		pai	
	惫	p'ai		pai	
夬韵	败	pai	pai		
	迈	mai	mai		

来自三个不同方言区的这三种方言（广州话属粤方言区，福州话属闽方言区，归化话属北方官话区）都清楚地表明，一等中较强的u介音一直保留下来了，而二等中较弱的w介音则失落了。应该记住，中古二等也有一个圆唇介音，这得到了反切字的清楚证明：班，布还切；蛮，莫还切；勃，哺幻切；派，匹卦切，等等①。

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的都是《广韵》韵类，可是近来发现并刊行的《切韵》原抄本却使我们大为惊异：《广韵》的韵母系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山摄蟹摄的一等以及臻摄的一三等都是开合口不同韵，可是《切韵》却与此相反，是开合口同韵。例如《广韵》山摄开口一等是“寒韵”，合口一等是“桓韵”，但《切韵》只有一个“寒韵”，并把《广韵》“桓韵”的合口字都归入“寒韵”。我们该怎样解释这件怪事呢？这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或许在《切韵》语言中，“干”字已经是kan而“官”字已经是kuan（带元音性的u），就象以上构拟的那样，而《切韵》和《广韵》分韵的方式不同仅仅是由于编者

①在唇声母后面确实有一些没能严格遵守开合口区别的不规则反切，这在下文（第87页）详细讨论。

的见解不同。很清楚，前面有强u的a (uan) 和前面没有u的a (an) 中肯定有一种明暗不同的音色(nuance)，不然《广韵》的编者就不可能选择不同的韵了，因为法语的cabane和douane可以构成一个完美的韵脚。这种音色的区别也许在《切韵》语言中就已经存在了，可是《切韵》的编者却没有认为它重要得足以据此分韵，但后来《广韵》的编者却把它们分开了。

第二，另一方面，或许在《切韵》时代一等合口只有一个辅音性的弱w(与二等完全相同)：kan和kwan，因此允许二者都在一个“寒韵”；可是到了唐代，w在某些韵前强化为u(wan>uan, wǎi>uǎi)，又把an和uan中a的不同音色传了下来，这就使得《广韵》的编者造出了两个不同的韵：“寒”和“桓”。

根据适当的材料在以上两种解释中选定一种似乎不可能。上古汉语多半只有一个类型：an、wan，而带强u的uan则是后来造出的。但这样发展的倾向我们在相当早就能感觉到，也许甚至早到唐代初年，所以我们在构拟中维护一等an；uan与二等an；wan的区别，这样才是最稳妥的，它得到了《广韵》的清楚说明，也得到了一批现代方言的证实，我们已经都看见了。

我们现在从一二等过渡到三四等。在山摄两图中我们看到，在两个三等韵和一个四等韵中，朝鲜音、汉音、越南音和现代诸方言都指明其中古主元音不是真正的a而是e或e(或是同类的音)①，并且都具有某种“i介音”。但是我们现

① 高话“展”“专”“反”“劝”等小韵中的a是后起的，参看第39页。



在必须达到更精确的程度，让我们从“i介音”的问题说起。

三四等的i介音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这被朝鲜译音清楚地揭示出来了，朝鲜音已经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难题。在山咸二摄的舌根音后面，我们发现朝鲜音有下列区别：

三等仙韵开口：蹇愆虔件ken、谚焉en，

薛韵开口：杰竭竭kel、孽el。

元韵开口：建健ken、言偃en、宪hen，

月韵开口：汗谒al、歇hel。

仙韵合口：捲圈权倦kuen，

元韵合口：劝kuen、元怨uen、諠huen，

月韵合口：蕨厥阙kuel、月uel。

盐韵：捡俭kem、验淹em、险hem，

严韵：检欠kem、严腌em，

业韵：劫怯kep、业ep、胁(hiep)。

四等先韵开口：坚牵kien、研燕ien、显贤hien，

屑韵开口：结澳挈kiel、霁(ɛl)、噤iel。

先韵合口：黠kien、玄悬hien、渊ien，

屑韵合口：决阙kiel、血穴hiel。

添韵：兼谦kiem、嫌hiem，

帖韵：颊篋协hiep。

三等韵漏掉了i介音(ken等)而四等韵则给出了i介音(kien等)，这是显而易见的。应当提一句，以前的三等有某种i介音，这在朝鲜译音除舌根音以外的其他声母字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例如三等仙韵：然ien、连rien、绵mien，三等盐韵：炎iem、奭riem。但是，舌根音后面这种始终如

一的区别：三等ken而四等kien，必然是在表明中古四等i介音较强，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三等拟一个从属辅音性的短i，在四等拟一个元音性的长i：

三等-i-；四等-i-。

我们下面得考察主元音。

我们在第39页的字表中看到，山摄三四等的仙元先三韵在那里列举的朝鲜音、汉音、越南音以及一些现代方言中，都带一个舌面中元音，e或者e。可是还有一种没有引用的域外方言：日译吴音，它脱离了这条原则。确实，吴音经常能揭示一种在许多地方背离了《切韵》语言的中古方言（吴方言），但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吴音的音类区别与《切韵》相同，所以拿它来阐释疑难点就是可以允许的了。我们看到，《切韵》仔细地辨别了仙元先三个韵（它们在《切韵》不同韵部，并且各用一组不同的反切下字来切音），而吴音恰也同样仔细地把元韵和仙先二韵分开。我们引用第55页表中的例字：

三等仙韵：蹇愆ken、虔件~~ken~~gen、焉en，

元韵：建宪kon、健言gon、偃(en)，

四等先韵：坚牵显ken、研贤gen、燕en。

还在这张表中，咸摄几韵恰也如此：

三等盐韵：捡险ken、俭验gen、淹en，

严韵：检kon、欠(ken)、严gon、淹on，

业韵：劫业gopu、怯胁kopu，

四等添韵：兼谦ken、嫌gen，

帖韵：颊~~ken~~kepu、协gepu。

如果我们现在暂时丢开元和严，即那些吴音为on的韵，

而集中处理吴音为en的仙先盐添几韵，那么就会发现吴音确证了这些韵的主元音都是某种e或e，这在第39页——第42页的字表中已经暗示出来了。但我们现在已能够更精确地说明这个问题了。我们以上看到，仙韵和盐韵（三等）有一个弱的、辅音性的i介音，先韵和添韵（四等）有一个强的、元音性的i介音，那么显然仙和盐就还带有一个比先和添弱一些的舌面主元音。于是我们得到了这一方案（开口图）：

仙韵ien	薛韵iet
先韵ien	屑韵iet
盐韵iem	叶韵iep
添韵iem	帖韵iep

最后，我们再回到不可思议的元韵和严韵上来（参看第31、32页）。我们已经断定这两个韵有辅音性的三等i介音，它们在中古当然不会是用一个真正的a来作主元音，因为第39至41页的字表中所引的域外译音和现代方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它们也不会有e或e，因为虽然那些表中都有e音型，但它们在《切韵》中与刚才确定的仙韵ien和先韵ien等等区别得很清楚，而吴音则暗示着另外一个音。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在臻摄看到，汉音和吴音这两种日本译音把中古的o一律改成o，例如“跟”字中古音ken，日本译音kon（参看第49页）。恰是在这里，吴音把我们的元韵也改成了on：kon、gon等音（月韵koti、严韵kon、业韵gopu），这颇有启发性。而更有启发性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切韵》韵目表（见于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切韵》原抄本）不是把元韵与其他/a/类的韵（寒an、山an、仙ien、先ien）放在

一起，而是放在“痕韵”（ $\text{en}$ ，在臻摄）之前。所有这些证据都指示着一个 $\text{ə}$ 。可是元韵又不会是简单的 $\text{iən}$ ，因为这就要和臻摄的韵母发生冲突，并且也就不可能被朝鲜、日本和越南译音改成 $\text{en}$ 了。然而它又肯定是有 $\text{ə}$ 音质的某个音，即与 $\text{ə}$ 同类的音，又短又松又相当近似于 $\text{ə}$ 的音，以致日译吴音把它改成 $\text{o}$ 。同时他肯定带一点 $\text{e}$ 或 $\text{e}$ 的味道，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所有其他的中古借音都把它改成 $\text{e}$ ，并且这个音在现代方言中也发展成 $\text{e}$ 或 $\text{e}$ 。最后，它肯定非常近似于某种 $\text{a}$ ，因为朝鲜音、汉音和越南音这三种中古资料在合口唇音声母的 $\text{e}$ 和 $\text{a}$ 之间犹豫不定：“反”朝鲜 $\text{pen}$ 和 $\text{pan}$ 、汉音 $\text{pan}$ 、越南 $\text{fan}$ ，“幡”朝鲜 $\text{pen}$ 、汉音 $\text{pan}$ 、越南 $\text{fan}$ 和 $\text{fien}$ ，“烦”朝鲜 $\text{pen}$ 、汉音 $\text{pen}$ 和 $\text{pan}$ 、越南 $\text{fien}$ ，“饭”朝鲜、汉音 $\text{pan}$ 、越南 $\text{fan}$ ，“万”朝鲜 $\text{man}$ 、汉音 $\text{ban}$ 、越南 $\text{van}$ ①。

结论是不容置疑的：主元音是英语 $\text{but}$ 、 $\text{luck}$ 中那种又短又松的 $\text{v}$ ，即带有 $\text{ə}$ 和 $\text{e}$ 的性质的一种 $\text{a}$ ；元韵“建” $\text{kien}$ 。这样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切韵》把 $\text{en}$ 跟与之非常类似的 $\text{ən}$ 排在一起了。另一方面， $\text{iən}$ 与 $\text{ien}$ （仙韵）相当近似，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朝鲜和日本人用同样的音（朝鲜、汉音 $\text{ken}$ ）来替代 $\text{kien}$ 和 $\text{kien}$ ，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音在全部现代方言中的发展都完全一样。最后，朝鲜音、汉音和越南音在唇声母后面的 $\text{e}$ 和 $\text{a}$ 之间摇摆不定：“反” $\text{piwen}$  > 朝鲜、汉音 $\text{pen}$ 或 $\text{pan}$ ，越南 $\text{fien}$ 或 $\text{fan}$ ①，这种情况也没什么值得惊异

①参看《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第615和616页上的注语。——译者

①为什么在唇音后面有 $\text{a}$ 呢？因为山摄合口的仙韵有 $\text{kien}$ 而没有 $\text{piwen}$ ，所以 $\text{en}$ 类音在舌根音后比在唇音后要强些。那么元韵的 $\text{kien}$ 就随着仙韵的 $\text{kien}$ ，也被汉音改成了 $\text{ken}$ ，但 $\text{piwen}$ 却没有这种 $\text{en}$ 的支持，译者就犹豫了，把它时而改成 $\text{pen}$ ，时而改成 $\text{pan}$ 。

的。

于是我们得到了山摄的下列构拟方案：

#### 山摄开口

- 一等 寒an、曷at,
- 二等 删an、鎋at、山ǎn、黠ăt,
- 三等 仙ien、薛iet、元ien、月iet,
- 四等 先ien、屑iet。

#### 山摄合口

- 一等 桓uan、末uat,
- 二等 删wan、鎋wat、山wǎn、黠wăt,
- 三等 仙iwen、薛iwet、元iwen、月iwet,
- 四等 先iwen, 屑iwet。

正如表中所列，二三等重韵的区别从根本说是由韵母主元音的长短所造成的。假如有人提出反对，说把这三个韵拟成ien、ien和ien这样相似的音实在太造作了，那我们就该提醒一下，这与英语的pan、pun和pen一样合理<sup>①</sup>。

上面的构拟方案中还有一个疑点要讨论：我们怎么知道合口是iwen (kiwen等等) 而不是wien (kwien) 呢？虽然越南音象“员”（仙韵合口）vien这样的形式似乎指出wien是对的，但这实在不足为证，因为越南音在这一韵的舌根声母后面有yeŋ (kyeŋ)，而“员”字应当是属于越南话中的一种“元音割裂”现象 (breaking)：yeŋ > yien > vien。更加确凿的证据是朝鲜译音，它在这里又一次帮助我们。臻摄合口“均”“允”“匀”这些字的朝鲜音是kiun、

<sup>①</sup>当然，英语的e比我们的ien中的e开口度稍大些（一般标作æ——译者），我们的e是德语Bär，法语têt里的音。

iun、iun（三等，i介音），蟹摄合口“圭”“奎”等字（中古音kiwei、k'iwei）的朝鲜音是kiu、kiu（把w介音后面的成分全丢掉了）。这些形式实在是有决定性的。

咸摄有个问题应该注意，与表中其他的韵分开，我们在底下插入了两个韵：“凡”和“乏”，严格说来，这两个韵本应自成一图，因为它们是开口*iem*（严）相对的合口韵*iwem*、*iwep*（严和凡的元音音色肯定有某种微小的差别，以促使《切韵》把它们分为不同的韵部，但其中的区别肯定是相当微妙的）。凡韵和乏韵的确在宋图中标为开口，但这是由于*piwem* > *fuam* > *fam*这种规则的演化在唐代就已经发生了，那么宋代的学者当然就把*fam*列为开口。这些韵最初的合口性质被下列形式揭示了出来：“凡”兴县*fuā*、文水*xuā*、汕头*huam*、福州*huan*。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咸摄的下列构拟方案：

#### 咸 摄

- 一等 谈*am*、盍*ap*、覃*ǎm*、合*ǎp*,
- 二等 衔*am*、狎*ap*、咸*ǎm*、洽*ǎp*,
- 三等 盐*iem*、叶*iɛp*、严*iem*、业*iɛp*,
- 四等 添*iem*、帖*iɛp*,
- 三等 凡*iwem*、乏*iwep*。

应用同样的原则，我们把非常简单的效摄构拟如下：

#### 效 摄

- 一等 豪*au*,
- 二等 肴*au*,
- 三等 宵*iɛu*,
- 四等 萧*iɛu*。

同样，复杂一些的蟹摄就是：

蟹摄开口	蟹摄合口
一等泰ai、喻ǎi，	一等泰wai、灰uǎi，
二等佳ai、皆ǎi，	二等佳wai、皆wǎi，
夬ai(?) <sup>①</sup>	夬wai(?)
三等祭iei、废iei，	三等祭iwei、废iwei，
四等齐iei。	四等齐iwei。

当讨论到果假摄的时候，我们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这里的二等和三等都在《切韵》的同一个韵里。换句话说，这一摄与前面的几摄不同，它的二三等主元音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象山摄；二等an、三等ien），所以我们就得把它们都认作带a的开音节：三等是ia，不是ie。这一点被中古借音和一些保守的南方方言证实了，这些方音清楚地指示着a，不是e或e：

	朝鲜	汉音	越南	客家
二等麻韵家	ka	ka	za	ka
沙	sa	sa	sa	sa
麻	ma	ba	ma	ma
三等麻韵夜	ia	ia	za	ia
遮	tca	sia	za	tca
写	sa	sia	ta	sia

那么果假摄就是：

果假摄开口	果假摄合口
一等 歌a，	一等 戈ua，
二等 麻a，	二等 麻wa，

①夬韵的音值著者未能解决，参看第47页上的注语。——译者

三等 麻ia。

最后，宕摄也很简单。可是在这里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切韵》一等不是开合不同韵（如山摄的寒桓），而是同韵，正与三等一样；那么我们必然要断定，这一摄（收ŋ）只有辅音性的w介音，一等也是如此<sup>①</sup>。再者，全部中古借音和大多数方言都表明三等主元音是a，而不是e或e；但由于一三等不同韵，所以主元音也就不同，因而我们断定（这一摄恰象上面的果假摄），一等是带后a的aŋ，三等在i介音后面是带稍亮的前a的iaŋ。有的方言显出了这种对立情形，比如上海话：

一等唐韵：刚kəŋ、唐dəŋ、狼ləŋ，

铎韵：各kə、託t'ə、博pə，

三等阳韵：疆tɕiaŋ、张tsaŋ、相siaŋ，

药韵：脚tɕia、酌tsa、略lia。

于是我们得到：

宕摄开口

宕摄合口

一等唐aŋ、铎ak，

一等唐waŋ、铎wak，

三等阳iaŋ、药iak，

三等阳iwaŋ、药iwak。

在宕摄中我们只不过找到了带长的主元音的韵母，现在我们要接触下一个韵摄——梗摄。

考察梗摄两图时，我们如果从三四等韵着手，那么就会发现它们与山摄的韵（三等iɛn和iɛn，四等ien）有非常准确的平行关系。梗摄的清韵与山摄的仙韵（iɛn）对应，它出现在舌根音、舌面音和舌尖音声母后面（仙韵是kiɛn、tɕiɛn、

<sup>①</sup>请观察一下这罕见的情况：刚才研究过的蟹摄中，一等合口与开口都是泰韵，所以中古音是wai，而灰与哈不同韵，所以中古音是uăi。



liɛn、tsiɛn、piɛn），而庚韵三等则象元韵（iɛn），只出现在开口舌根音以及合口舌根音和唇音声母后面（元韵是kiɛn和k'iwɛn、piwɛn），但不在舌面音和舌尖音后面，青韵则象先韵（ien），出现在舌根音、舌尖音和唇音声母后面（先韵是kien、tien、pien），但不在舌面音后面，这种平行现象绝不会是偶然的，它必然是暗示着这些韵母都有类似的结构。所以我们先可以假设：清iɛŋ、庚三等iɛŋ、青ieŋ。

大体上说，这些音得到了域外借音和一批现代方言的有力证明：

三四等清庚青三类朝鲜音都是ieŋ：颈京经kieŋ，绎iek、逆iek、击kiek。

汉音都是ei：颈京经kei，绎eki、逆geki、击keki。

汕头话（文言音）都是eŋ；颈京经keŋ，绎ek、逆ŋek、击kek。

归化话都是ieŋ：颈京经tɕieŋ，（绎iə，逆niə，击kiə）。

凤台话都是iē：颈京经tɕiē（绎i、逆i、击tɕiə）①。

困难在于，没有一个方言能把其中的一个韵与其他两个韵系统地分辨开，而是都把它们混起来了。

山臻二摄的类推作用的确具有决定性，可是除此以外我们却再找不到其他证据来支持我们的构拟了。证据应当涉及

①越南音大都是iŋ，但还有若干aŋ：颈kan、京经kin，绎zit、逆ŋit、击kit。i介音后面的主元音开口度变窄：iɛŋ>iŋ，iaŋ>iŋ，ieŋ>iŋ，iek>i，iek>i，iek>i，这在许多官话方言中都很典型。在官话发展为舌尖后音的原舌面前音后面，iɛŋ变成了(i)ɛŋ，iek>(i)ɛŋ：‘贞’中古tɕiɛŋ>北京tɕɛŋ（现在读tɕɛŋ——译者），‘只’中古tɕiek>北京tɕi，正如我们证明的山摄‘展’字中古tɕiɛn>北京tɕan那样。在有的吴方言中主元音开口要大些：是a，例如温州：颈tɕiaŋ，这是由日译吴音所反映的吴方言区的早期现象，吴音把它们全改成iyau（kiyau等等。）

庚韵三等（中古音*iɛŋ*、*iɛk*）的特殊位置。粗看一眼我们的梗摄开口图就可知道，这里不同于其他图中的成规，梗摄的三等与二等的一半在《切韵》同韵（庚）。如果我们的拟音是正确的，那么二等的这个韵母就应是*ɛŋ*：庚*kɛŋ*、行*ɣɛŋ*、猛*mɛŋ*，格*kek*、额*ŋɛk*、百*pek*。那么我们再来更慎密地考究一下二等韵。

这里再说一下，被《切韵》和书中反切截然分开的这两个韵在所有的方言里都重合了：

耕二等	耕	幸	莺	争	萌
朝 鲜	(kɛŋ)	kǎiŋ <sup>①</sup>	äiŋ	tɕäiŋ	mǎiŋ
汉 音	kau	kau	au	sau	bau
越 南	kaŋ	haŋ	aŋ	taŋ	maŋ
广 州	kɛŋ	hɛŋ	ɛŋ	tɕɛŋ	mɛŋ
汕头文言	kɛŋ	hɛŋ	ɛŋ	tɕɛŋ	mɛŋ
北 京	kɛŋ	ɛiŋ	jiŋ	tɕɛŋ	mɛŋ
庚二等	庚	行	生	猛	
朝 鲜	kǎiŋ	hǎiŋ	sǎiŋ	mǎiŋ	
汉 音	kau	kau	(sei)	bau	
越 南	kaŋ	haŋ	saŋ	maŋ	
广 州	kɛŋ	hɛŋ	ɕɛŋ	mɛŋ	
汕头文言	kɛŋ	hɛŋ	sɛŋ	mɛŋ	
北 京	kɛŋ	ɕiŋ	ɕɛŋ	mɛŋ	

（应该指出，广州话在登韵也有同样的*ɛ*元音，而我们将看到登韵的中古音是*ɔŋ*，如“恒”字广州读*hɛŋ*，这当然是

①朝鲜音写作äiŋ的实读ɛŋ。——译者

个启示。)

庚和耕的主元音不可能是真正的a，这个音被汕头话和北京话(以及许多别的官话方言)否决了，并且也不能解释朝鲜音中罕见的双元音，这个双元音显然是一种改写难读的元音的笨拙方法，假如原来真的是kaŋ，那只要简单地照搬成kaŋ就行了。它们也不可能是普通的ɛ或者e，因为这不能解释汉音越南音之类的方言。然而不难看到，如果我们写出已推断出的庚韵三等音值eŋ：庚keŋ、京kieŋ，那么这就极为适合我们上面的字表了。广州话后来如实地保留了中古的keŋ，北京话把它“暗化”(darken)成kəŋ，汕头话把它顎化成keŋ，朝鲜音把它笨拙地改成kǎiŋ，而汉音改成(kagu>)kau。

可是在这一摄中又产生了最后一个大难题：耕韵和庚韵(二等《切韵》不同韵)有什么区别呢？方音表无助于我们。这方面我们不得不稍提前一点使用我们对上古音的考证。在上古音系里我们发现，庚韵二等(中古音eŋ，刚才推断出的)字在《诗经》里经常与中古宕摄字押韵，所以它肯定是从上古ǎŋ派生出来的<sup>①</sup>，而耕韵却一律与中古清青二韵的字押韵，因为这些字在《诗经》中从来不与aŋ、iaŋ等音押韵，所以最初在上古显然是e(e)。这样我们就必须断定，在梗摄二等中，耕韵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属于e类而不属于a类，当然，这个音比ieŋ、ieŋ等韵母中e、e的开口度大些，也更接近于a，这完全是由于它没有i介音的缘故(二等都没有这种介音)。我们用æ这个音标来表示这种开口度大的、松弛的e音。这样就容易理解：中古的æŋ在音响上和语音生

<sup>①</sup>于是，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与宕摄的长音aŋ、iaŋ相应的短音。

成上都与其他韵的 $\text{e}\eta$ 非常近似，于是被外国人用与 $\text{e}\eta$ 相同的方法改了音，并且在从中古到现代方言的演化中与 $\text{e}\eta$ 重合了。我们得到了梗摄的下列构拟方案：

#### 梗摄开口

- 二等 耕 $\text{æ}\eta$ 、麦 $\text{æk}$ 、庚 $\text{e}\eta$ 、陌 $\text{ek}$ ，  
三等 清 $\text{i}\text{e}\eta$ 、昔 $\text{iek}$ 、庚 $\text{i}\text{e}\eta$ 、陌 $\text{iek}$ ，  
四等 青 $\text{i}\text{e}\eta$ 、锡 $\text{iek}$ 。

#### 梗摄合口

- 二等 耕 $\text{wæ}\eta$ 、麦 $\text{wæk}$ 、庚 $\text{w}\text{e}\eta$ 、陌 $\text{w}\text{ek}$ ，  
三等 清 $\text{i}\text{w}\text{e}\eta$ 、庚 $\text{i}\text{w}\text{e}\eta$ ，  
四等 青 $\text{i}\text{w}\text{e}\eta$ 、锡 $\text{i}\text{w}\text{ek}$ 。

现在我们得再次拿起臻摄两图，它们的一些基本特征在上文已经确定了（第49页）。

一等痕韵的中古音是 $\text{æ}\text{n}$ ，带一个德语 $\text{knabe}$ 中那种又松又短的元音，一等和三等的开合口都不同韵，合口有元音性的 $\text{u}$ 介音，因而魂韵是 $\text{uæ}\text{n}$ ，没韵是 $\text{uæt}$ 。剩下的工作就是为三等中三个不同的开口韵类和三个不同的合口韵类找出更精确的音值。

我们从真韵（质）和欣韵（迄）开始。欣韵专门出现在开口舌根（和喉）声母后面，以及在合口舌根（和喉）与唇声母后面（文物二韵），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带舌根（和喉）声母的字。大多数方言都把这两个韵读得完全一样：

“巾”和“斤”都是：朝鲜 $\text{k}\text{w}\text{n}$ 、汉音 $\text{k}\text{i}\text{n}$ 、越南音 $\text{k}\text{e}\eta$ ，广州 $\text{k}\text{æ}\text{n}$ 、福州 $\text{k}\text{y}\eta$ 、上海、太原 $\text{t}\text{e}\text{i}\eta$ 、北京 $\text{t}\text{e}\text{i}\text{n}$ 、归化 $\text{t}\text{e}\text{i}\eta$ 、凤台 $\text{t}\text{e}\text{i}\text{e}$ ，等等。

合口也一样，“均”和“君”都是：越南 $\text{k}\text{u}\text{e}\eta$ 、广州

kuən、上海təyin、太原təyən、北京təyn、归化təyəŋ、凤台təyē，等等。

可是毕竟还有一些方言确能相当清楚地分辨这两个韵：

开 口

真韵	巾	紧	仅	银	殷	因	印
客家	kjɿn	kjɿn	kjɿn	ɲin	in	in	in
欣韵	斤	谨	勳	芹	近	欣	隐
客家	(kjɿn)	kjun	k'jun	k'jun	k'jun	hjun	iun

合 口

淳韵	均	钧	允	匀		
朝鲜	kjun	kjun	jun	jun		
汉音	kjɿn	kjɿn	in	in		
福州	kjɿŋ	kjɿŋ	yŋ	yŋ		
文韵	君	军	群	郡	训	云 雲
朝鲜	kun	kun	kun	kuŋ	hun	un un
汉音	kun	kun	kun	kun	kun	un un
福州	kuŋ	kuŋ	kuŋ	kuŋ	houŋ	uŋ huŋ

根据这个表我们似乎应该断定，在真淳二韵中有一个较强的、元音性的i介音，在欣文二韵中则有一个较弱的、辅音性的i介音，因为后者在以上方音中失落了，而前者则没有失落<sup>①</sup>。然而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反切字表明它们都是带软化声母的典型三等韵，所以应该都有辅音性的i介音。对它们的区别所作的解释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我们得再次稍提

①多数方言充分证明了文韵确实也有一个i介音，“君”字客家kjɿn、温州təiŋ、上海təyin，等等。

前些使用我们对上古音的考证。我们已经确定了痕韵的中古音是ən，魂韵的中古音是uən，还确定了山摄先韵开口的中古音是ien，合口的中古音是iwen，而我们现在在《诗经》中发现，中古欣文二韵的字经常与中古音为ən、uən的字押韵（如《大雅·韩奕》以“云”韵“门”），却绝不与中古音为ien、iwen的字押韵。另一方面，中古真淳二韵中有很大一批字（不是全部，我们以后要说）在《诗经》中总是与中古音为ien、iwen的字押韵（如《小雅·北山》以“均”韵“贤”），却从来不与中古音为ən、uən的字押韵。

我们必须断定，前者以ə为主元音，那么欣韵的中古音就是iən（上表中的字：斤k<sub>i</sub>ən、谨k<sub>i</sub>ən、勲g<sub>i</sub>ən、芹g<sub>i</sub>ən、近g<sub>i</sub>ən、欣x<sub>i</sub>ən、隱ʔ<sub>i</sub>ən），而后者则以e为主元音——并且是个短音<sup>①</sup>，所以真韵就是iĕn（上表中的字：巾k<sub>i</sub>ĕn、紧k<sub>i</sub>ĕn、偃g<sub>i</sub>ĕn、偃ʔ<sub>i</sub>ĕn、廉ʔ<sub>i</sub>ĕn、因ʔ<sub>i</sub>ĕn、印ʔ<sub>i</sub>ĕn）。合口也一样，文韵的中古音是iuən（上表中的字：君k<sub>i</sub>uən、军k<sub>i</sub>uən、群g<sub>i</sub>uən、郡g<sub>i</sub>uən、训xiuən、云j<sub>i</sub>uən、雲j<sub>i</sub>uən），而淳韵则是iuĕn（上表中的字：均k<sub>i</sub>uĕn、钩k<sub>i</sub>uĕn、允iuĕn、匀iuĕn）。

这样就不难认清，有u位于两个强的舌面前元音之间的韵母iuĕn，比起有u位于松的央元音之前的韵母iuən来，在外国译者耳中会造成更强的舌面前音的印象。这就是朝鲜音之所以把前者改成kiun而把后者改成kun，以及汉音之所以把前

---

<sup>①</sup>因为在合口中它被强的u介音完全吸收了：淳韵北京话：均tcyn、春tʂ'un、旬cyn，恰象短ə在一等中被吸收一样：中古kuən > 北京kun等等，如上第49页所述。

者改成kin，而把后者改成kun的缘故<sup>①</sup>；这也就是在福州话中kiuën之所以变成kin，而kiuən却变成kun的缘故。

然而还有两个韵母需要解释。臻摄开口图有臻韵(栳)，只有很少几个字，而且都带舌尖后音声母(tʂ, ʂ)。我们确定其中古音为æŋ的二等耕韵也有一批带舌尖后音声母的字，如“争”tʂæŋ，因而假设臻摄中与之相应的臻韵是tʂæŋ、ʂæŋ就似乎是很自然的。就涉及的主元音来说，这是有道理的，但中古借音表明这个韵实际上有i介音，是个三等韵，汉音：臻sin，洗sin、栳situ、瑟situ，于是我们就得这样构拟：臻韵iæŋ，栳韵iæt。

合口中有一个极其罕见的现象。真iën有谆iuën来作与它相配的合口，这我们已经看见了，但是在同一个真韵里（或者确切些说，在与真相配的上声軫韵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字，这些字虽然列在开口韵中，但却还是合口（正如仙韵由iæn和iwæn组成一样）。我们必须断定这些字有辅音性的w介音：“寤”中古音g'iwën、“隕”iwën。合口谆iuën和真iwën的差别如此细微，这个提法似乎是曲解和造作。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较大的差别的遗迹，因为在上古音中，后者是iwæŋ，显然是与开口臻韵iæŋ相配的合口。

那么我们考究的结果就是下列中古音值：

---

<sup>①</sup>应该看到，日译汉音在移植汉字时总是漏掉u介音。例如，在正确地把中古音kuən改成kuwan的同时，汉音却又把中古音tuən改成tan，漏掉了u。把中古音kiuën改成kin也是类似的简化。至于汉音把kiuən改成kun而没有改成预期的kon，并不象把一等的kən改成kon那样，那么就该回忆一下，一等kən、kuən和三等kjen、kiuən毕竟在《切韵》不同韵，所以kən和kjen中的ə肯定有不同的明暗度，不同的音色。在欧洲诸语言中，元音ə的发音区域很大，表现为相当大的一批在音响上略有不同的变体音。

臻摄开口

一等痕ən,  
三等真iĕn、质iĕt,  
欣iĕn、迄iĕt,  
臻iæ̃n、栴iæ̃t。

臻摄合口

一等魂uən、没uət,  
三等淳iuĕn、术iuĕt,  
文iuən、物iuət,  
真iwĕn。

下一张深摄图只有三等（软化声母和i介音），并且只有一个韵类——侵（缉）。它与前一摄相配，臻摄收n韵尾，深摄则收m韵尾，如下例所示：“金”字朝鲜kum，越南、广州kəm，客家、汕头kim；“音”字朝鲜um，越南əm，广州iəm，客家、汕头im，等等。北方早期官话的-m变成了-n；“金”字北京读tɕin，等等。

可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三等侵韵是与真韵（iĕn）相配的还是与欣韵（iĕn）相配的-m呢？换句话说，它的中古音是iĕ̃m还是iĕm呢？很难找到任何可靠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日译吴音提供了线索。我们在臻摄开口图中发现吴音有一个恰好符合于《切韵》真和欣的区分的对立情形，舌根音（喉音）后面的真韵字在in和on之间摇摆不定，而欣韵则一律是on（显然，把iĕ̃n改成on是受了相似的iĕ̃n的类化影响，这里的on是自然的，i被漏掉了，这是常见的情况）；第67页上的表是：

真韵	巾	紧	仅	银	殷	因	印
吴音	kon	kon	gin	gon	on	in	in
欣韵	斤	谨	勸	芹	近	欣	隱
吴音	kon	kon	gon	gon	gon	kon	on

（在其他声母后面，真韵的吴音一律是in：tĕ̃n > tin, tĕ̃n > sin, ɕiĕ̃n > sin, n̄ziĕ̃n < nin, piĕ̃n > pin, 等等。）



在目前讨论的侵韵中（吴音和汉音都把侵韵的-m改成-n，因为日本人不会念-m韵尾），我们发现在舌根和唇音声母后面一律是on，而在其他声母后面大多是in，偶然也有on：

侵韵：金襟今锦禁kon、钦衾kon、禽擒琴gon、吟gon、  
音荫荫on、淫(in)，渗son、寝son，稟pon、  
品pon。

比较一下：

真韵：宾pin、贫pin、民min。

把带唇音声母的字（稟、品）与相应的中古音为iɛn的真韵字（宾、贫、民、）对比一下，这是特别有启示作用的。相当明显，侵韵不跟真韵（中古iɛn）相配，而跟欣韵（中古iɛn）相配，因而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中古音值：

#### 深 摄

三等 侵iɛm、 缉iɛp。

我们发现，作为主元音的ɛ在中古音里起了显著的作用，下面的曾摄两图能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尽管曾摄和梗摄在现代官话中都混起来了，但我们还是很容易证明曾摄的主元音是ɛ，与梗摄的ɛ、e、ɛ、æ对立。如果我们把曾摄的三等韵与梗摄中相应的三等韵比较一下，就获得了以下例子：

梗摄是：

	中古	朝鲜	汉音	吴音	越南
清韵 颈	kjɛŋ	kjɛŋ	kei	kiyau	kaŋ
青韵 经	kjɛŋ	kjɛŋ	kei	kiyau	kiŋ
庚韵 京	kjɛŋ	kjɛŋ	kei	kiyau	kiŋ

但曾摄是：

	中古	朝鲜	汉音	吴音	越南
蒸韵	兢	kjəŋ	kuwŋ	kiyou	kou kǎŋ

朝鲜译音的<sup>w</sup>和日本译音的<sup>o</sup>照例代表中古汉语的ə，正象我们在上面的臻摄中已经发现的那样：“跟”中古kən、朝鲜kwn、汉音、吴音kon，等等，我们在曾摄一等又发现了它们：

登韵	恒	登	朋	德韵	刻	则	北
朝鲜	(hǎŋ)	tuŋ	puŋ		kuuk	tɕuuk	puuk
汉音	kou	tou	pou		koku	soku	poku

因为开合口同韵，所以一等是辅音性的w：wəŋ，因为一三等不同韵，所以əŋ中的ə和iəŋ中的ə肯定有某种不同的音色。

于是我们得到了下列简单的中古音方案：

曾摄开口	曾摄合口
一等登əŋ、德ək，	一等登wəŋ、德wək，
三等蒸iəŋ、职iək。	三等 职iwək。

接下来是一个重要的韵图——通摄，通摄在韵图是合口，所以都有u或w。

让我们先比较一下两个三等韵（带软化声母和i介音），它们在多数方言中都重合了，但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却又严格地区分开来：

东韵	弓	中	风	屋韵	菊	叔	福
朝鲜	kuŋ	tɕuŋ	p'uŋ		kuk	suk	(pok)
汉音	kiu	tiu	pu		kiku	siuku	puku
温州	tɕiuŋ	tɕiuŋ	(fuŋ)		tɕiu	ciu	fu

可是：

钟韵	恭	钟	封	烛韵	曲	烛	足
----	---	---	---	----	---	---	---

朝鲜	koŋ	təoŋ	poŋ	kok	tə'ok	sok
汉音	kiyou	siyou	pou	kiyoku	siyoku	siyoku
温州	təyo	təyo	(fuŋ)	təyo	təyo	təyo

毫无疑问，东屋二韵的主元音是u而钟烛二韵的主元音是o。我们因此得到：

东iuŋ、屋iuk；钟ioŋ、烛iok。

据朝鲜音和汉音来断定钟韵是简单的ioŋ而不是iwoŋ，<sup>4</sup>这也许很诱人，可是iwoŋ能更好地解释温州音和韵图，温州话和韵图把这个韵算作合口，并极为严格地分辨了没有u、w的开口和有u、w的合口，而宋代的语文学家是绝不可能把ioŋ算作合口的。再有，域外译者在改音时经常漏掉u和w，例如“渊”中古音?iwen，朝鲜音ien，“内”中古音nuǎi，朝鲜音nai，“端”中古音tuǎn，汉音tan，“卷”中古音kiwen，汉音ken，等等，这与他们经常漏掉i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象中古音kiwoŋ、朝鲜音koŋ，中古音piwoŋ、汉音(poŋu>) pou这类形式丝毫不足为奇，也绝非不规则。

更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一等韵，一等韵有两个：“东”和“冬”。事实上没有一个方言能分辨它们。有的方言的主元音是u，有的则是o，例如“东”“冬”二字广州、福州、温州、北京都读tuŋ，但汕头、上海都读toŋ，大同、西安都是tuŋ，等等。

总是非常忠实地遵守《切韵》分类的三种域外译音表明两个韵都是o：

东韵	公	东	蒙	屋韵	谷	禄	卜
朝鲜	koŋ	toŋ	moŋ		kok	rok	pok
越南	koŋ	doŋ	moŋ		kok	lok	bok

汉音	kou	tou	bou		koku	roku	poku
冬韵	农	冬	宋	沃韵	沃	酷	笃
朝鲜	noŋ	toŋ	soŋ		ok	hok	tok
越南	ŋoŋ	ɔoŋ	toŋ		ok	kok	ɔok
汉音	nou	tou	sou		oku	koku	toku

据此而把“二冬”拟作uoŋ(沃uok)确是完全可行的。这样它和三等东韵iəŋ就有了基本的区别，并且又与三等钟韵iwoŋ极为近似；既然冬与钟不同韵，那么这就该表明uoŋ中的o与i后面的o(iwoŋ)略有区别，正如我们以上证明的，《切韵》之所以ən和iən、əŋ和iəŋ不同韵，是由于其中的ə有音色差异。不过i介音并不总是使后面的主元音产生这种明暗差别，所以中古a和ia同为“麻韵”，əŋ和iəŋ同为“庚韵”。因此我们也在通摄发现，一等东韵在《切韵》中与三等的iəŋ同韵，所以东韵一等在《切韵》中肯定是uəŋ，与另一个是uoŋ的冬韵对立。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我们还得回答一个问题：东韵的朝鲜音、汉音和越南音为什么象我们在上表中看到的那样，一律是o而不是u呢？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三种域外方言是以中古北方方言为基础的，而北方方言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一直与《切韵》音不同，因而它是oŋ(uoŋ)而《切韵》则明显是uəŋ(东韵)。不过这个解释却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因为我们在以上所有的韵摄中都看到，朝鲜音和汉音（广义地说还有越南音）全都非常忠实地遵从着《切韵》音系。真正的谜底大概完全是另一回事。假设东韵uəŋ中的u是略松的、发音时不很高也不很闭的舌面后音(velar)，并且还不太用力圆唇，这个音有点象德语drucken中的u，即一种听来是介于u和

窄o之间的u，这与iuŋ中那种舌根抬得更高的u相对，那么就很容易想象得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总是倾向于简化和混淆的外国译者也把东韵的uŋ与冬韵的uoŋ混为一谈，并把这两个音都改成oŋ（参看kien, kien和kien汉音都是ken，等等）；而《切韵》的编者们却不认为uŋ和iuŋ之间的这种音色差别重要得足以成为分韵的依据，因而把它们两个都归入一个“东韵”里。

我们现在得到了通摄的下列中古音方案：

### 通 摄

一等 东uŋ、 屋uk，  
冬uoŋ、 沃uok，  
三等 东iuŋ、 屋iuk、  
钟iwon、 烛iwok。

这里还有一个小韵摄需要考察，它只有一个韵母（加入声是两个），宋代韵图把它列在二等，这就是江摄。

初看起来这个韵摄是不可思议的。朝鲜音、汉音以及一系列南方方音都把它读得与中古唐韵（aŋ）一样：

	中古	朝鲜	汉音	广州	福州	汕头	温州
刚	kaŋ	kaŋ	kau	koŋ	kouŋ	kaŋ	ko
江		kaŋ	kau	koŋ	kouŋ	kaŋ	ko
各	kaŋ	kak	kaku	kaŋ	kauk	kak	ko
觉		kak	kaku	kaŋ	kauk	kak	ko

可是上海话和一些官话方言则把它读得与中古阳韵（iaŋ）一样：

	中古	上海	北京	归化	西安
疆	kiaŋ	tɕiaŋ <sup>①</sup>	tɕiaŋ	tɕiã	tɕiã

①这是文言音，白话音koŋ。“江”字音同。——译者

江	tɕiaŋ	tɕiaŋ	tɕiã	tɕiã	
脚	kɿak	tɕia	tɕyɛ <sup>①</sup>	tɕiə	tɕyo
觉	tɕia	tɕyɛ	tɕiə	tɕyo	

这些例子有力地支持了中古的a元音，但在另一方面，还有四个重要的事实暗示着某种o。

第一，吴音在这一点上严守了《切韵》的韵类区别，把“江”的韵母读得不同于“阳”和“唐”：

刚（中古kaŋ）kau，各（中古kak）kaku，疆（中古kjaŋ）kau，脚（中古kɿak）kaku，  
但在江摄：

江韵：项gou、双sou、邦pou，觉韵：岳goku、捉soku、馐poku。

第二，《切韵》把江韵排在第四，紧接在通摄（一东、二冬、三钟）后面，而带a的韵（阳、唐）却在韵目表中后面很远，排在第三十八和第三十九，显然《切韵》的编者认为它属于o类而不属于a类。

第三——这里我们必须稍微提前些调查上古音——在《诗经》中，中古江韵的字不跟宕摄的字押韵，而跟通摄的字押韵。

第四，中古江韵谐声字的声旁多属于通摄而不属于宕摄：“江”“项”从“工”声，“撞”从“童”声，“捉”从“足”声，等等。

所有这些事实都确证江摄的主元音不是a而是更为圆唇化的音。那么我们该怎样解释上表中全部那些方音呢？当然不能简单地忽视它们。简要说来，我们必须构拟一个又带

①这是文言音，白话音tɕiau。——译者

a性质又带o性质的主元音。我们必须提出一种开口度很大的o，这里写作ɔ，它可以专门记录介于a和o之间的音，这个音有点象英语law中的元音：

江韵：江kɔŋ、项ɣɔŋ、双sɔŋ、邦pɔŋ；

觉韵：觉kɔk、岳ŋɔk、捉tɕɔk、驳pɔk。

用这样的拟音来解释从kɔŋ到现代官话的演化（如北京的tɕiaŋ，见上表）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在以上看到（第45页），在前a和舌根音声母之间可以产生一个寄生的i，例如麻韵“家”字中古ka>官话(kia>)tɕia，删韵“谏”字中古kan>官话(kian>)tɕien，肴韵“交”字中古kau>官话(kiau>)tɕiou，等等，如果我们能够假设，“江”kɔŋ变成了一个我们所能解释的带前a的kaŋ，从而kaŋ>(kiaŋ>)tɕia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可是，假如kɔŋ（带开的o）要通过元音逐渐的“平唇化”（delabialization）而发展成带前a的kaŋ，那么就必须要通过a这一阶段：kɔŋ>kaŋ>kaŋ (>tɕiaŋ)，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解释唐韵（如“刚”，中古kɔŋ）为什么没有参与这一演化，从而也变成kaŋ>kaŋ>tɕiaŋ。我们不得不想出另外的办法，根据“元音割裂”（breaking）来推测这一演化过程：

江韵：江kɔŋ>koǎŋ，项ɣɔŋ>ɣoǎŋ，撞d'ɔŋ>d'oǎŋ，  
双sɔŋ>soǎŋ、邦pɔŋ>poǎŋ。

然后，第二步，在舌根音和唇音后面的ǎ撵走了ɔ，而舌面前音和舌尖后音后面的ɔ则变窄为u：

江韵：江kaŋ、项ɣaŋ、邦paŋ—撞d'uaŋ、双suaŋ。

最后，随着上述寄生i的产生，就达到了北京话的目前状况：

江 (kian>) tɕian、项 (ɣian>) ɕian、邦paŋ—撞tɕuaŋ、双ɕuaŋ。

由于“元音割裂”的假设令人愉快地解释了江韵字在现代的对应情形（江tɕian—撞tɕuaŋ），所以可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的。这种割裂的倾向在语言发展的后期又出现了，官话（北京话等）to（如“多”）、lo、so恰通过刚才采用的方式（kaŋ>kaǎŋ）在某些山东方言里发展成toǎ、loǎ、soǎ。所以在这个构拟中丝毫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koŋ>koǎŋ>kaŋ等等这样的演化肯定在唐代就已经发生了，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因为越南音在舌根和唇声母后面就已经以带前<sub>4</sub>的音为基础了：江韵：江zaŋ、项haŋ、（撞taŋ）、双saŋ、邦paŋ。

还剩下几个没有辅音韵尾的韵摄要考察。其中一个止摄，它只有三等韵（软化的舌根音等等），但却非常复杂，要分辨的中古韵母有四个之多（支脂之微）。

其中两个：“脂韵”和“之韵”在所有域外借音和全部现代方言中都绝对相同，脂韵“肌”和之韵“己”都是：朝鲜kwi，汉音、吴音、越南、客家、汕头、福州ki，广州kei，温州、上海和官话kai；脂韵“夷”和之韵“怡”都是：越南zi，所有其余的方言i<sup>①</sup>。我们必须断定这两个中古韵母都只是i；脂韵和之韵都是kji、tɕi、tsi等等。它们之间的区

①在北京话中，当t和tɕ等舌面前音变成舌尖后音的时候，就把后面的i“硬化”作ɿ：“脂”和“止”北京读tsɿ，住舌尖前塞擦音和擦音后面也有同样的硬化：“资”和“兹”都读tsɿ。此外，这两个韵还有一批字具有罕见的音节ər（这个r不是普通的r，而是用舌尖朝硬腭，向上向后很快地一击），例如脂韵的“二”和之韵的“耳”中古都是nzi，这些字经历了一连串的音变：nzi > zi > zɿ > zɿ > ər。



别是什么，这是我一直未能解开的谜。我们研究到上古音时就会看到，脂韵只包含收上古舌尖韵尾（d和r）的字，而之韵只包含收上古舌根韵尾（g）的字，但在研究中古音时，这种知识是完全没用的。我们不能设想，《切韵》的编者们具有如此精到的上古音韵知识，以致于为那些从上古-g派生出来的字和从上古-d、-r派生出来的字虚构不同的中古韵类，却不考虑这两韵在当时都只有韵母i了。另外，合口只有一个韵：脂*jiwi*，这一类既含有上古收g的字，也含有上古收d、r的字，这一简单的事实也否决了这个观点。相反，《切韵》的编者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在脂之二韵中有某种音色（*timbre*）的区别，有某种明暗度的区别，这种区别促使他们把脂之分分为两韵。不过这种区别肯定相当微妙，因为域外借音和所有的现代方言全都未能显出它丝毫的遗迹，而是一律指示着一个简单的*i*。于是，我们就只能谨慎地把脂韵和之韵都拟成*i*，同时承认其中有某种我们尚未能确定的区别。

如果能提前使用我们对上古音的考证，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提一下，位于某些元音（*ə*类）之后的上古韵尾g变成了元音*i*，例如之韵“己”字的上古音是\**kjæŋ*（中上古都同韵部的“子”字在《诗经》中与“殆”*d'äi* < \**d'əŋ*和“德”*tək* < \**tək*押韵，这揭示了上古这一部的主元音：子\**tsjæŋ*、己*kjæŋ*），那么我们就可以猜想，\**kjæŋ* > *kji* (g) > *kjii*这样发展的“己”有一个长音*i*，与脂韵“肌”字所带的短音*i*相对。可是这同样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将看到，“肌”是从上古\**kjæŋ*派生来的，它的韵尾r也变成了元音*i*：\**kjæŋ* > *kji* (r) > *kjii*。所以，脂韵和之韵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并且元音的“音量”（*quantity*）也不能解释它们有什么不

同。

然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古“脂”<sup>1</sup>*iæ*r和“之”<sup>1</sup>*iə*ŋ的派生关系在此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在以前研究过的韵摄中我们看到，三等有辅音性的*i*介音：*kjien*等等，而四等有元音性的*i*介音：*kien*等等，我们还看到，三等介音前的舌根和唇声母是软化的，而四等介音前的声母却不软化：*kjien*、*kien*，这是由不同组的反切字揭示出来的。我们纯粹是由于印刷的缘故而把三等字简写成*kjien*，因为辅音性的*i*的存在就足以指示这种软化作用了：*kjien*自然就表示了*kjien*，而无需再写明*kjien*，可是我们在目前的止摄中发现，这里与通常的规则相反，在元音性的*i*前面也有软化声母：“肌”和“己”中古音都是*kji*（那么，这里就必须按照几类软化反切上字的指示而写出*j—kji*，印刷的简化在这里不适用）。其他韵摄元音性的*i*前面都是纯粹（硬的、非软化）声母：*kien*（山摄），*kiem*（咸摄），*kieu*（效摄），*kieŋ*（梗摄），为什么同是在元音性的*i*前面，止摄却有软化声母：*kji*、*pji*呢？答案很清楚：“肌”和“己”（*kji*）分别派生于上古的<sup>1</sup>*kjæ*r和<sup>1</sup>*kjə*ŋ，而在上古音中的声母确实实是位于辅音性的*i*前面，应该照例变成软化声母。

从脂之二韵我们过渡到支韵。这里我们再次发现，所有的域外借音和几乎全部现代方言都把支韵和脂之二韵读得一样，它们全都指示着一个*i*：“寄”字朝鲜 *k wi*，汉音、吴音、越南、客家、汕头 *ki*、温州、上海、官话 *tɕi*。可是在福建的闽方言（在许多地方极端古旧）里，我们找到了支韵中古音值的线索。福州话没有象脂之二韵那样的*i*，却在支韵的大多数字中有 *ie*：

寄kie、企k'ie、奇k'ie、戏hie、移ie、池tie、支tɕie、侈tɕ'ie、施sie、匙sie、儿nie、离lie、披p'ie。

厦门话和汕头话在支韵中也有个别几例ia，如“奇”“奇”厦门、汕头kia，“蚁”汕头hia。我们不能很稳地提出支韵的中古音是kia（据后者），因为假如是这样，那么《切韵》韵目表就得把这个韵与果假摄的“歌”a和“麻”a、ia列在一起了，而实际上《切韵》却没有这样做（支韵与脂之列在一起，距果假摄很远）。福州话肯定更接近中古韵母：ie。不过还有一个事实，所有的外国译者都把支韵理解为i，所以收尾的e肯定相当短，是从属性的，ie。这里再次产生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声母在元音性的i前面软化了（kjie）呢？我们将在下文看到，中古支韵有几个不同的上古来源：iëg和iär、iar和ia。前三个是辅音性的i把声母软化了，这相当符合规律，但是带元音性的i的ia按说却不能这样，可是它仍然把声母软化了，这多半是由于“类化”（analogy）作用：kie < \*kia 随着 kie < \*kiëg、kiär、kjar 这样的模式，最终类化成了kjie。

还剩下第四个三等韵——微。这个韵母专出现在舌根音（和喉音）及唇音声母后面，如反切字所示，这些声母是软化的。

我们又一次发现了与支脂之三韵完全相同的情况：“几”字朝鲜kwi，汉音、越南、客家、汕头、福州ki，温州、上海、官话tɕi，所有这些方言似乎都指出中古音是i。但是有个别的几种资料能让我们推断出微韵的中古音值。首先，吴音在这个地方的区别与《切韵》相同，这就允许我们凭借它来阐释我们的难题。吴音在其他中古韵（支脂之）中无例外

地有*i*，而在微韵中则同样无例外地有*e*；几*ke*、希*ke*、衣*e*，等等。温州话（一种吴方言，在吴音起源的地区）也有几例*e*：几机讥*ke*。此外，“几”和“机”越南读*kə*，“几”和“讥”汕头读*kui*，“气”汕头读*k'ui*，“衣”汕头读*ui*。中古微韵不可能简单地是*e*或*ə*，因为这被汕头话和下面的事实否决了：微韵在谐声中与其他中古音为*äi*类的韵有联系，即与那些收*i*的双元音有联系：“岂”声有“凯”（中古*k'äi*），“气”声有“杞”（中古*k'äi*）。如果着眼于越南音的*ə*和汕头话的*ui*（参看“根”中古*kən* > 厦门*kun*），那么把这个韵认作*əi*就是很诱人的。事实上我们以后将表明，微韵的字在早期的确有*əi*（*kjəi*等等），但是到《切韵》时代则象吴音所证明的那样，*əi*在后面*i*的影响下已经顎化成*ei*了，温州话带*ə*的形式正是这一阶段的遗迹。我们得设想*e*是非常短的从属性的音（*kjəi*等等），因为朝鲜音和汉音把微韵读得与脂之二韵（中古*i*）完全一样。

我们现在得到了止摄的结论如下：

	止摄开口		止摄合口
三等	脂 (j) i	三等	脂 (j) wi
	之 (j) i		
	支 (j) iɛ		支 (j) wiɛ
	微 (j) ɛi		微 (j) wɛi

紧接着的下一摄——遇摄，它显得与上面研究过的通摄有些相似。

我们从三等开始：三等有两个不同的韵——鱼和虞。通摄中也有两个不同的三等韵——钟*iwoŋ*（烛*iwok*）和东*iug*（屋*iuk*）。我们现在的遇摄虽然是开音节，但我们可以猜想

其中必有某些相似点，这一猜想被一系列中古资料证实了：

鱼韵	居	猪	初	胥
朝鲜	kə	təə	tɕ'ə	sə
汉音	kiyo	tiyo	siyo	siyo
吴音	ko	tio	so	so
越南	ku	tɯ	sə	tɯ
虞韵	拘	诛	髻	须
朝鲜	ku	tɕu	tɕ'u	su
汉音	ku	tiyu	siyu	siyu
吴音	ko	tiyu	su	su
越南	ku	tɯ	so	tɯ

我们一直证明为紧密依附于《切韵》音系的汉音，在这里又保持了两个《切韵》韵类之间的严格区别：鱼韵无例外地有*iyə*，虞韵同样无例外地有*iyu*（或缩略的：*ku*）。吴音大体上反映了同样的区别：鱼韵*io*、*o*，虞韵*iyu*、*u*（只不过在舌根音后面，*o*钻进了虞韵里）。朝鲜音和越南音在虞韵中也有*iu*、*u*，而在鱼韵中，*o*还留在朝鲜音的舌尖后声母后面，其余的则间接通过象*ə*和*ɯ*这样的元音表现出来，可能有的域外译音把*kiwə*读作*kyə*，而*ə*和*ɯ*则是舌面音*y*的变体。主要的区别就这样确立了，我们得到：鱼韵*iwə*，虞韵*iu*。

与通摄的情形相反，我们的遇摄一等只有一个《切韵》韵类——模。模韵在现代诸方言中大多表现为*u*，但中古资料却不这么统一：

模韵	古	乌	都	补
朝鲜	ko	o	to	po
汉音	ko	uo	to	po

越南	ko	o	qo	bo
吴音	ku	u	tu	pu

这表明，作为朝鲜音和汉音直接基础的中古北方话，即《切韵》音，是o，但还有一些作为吴音基础的很古的东南方言，这些方言那时已经把o变窄，成了u；kuo > ku，就象现代北京话一样。演化不可能向相反的方向继续进行——早先的ku（象吴音）在中古北方话中割裂成kuo——模韵和元音开口度较大的韵的频繁接触证明了这一点：“贾”官话读ku又读tɕia，“吾”声有“衙”，《诗·邶风·凯风》以“苦”韵“下”，《郑风·大叔于田》以“组”韵“马”，等等。

中古uo中的o并没有在官话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例如有个太谷方言（在山西中部），在舌尖声母后面就有o（但在其他声母后面是u）；北京话读u韵母的“奴”“卢”“都”“土”“租”“粗”“苏”等字在太谷读作no、lo、to、t'o、tso、t's'o、so。在有些别的方言里，如陕西西安话和广州话里，no等等这些音变成了双元音；nou、lou、tjou、t'ou、tsou、t's'ou、sou（正如英语的no读作[nou]一样）。

最后，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把一等模韵拟作kuo（带一个一等典型的元音性的u介音，如以上山、蟹、果诸摄所示），把三等鱼韵拟作kiwo，从而把这两个韵都认作是合口（有介音u、w）呢？为什么不简单地提出模韵是o（ko等等）而鱼韵是io（kio等等），把它们算作开口呢？这后一个方案似乎更加符合以上引用的朝鲜音、汉音、吴音和越南音。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强调这两个韵是相互关

联的：鱼韵有*i*，与没有*i*的模韵相对（当然在主元音*o*中肯定有某种音色的区别，使得《切韵》把它们分为两韵）。许多关联情形表明了这一点：“古”声有“居”，“吾”声有“语”，“卢”声有“驴”，“途”从“余”声，等等。那么这两个韵或者都是开口（模*o*、鱼*io*），或者都是合口（模*uo*、鱼*iwo*）。

确立了这一点，我们就有幸能够证明后一个选择方案是正确的。证据是汉音提供的。确实，在舌根音后面汉音只有不带*u*介音的*ko*和*kiō*（这是由于汉音常常把介音漏掉：“端”中古音*tuān*，汉音*tan*，“宣”中古音*siwen*，汉音*sen*等等），但当没有声母，韵母暴露在前的时候，模韵中的*u*介音就显得相当清楚和规则了。古代日本人非常严格地分辨了*wo*和*o*这两个音节（给了它们不同的假名），而这里我们在模韵中发现“乌”“朽”“污”“恶”等字的汉音都是*wo*（拼作*wo*，不是*o*）。那么遇摄在中古就是这样：

一等 模*uo*，（中古音）

三等 鱼*iwo*，（中古音）

虞*iu*。（中古音）

下面要讨论的只剩下流摄了。

侯韵（一等）表现得很杂乱：“钩”字朝鲜、吴音*ku*，汉音*kou*，越南、广州*kəu*，温州*kau*，凤台*kau*，客家*keu*，归化*keu*，上海、太谷、南京*kəu*，汕头、北京、西安*kou*，等等。上面的臻摄（在第49页上与山威两摄连起来讨论了）表明，中古音*kən*变成了汉音*kon*、越南*kən*、广州*kən*、温州*kan*、凤台*kā*、客家*ken*、西安*ke*、北京*kən*，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两者的音值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它们是极为相似

的。我们自然要在这里提出一个中古韵母əu，只有这个音才能适合于所有各色各样的派生音。朝鲜音和吴音中的ku这个音又揭示了u是强势元音，而ə是从属性的短音：kəu。

如果我们接下来研究与侯韵相对的，照例带有i介音的三等“尤韵”，那么就能更清楚地看到ə的短音性质了：

“九”字朝鲜、吴音ku，汉音kiu，越南kuu，广州kəu，温州tɕiau，凤台tɕiauw，归化tɕieiu，汕头kiu，北京、开封、西安、南京 tɕieiu（北京话上声多读tɕieiu）——在许许多多的方言中，这里的ə都全部失落了；下面这个例证也强调了ə的从属性，在佛典专名的中古译音里，“鸠”这个字经常用来对译外语的ku，例如kumāra译成“鸠摩罗”。我必须在构拟中把这一性质谨慎地表达出来：kiəu。因为侯和尤在《切韵》不同韵，所以我们必须断定，当əu前面有i的时候，əu会产生不同的音色。

还剩下一个不可思议的幽韵，它在处处（中古借音和现代方言中）都与上面尤韵的形式相同。这里的困难是，幽韵在《切韵》只有很少几个字。赵元任曾提出它的中古音是iəu（与萧韵中的长元音韵母ieu相对）<sup>①</sup>，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实上幽韵的字与中古萧韵的字有着频繁的联系（“纠”与“叫”同谐声，“缪”与“寥”同谐声，“幼”从“幺”声）。于是我们就得到了流摄的下列中古音：

一等 侯əu，  
三等 尤iəu，  
幽iəu。

<sup>①</sup>见赵元任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燕京学报》第五卷第二期。——译者



完成了中古各韵撮的拟音之后，我们必须再次回过头来，详细地考究“w介音”这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

大体上说，反切始终很清楚地指明了哪些字是开口，哪些字是合口。但在唇音声母后面却有一些难以确定的不协调的情况。

“管”字《广韵》反切下字用“满”，这表明“满”字是合口； $mu\text{an}$ ，的确，在一个《切韵》抄本中“满”是“莫卵反”： $m(ak) + (l) u\text{an} = mu\text{an}$ ，可是在另一个《切韵》抄本中“满”却是“莫早反”： $m(ak) + (\gamma) \text{an}$ ，就好像它是开口 $m\text{an}$ 似的。前者是对的，它与《切韵》“薄官反” $b'(ak) + (k) u\text{an}$ 的“盘” $b'u\text{an}$ 情况相符。如果我们断定，唇声母在发音时带有强烈的撮唇势： $p^w$ ，那么就很容易说明这个不协调的现象了。反切的作者因此而很容易把真正的 $pu\text{an}$ 想象为 $p^w\text{an}$ ，所以给了它一个开口韵母 $\text{an}$ 。同样，“方”无疑是合口 $pi\text{waŋ}$ （是“王” $ji\text{waŋ}$ 的反切下字），但它却是“府良切”，就好像它的中古音是 $pi\text{aŋ}$ 似的。显然，反切的作者把 $p^w i\text{waŋ}$ 理解成了 $p^w i\text{aŋ}$ ，并且以此去切音。这种性质的不协调现象很容易纠正，古音构拟也不难正规化。

不过，当我们谈及别的某些带“l介音”的字类时，问题就真的复杂多了。中古组合模式 $/pi\text{wa}/$ （这里的a表示随便哪个韵尾）照例应变成隋唐时代的 $/fwa/$ 和现代的 $/fa/$ ，如刚才所引的“方”字是 $pi\text{waŋ} > fwaŋ > faŋ$ ，这是绝大多数情况中的通则。可是有一类，“庚韵”，有 $pi\text{w}$ 这样的组合模式，却依然保留着它原有的双唇音①：

①中古真韵中也有一些偶然出现的例子，少得不足以以下任何结论。

“兵”中古音 $Piwen$  (是“榮”的反切下字), 官话 $Piq$ ;  
“丙”中古音 $Piwen$  (用“永”作反切下字), 官话 $Piq$ ;  
“命”中古音 $miwen$  (是“泳”的反切下字), 官话  
 $miq$ , 等等。

$Piw > fw$ 的转变在这里没有发生, 这不应归于后面的元音, 因为“反”的中古音 $Piwen$ 很正确地变成了 $fwan >$ 官话  
 $fan$ 。

通过结合这两个事实, 即:

1) 没有一个现代方言, 也没有一个域外方言表明这一类是合口,

2)  $Piw > fw$ 的转变在这一类没发生,

我得出结论说,《切韵》语言的合口(根据上述的反切, 这是不容置疑的), 是一种“次合口”(secondary ho:k'ou), 最初不是 $w$ ,  $w$ 是在我们刚才推断出的声母发音时的撮唇势影响下造出来的: 最初的 $Piän$ 由于带有 $p'wian$ 的音色, 所以就通过“换位”(metathesis)而发展成中古的 $Piwen$ ; 但这个次合口 $w$  (也许我们最好把它标成 $Piwen$ )并非强得足以引起“唇齿化”(dentilabialization), 它在中古借音中没被借走, 并且在现代方言中也消失了。

在中古支脂二韵中我们也发现没有产生唇齿音:

“悲”中古 $Pjwi$ , 官话 $pei$ ,

“美”中古 $mjwi$ , 官话 $mei$ ,

“碑”中古 $Pjwie$ , 官话 $pei$ ,

“靡”中古 $mjwie$ , 官话 $mi$ 。

在这里我们固然可以说, 作为主元音的元音性的 $i$ 阻止了 $P > f$ 的转变, 但这毕竟有些牵强。我相信这里的 $w$ 也是个

次合口，它在上古音中不存在，而是通过与刚才讨论过的中古音  $piwen$  相同的方式产生的，其理由还是  $p > f$  的转变并未出现，以及在现代方言中，中古  $w$  只有很微小的痕迹<sup>①</sup>，而在中古借音里则一点痕迹也没有。

这一结论似乎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些韵类既包含开口字也包含合口字：

寐（弥二反） $mji$ ；媚（明秘反） $mjwi$ 。

在相同的《切韵》韵部中，它们被不同的反切字清楚地区别开来。如果“媚”产生了次合口（ $mjwi > mjwi$ ），那为什么“寐”却没有产生呢？事实上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除非是看作一种不协调的变例，即看作是受某些姊妹方言（*sister dialect*）影响，《切韵》语言内部出现的摇摆性。如果  $mji$ （没有  $w$ ）是从一个没有  $w$  的上古音型自然而然地传下来的，那么有些字（不是全部字）中的  $mjwi$  就必须归于某种外来的影响了。这一现象还有许多类似情形，如北京话中“贞”“慎” $tʂən$ “肯” $k'ən$  这些字，根据这一方言的惯例本应是  $tʂən$ 、 $k'ən$ ，但它们却在方言混杂中产生了“异变”（*aberrant*）。同样，“季”和“遗”本应是  $kui$  和  $wei$ （都是中古合口），但它们在北方话中实际却是  $tʂi$  和  $ji$ （开口），这也是通例的例外。

#### 四 中古声调

中古汉语的声调我们在本章的开头已经扼要地描述过了。《切韵》的实际编排方式揭示了这一系统：

<sup>①</sup>客家、汕头：悲  $pui$ ，美  $mui$ ；但另外，客家、汕头：碑  $pi$ 。

东(平)、董(上)、送(去)①、屋(入)。

但问题在于这些声调能否再细分类。实际上在所有的方言中平声都又分成两类：一类(在国语罗马字中一般标作X<sup>1</sup>)包括全部中古清声母的字，如“单”中古音tʰan，北京话tan<sup>1</sup>，“苏”中古音suo，北京话su<sup>1</sup>；另一类(在国语罗马字中一般标作X<sup>2</sup>)包括中古浊声母的字，如“弹”中古音dʰan，北京话tʰan<sup>2</sup>，“徒”中古音dʰuo，北京话tʰu<sup>2</sup>，等等。因为各种南方方言都同样地再把其他声调更细地分类，那么这种音调现象在各方言中就是普遍都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稳妥地断定，这种区别(根据声母的清浊把声调再细分类)在中古时就已经有了。极大一批方言揭示出，清声母字是个比较高的调子，浊声母字是个比较低的调子：tʰan<sup>1</sup>、dʰan<sup>1</sup>，等等。官话的阴上声和阳上声混起来了，阴去声和阳去声也混起来了，中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的上声字转入了去声，但dʰan > tan<sup>4</sup>、董 dzʰan > tsan<sup>4</sup>，善 zian > pan<sup>4</sup>。另外，在许多官话方言(如北京话)中，一旦入声字失落了p、t、k韵尾，这批字马上就依照一些极难理解的规则派入平上去三声了；在另一些官话方言(如太原话)中，-p、-t、-k被改成了喉塞音：pat > paʔ，这样，入声就仍然自成一类，与其他声调相对。

最后应该提一句，从中古音到现代官话的演化在《中日汉字形声论》中已经简洁地描述过了②。

①第三声叫做“去”而不叫做预期的“下”，这并不妨碍说它是降调：人们希望用本身就带有这个声调的字来给声调命名，这当然是“去”(去声)，不是“下”(上声)。

②参看Grammata, Pp.45—64。——译者

## 第二章

### 一 上古声母

在研究上古音，以求构拟出它的语音系统的时候，我们现在自然要以刚才构拟的中古音为基础。大致说来，现代方言不能揭示隋朝《切韵》以前的任何现象（只有闽方言所指的是更早些的音）。如前面引言中所述，我们用以拟溯西属语音的材料主要有两种：一是《诗经》和其他上古典籍的韵脚，二是同音借字，不论是不加形旁的（假借），还是在汉代加上形旁的（谐声）。

在考察上古声母时，我们显然被限制在后一种材料里，但根据这种材料我们仍能得出一些极为重要的结论，同时揭示某些辅音韵尾的情况。

如果写出一系列声旁相同的字的中古声值，那么我们就就会发现，每一组字的辅音韵尾全都一样（如“方”*piwaŋ*声有“放”*piwaŋ*、“纺”*p'iwaŋ*、“房”*b'iwaŋ*、“芳”*p'waŋ*、“仿”*b'waŋ*等字），不一样的情况很少，但它们最起码也是同部位的音（都是舌根音或都是唇音等等），例如“占”*tɕiem*声有“帖”*t'iep*（*m*和*p*同部位）。辅音声母也是如此，如果它们不一样，那么通常也都是同部位的（象刚才所举的例子，*p*、*p'*、*b'*都是唇音）。然而却有几大类字打

破了这一原则，这几类字极富于启发性。

我们把一些典型的情况列成表：

### 第一类

余*iwo*——除*d'iwo*、叙*ziwo*、途涂茶*d'uo*、稔*t'uo*，  
彳(阳)① *iaŋ*——畅*t'iaŋ*、畅*tiaŋ*、场肠*d'iaŋ*、汤*t'aŋ*、  
汤汤*d'aŋ*、惕*ciaŋ*，

(果) 叶*iep*——喋喋蝶裸喋喋*d'iep*、牒*ciep*，

卖*iuk*——覷*d'iek*、匱核洩腭读鞅*d'uk*、賕*dziwok*、  
续*ziwok*，

甬*iwoŋ*、涌*ziwoŋ*、桶痛通*t'uŋ*、甬*d'uŋ*，

炎*iem*——猷*iem*、袂*t'e'iem*、覷*ciem*、葵*t'am*、悵谈淡  
悵*d'am*，

### 第二类

王*jiwaŋ*——廷*kiwaŋ*、匡*k'iwāŋ*、狂*g'iwāŋ*，

爰*jiwen*——媛媛*xiwen*、缓媛*yuan*，

或(域) *jiwək*——国*kwək*、惑域*ywək*、誠*kwək*，

为*jiwie*——妨*kiwie*、伪*ŋiwie*、拗*xiwie*，

喬*iuət*——橘橘*kiuət*、僑獨*g'iuət*、副*kwāt*、滴橘濁*kiwet*，

### 第三类

害*yai*——割*kat*、精*yāt*、豁*xuat*，

兑*d'uai*——脱*d'uat*、脱*t'uat*、税*ɬaiwet*、悦*iwet*、说

*ɬiwet*，

敝*b'iei*——整整*pjet*、整*b'iet*，

世*ɬiei*——泄继靴*sjet*，

①此处采用了简体字。——译者

至tɕi——恠室tɕiət、恠tɕiət、姪d'iet、室ɕiət、唾埳姪  
盪d'iet,

#### 第四类

乍dz'a——笮tɕek、作柞tsak、作昨酢dz'ak,

亚ʔa——哑ʔäk、丕恶ʔak,

束ts'ie——策tɕ'ek、责(賈)tɕek、速tsiek,

夜ia——掖腋焮液液iek。

首先让我们考究第一类和第二类。

似乎是造这些字的人对元音和辅音韵尾的同一性，或者起码是对没有绝对差异的极大相似性感到满意：“除”d'iwɔ和“涂”d'uo可以从“余”iwɔ得声，可是不从“古”kuo或“举”kiwo声。换句话说，零声母(包括i和ī)的字可以用作各种声母的字的声旁；iɕ既可以作tiɕ和ciɕ的声旁，也可以作kiɕ和liɕ的声旁。但这里一定不会有这种疏忽，因为假如是那样，我们就可以期望在上面第一二类的任何一组中发现不同组声母的混乱情况；如“余”iwɔ声有d'iwɔ、kiwo、tsiwɔ、liwo等字。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反而观察到一种严格的限制：在第一类中，所有的派生字都带舌尖音或(在i前面)舌面音声母，而在第二类中，所有的派生字都带舌根音声母。这只能是意味着一件事：第一类中每组的第一个字(余勿栗卖雨炎)在上古都有某种舌尖辅音声母，因而能在这几组字中充当声旁，而第二类中每组的第一个字(王爰或为鬻)在上古都有某种舌根辅音声母，因为它们的全部派生字都有舌根音。

不难认清这些失落的声母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中古音有声母k、k'、g'和t、t'、d'，但是没有普通的不送气浊塞

音g和d。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失去的环节：上古音有完整的两套声母：k、k'、g、g'、和t、t'、d、d'，但g和d后来在i前面失落了，正如瑞典语的d $\dot{i}$ up变成iup，g $\dot{i}$ uta变成iuta那样。失落的辅音实际上是浊的而不是清的，这可以用声调来进一步证明：所有带这种失落的辅音声母的字，在中古或者起首音是i，或者起首音是i $\dot{i}$ ，正象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第26页），这是浊声母的纯粹和软化的两种典型变体，它表现为“阳平声”（北京第二声），与表现为“阴平声”（北京第一声）的清声母（喉塞音）对立。多数情况下，失落的d销声匿迹了：d $\dot{i}$ a>ia（如“余”至“雨”五字），而失落的g还留有痕迹——一个软音（yod）：g $\dot{i}$ a>jia（如“王”至“为”四字）。但这一规则却并非没有例外，“炎”“鬻”二字可证。

另外，d和g这样的上古拟音提供了对某些又音字的合理解释，否则这些又音字就是不可思议的：“傭”中古iwoŋ又音t'iwŋ，“鬻”中古iuk又音tɕiuk，“繇”中古iɛu又音ɕiɛu，“蜮”中古jiwək又音ɣwək，“颍”中古iɛŋ又音kiɛŋ，等等。

然而还有几组字，上古拟音d在这里仍不适用。对谐声字的细致研究表明，舌尖塞音并不经常和塞擦音及擦音凑在一起：tan或d'an通常不允许作tsan或san的声旁，所以有理由说，如果我们发现这样一组字：“羊”中古iɑŋ；“祥”“庠”“祥”中古ziɑŋ，那么“羊”字所失落的声母就不是塞音d，因为这个声母是浊音（“羊”是“阳平声”），所以它肯定是个z：“羊”上古\*ziɑŋ。但如果是这样，那么该怎样解释“祥”等字中古读ziɑŋ的原因呢？我们现在要根据舌面音一类的严



整平行关系证明，中古的z是从上古的dz派生来的。中古音有ts、ts'、dz'而没有dz，上古音却有dz，可是到了中古却被消磨得只剩下z了：

上古“羊” \*zjaŋ声有“祥” \*dzjaŋ，

中古“羊” jaŋ声有“祥” zjaŋ。

关于失落的舌尖声母我们就说到这里：它们是d和z。我们为舌根音各组（以上第二类）简单地拟了一个g，因为它应是个浊辅音并能填补中古格局的空缺：k、k'、-、g'。但就这个声母本身说来，并不能肯定就是个g，还可以猜测它是浊擦音ɣ，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王”的上古音是\*giwaŋ而不是\*ɣiwaŋ呢？

在中古我们观察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ɣ专出现在非软化韵母（ɣa、ɣan、ɣien、ɣən、ɣuo、ɣuŋ等等），即一二四等韵母前面，而声母g'则专存在于三等软化韵母（g'ien、g'iaŋ、g'ieu、g'ieu、g'iuŋ、g'ji等等）前面。另外，如果有一个象以上第二类那样的失落的起首舌根音（jiwaŋ、jiwen、jiwək、jiwɛ，等等），那么这始终还是个软化声母（三等）的问题<sup>①</sup>因而就有理由假设，一二四等的ɣ和三等的另一个声母是互补的，所以它们都是从同一个上古声母派生来的，这个上古声母根据不同的韵母分裂为两个中古声母，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又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与一二四等的ɣ相配的三等声母是g'还是j呢？换句话说，我们该构拟：

<sup>①</sup>还可以引更多的例证：“运” jiuən从“军”声，“日” jiwet声有“汨” kuət，“羽” jiu声有“栩” xju。这几乎全是合口，开口的例子非常少：“盂” jicp从“盍” ɣap声。

上古音	中古音	上古音	中古音
皇* <i>g'wan</i>	> <i>ɣwan</i>	王* <i>g'iwən</i>	> <i>jiwən</i> ,

还是：

上古音	中古音	上古音	中古音
皇* <i>ɣwan</i>	> <i>ɣwan</i>	王* <i>ɣiwən</i>	> <i>jiwən</i> 呢？

在前一种情况下，中古 $\gamma$ 是上古 $g'$ 的发展，它产生在一二四等韵之前(\* $g'a$ > $\gamma a$ , \* $g'an$ > $\gamma an$ , \* $g'ien$ > $\gamma ien$ , \* $g'an$ > $\gamma an$ , \* $g'uŋ$ > $\gamma uŋ$ , 等等)；在后一种情况下， $\gamma$ 是上古原来就有的( $\gamma a$ ,  $\gamma an$ 等等)，而在三等韵母前面变成了 $i$ (\* $\gamma iwən$ > $jiwən$ , \* $\gamma iwən$ > $jiwən$ , \* $\gamma iwək$ > $jiwək$ )。

选择是不容置疑的：前者是正确的，理由有很多。

第一，谐声字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塞音  $k$  和擦音  $x$  都是清音，但它们极少构成谐声关系（如“干”中古  $kan$ ，“罕”中古  $xan$ ），假如用清塞音  $k$  和浊擦音  $\gamma$  构成谐声，那当然更不会吸引人了，但这样的结合关系却出现得极其频繁：

“古”（中古  $kuo$ ）声有“胡”（中古  $\gamma uo$ ），“干”（中古  $kan$ ）声有“旱”（中古  $\gamma an$ ），等等。如果我们根据上面第一个供选择的理论，认为中古的  $\gamma$  是从上古的  $g'$  派生来的，那么这一系统就自然多了：\* $kuo$  声有  $g'uo$ ， $kan$  声有  $g'an$  —— 于是两者都有了塞音声母。

第二，形态学帮助我们。上古汉语词根 (stem) 中一种最常见的而且是确证了的音转现象，就是不送气清塞音和送气浊塞音之间的音转： $k:g'$ ， $t:d'$ ， $p:b'$ ， $ts:\delta'$ ，等等，例如，“乾”中古  $kan$ （干燥）和  $g'ien$ （天），“分”中古  $piuən$ （一份）和  $b'iuən$ （分离），“长”中古  $tian$ （成长）和  $d'ian$ （长远），“中”中古  $tiuŋ$ （中间）和“仲”  $d'iuŋ$

(老二)，“曾”中古tsəŋ(增加)和“层”dz'əŋ(阶层)，有数以百计这样的好例子<sup>①</sup>。我们现在又在这里发现：“见”中古kien(看见)和ɣien(被看见，出现)，“解”中古kai(解开)和ɣai(懈怠)，“干”中古kan(盾)和“扞”ɣan(扞卫)，等等。如果我们把以上推导出的上古g'认作是中古ɣ的起源(k<看见>:g'<出现>，k<解开>:g'<懈怠>，k<盾>:g'<扞卫>)，那么这些字就自然而漂亮地排列在上述带送气浊塞音交替的一大类里了。这个证据的确是决定性的。

因为失落的舌根声母(上表第二类)很显然不是上古的ɣ，并且在其他字类中已经有了上古的k、k'、g'，所以我们可以自信无误地采纳我们前面提出的理论——它是普通的g，这令人愉快地把k(光\*kwaŋ)、k'(匡\*k'iwaŋ)、g(王\*giwaŋ)、g'(狂\*g'iwaŋ)这一上古格局凑齐了。

然而，如果“王”的音是\*giwaŋ而不是ɣiwaŋ，那么就有某些迹象表明，在从上古\*giwaŋ向中古jiwaŋ过渡时，这个声母经过了一个擦音阶段：\*giwaŋ>ɣiwaŋ>jiwaŋ。这个阶段肯定在很晚才有，紧接在中古时代前面，因为即使是在《切韵》中也还有一些没变过来的情况，比如在一个《切韵》抄本中“云”(上古\*giwən)是“户分反”(ɣ(uo)+(p)iuən=ɣiuən)。

这里初步构拟出的音系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特征：上古的g只在i前面，并且多半随有w，例如“饑”\*giap、“王”\*giwaŋ，但却不在其他元音前面，我们不能构拟\*gan、

<sup>①</sup>详见《汉语词类》(Word Families in Chinese)张世禄译本第206页以下。——译者

\*g<sub>u</sub>ŋ、\*g<sub>ə</sub>n等音。这显得相当不规则，看来这些形式显然是曾经存在过，但它们在中古时代之前就转入其他声类了，我非常怀疑它们是藏在带声母ŋ的那一大类字里。“干”（中古kan）声有“岸”（中古ŋan），这样的情况诱导我们设想“岸”的上古音本是\*g<sub>an</sub>，后来才发展成ŋan，可是由于我们再没有什么严密贴切的证据，所以只好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同样，失落的上古d总出现在i的前面，我们也不能构拟\*da、\*dan、\*du等等这样的上古音节。这些音节也非常可能曾经存在过，但是d在不断的演化中也与别的某个上古声母重合了，因此，也许有象dan之类的上古音藏在大量的中古音为d'an的字中间，可是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上表中的第三和第四两类，那么就会发现其中的现象与刚才在声母中所研究的完全相同，但这里是在韵尾：在第三类的几组字中，所有的派生字都有t韵尾（没有p或k）。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收t的各组中充任声旁的“害”“兑”“敝”“世”“至”等字在上古时有某种舌尖辅音韵尾。在第四类的几组字中，派生字的韵尾一律是k，那么我们就认识到，“乍”“亚”“束”“夜”这几个声旁在上古时有某种舌根韵尾，而这种韵尾在中古以前失落了。因为鼻音韵尾n、ŋ与清塞音韵尾t、k都已用于其他类的字，所以把这两个上古韵尾假定为不送气浊塞音d、g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害”中古ɣai<-d，“乍”中古ɕ'a<-g。确实，这里还有别的舌尖音和舌根音：擦音ð、ɣ，或者在舌尖音几组里还有象z、l、或r这样的辅音，可是不难看出，它们并不能符合谐声字的要求。如果“害”的上古音是\*g'ad，那么“割”\*kat从“害”得声本来就够不合

适的，但倘若“割”的上古音是g'að、g'az, g'al或g'ar之类，那么用作谐声就更加糟糕了；换句话说，在语音通假中象k:g和t:d这样的通转似乎还是可能的，但带有更大语音差异的通转情况便不能令人信服了。

我们的构拟被许多又音字进一步证实了。在舌尖音几组中我们可以引证：杀（以下中古音）*ʂat*又音*ʂäi*，缀*t̪iwet*又音*t̪iwei*，出*t̪e'iuət*又音*t̪e'wi*，沸*piuət*又音*piwei*，质*t̪eiət*又音*t̪i*。在舌根音几组中：易*iək*又音*iɛ*，恶*ʔak*又音*ʔuo*，告*kuok*又音*kau*，觉*kək*又音*kau*，祝*t̪eik*又音*t̪eiu*，射*dʒ'iek*又音*dʒ'ia*。如果在前一类中附加一个d韵尾，在后一类中附加一个g韵尾，那么上面这些显得相当难以理解的又音形式就因此而变得可以理解了：杀*ʂat*又音*ʂai*<-d，等等（元音的歧异下文再解释）。

然而全部证据中最有决定性的一个是，谐声指明其中有韵尾d和g的那类字，如“害”和“乍”（中古失落了韵尾），在《诗经》中常常与收t和k的入声字押韵，如《小雅·蓼莪》以“烈”（中古）*liət*“发”*piwet*“害”*yai*（<-d）为韵，《周颂·振鹭》以“恶”（中古）*ʔuo*（<-g）“斨”*iək*为韵（元音的歧异也在下文解释）。下文还要引更多的例子。

我们现在回来研究声母。中古一二四等ɣ和三等g'这样的互补性质引导我们得出了有价值的构拟结论，正与此相同，我们也可以从别的声类中下类似的结论。中古的舌尖后塞擦音和擦音从来不在一等韵之前，而舌尖前塞擦音和擦音从来不在二等韵之前，换句话说，中古有*tsan*（*ts'an*、*dz'an*、*san*）、*tsam*、*tsau*、*tsai*、*tsa*等音，但没有*tʂan*、*tʂam*、

tʂau等音；有tʂan (tʂ'an、dz'an、ʂan)、tʂam、tʂau、tʂai、tʂa等音，但没有tsan、tsam、tsau、tsai、tsa等音。舌尖前和舌尖后这两套塞擦音擦音是互补的，其中一套是原有的，另一套是后起的，是受某些后随元音的影响产生的。毫无疑问，出现于整个中古语言的各种元音之前的ts、ts'、dz'、s这套舌尖前音 (tsuo、tsuən、tsuŋ、tʂəu、tʂəŋ、tsi、tsiɛŋ等等) 是原有的，而仅仅出现于中古二等元音a、ɐ、æ、ɔ之前的那套舌尖后音是后起的：上古的\*tʂan、\*tʂa、\*tʂəŋ等音变成了中古的tʂan、tʂa、tʂəŋ等音。

然而应该注意，在某些韵的i前面存在着tʂ等等一套舌尖后音，这不可能是从ts等等舌尖前音派生来的，而肯定是最初就有的，因为它在这些韵中与带ts的字并存：“壮”(中古)tʂiɑŋ和“将”tʂiɑŋ，“绉”tʂiəu和“酒”tʂiəu。

在谐声字中，ts、ts'、dz'这些中古舌尖前塞擦音通转，并且还和上述原有的tʂ、tʂ'、dz'通转<sup>①</sup>，如“升”tʂiɑŋ声有“将”tʂiɑŋ“牆”dz'iɑŋ“壮”tʂiɑŋ“牀”dz'iɑŋ，等等。同样，舌尖塞音t、t'、d'通转，并且还和舌面塞音t、t'、d'、通转，如“薑”tan声有“壇”d'an“鸛”tʂien“擅”d'ien，等等。可是塞音t、t'、d'、t、t'、d和塞擦音ts、ts'、dz'、tʂ、tʂ'、dz'这两组之间照例不能通转，tan声不能有tsan，d'an声也不能有dz'an。

与这种情况相反，我们大为惊异地发现，tʂ、tʂ'、dz'这些中古舌面塞擦音并不象所预期的那样，与塞擦音ts、ts'、

<sup>①</sup>原文是interchange，这个词在本书中含义当空泛，简直包括章太炎所谓“音转”的全部内容，所以译本只笼统地用“通转”来对译，而不分别译作“对转”、“旁转”、“次旁转”等。——译者

dz'通转，而是与t、t'、d'、t、t'、d'这一串塞音通转，例如“者”（中古）tʃia声有“猪”tʃiwo“楮”tʃiwo“箸”dʃiwo“都”tuo“屠”d'uo，“周”（中古）tʃiəu声有“惆”tʃiəu“稠”dʃiəu“彫”tieu“调”d'ieu，等等。这一规则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可以断言确有这种趋向存在，它清楚地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古舌面塞擦音是从上古舌面塞音派生来的：tʃ<t, tʃ'<t', dʒ'<d', 所以“者”tʃia<t-能够很好地充任“都”tuo和“屠”d'uo的声旁（元音的歧异下文再解释）。

可是如果确是如此，我们该怎么说明以上所见的中古音里存在着舌面塞音“猪”“箸”等等这样的事实呢？答案很简单：中古舌尖塞音t、t'、d'只存在于一四等韵前面，而舌面塞擦音tʃ、tʃ'、dʒ'只出现在二三等韵前面，这两套音是互补的，后者显然是从前者发展出来的：“展”上古\*tʃian变成了中古的tʃien，等等。观察到这里的时间因素是很重要的：首先，上古的t分裂成tʃ，“战”上古\*tʃian<中古tʃien，等等，之后，“展”上古\*tʃian>中古tʃien，等等。换句话说，在上古的那套舌面塞音变成舌面塞擦音之后，新的一套舌面塞音在某些韵前面又从最初的舌尖音中产生出来了。

这一段里特别有趣的是带中古声母z的字，如：尚zian、禅zien、时zi，等等，这个音不是与舌尖后音ʒ和舌面音ʒ这样的清擦音相配的浊音。浊音z没有相配的舌尖后音，它专出现在三等韵(i介音)前面。另外，在谐声中它不与中古ts、ts'、dz'、s、z通转，却与最初的t、t'、d'以及从这三个上古音中派生出来的中古t、t'、d'这些塞音通转，正如刚才所见，它还与从上古塞音t、t'、d'派生出来的中古舌面音tʃ、

tɕ'、dʒ'通转，这在上面也证明过了。

“尚”中古ʒiɑŋ声有“掌”tɕiɑŋ (<\*tʰiɑŋ) “倘”tɕ'iaŋ (<\*t'iaŋ) “當”taŋ “堂”d'aŋ,

“寿”中古ʒiəu声有“畴”d'iəu (<\*d'-) “涛”tiəu (<\*t-) “耨”ia “耨”d'au,

“蜀”中古ʒiwok声有“燭”tɕiwok (<t-) “觸”tɕ'iwok (<t'-) “獨”d'iwok (<d'-) “獨”d'uk “觸”tɕk (<t-) “鑄”d'ɔk (<d'-),

“是”中古ʒie声有“禔”tɕie (<t-) “靦”tɕie “靦”t'ie “提”d'ie,

“甚”中古ʒiəm声有“搵”tɕiəm (<t-) “蹙”t'ɕiəm (<t'-) “斟”tɕiəm (<t) “甚”dʒ'iəm (<d'-) “湛”təm “黓”t'əm。

“醜”中古d'iuən又音ʒiuən，这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从所有这些例证出发，我们必然断定中古的ʒ是从某个上古塞音派生出来的，它的塞音性质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上古有t、t'、d、d'，但是到中古却失落了d (diā>ia等等，如上所证)，只剩下t、t'、d' (并且在i前面的ti、t'i、d'i变成了中古的tɕi、t'ɕi、d'ɕi，如上所述)。另外，上古有舌面塞音tɕ、t'ɕ、dɕ、d'ɕ，但在中古以前这些音就分裂为塞擦音tɕ、t'ɕ、dʒ、dʒ'了，其中第三个，不送气的dʒ继续演化，进而成了一个擦音：ʒ。可见中古的ʒ是从上古的dɕ派生出来的，正象法语的jour[zur]<sup>①</sup>是从拉丁语diur-派生来的一样，这

① 法语的jour实读 [ʒu:r]，声母的发音部位与本书用的 [z] 略有不同。  
——译者



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古的“尚”可以用作“掌”和“當”的声旁，等等。

观察一下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佛典译音是很有趣的，它阐明了中古音 $ʒ$ 的两个早期阶段（ $ɕʒ$ ，更先是 $ɕ$ ）。*ajāta*里有中古的“闍” $ʒi̯a$ ，对译 $ɕʒa$ ，*manjuśri*里有中古的“殊” $ʒi̯u$ ，对译 $ɕʒu$ ，*kumārajiva*里有“什” $ʒi̯əp$ ，对译 $ɕʒiv$ ，这三个例子揭示了中古之前不久的 $ɕʒ$ 阶段。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梵语*dhyāna*对译作“禅” $ʒi̯ɛn$ ①，这里就有了上古\* $ɕi̯an$ 这一更早的阶段，它在经过了 $>ɕʒi̯an>ʒi̯ɛn$ 阶段之前肯定完整无损。

总结一下，上古汉语有下列声母：

$k$ 、 $k'$ 、 $g$ 、 $g'$ 、 $\eta$ 、 $ʔ$ ，

$t$ 、 $t'$ 、 $d$ 、 $d'$ 、 $n$ 、 $l$ 、 $s$ 、 $z$ 、 $ts$ 、 $ts'$ 、 $dz$ 、 $dz'$ ，

$tʂ$ 、 $tʂ'$ 、 $dz'$ 、 $ʂ$ ，

$t$ 、 $t'$ 、 $ɕ$ 、 $ɕ'$ 、 $n$ 、 $ɕ$ ，

$p$ 、 $p'$ 、 $(bʔ)$ 、 $b'$ 、 $m$ 。

中古音和全部现代方言一样，都有一条严格的规律，即没有复辅音：声母一律是单辅音（当然我们也把 $ts$ 、 $tʂ$ 、 $tʂ$ 、 $nʒ$ 等塞擦音算作单辅音）。但是谐声字常常揭示出上古有声母辅音群。略举几例：

一、東（中古） $kan$ ；闍 $lan$ ，

莒 $kiwo$ ；吕 $liwo$ ，

屨 $kju$ ；娄 $liu$ ，

果 $kua$ ；偁 $lua$ ，

①以上四个译名的全称依次是：阿闍多、文殊师利、鸠摩罗什、禅那。  
——译者

監kam: 藍覽lam,  
兼kiem: 廉liem,  
禁kiəm: 林liəm,  
泣k'iep: 立liəp,  
京kiəŋ鯨g'ieŋ: 涼liəŋ  
各閣kak恪k'ak貉yak: 洛lak略liak,  
鬲kæk:(又音) liek。

二、稟piəm: 廩liəm,  
變piən蛮man: 鸞luan恋liwen,  
埋蕕mäi: 里li,  
睦miuk: 陆liuk,  
窋kau卯mau: 柳liəu。

三、螭t'ie: 离liie,  
獾t'at: 刺lat,  
宠t'iwon: 龙liwon,  
豐(禮)liei: 體t'iei。

四、率蟀siuət: 率腓liuət,  
醜siə: 麗liei,  
史使si: 吏li,  
数siu: 娄liu。

五、需siu: 儒nzju,  
襄siaŋ: 讓nziaŋ襄nan,  
撮ciəp: 聂niep,  
恕ciwo絮siwo: 如nzivo。

六、歎t'an: 難nan難nzien,  
慝t'ək: 匿niek,

丑t'iəu: 纽niəu。

七、麾xjwiə: 麻ma麾mjie,

撫xuə: 無mju,

昏xuəŋ: 民miən,

忽xuət: 勿mjuət,

微xjwəi: 微mjwəi,

黑xək: 墨mək,

海xǎi: 每muǎi,

耗xəu: 毛mau。

照例说，声母如果不同，最起码也应是同类的音（都是喉音，或者都是唇音等等），可是象声旁“柬”和派生字“澜”之间的这种声母歧异强烈地违反了通例。这种歧异清楚地揭示出，第一类中肯定有舌根音和l构成的某种复辅音，其余类推。巨大的困难在于断定声旁和派生字两者都有辅音群还是仅仅其中一个有，换句话说，下列三个选择方案哪个是对的？

一、柬klan: 澜glan

二、柬kan: 澜klan

三、柬klan: 澜lan

以上例举的其他辅音群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禀”“变”二组p和l，“蛮”至“窳”四组m和l，“螭”至“豊”四组t'和l，“率”至“数”四组s和l，“需”至“恕”四组s、ʃ和nʒ (<n)、n，“歎”至“丑”三组t'、t'和n、n、nʒ (<n)， “麾”至“耗”八组x和m。

虽然我们难以找到任何一种倾向的证据，但这一基点足够表明，在以上给出的选择方案中，我们不可能不变地遵从

其中一个。

第一类中有“监”kam和“蓝”lam，这里我们能够证明第二个字有辅音群，因为“蓝”与暹罗语(Siamese)的k'ram、古暹罗语的gram一样(或是借字，或是同源)。于是我们可以自信地把“蓝”的上古音拟作\*glam，把“览”也拟作\*glam，而这样我们就也得到了“监”的上古音，因为，“监”明显与“览”同源，所以我们就该合理地构拟：监klam，蓝览glam。这样，“监”和“览”就有了可能存在的词根变体：klam和glam，那么上面第一个选择方案在这里就是不容置疑的。同样，一个“鬲”字有kæk和liek两个中古读音，这当然也可以根据第一方案来作出圆满的解释：\*klæk和\*gliek。

可是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却可以证明第二个字有单辅音。

“靡”(中古)mjie和“勿”mjuət都属于以唇音p和m开头的庞大的否定词族，因而我们这里的“靡”和“勿”绝不会有声母辅音群，这是无疑的，那么辅音缀就是藏在“靡”和“忽”的声母x后面：忽\*xmwət，勿mjwət，等等。

同样，我们还有“睦”(中古)mjuk和“陸”liuk。

“陸”是个常用字(六)，并且是与藏语的drug相当的汉字，当然绝不会有唇音声母，因此，复辅音肯定能在第一个字里找到：“睦”\*mjuk，“陸”\*liuk。另外在“螭”(中古)t'ie和“离”lje这一对字里，我们可以确信第二个字的上古音是简单的l，因为“流离”这两个音节在《诗·邶风·鹿丘》中是作为鸟名出现的，这是许多双声联绵词中的一个，绝没有一点迹象表明“流”的声母不是l而是别的音，所以“离”中的l也就得到了证实，那么，螭t'ie<t'l-，离

ljie<l-。

第三个好例证是“窳”（中古）kau、“卯” mau、“柳” liəu这三个字提供的。假如我们只有“窳”和“柳”，那么这也许就会诱导我们提出kau<k1-而liəu<g1-，就象上面第一类的情况一样。可是这时“卯”出现了，指示着唇音声母，那么我们就必须构拟：窳 kau<k1-，卯 mau<m1-，柳liəu<l-。

简言之，我们对上古复合声母的构拟一般还只不过是尝试性的：谐声在某些情况下准确无误地指明了它们，但构拟的细节还不能确定<sup>①</sup>。我们可以假定还有更多的复辅音声母存在，不过碰巧没有任何谐声字能揭示它们。

## 二 上古韵母

当轮到研究上古元音系统时，我们要用以上构拟的中古韵类为基础，并把它们分别派入上古韵部。衡量哪些韵相似并属于一个上古韵部的标准当然首先是《诗经》的韵脚，还有少量周代典籍的韵脚<sup>②</sup>。对于某些在周代典籍中偶然没有例字的韵类，我们将借助于其他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考虑谐声字。一旦限定了哪些中古韵类属于哪一个上古韵部，我们

<sup>①</sup>在有些情况下声母群比以上引的还要复杂和含混，例见 *Grammata Serica*，声系：359、467、502、613、1069、1125、1169。

<sup>②</sup>《诗经》韵脚详细记载在高本汉注音并翻译的《诗经》一书中 (*The Book of Odes, Chinese text,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by Bernhard Karlgren, Stockholm, 1950*)。在书中各章的官话注音中，每个韵字的上古音都在括号中标示出来了。本书的《诗》韵表就以这部书的记载为基础。这部诗歌总集中存在着少量不规则的情形，即破坏正常韵例的拗韵，我们这里在归部时当然不考虑这些有毛病的韵脚。

就将试图确定其上古音值。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个中古韵类并不一定是整个属于某个上古韵部，例如我们将看到，中古韵母ien是从三个不同的上古韵母(\*ian、ien、iən)派生来的，而这三个韵母在中古混而为一了<sup>①</sup>。

## 第一 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                  |                    |
|------------------|--------------------|
| 一等1.an (中古寒)     | 一等7.uən (中古桓)      |
| 二等2.an (中古刪)     | 二等8.wan (中古刪)      |
| 3.ǎn (中古山一部分)    | 9.wǎn (中古山一部分)     |
| 三等4.iən (中古仙)    | 三等10.iwen (中古仙)    |
| 5.iən (中古元)      | 11.iwen (中古元)      |
| 四等6.iən (中古先一部分) | 四等12.iwen (中古先一部分) |

### 例 字

1. 干乾。衍。翰。岸。汉罕。安。单瘳亶旦。啍。檀。难。餐餐。残。烂。叹。
2. 洞菅。颜雁。晏。汕。慢。谏。
3. 间筒蒿。闲侗。山。[琰。剡。产。办。拣]。
4. 愆。虔。衍。彦。筵。焉。展。挺。廛。旃。鞞。埤。然。连涟。迁。践。仙。羨。弁。
5. 言岷。轩宪献。

<sup>①</sup>原文以下有一段文字，解释下文所用上古韵母和中古韵母的数字编号。译本为清楚起见，将中古编号一律改为相应的《广韵》韵目（举平以赅上去，入声别论）。另外，原文上古韵部的例字表也用数字和英文字母编号，译本将字母全部删去，只用句号把同一韵类中不同的音节隔开。——译者

6. 肩见〔辨〕。燕宴。霰。〔显。边扁。片。练〕。
  7. 冠瘡馆管。宽。完丸。𧢲涣。鍛。溥溥。乱。泮。栾。
  8. 关卯贯。环。板反。反。蛮。
  9. 〔媛幻。顽〕。
  10. 卷。卷馨。僎。惓。转。泉。还。宣选。变。
  11. 缙。远援媛垣园。原愿。𧢲援。怨婉。阪藩反。
- 幡。樊燔繁祥。
12. 駟。〔睞。縣〕。

所有这些字，除去放在括号里的，都是《诗经》韵字，所列出的这些中古韵母可以通押，例如，《邶风·泉水》：干言，《小雅·南有嘉鱼》：汕衍，《小雅·桑扈》：翰宪难，《卫风·氓》：垣关涟言迁，又：怨岸泮宴晏旦反，等等。

不难认出，整个这一部的主元音在上古都是这种或那种 /a/，而中古韵母  $i\grave{e}n$ 、 $i\grave{e}n$ 、 $i\grave{e}n$  是通过“i音变”(i-umlaut) 造出来的： $*i\grave{a}n > i\grave{e}n$ ， $*i\grave{a}n > i\grave{e}n$ ， $*i\grave{a}n > i\grave{e}n$ 。谐声确证了这一点，我们只需举出很少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古先仙元和寒删有联系就够了：“彦”声有“颜”，“旃”从“丹”声，“幘”从“单”声，“踐”与“残”同声，“轩”从“干”声，“霰”从“散”声。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到中古山元二韵是与其他长元音韵母相配的短元音韵母，那么这一部的上古音系就表现为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合乎逻辑的整体：

- |                                     |   |
|-------------------------------------|---|
| 一等1. $*a\grave{n}$                  | 一等7. $w\grave{a}n$                                      |
| 二等2. $a\grave{n}$ 3. $\grave{a}n$   | 二等8. $w\grave{a}n$ 9. $w\grave{a}n$                     |
| 三等4. $i\grave{a}n$ 5. $i\grave{a}n$ | 三等10. $i\grave{w}a\grave{n}$ 11. $i\grave{w}a\grave{n}$ |
| 四等6. $i\grave{a}n$                  | 四等12. $i\grave{w}a\grave{n}$                            |

于是,这些韵母在《诗经》中可以通押,这就极其自然了。

观察到这一点很重要:中古寒桓删仙元诸韵的字作为《诗经》韵字只出现在这一部里,而绝对不出现在下文所要研究的带中古音  $\text{an}$  或  $\text{en}$  的韵部里<sup>①</sup>。我们因此就可以稳当地断定,中古寒桓删仙元诸韵中所有的字,即使是偶然没有用作韵脚,也都一律是从上古  $\text{an}$ ,  $\text{an}$ ,  $\text{ian}$ ,  $\text{iän}$  等音派生来的。换句话说,除  $*\text{an}$ 、 $*\text{an}$ 、 $*\text{ian}$ 、 $*\text{iän}$  等音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古韵母造成了中古的  $\text{an}$ 、 $\text{an}$ 、 $\text{ien}$ 、 $\text{iän}$  等音,这些上古和中古韵类所包含的字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建立等式:中古  $\text{an} = \text{上古} * \text{an}$ , 等等。

中古山先二韵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因为这两个韵的字出现在两个以上的《诗经》韵部里,所以其中每个韵都有两个以上的上古来源。中古  $\text{än} = \text{上古} * \text{än}$  这一等式是不能成立的,在中古山韵的字里,我们必须逐一确定有哪些确属于这里的第一部而哪些则不然。我们表中那些没有放在括号里的字都在第一部,这由《诗经》韵脚证明了,至于那些在括号里的字,让我们看<sup>②</sup>:

①破坏这一常规的不规则韵脚极其罕见。

②当韵脚没有提供证明时,我们有时就不得不求助于谐声偏旁的证据。例如,因为《诗》韵证明“残”字属于我们这里的第一部,而“残”与“残”同谐声,所以我们就确定“残”也属于第一部,上古元音也是  $\text{a}$ 。的确,这种证据并不全是靠得住的,因为有时一个谐声系列包含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诗经》韵部的字。但这样的情况毕竟比较罕见(见 *Grammata*),而我们得出正确结论的机会确实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事实暗示我们,在我们的例字表中只需记载每个谐声系列的一两个例字就行了,如果其余的字具有相同的中古韵母,那么就可以省略掉。因为“旦”(中古  $\text{tan}$ )依《诗》韵在这一部,所以就没必要再记上“坦”(中古  $t'an$ )和“但”(中古  $d'an$ )了——它们的中古韵母和声旁都与“旦”相同,自然上古韵也一样。而为“练”(中古  $\text{lien}$ )属于这一部(它与《诗》韵字“谏” $\text{kan}$ 同谐声),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记上“练”(中古  $\text{lien}$ )了,“练”字显然不仅在中古,而且在上古也与“练”字同音同谐声。事实上,还有些字的声旁在同类的《诗》韵字中没有,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字放在后面的括号里。



“戔”“劓”与“残”同声；《管子·内业》以“产”韵“远”；“辨”与“辨”等字同声，并且我们看到，所有中古仙韵的字都属于第一部；“拣”与“谏”“爛”同声；“辨”在《诗》中与“肩”同音，所以上古音是\*kian；《左·昭公三年》以“显”韵“旦”，《礼·礼运》以“显”韵“安”；“邊”的声旁加上部首“木”变成“櫛”；“扁”声有许多中古仙韵的字；“片”中古有“匹见”“普半”二切（后者上古是p'wan）；“练”与“谏”“爛”同声；“援”与“媛”同声；“幻”与“换”为同源字，而“换”与“涣”同声；“顽”与“完”同声；“睥”与“駢”同声；“縣”在当“远”讲时①与“远”字语源相近。

如果我们列出例字的上古、中古音值，那么就得到：②

1. 干*k'an/k'an	檀*d'an/d'an
衍*k'an/k'an	难*n'an/n'an
翰*g'an/ɣan	祭*ts'an/ts'an
岸*ŋan/ŋan	残*dz'an/dz'an
汉*xan/xan	烂*glan/lan
安*ʔan/ʔan	叹*t'n'an/t'an
单*t'an/t'an	2. 澗*kan/kan
啖*t'an/t'an	颜*ŋan/ŋan

①《淮南子·主术》：“其于以御兵刃悬矣。”高诱注：“悬，远也。”“远”与原文distant同义。——译者

②原本的例字摘要用英文字母编排，并在中古音值后面注上现代官话音。译本将官话音全部删去，并将用作编号的英文字母一律换成所指代的汉字，有时同一个音节中有几个不同形的字，则只用第一个字代表。如例字表中“远媛垣园”五字声韵全同（不考虑声调），则在下表中只列“远”字，读者若要知道“媛”等字的中上古读音，查“远”字即可。——译者

- 晏\*ʔan/ʔan  
 汕\*san/ʃan  
 慢\*man/man  
 諫\*klan/kan
3. 间\*kǎn/kǎn  
 闲\*g'ǎn/yǎn  
 山\*sǎn/ʃǎn  
 琰\*tsǎn/tʃǎn  
 剡\*ts'ǎn/tʃ'ǎn  
 产\*sǎn/ʃǎn  
 办\*b'ǎn/b'ǎn  
 拣\*klǎn/kǎn
4. 愆\*k'ian/k'ien  
 虔\*g'ian/g'ien  
 衍\*gian/ien  
 彦\*ɲian/ɲien  
 筵\*dian/dien  
 焉\*ʔian/ʔien  
 展\*tian/tien  
 梃\*t'ian/t'ien  
 塵\*d'ian/d'ien  
 旃\*tian/tɕien  
 蟬\*t'ian/tɕ'ien  
 埴\*dian/zien  
 然\*nian/nzien  
 连\*lian/liien
- 迁\*ts'ian/ts'ien  
 踐\*dz'ian/dz'ien  
 仙\*sian/sien  
 羨\*zian/zien  
 弁\*b'ian/b'ien
5. 言\*ɲian/ɲien  
 轩\*xian/xien
6. 肩\*kian/kien  
 燕\*ʔian/ʔien  
 霰\*sian/sien  
 显\*xian/xien  
 边\*pian/pien  
 片\*p'ian/p'ien  
 练\*glian/liien
7. 冠\*kwan/kuan  
 宽\*k'wan/k'uan  
 完\*g'wan/yuan  
 狷\*xwan/xuan  
 鍛\*twan/tuan  
 博\*d'wan/d'uan  
 乱\*lwán/luan  
 泮\*p'wan/p'uan  
 栾\*blwan/luan
8. 关\*kwan/kwan  
 环\*g'wan/ywan  
 板\*pwan/pwan

反*b'wan / b'wan	变*bl <sub>i</sub> wan / l <sub>i</sub> wen
蛮*mlwan / mwan	11. 卷*k'iwǎn / k'iwēn
9. 浞*g'wǎn / ɣwǎn	远*giwǎn / jiwen
顽*ŋwǎn / ŋwǎn	原*ŋiwǎn / ŋiwēn
10. 卷*kiwan / kiwēn	咍*x <sub>i</sub> wǎn / x <sub>i</sub> wēn
卷*g'iwān / g'iwēn	怨*ʔ <sub>i</sub> wǎn / ʔ <sub>i</sub> wēn
偃*x <sub>i</sub> wān / x <sub>i</sub> wēn	阪*piwǎn / piwēn
偁*ʔ <sub>i</sub> wān / ʔ <sub>i</sub> wēn	幡*p'iwǎn / p'iwēn
转*tiwan / tiwēn	樊*b'iwǎn / b'iwēn
泉*dz'iwān / dz'iwēn	12. 駟*xiwan / xiwen
还*dziwan / ziwēn	睞*kiwan / kiwen
宣*siwan / siwēn	縣*g'iwān / ɣiwēn

## 第 二 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一等13.ət (中古曷)	一等19.uat (中古末)
二等14.at (中古辖)	二等20.wat (中古辖)
15.ǎt (中古黠一部分)	21.wăt (中古黠一部分)
三等16.iet (中古薛)	三等22.iwet (中古薛)
17.iet (中古月)	23.iwet (中古月)
四等18.iet (中古屑一部分)	四等24.iwet (中古屑一部分)

### 例 字

13. 葛。渴。褐。曷 (遏)。怛。达阨。达。

14. 鞞。〔瞎。晰〕。

15. [軋。札。察。杀]。  
 16. 桀。竭。桀杰竭揭。藜孽。舌。烈。灭。  
 17. 揭。[歇。谒]。  
 18. 截。[澳。窃。蹇。蔑]。  
 19. 括活。阔。活活。激。掇。脱。夺。撮。捋。拨发。  
 辍芟。秣。  
 20. 刮。剔。  
 21. 八。拔。  
 22. 愒。说阅。说。雪。威。[缺]。  
 23. 蕨。阙。越钺。月。发髮。伐。  
 24. [决。缺]。

所有没放在括号里的字都是《诗》韵字，可以通押，如《商颂·长发》：拔达越发烈截，《王风·君子于役》：月活桀括揭，《小雅·车鞅》：鞅揭括，等等。

第二部是与第一部-n类相配的-t类韵部。恰象第一部一样，iet从\*iat派生出来，iət从\*iät派生出来，iet从\*iat派生出来，都是通过了“i音变”，这被下列谐声情况证实了：“竭”从“曷”声，“歇”从“曷”声，“决”与“快”（<\*k'wad，见下一部）同声。用与第一部完全相同的方法，我们得到了长元音和短元音韵母之间的区别：

- |                   |                     |
|-------------------|---------------------|
| 一等13.*ət          | 一等19.wət            |
| 二等14. at 15. ät   | 二等20. wat 21. wät   |
| 三等16. iət 17. iät | 三等22. iwət 23. iwät |
| 四等18. iat         | 四等24. iwat          |

这些韵母在上古韵中通押是很自然的。

第二部与第一部的平行关系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完美的。

中古一等曷末二韵和二等薛月二韵通常不出现在别的《诗经》韵部里，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古的每一个at都是从上古\*at派生来的，每一个iet都是从上古\*iat派生来的，等等。中古辖韵也完全如此，虽然押韵字在这里少得难以以下任何结论，而不得不使用谐声的证据（“瞎”从“害”声，见第三部，“晰”从“折”声，“刮”从“昏”声，“刑”从“月”声）<sup>①</sup>。与此相反，中古黠屑二韵却不都是从上古/a/类韵母派生来的，其中一些是从/e/类韵母派生来的（下文再研究），因此就不能容许有“中古ät=上古\*ät”这样的恒等式存在<sup>②</sup>。这里与第一部一样，哪些字属于我们的/a/类要逐一加以确定。那些没放在括号里的例字是据《诗》韵系联而来的，此外：

“札”与“折”语源相近；《吕览·离俗》以“察”韵“害”（<\*g'ad），“察”又从“祭”声（见下一部）；《老子·任为》以“杀”韵“活”，《吕览·孝行》以“杀”韵“阙”；“澳”从“契”声，《易·系辞》以“契”韵“察”；《庄子·齐物论》假“窃”为“察”；“蹇”从“敝”声，“敝”声又有“蹇”；宋玉《风赋》以“蔑”韵“怛”；“八”字藏语brgyad可证它有/a/类元音；“拔”又与“辘”音同；《孟子·尽心》以“决”韵“察”，《礼·月令》以“决”韵“折”；“缺”苦穴切又音倾雪切，见上。

<sup>①</sup>中古月韵合口字在韵例中很常见，但开口字却极少，我们加上了“歇”和“谒”，它们的声旁“曷”证实了它们有/a/的性质。在薛韵合口类中我们加上了“缺”字，它在《老子·顺化》中韵“察”。

<sup>②</sup>“恒等式”原文是 general equation（一般方程），与数学上所说的“恒等式”（identical relation）不同。——译者

在其他同声旁的字中，也有上列字的/a/性质。

### 例字摘要

13. 葛 \*kət / kət  
渴 \*k'ət / k'ət  
褐 \*g'ət / yat  
遏 \*ʔət / ʔət  
怛 \*tət / tət  
达 \*t'ət / t'ət  
达 \*d'ət / d'ət
14. 鞆 \*g'ət / yat  
瞎 \*xət / xət  
晰 \*tət / tət
15. 軋 \*ʔät / ʔät  
札 \*tsät / tsät  
察 \*ts'ät / ts'ät  
杀 \*säät / säät  
桀 \*k'iat / k'iet  
竭 \*k'iat / k'iet  
桀 \*g'iat / g'iet  
藜 \*ŋiat / ŋiet  
舌 \*d'iat / d'iet  
烈 \*liät / liät  
灭 \*mät / mät
17. 揭 \*g'jäät / g'iet  
歇 \*xiät / xiät
18. 截 \*dz'iat / dz'iet  
澳 \*kiät / kiet  
窃 \*ts'iat / ts'iet  
蹙 \*b'iat / b'iet  
蔑 \*miät / miet
19. 括 \*kwat / kuat  
阔 \*k'wat / k'uat  
活 \*g'wat / yuat  
濺 \*xwat / xuat  
掇 \*twat / tuat  
脱 \*t'wat / t'uat  
夺 \*d'wat / d'uat  
撮 \*ts'wat / ts'uat  
捋 \*lwat / luat  
拨 \*pwat / puat  
𦏧 \*b'wat / b'uat  
秣 \*mwat / muat
20. 刮 \*kwat / kwat  
削 \*ŋwat / ŋwat
21. 八 \*pwät / pwät  
拔 \*b'wät / b'wät
22. 懈 \*tiwat / tiwet

说*d <sub>1</sub> wat / i <sub>1</sub> wet	越*g <sub>1</sub> wăt / j <sub>1</sub> wet
说*ç <sub>1</sub> wat / ç <sub>1</sub> wet	月*ŋ <sub>1</sub> wăt / ŋ <sub>1</sub> wet
雪*s <sub>1</sub> wat / s <sub>1</sub> wet	发*p <sub>1</sub> wăt / p <sub>1</sub> wet
滅*xm <sub>1</sub> wat / x <sub>1</sub> wet	伐*b <sub>1</sub> 'iwăt / b <sub>1</sub> 'iwet
缺*k <sub>1</sub> 'iwat / k <sub>1</sub> 'iwet	24. 决*k <sub>1</sub> wat / kiwet
23. 蕨*k <sub>1</sub> wăt / k <sub>1</sub> wet	缺*k <sub>1</sub> 'iwat / k <sub>1</sub> 'iwet
阙*k <sub>1</sub> 'iwăt / k <sub>1</sub> 'iwet	

### 第 三 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一等25. ai (中古泰)	一等31. wai (中古泰)
二等26. ai (中古夬)	二等32. wai (中古夬)
27. ǎi (中古皆一部分)	33. wǎi (中古皆一部分)
三等28. iei (中古祭)	三等34. iwei (中古祭)
29. iei (中古废)	35. iwei (中古废)
四等30. iei (中古齐一部分)	

#### 例 字

25. 害。艾。带。大。  
 26. 蚤。  
 27. 瘵。〔介。杀〕。  
 28. 惕揭憩。皙。逝。世。泄勳。厉。  
 29. 艾。  
 30. 〔契。辍。埽钦〕。  
 31. 外。噉。脱兑。駝。肺。莅拔。

32. 败。迈。

33. 拜。

34. 蹶。卫。喙。悦说。岁。

35. 吠。

除去在括号里的，全部这些例字都用作《诗》韵字，在这一系列中古韵母之间通押，如《邶风·泉水》：迈卫害，《大雅·民劳》：厉败大，《魏风·十亩之间》：外泄逝。

这一部是与第一部-n类和第二部-t类相对应的-d类，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在《诗》韵中，-d类与前面的-t类有着频繁的联系，例如《豳风·七月》以“岁”韵“发”“烈”“褐”，《小雅·蓼莪》以“害”韵“烈”“发”，《小雅·车牵》以“逝”韵“牵”“渴”“括”，《大雅·生民》以“害”韵“月”“达”<sup>①</sup>，又以“岁”韵“辘”“烈”，《大雅·荡》以“世”韵“拔”，《大雅·烝民》以“外”韵“舌”。

此外，我们已经从谐声字断定i是上古d元音化(vocalization)的结果，本部的韵字提供了一系列这样的谐声例证：“害”声有“割”，“瘵”与“察”同声，“渴”从“曷”声，“皙”从“折”声，“契”声有“澳”，“脱”吐外切又音他括切，“茂”从“伐”声，“拔”蒲盖切又音蒲拔切，“蹶”居卫切又音居月切。

显然，这一部有与第一二部完全相同的“i音变”，即： $*i\grave{a}d > iei$ ， $*i\check{a}d > iei$ ， $*iad > iei$ ，谐声证实了这一点，如“瘵”从“祭”声，“渴”从“曷”声，等等。

上古音系现在就清楚了：

<sup>①</sup>出处原误作《小雅·都人士》(Ode 225)。——译者



- |                   |                     |
|-------------------|---------------------|
| 一等25. ad          | 一等31. wad           |
| 二等26. ad 27. äd   | 二等32. wad 33. wäd   |
| 三等28. iad 29. iäd | 三等34. iwad 35. iwäd |
| 四等30. iad         |                     |

正如前两部那样，这里有些中古韵，其中只有一部分字是从上古/a/类韵母派生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皆”和“齐”两个中古韵，韵中的字与第一二部的字相对应。这两个韵有一些字属于别的上古韵部，那么这一部的字就不得不逐一确定：

“寮”是据《诗》韵放在这一部的；《楚辞·九辩》以“介”韵“带”“迈”，“杀”所拜切又音所八切；“契”声有“澳”，“𧈧”与“撮”同声；“埽”从“带”声；“𧈧”从“大”声；“拜”是据《诗》韵放在这一部的。

### 例字摘要

- |                                    |                                    |
|------------------------------------|------------------------------------|
| 25. 害* <i>g'ad</i> / <i>yai</i>    | 世* <i>ɕiad</i> / <i>ɕiei</i>       |
| 艾* <i>ɲad</i> / <i>ɲai</i>         | 泄* <i>ziad</i> / <i>iei</i>        |
| 带* <i>tad</i> / <i>tai</i>         | 厉* <i>liad</i> / <i>liei</i>       |
| 大* <i>d'ad</i> / <i>d'ai</i>       | 29. 艾* <i>ɲiäd</i> / <i>ɲiei</i>   |
| 26. 蚤* <i>t'ad</i> / <i>t'ai</i>   | 30. 契* <i>k'iad</i> / <i>k'iei</i> |
| 27. 寮* <i>tsäd</i> / <i>tšai</i>   | 𧈧* <i>tiad</i> / <i>tiei</i>       |
| 介* <i>käd</i> / <i>käi</i>         | 埽* <i>d'iad</i> / <i>d'iei</i>     |
| 杀* <i>säd</i> / <i>šai</i>         | 31. 外* <i>ɲwad</i> / <i>ɲwai</i>   |
| 28. 悒* <i>k'iad</i> / <i>k'iei</i> | 𧈧* <i>xwad</i> / <i>xwai</i>       |
| 皙* <i>tjad</i> / <i>t'iei</i>      | 脱* <i>t'wad</i> / <i>t'wai</i>     |
| 逝* <i>djad</i> / <i>ziei</i>       | 𧈧* <i>d'wad</i> / <i>d'wai</i>     |

- |                  |                    |
|------------------|--------------------|
| 肺*p'wad/p'wai    | 卫*giwad/jiwei      |
| 莅*b'wad/b'wai    | 喙*t'iwad/te'iwei   |
| 32.败*b'wad/b'wai | 悦*eiwad/eiwei      |
| 迈*mwad/mwai      | 岁*siwad/siwei      |
| 33.拜*pwäd/pwäi   | 35.吠*b'iwäd/b'iwei |
| 34.厥*kiwad/kiwei |                    |

## 第 四 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                    |                    |
|--------------------|--------------------|
| 一等36. ən (中古痕)     | 41. uən (中古魂)      |
| 二等37. ǎn (中古山一部分)  | 42. wǎn (中古山一部分)   |
| 三等38A. iən (中古欣)   | 43A. iuən (中古文)    |
| 38B. iĕn (中古真一部分)  | 43B. iuĕn (中古諄一部分) |
| 39A. iæn (中古臻一部分)  |                    |
| 39B. iĕn (中古真一部分)  | 44. iwĕn (中古諄一部分)  |
| 四等40. ien (中古先一部分) | 45. iwen (中古先一部分)  |

### 例 字

36. 恩。〔根〕。
37. 艰。盼。〔限〕。
- 38 A. 勤。欣。殷懃。
- 38 B. 振咍〔軫〕。辰晨。忍。胤。贫。〔彬。民婚旻。吝〕。
- 39 A. 洗。
- 39 B. 巾。瑾。禮。〔银〕。

40. 典〔殿〕。倩 (= 蔦)。先。〔烟。殄。荐〕。
41. 昆。壺。焯焯。遯。存。孙飧。奔。门璜 (= 璜)  
 臺。瘖。
42. 鰥。
- 43A. 君〔擗〕。困。群。雲员苑輝云耘。熏训。愠。芬  
 芬。焚。闻问。
- 43B. 春川。顺。潯鹑〔纯〕。惇。犹。轮沦。〔俊遵。  
 箕。循巡〕。
44. 鷹。陨。闕。〔困窘〕。
45. 〔吠。犬〕。

全部这些例字，除了在括号里的，都在《诗经》中充当韵脚，在这一系列中古韵之间通押，如《邶风·北门》：门殷贫艰，《大雅·抑》：训顺，《周南·螽斯》：洗振，《齐风·敝笱》：鰥云，等等。

这一部的主元音不不确定。如果不考虑中古山韵那一类，它就肯定不是个/a/部，因为在我们的第一部已经有/a/了。如果不考虑中古真韵(38B)和先韵这两类，它就肯定也不是个/en/部，因为我们将看到，还有与我们这部不同的另一个《诗》韵部，它只有中古的iën和ien，显然代表上古的/en/部。第四部的上古“领音”(leading vowel)显然是/ə/，我们这里有了上古的/ən/类，它带一个短而松的主元音，这样的上古音值保留在中古的痕魂真谆几类里。

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古的真韵(以及与之相配的谆韵)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很容易说明。上古的\*iën根据不同的声母发展成了不同的音：它在舌根音(和喉音)后面

保留到了中古：勤*g'ien*等等；但在舌面音和唇音后面却转入 /en/ 类（下文要研究），\**tien* 变成中古的 *tɕiɛn* 等等。在这里的中古先韵 \**iæn*（和 *iwæn*）中，强的元音性的 *i* 介音同样是引起了“*i*音变”：\**tien* > 中古 *tien* 等等。

我们接下来研究中古山臻两韵。后者给了我们这样一条线索：元音 *æ*，一种开而松的 *ɛ*，听起来和 *ə* 近似得足以允许 \**kæn* 和 \**kən* 在《诗》中押韵。在舌尖后音声母后面，上古的 *iæn* 带着 *i* 介音保存下来了（“洗”中古音 *ɕiæn*），但是在山韵中（\**kæn*，不带 *i* 介音），它却变成了 *än*：中古 *kän* 等等。最后我们还可以说明“巾”（中古 *kjɛn*）和“麤”（中古 *kjwɛn*）等字是怎么回事。“巾”字的上古音不可能是 \**kjæn*，因为假如这样，它就应该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保留到中古的欣韵 *kjɛn* 了。然而真韵（39B）只包括带舌根和喉声母的字（*kjɛn* 等等），而臻韵（中古 *tɕiæn*）则只有舌尖后音。显然这两类是互补的，真韵（39B）的上古音是 \**kjæ̃n*，这个音（只在舌根音和喉音后面）转入了中古 *iɛn* 韵类。

中古山韵（*än*）的上古音（*æ*）与 *ə* 相近而不与 *ä* 相近，这有时可用谐声字来证明，如“盼”从“分”声。同样，谐声也经常证明我们真韵（38B）的中古音 *ɛ* 起源于上古音 *ə*，如“贫”从“分”声。

上古音系现在清楚了：

一等36. \**ən*

一等41. *wən*

二等37. *æn*

二等42. *wæn*

三等38A. B. *iæn*

三等43A. B. *iwæn*

39A. B. *iɛn*

44. *iwæn*

它们都能很自然地在上古典籍中押韵。中古痕欣魂文諄这几个韵的所有字通常都押在这一上古韵部里，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每一个中古的ən都是从上古的\*ən派生来的，每一个中古的iuən都是从上古的\*iwən派生来的，如此类推<sup>①</sup>。可是其余中古韵的字却不是一律属于这个上古/an/类的，我们看到，中古山先二韵中有些字属于上古/an/类（上古音为\*än和\*ian，见下一部），我们还将在下文看到，许多中古真韵字属于另一个上古韵部。为了确定这些中古韵里有哪些字真的属于我们这个上古韵部，我们必须逐一地考察这些字。那些没放在括号里的字是由《诗》韵证明属这一部的，其余的：

“限”从“艮”声；《楚辞·惜诵》<sup>②</sup>以“軫”韵“忍”；“彬”从“林”，“林”从“焚”省声；“民”在上古定有二音，\*miən和\*miən，因为它在《诗》中押入/en/类但为“昏”声；“婚”从“昏”声；“旻”“吝”从“文”声；“银”从“艮”声；“煙”与“醴”同声；“殿”声有“鬻”；“殄”从“殄”声；“荐”从“存”声；“攬”从“困”声；“纯”常伦切又音杜本切；“俊”从“夂”声，“夂”又从“允”声（参看“犹”）；“遵”从“尊”声；“箕”从“巽”声；《大戴·哀公问》以“循”韵“纯”，“循”从“盾”声，“盾”声又有“遁”；“巡”与“循”语源相

<sup>①</sup>痕韵字很少，我们加上了“根”（包含一长串字），它在《老子·成象》韵“存”“勤”。

<sup>②</sup>原文引《楚辞》只注《九章》《九歌》等等，译文一律改成具体的篇名。——译者

近；“困”渠殒切又音去伦切；“窘”从“君”声；“吠”从“犬”声；《礼·坊记》以“犬”韵“珍”，而“珍”与“疹”同声。

### 例字摘要

- |                    |                    |
|--------------------|--------------------|
| 36. 恩*ɣən/ɣən      | 40. 典*tiən/tiən    |
| 根*kən/kən          | 倩*ts'ien/ts'ien    |
| 37. 艰*kæn/kǎn      | 先*siən/siən        |
| 盼*p'æn/p'ǎn        | 烟*ɣiən/ɣiən        |
| 限*g'æn/ɣǎn         | 疹*d'ien/d'ien      |
| 38A. 勤*g'iən/g'iən | 荐*dz'ien/dz'ien    |
| 欣*xien/xien        | 41. 昆*kwən/kuən    |
| 殷*ɣiən/ɣiən        | 壺*k'wən/k'uən      |
| 38B. 振*ɕiən/ɕiən   | 哼*t'wən/t'uən      |
| 辰*dien/dien        | 遯*d'wən/d'uən      |
| 忍*ɳiən/ɳiən        | 存*dz'wən/dz'uən    |
| 胤*dien/dien        | 孙*swən/suən        |
| 贫*b'ien/b'ien      | 奔*pwən/puən        |
| 彬*piən/piən        | 门*mwən/muən        |
| 民*miən/miən        | 瘡*xmwən/xuən       |
| 吝*miən/liən        | 42. 鏖*kwæn/kwǎn    |
| 39A. 洗*ɕiən/ɕiən   | 43A. 君*kiwən/kiuən |
| 39B. 巾*kiən/kiən   | 困*k'iwən/k'iuən    |
| 瑾*g'ien/g'ien      | 群*g'iwən/g'iuən    |
| 禪*ɣiən/ɣiən        | 云*ɣiwən/jiuən      |
| 银*ɳiən/ɳiən        | 熏*xiwən/xiuən      |

- |                           |                       |
|---------------------------|-----------------------|
| 温*ɣi wən / ɣi uən         | 俊*tsi wən / tsɿ uən   |
| 芬*p'i wən / p'i uən       | 箕*sɿ wən / sɿ uən     |
| 焚*b'i wən / b'i uən       | 循*dzi wən / zi uən    |
| 闻*mi wən / mi uən         | 44. 麴*ki wən / ki wən |
| 43B. 春*t'i wən / tɕ'i uən | 陨*gi wən / ji wən     |
| 顺*d'i wən / dz'i uən      | 闵*mi wən / mi wən     |
| 漭*dɿ wən / zɿ uən         | 困*g'i wən / g'i wən   |
| 惇*ŋi wən / ŋzɿ uən        | 45. 吠*ki wən / ki wən |
| 犹*zi wən / i uən          | 犬*k'i wən / k'i wən   |
| 轮*li wən / li uən         |                       |

注意：“川”在中古和现代不规则地转入了/an/部：  
\*t'i wən / tɕ'i wən / tɕ'uan。《诗》韵和谐声对字的归部结果通常是一致的，但“恩”破坏了这一规则：“恩”押韵在 /ən/部，但声旁“因”却在下面的/en/部里。这样的情形总地说来相当罕见。

## 第五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                    |                     |
|--------------------|---------------------|
| 一等                 | 一等49. uət (中古没)     |
| 二等46. ät (中古黠一部分)  | 二等50. wät (中古黠一部分)  |
| 三等47A. iət (中古迄)   | 三等51A. iuət (中古物)   |
| 47B. iët (中古质一部分)  | 51B. iuët (中古术一部分)  |
|                    | 52. iuët (中古术一部分)   |
| 四等48. iet (中古屑一部分) | 四等53. iwet (中古屑一部分) |

### 例 字

46. [戛]。

- 47A. 仡。〔讫。汽〕。  
 47B. 疾。〔笔〕。  
 48. 〔斲。饬铁〕。  
 49. 没。忽。〔骨。卒。粹。淳〕。  
 50. 〔副。猾〕。  
 51A. 弗菲。拂。〔屈〕。  
 51B. 出。述。卒。律。〔率〕。  
 52. 遁。〔桔〕。  
 53. 阙。

这些中古韵母在《诗》韵可以通押，如《小雅·蓼莪》：律弗，《大雅·皇矣》：弗仡，等等。谐声中也出现同样的联系：“猾”从“骨”声，“屈”从“出”声，“卒”臧没切又音子聿切，等等。

这一部中的《诗经》韵字(那些不在括号里的字)不足，表格不得不用其他权宜的方法来填充。总的说来，这一部的字太少了，以致于我们只好大量依赖与前面/ən/部的类推关系来构拟上古音系。这两部的对应关系的确很严格，只是韵母ən和iæn碰巧在这一部中没有相应的带ət和iæt的字。正如前面的/ən/部那样，这里的上古音\*ǣt变成了中古的ǎt，并且\*iæt、īwæt在舌根音和唇音后面保留了ə；中古iæt、īuæt，而在舌面音和舌尖音后面则变为中古的īět、īuět。上古的\*īwæt变为中古的īuět，\*iæt通过了“i音变”变为中古的iēt，并且\*īwæt > iwet。平行关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完美的，于是我们就得出了下列上古音系：

一等		一等49.	wət
二等46.	æt	二等50.	wæt



三等47A.B. iət

三等51A.B. iwət

52. iwæt

四等48. iət

四等53. iwət

谐声有时证明了这一部的中古黠质屑三韵的来源比较接近于ə：“猾”从“骨”声，“出”声有“屈”，“饗”从“殄”声。

本部与上面/an/部的平行关系还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古迄没物三韵的字全都属于这一部，我们加上了一些不在《诗》韵中的字，只是为了要多举些例子<sup>①</sup>。对于其余的则不能建立任何恒等式，在剩下的中古韵里，属于我们这一部的字必须逐一加以确定，这些中古韵（其中某些字）也出现在别的《诗经》韵部里。

“戛”在本部，因为它在《书·康诰》等处假作“楷”（见下面第七部）；“箠”与韵字“律”同声；“齧”胡结切又音下没切；“饗”从“殄”声；“铁”的异体字“鍊”从“夷”声（见下面第七部）；“副”与“通”同声；《国语·晋一》以“猾”韵“骨”“摔”；《诗·小雅·采芣》以“率”韵“泄”，“橘”与“通”同声。

### 例字摘要

46. 戛 \*kæt / kăt

汽 \*xiət / xiət

47A. 仡 \*ŋjət / ŋjət

47B. 疾 \*dz'jət \ dz'jët

讖 \*kjet / kjët

笔 \*pijət / pijët

<sup>①</sup> “讖”“汽”与“仡”（韵字）同声；“卒”臧没切又音子聿切，韵字；“摔”从“卒”声，《国语·晋一》以“摔”韵“骨”；《左·庄公十一年》以“泮”韵“忽”，“屈”声有“窟”。

- |                       |                          |
|-----------------------|--------------------------|
| 48. 屹 *g'iet / yiet   | 拂 *b'iwət / b'iuət       |
| 夔 *t'iet / t'iet      | 屈 *k'iwət / k'iuət       |
| 49. 没 *mwət / muət    | 51B. 出 *t'iwət / tɕ'iuət |
| 忽 *xmwət / xuət       | 述 *d'iwət / dʒ'iuət      |
| 骨 *kwət / kuət        | 卒 *tsiwət / tsiuət       |
| 卒 *tswət / tsuət      | 律 *bliwət / liuət        |
| 摔 *dz'wət / dz'uət    | 率 *sliwət / siuət        |
| 洙 *b'wət / b'uət      | 52. 通 *g'iwət / iuət     |
| 50. 副 *kwət / kwət    | 桔 *kiwət / kiuət         |
| 猜 *g'wət / ywət       | 53. 阙 *k'iwət / k'iwət   |
| 51A. 弗 *piwət / piuət |                          |

## 第 六 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                     |                      |
|---------------------|----------------------|
| 一等54. äi (中古哈一部分)   | 一等59. uäi (中古灰一部分)   |
| 二等55. äi (中古皆一部分)   | 二等60. wäi (中古皆一部分)   |
| 三等56A. jei (中古微一部分) | 三等61A. jwēi (中古微一部分) |
| 56B. ji (中古脂一部分)    | 61B. jwi (中古脂一部分)    |
| 57. ji (中古脂一部分)     | 62. jwi (中古脂一部分)     |
| 四等58. iei (中古齐一部分)  | 63. iwei (中古齐一部分)    |

### 例 字

54. 溉。爰。逮。〔汽〕。

55. 屈。

56A. 壑〔汽。既。气汽〕。

56B.肆。四驷肆。利泄。畀。寐。

57.弃〔器。暨〕。

58.戾。棣。

59.溃。内。恣。退。悖。妹。〔愤〕。

60.蒯〔喟。贲〕。

61A.谓涓。蔚。〔贵。味〕。

61B.出。恣。醉。瘁萃。遂隧穉穗。谄。类。

62.季匱。悖〔愤〕。位〔遗。喟〕。

63.惠〔慧〕。嚙。

这些中古韵母在《诗》韵中通押，如《大雅·桑柔》：隧类对醉悖，《小雅·节南山》：惠戾屈，《小雅·采菽》：嚙驷屈，《大雅·皇矣》：对季，《邶风·谷风》：溃肆暨，等等。在谐声中也有同样的联系，如“既”声有“溉”，“贵”声有“溃”有“匱”，“妹”与“味”同声，“逮”与“棣”同声，“喟”苦怪切又音丘愧切，等等。

在这一表中，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一个主元音为 $\text{ə}$ 或 $\text{æ}$ 的中古韵母，但我们还是要假定这一部是与以上第五部 $/-t/$ 类（ $\text{ət}$ 、 $\text{æt}$ ）和第四部 $/-n/$ 类（ $\text{ən}$ 、 $\text{æn}$ ）相配的 $/-d/$ 类。基于这一假定，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

一等54.  $^*\text{əd}$

一等59.  $\text{wəd}$

二等55.  $\text{æd}$

二等60.  $\text{wæd}$

三等56.  $\text{iəd}$

三等61.  $\text{iwəd}$

57.  $\text{iæd}$

62.  $\text{iwæd}$

四等58.  $\text{iəd}$

四等63.  $\text{iwəd}$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恰好遇到与前几部和以上的第三部（ $/\text{ad}/$ ）完全相同的现象： $\text{d}$ 韵尾元音化，成了

i (如 \*k<sub>ad</sub> > kai), 并且 \*æd 变成 äi, 如我们所见到的 \*æ<sub>n</sub> > ä<sub>n</sub>, \*æt > ät。\*i<sub>æd</sub> 先变成 i<sub>æi</sub>, 这保留在舌根音和唇音后面: k<sub>jæi</sub>、p<sub>jwæi</sub> (后来通过“i音变”成为 k<sub>jæi</sub>、p<sub>jwæi</sub>), 而在其他声母后面则缩减成 ji: \*s<sub>jæd</sub> > si, m<sub>jæd</sub> > mji 等等, 正象 \*k<sub>iæn</sub> > k<sub>iæn</sub> 而 \*s<sub>iæn</sub> > s<sub>iæn</sub>, \*k<sub>iæt</sub> < k<sub>iæt</sub> 而 \*s<sub>iæt</sub> > s<sub>iæt</sub> 那样。与前面的一样, i<sub>æd</sub> 缩减成 ji; 与 \*i<sub>æn</sub> > i<sub>en</sub>, \*i<sub>æt</sub> > i<sub>et</sub> 一样, \*i<sub>æd</sub> 通过“i音变”而成为 i<sub>ei</sub>, 这样的平行关系是完美的, 唯一的歧异是在一等: \*æ<sub>n</sub> > æ<sub>n</sub>, \*wæt > wæt, 可是这里的 \*æd 没变成 æi 却变成了 äi, \*wæd 没变成 wæi, 却变成了 uäi。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我们已经知道 (48页) \*k<sub>æm</sub> 是怎样变为中古 k<sub>äm</sub> 的, 而现在这一情况正与它相同。

这一构拟极好地迎合了从上古到中古音的演化格局的全部条件, 也极好地证明了这一部与前几部的明确平行关系。我们必须要求再找到更加直接、更加明确的铁证。

首先, d 韵尾与我们这部的 ə、æ 性质都得到了许多押 \*ət 和 \*æt 的韵例的证实: 《小雅·采芑》以“涖”韵“率”, 《小雅·节南山》以“惠”“戾”“届”韵“阒”, 《大雅·皇矣》以“肆”韵“菲”“仡”, 《大雅·抑》以“戾”韵“疾”, 《大雅·瞻印》以“届”韵“疾”, 《国语·越语下》以“利”韵“物”, 等等。

其次, 各种各样的谐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卒”声有“啐”“醉”“翠”“悴”“碎”“淬”, “弗”声有“菹”“拂”“沸”, “孛”“悖”“悖”都有蒲没切和蒲昧切二音, “嫉”秦悉切又音疾二切, “出”赤律切又音尺类切, “率”所律切又音所类切, “芾”分勿切又音方味切, “瞞”呼决切又音香季切<sup>①</sup>, “气”声有“乞”, “斲”

<sup>①</sup>原注又音是 x<sub>jwi</sub>, 相当于“香季切”, 但《广韵》和《康熙字典》不收此又音。——译者

“蔚”都有紆物切和於胃切二音，“肫”普没切又音敷尾切，“戾”练结切又音郎计切。

这样，我们第六部的æd、æd性质就确定了。

没有一个中古韵的全部字都能填入这一上古韵部，其中每个中古韵都有好几个起源，我们必须一个一个地确定这些字是否属这一部。所有没在括号里的例字都是据《诗》韵放在这里的，有些类中《诗》韵字不够，我们就不得不用其他方法来补充：

“恠”苦盖切又音许既切，在《礼·问丧》韵“恠”；“既”声有韵字“暨”；《易·说卦》以“气”韵“逮”“悖”；“恠”“恠”都从“气”声；“泄”字又作“逮”；而“隶”声又有“逮”有“隶”；“暨”与“暨”同声；对于“器”，人们也许会在\*k'iæd和\*k'iær（下一部）之间犹豫不定，但去声大多指示着一个失落的-d，而不是-r，并且这个字在汉代与各种收d的字押韵（《六韬·一》）；“愤”与“溃”同声；《左·成公九年》引《诗》以“蒯”韵“萃”“匿”；“喟”苦怪切又音丘愧切，与“谓”“渭”同声；“贲”与“匿”同声；《易·颐卦》以“贵”韵“类”“对”；《老子·仁德》以“味”韵“既”，“味”又与“姝”同声；《易·家人》以“馈”韵“遂”，“馈”又与“遗”同声；“慧”与“噤”同声。

### 例字摘要

54. 溉 \*kəd / kǎi

爱 \*ʔəd / ǎi

逮 \*d'əd / d'ǎi

恠 \*k'əd / k'ǎi

55. 届 \*kæd / kǎi

56A. 暨 \*xiəd / xjei

- 既\*kiəd/kjei  
 气\*k'ɿəd/k'jei  
 56B. 肄\*diəd/i  
 四\*siəd/si  
 利\*liəd/lii  
 界\*piəd/pji  
 寐\*miəd/mji  
 57. 弃\*k'ɿæd/k'ji  
 暨\*kiæd/kji  
 58. 戾\*liəd/liei  
 棣\*tiəd/tiei  
 59. 溃\*g'wəd/ɣuäi  
 内\*nwəd/nuäi  
 对\*twəd/tuäi  
 退\*t'wəd/t'uäi  
 悖\*b'wəd/b'uäi  
 妹\*mwəd/muäi  
 愤\*kwəd/kuäi  
 60. 蒯\*k'wæd/kwäi  
 贲\*ŋwæd/ŋwäi  
 61A. 谓\*giwəd/jwei  
 蔚\*ɿiwəd/?jwei  
 贵\*kiwəd/kjwei  
 味\*miwəd/mjwei  
 61B. 出\*t'iwəd/tɕ'wi  
 恣\*d'iwəd/ɕ'wi  
 醉\*tsiwəd/tswi  
 瘁\*dz'iwəd/dz'wi  
 遂\*dziwəd/zwi  
 诿\*siwəd/swi  
 类\*liwəd/liwi  
 62. 季\*kiwæd/kiwi  
 悻\*g'iwæd/g'jwi  
 位\*giwæd/jwi  
 喟\*k'iwæd/k'jwi  
 63. 惠\*g'iwæd/ɣiwei  
 噤\*xiwæd/xiwei

注意：“内”\*nwəd和“对”\*twəd虽然在《诗经》中作为收d的字押韵，但是字体和语源又表明它们派生于更古的\*nwəb和\*twəb，这两个音通过异化(dissimilation)而改换了韵尾。“季”和“悻”官话读tɕi是不规则的，照例本应是kuei，“遗”也是如此，官话读ji而不照例读wei。“遗”字相当难以捉摸，据谐声偏旁它应在这一部里：\*giwæd，但它在《诗经》的许多韵例中却与下一部的字相押，如果在下

一部就应该是 \*giwær, 是不是它象“民” miĕn、miĕn 那样, 也有两个读音呢?

## 第七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64. äi (中古哈一部分) 一等69. uäi (中古灰一部分)  
二等65. äi (中古皆一部分) 二等70. wäi (中古皆一部分)  
三等66A. jei (中古微一部分) 三等71A. jwei (中古微一部分)  
66B. ji (中古脂一部分) 71B. jwi (中古脂一部分)  
67. ji (中古脂一部分) 72. jwi (中古脂一部分)  
四等68.iei (中古齐一部分) 四等73. iwei (中古齐一部分)

### 例 字

64. 岂 (= 凯) [开闾]。哀。  
65. 皆阶偕。潜。[斋。侏。排]。  
66A. 几。畿芹頿[旂]。唏。衣依[辰]。  
66B. 迟坻稚。夷姨楨。旨脂指底砥祗。鸥。视。尸矢誓。  
师。姊穉资。茨饮。兕。私死。履。比妣匕悲。眉涓廓美  
麋。  
67. 几饥[覲]。祁[耆]。屎。伊。  
68. 氏疵。涕。弟冀。跻跻涕。妻萋凄。齐蛭荠穉侏。  
西洒栖犀。礼醴醴黎。毗。迷。祢瀰泥。体。[稽。启。诣。  
翳]。  
69. 回。嵬。敦。頿推。隳。崔摧罪。雷霏。枚浼。  
[瑰。徘]。

70. 怀坏〔淮。崴〕。

71A. 归。违围苇辔炜。威畏。飞〔非〕。骝霏菲〔妃〕。  
腓〔肥〕。微薇尾。

71B. 追。维惟。水。唯（= 雉）。纛藹。绥。〔椎〕。

72. 葵驩〔餽。愧〕。

73. 〔睽〕。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可以通押，例如《齐风·南山》<sup>①</sup>：崔绥归怀，《小雅·出车》：迟萋啗祁归夷，等等。谐声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哀”从“衣”声，“侏”从“齐”声，“徕”从“非”声，“雷”“霤”与“纛”“藹”同声，等等。

上面的中古韵母表看起来准会令人惊异，因为它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前面第六部的韵母表相同。但是正如王念孙和段玉裁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两部还是必须分开，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异点有两个。

在以上我们证明了第六部的韵母在《诗》韵和谐声中都与第五部的 \*ət、\*æet 有着频繁的联系，这证实了第六部的上古音是 \*əd 和 \*æed。而在目前的第七部中却没有与 \*ət、\*æet（第五部）的这种联系，除去个别极其罕见的例外情况，甚至连与 \*əd、\*æed（第六部）的联系也没有。与此相反，我们发现这一部在韵脚和谐声中都与上古收 \*ən、\*æen（第四部）的字有着频繁的联系：

《小雅·谷风》以“嵬”韵“怨”，《小雅·杖杜》以“偕”韵“近”，《小雅·沔水》以“水”韵“准”，《秦

<sup>①</sup>原误作《甫田》(Ode 102)。——译者



风·小戎》<sup>①</sup>以“俎”韵“群”，《小雅·庭燎》以“旂”韵“晨”，《小雅·无将大车》以“痕”韵“尘”，《小雅·采芣》以“旂”韵“芹”，《左·僖公五年》以“旂”韵“晨”，《大戴·五帝德》以“微”韵“远”，《礼·祭义》以“西”韵“巡”，《礼·礼运》以“归”韵“分”，《楚辞·招魂》以“兕”韵“先”，“祈”“沂”从“斤”声，“挥”从“军”声，“揆”从“爰”声，“矢”声有“弣”，“輶”丑饥切又音丑忍切，“俎”徒对切又音常伦切，“敦”都回切又音都昆切，“焯”通回切又音他昆切，“洗”先礼切又音苏典切，“洒”先礼切又音所卖切又音苏典切，“牝”扶履切又音毗忍切，“臺”无匪切又音谟奔切，“垠”渠希切<sup>②</sup>又音语斤切，“纒”与“浼”同声。

第六部的哈皆微脂齐等中古韵代表了收舌尖音的上古韵母：*\*əd*、*\*æd*，上古的*d*在中古之前又变成了元音*i*，那么显然正象这种情形一样，我们第七部的哈皆微脂齐等中古韵必定也代表了收某种舌尖韵尾的上古韵母，因为它们在韵脚和谐声中都与收*n*的字有着频繁的联系。我们这部的上古韵母在韵脚和谐声中都与第六部的韵母（*\*əd*、*\*æd*）清楚地分开了，所以第七部不可能有*-d*，第七部的舌尖辅音听起来肯定比第五部的*-t*和第六部的*-d*更加近似于*-n*，因而才允许偶然与收*n*的字押韵，以及偶然与收*n*的字发生谐声关系。那么我们就应在*r*和*l*之间选择。从某些外语对音来看，前者更为令人信服：在西汉当中国人第一次认识狮子的时候，他们管这种动物叫“狮”，“狮”与我们这部的“师”（中古*ʃi*）同

①原误作《唐风·绸缪》（Ode 118）。——译者

②这是“圻”字的音。——译者

音，而根据我们这里的构拟，它的上古音应是\**ɕiər*，这显然是对译了著名的印度伊朗语 (Indo-Iranian) 的“狮子”一词。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 r 韵尾附在“旂”的后面：*\*g'iər*，那么这个字与“芹”*\*g'iən*押韵，以及从“斤”*\*k'iən*得声，这就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这些考虑引导我们用下列方式把这一部拟作与第四部 (收n)、第五部 (收t) 和第六部 (收d) 严整相配的韵部：

一等64. ər	一等69. wər
二等65. ær	二等70. wæ̀r
三等66. iər	三等71. iwər
67. iæ̀r	72. iwæ̀r
四等68. iər	四等73. iwər

象收 d 的韵部一样，这里的辅音韵尾在中古变成了元音 i，而其余的转换则与第六部完全相同：在舌根和唇音声母后面是\**ər* > *əi* > *ǎi*，\**ær* > *ǎr* > *ǎi*，\**iər* > *iəi* > *jəi*；在舌面音和舌尖音后面是\**iər* > *iəi* > *iəi*，\**iæ̀r* > *iəi* > *ji*，*iər* > *iəi* > *iei* 等等，详见《中日汉字形声论》。插入这些上古音值以后，我们上面的表就变得更加合情合理了，如“水”*\*ɕiwər*韵“准”*\*ɕiwən*，“涔”*\*d'wər*韵“群”*\*g'iwən*，“旂”*\*g'iər*韵“晨”*\*d'iən*，等等。此外，有许多同源字也马上就清楚了：“饥”*\*k'iæ̀r*与“懂”*\*g'iæn*同源，“衣”*\*iər*与“隐”*\*iən*同源，“围”*\*giwər*与“运”*\*giwən*同源。

在“哈”以下的每个中古韵里，我们必须逐一确定哪些字属于我们这里的第七部，因为所有这些中古韵都还包括属

于其他上古韵部的字。我们表中所有不在括号里的字都是根据《诗》韵列到这部的，其余的你看：

“开”“闾”二字一个是平声一个是上声，同为一个词根的两个变体，“闾”从“岂”声；“齋”“济”都从“齐”声；“排”与“骀”同声；“旂”与“芹”同声；“辰”从“衣”声；“覬”从“岂”声；“耆”声有“耆”；《礼·儒行》以“稽”韵“推”，《大戴·四代》以“稽”韵“视”“履”，“启”与“开”为同根变体；“诣”又写作“稽”；“翳”与“辰”同源；“瑰”与“鬼”同声；“徠”与“骀”同声；《左·昭公十二年》以“淮”韵“师”；“巖”从“威”声；《庄子·盗跖》以“非”韵“几”；《国语·晋语》以“妃”韵“怀”“归”“哀”；《楚辞·天问》以“肥”韵“怀”；《国策·秦策》以“推”韵“飞”；“愧”“餽”都与“鬼”同声；“睽”与“葵”同声。

### 例字摘要

64. 岂 *k'ər / k'äi	衣 *ɣjər / ɣjɛi
哀 *ɣər / ɣäi	66B. 迟 *d'jər / d'i
65. 皆 *kær / käi	夷 *djər / i
潜 *g'ær / yäi	旨 *tjər / tɕi
斋 *tsær / tsäi	鸱 *t'jər / tɕ'i
济 *dz'ær / dz'äi	视 *ɕjər / zi
排 *b'ær / b'äi	尸 *ɕjər / ɕi
66A. 几 *kjər / kjɛi	师 *sjər / si
畿 *g'jər / g'jɛi	姊 *tsjər / tsi
晞 *xjər / xjɛi	茨 *ts'jər / ts'i

兕\*ɲwər / zi  
 私\*sɿər / si  
 履\*liər / li  
 比\*piər / pji  
 眉\*miər / mji  
 67. 几\*kiər / kji  
 祁\*giər / gi  
 屎\*xiər / xi  
 伊\*ɣiər / ɣi  
 68. 氏\*tiər / tiei  
 涕\*t'iər / t'iei  
 弟\*d'iər / d'iei  
 济\*tsiər / tsiei  
 妻\*ts'iər / ts'iei  
 齐\*dz'iər / dz'iei  
 西\*siər / siei  
 礼\*liər / liei  
 毗\*b'iər / b'iei  
 迷\*miər / miei  
 祢\*niər / niei  
 体\*t'liər / t'iei  
 稽\*kiər / kiei  
 启\*k'iər / k'iei  
 诘\*ɲiər / ɲiei  
 豨\*ɣiər / ɣiei  
 69. 回\*giwər / ɣuər

嵬\*ɲwər / ɲuǎi  
 敦\*twər / tuǎi  
 頹\*t'wər / t'uǎi  
 隕\*d'wər / d'uǎi  
 崔\*dz'wər / dz'uǎi  
 雷\*lwər / luǎi  
 枚\*mwər / muǎi  
 瑰\*kwər / kuǎi  
 徘\*b'wər / b'uǎi  
 70. 怀\*giwər / ɣwǎi  
 崴\*ɣwər / ɣwǎi  
 71A. 归\*kiwər / kjwǎi  
 违\*giwər / jwǎi  
 威\*ɣiwər / ɣjwǎi  
 飞\*piwər / pjwǎi  
 駢\*p'iwər / p'jwǎi  
 腓\*b'iwər / b'jwǎi  
 微\*miwər / mjwǎi  
 71B. 追\*tiwər / ɣwi  
 维\*diwər / jwi  
 水\*ɣiwər / ɣwi  
 唯\*ts'iwər / ts'wi  
 纍\*liwər / ljwi  
 绥\*sniwər / swi  
 椎\*d'iwər / d'wi  
 72. 葵\*giwər / giwǎi

## 第八部

刚才证明了上古有一个与/ən/、/ət/、/əd/三部相对应的/ər/部，那么我们就禁要问，有没有一个与/an/（第一部）、/at/（第二部）、/ad/（第三部）相对应的/ar/部呢？事实上确有，在我们的顺序中，它的逻辑地位本应在第三部后面，我们故意拖到在第七部中证实了上古存在着r韵尾之后才来论述它，并且把这个/ar/部列在/ər/部后面，是因为这部的字比较少，《诗》韵也不多见。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74. a（中古歌一部分） 一等79. ua（中古戈一部分）  
 二等 二等80. wa（中古麻一部分）  
 75. ai（中古佳一部分）  
 三等76. jie（中古支一部分） 三等81. jwie（中古支一部分）  
 77. jie（中古支一部分） 82. jwie（中古支一部分）  
 四等78. iei（中古齐一部分）

## 例 字

74. 瘳。憚。𩇛。那。

75. 柴。

76. 觶。

77. 讫柴。泚。迳。贲。瀾弭。

78. 𩇛。

79. 果。课。裸。火。踈。揣。妥。蓑。番。播幡。

80. 蹶。蹶。

81. 惝。瑞。揣。

82. 燬。燬。衰。累。绥。

所有这些中古韵都还包括属于其他上古韵部的字，因而属于这一部的字不得不逐一确定。在韵脚和谐声中，这一部与收 *n* 的字或与前面 /*ər*/ 部的字有偶然的联系，这证明了它有 *r* 韵尾。

“瘴”有丁可切得案切二音并从“单”声；“憚”有丁贺切徒案切二音并从“单”声；“鼈”有徒河切唐干切二音并从“单”声，又在《礼·月令》韵“鼈”；《小雅·桑扈》以“那”韵“翰”“宪”“难”；《小雅·车攻》以“柴”韵“依”，“柴”士佳切又音子智切；“解”从“单”声；《小雅·小旻》以“诌”韵“哀”“依”；《邶风·新台》以“泚”韵“鲜”；《周南·汝坟》以“迹”韵“尾”；“贲”彼义切又音博昆切又音符分切；《邶风·新台》以“渊”韵“鲜”；《楚辞·远游》<sup>①</sup>以“弭”韵“涕”；“鸷”从“难”声；“果”声有“裸”，“课”“裸”“蹶”“裸”都从“果”声；《豳风·七月》以“火”韵“衣”；《小雅·大田》以“火”韵“稚”，“火”又与“燬”“燬”同根；“痿”与“萎”同声；“揣”有丁果切初委切尺兗切三音，从“嵩”声；“妥”为“绥”声；“衰”从“衰”声；“番”博何切又音孚袁切，并在《大雅·崧高》韵“摐”“翰”“宪”；《管子·弟子职》以“播”韵 \**b'wan*<sup>②</sup>；《易

<sup>①</sup>原误作《九章》(Kiu chang)。——译者

<sup>②</sup>依此处注音应是“盘”字，考《弟子职》：“凡拚之道，实水于盘，攘臂袂及肘，堂上则播洒，室中握手。”江有诒以“道”“肘”等字为韵，高本汉似以“盘”“播”为韵，疑有误。——译者

· 贲卦》以“幡”韵“翰”，《左·宣公二年》以“幡”韵“睥”<sup>①</sup>；“蹠”“裸”见以上“果”字；“揣”“瑞”从“揣”声；“揣”见上；《周南·汝坟》以“燬”韵“尾”；“烜”许委切又音况晚切；《小雅·谷风》以“萎”韵“怨”；“衰”楚危切又音仓回切又音所追切，在《论语·微子》韵“追”，在《荀子·成相》韵“归”；“累”力委切又音力追切，与前一部的“纛”“薰”同声；“绥”思累切又音息遗切，见上一部。

在以上第一、第二和第三部的平行关系引导下，我们建立了下列上古音系统：

一等	74. *ar		79. war
二等		75. ər	80. war
三等	76. iar	77. iär	81. iwar 82. iwär
四等	78. iar		

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在上古有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区别，如在三等：

中古仙	*ian	元	iän
薛	iat	月	iät

据此类推，我们在第八部中把中古支韵再细分为两个上古韵母：

76. \*iar 77. iär 81. iwar 82. iwär.

这似乎有些冒失，但事实上确是存在着某种值得注意的区别。以上我们看到，前者(\*iar、iwar)与带长元音的\*an、wan有联系，而后者(\*iär、iwär)则仅仅与带短元

①指“睥其目，幡其腹”，首字入韵。——译者

音的 \*jər (\*jən) 有联系。二等“柴”字士佳切，属于上古短元音一类，是因为这个字又音子智切，又与“伙”押韵；反之，“蹶”字属于长元音一类，是因为它与带长元音的“裸”同声旁。

在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化中，韵尾r或者失落了，或者变成了元音i（如在前一部），这个现象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奇怪的是“揣”\*tjwar和“熯”\*xjwār却没有造成中古的 tɕiwe和xiwe，而是通过换位 (metathesis) 变成了 tɕwiɛ和xiwiɛ。然而这是由于另一个上古韵母 (\*wia) 的类化作用，如“亏”\*k'wia(中古k'jwiɛ)，见下面第三十五部。

### 例字摘要

- |                      |                      |
|----------------------|----------------------|
| 74. 瘰 *tər / tɑ      | 踈 *ɣwər / ɣua        |
| 蹇 *d'ər / d'a        | 揣 *twər / tua        |
| 那 *nər / na          | 妥 *t'nwər / t'ua     |
| 75. 柴 *dz'är / dz'ai | 衰 *swər / sua        |
| 76. 解 *tjər / tɕiɛ   | 番 *pwər / pua        |
| 77. 诌 *tsjär / tsie  | 播 *b'wər / b'ua      |
| 泚 *ts'jär / ts'ie    | 80. 蹶 *g'lwər / ɣwa  |
| 迓 *njär / nɕie       | 81. 揣 *tjwar / tɕwiɛ |
| 贲 *pjär / piɛ        | 瑞 *ɕiwar / ɕwiɛ      |
| 瀾 *mjär / mjiɛ       | 揣 *tɕ'jwar / tɕ'wiɛ  |
| 78. 鬻 *niar / njei   | 82. 熯 *xjwār / xjwiɛ |
| 79. 果 *klwar / kua   | 萎 *ɣjwār / ɣjwiɛ     |
| 课 *k'lwār / k'ua     | 衰 *tɕ'jwār / tɕ'wiɛ  |
| 裸 *glwār / lua       | 累 *ljwār / ljwiɛ     |
| 火 *xwār / xua        | 纆 *snjwār / swiɛ     |



## 第九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三等83A. iĕn(中古真一部分)    85. iuĕn(中古諄一部分)  
83B. iæ̃n(中古臻一部分)  
四等84. ien(中古先一部分)    86. iwen(中古先一部分)

### 例 字

83A. 矜。姻。駟。陈。引。神。臣。申信身。人仁。亲。尽恹〔秦〕。信新薪。邻磷令。宾滨。频蘋。民泯命。〔紧。真。瞋。进晋〕。

83B. 榛。漆。臻。莘。

84. 坚。贤〔弦〕。颠巅。天。填阡田电甸。千。年。令苓零。〔牵。咽〕。

85. 均钩。旬。询。〔筠。楸〕。

86. 玄。洵。渊。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酈风·定之方中》：零人田渊千，《小雅·雨无正》：天信臻身，《小雅·北山》：宾臣均贤；“秦”声有“榛”“漆”“臻”“臻”，“咽”与“姻”“駟”同声，“玄”声有“牵”，等等。

真臻先这几个中古韵都已经在这部的第四部出现过了，但我们看到，它们在那一部是与中古en、iĕn通转，因而是派生于\*iĕn、\*iæ̃n、\*ien的，而在我们的第九部里它们专作为/e/类出现，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构拟如下上古音值：

83. \*iĕn

85. iwĕn

84. ien

86. iwen

这几类的上古韵母一直保留到了中古，但中古臻韵的字除外，臻韵只是在舌尖后音声母后面，主元音变得更开更松：tɕiĕn > tɕiæ̃n，于是这些字与上面第四部的上古\*tɕiæ̃n混了①。

由于我们以上列出的中古韵母并不都是限制在这一上古韵部里，它们也在第四部中出现，所以我们不得不逐一确定有哪些字属于这一部。不在括号里的例字是根据《诗》韵放在我们这部的，其余的：

“紧”与“坚”同声；“真”声有“颠”“巛”“填”“阡”；“瞋”也从“真”声；《易·杂卦》以“进”韵“亲”“颠”；“晋”与“进”同源；“秦”声有“榛”“漆”“藜”“臻”；“牵”“弦”都从“玄”声；“咽”与“姻”“颀”同声；“筠”从“均”声；“楸”从“句”声。

### 例字摘要

83A. 矜 *g'iĕn / g'iĕ̃n	人 *n_iĕ̃n / n_ziĕ̃n
姻 *ʔ_iĕ̃n / ʔ_iĕ̃n	亲 *ts'iĕ̃n / ts'iĕ̃n
陈 *d'iĕ̃n / d'iĕ̃n	尽 *dz'iĕ̃n / dz'iĕ̃n
引 *d_iĕ̃n / iĕ̃n	信 *s_iĕ̃n / s_iĕ̃n
神 *d'iĕ̃n / dz'iĕ̃n	邻 *l_iĕ̃n / l_iĕ̃n
臣 *d_iĕ̃n / z_iĕ̃n	宾 *p_iĕ̃n / p_iĕ̃n
申 *ɕ_iĕ̃n / ɕ_iĕ̃n	频 *b'iĕ̃n / b'iĕ̃n

①我们这里的中古音tɕiæ̃n派生于上古音tɕiĕ̃n，这一点是我在 Grammata 中没有认识到的。

民*mi <sub>ɿ</sub> ěn / mi <sub>ɿ</sub> ěn	千*ts'ien / ts'ien
紧*ki <sub>ɿ</sub> ěn / ki <sub>ɿ</sub> ěn	年*nien / nien
真*ʈ <sub>ɿ</sub> ěn / tɕ <sub>ɿ</sub> ěn	令*lien / lien
瞋*ʈ' i <sub>ɿ</sub> ěn / tɕ' i <sub>ɿ</sub> ěn	牵*k'ien / k'ien
进*tsi <sub>ɿ</sub> ěn / tsi <sub>ɿ</sub> ěn	咽*ʔien / ʔien
83B. 榛*ʈsi <sub>ɿ</sub> ěn / ʈsi <sub>ɿ</sub> æn	85. 均*k <sub>ɿ</sub> wěn / k <sub>ɿ</sub> uěn
莘*ʂ <sub>ɿ</sub> ěn / ʂ <sub>ɿ</sub> æn	旬*dzi <sub>ɿ</sub> wěn / zi <sub>ɿ</sub> uěn
84. 坚*kien / kien	洵*si <sub>ɿ</sub> wěn / si <sub>ɿ</sub> uěn
贤*g'ien / ɣien	筠*gi <sub>ɿ</sub> wěn / ji <sub>ɿ</sub> uěn
颠*tien / tien	楸*ʈi <sub>ɿ</sub> wěn / ʈ' i <sub>ɿ</sub> uěn
天*t'ien / t'ien	86. 玄*g'iwēn / ɣiwēn
填*d'ien / d'ien	洵*xiwēn / xiwēn
	渊*ʔiwēn / ʔiwēn

## 第十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三等 87A. i<sub>ɿ</sub>ət (中古质一部分) 89. i<sub>ɿ</sub>uət (中古术一部分)

87B. i<sub>ɿ</sub>æt (中古栻一部分)

四等 88. iet (中古屑一部分) 90. iwet (中古屑一部分)

### 例 字

87A. 吉。一抑。窒控。秩。逸。实。室。日。即。七漆。  
栗慄。秘辘。匹。怩。密。〔诘。媧。膝〕。

87B. 栻。瑟。

88. 结媧。榧。噎。颯埤。节。〔切〕。

89. 減。恤。〔馱〕。

90. 血。穴。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如《大雅·绵》：黼漆穴室，等等。它们在谐声字中也经常结合在一起，如“吉”声有“结”“袪”，“栻”从“节”声。

这一部与前一部有严整的平行关系，上古韵母是：

87. \*iět

89. \*iwět

88. \*iet

90. \*iwet

与前一部的演化相对，我们这一部的上古音*iět*在舌尖后音后面变成了中古的*iæt*（栻\**tʃiět* > *tʃiæt*）。

另外，同一个中古韵母的字也出现在别的中古韵部里，我们不得不逐一确定有哪些字属于这一类。不在括号里的字是根据《诗》韵放在这里的，另外：“诘”“媾”都从“吉”声；“膝”与“漆”同声；“切”从“七”声；“馱”从“穴”声。

### 例字摘要

87A. 吉 \**kjět* / *kjět*

一 \**ʔiět* / *ʔiět*①

室 \**tjět* / *tjět*

秩 \**d'iět* / *d'iět*

逸 \**djět* / *iět*

实 \**dz'iět* / *dz'iět*

室 \**ɕjět* / *ɕjět*

日 \**njět* / *nziět*

即 \**tsjět*② / —

七 \**ts'iět* / *ts'iět*

栗 \**ljět* / *ljět*

秘 \**piět* / *piět*

① “抑”字的音是根据《诗》韵推测来的，它最初用作“噫”的同义词：*ʔjək* / *ʔjək*；同样，“即”也用于“稷”的同义词：*tsjək* / *tsjək*。

② 见上条注。

- |                       |                                 |
|-----------------------|---------------------------------|
| 匹 *p' iět / p' iět    | 噎 *?iet / ?iet                  |
| 秘 *b' iět / b' iět    | 臆 *d' iet / d' iet <sup>①</sup> |
| 密 *miět / miět        | 节 *tsiet / tsiet                |
| 诘 *k' iět / k' iět    | 切 *ts'iet / ts'iet              |
| 媾 *g' iět / g' iět    | 89. 滅 *xiwět / —                |
| 膝 *siět / siět        | 恤 *siwět / siuět                |
| 87B. 栉 *tʂiět / tʂiæt | 歎 *diwět / iuět                 |
| 瑟 *ʂiět / ʂiæt        | 90. 血 *xiwet / xiwet            |
| 88. 结 *kiet / kiet    | 穴 *g' iwet / yiwet              |
| 颞 *g' iet / yiet      |                                 |

## 第十一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三等91. ji (中古脂一部分)

四等92. iei (中古齐一部分)

### 例 字

91. 懿。寔。至。遂秘。

92. 髻。噎。闭。

这一部与前面 /et/ 部的联系和平行关系清楚地表明它是与之相对应的 /ed/ 部，上古音值是：

91. \*iěd

92. \*ied

韵母 \*iěd 发展为 iěi > i, \*ied 在中古简单地把它的 d 韵尾

① “臆”字及注音原文脱漏。——译者

元音化了：iei。

这一部只包括很少几个字。我们把例字归在这里是鉴于下列理由：

“懿”从“壹”声；《邶风·终风》以“懿”韵“暄”；《小雅·蓼莪》<sup>①</sup>以“至”韵“恤”；《豳风·东山》以“至”韵“埵”“室”“窒”，“至”声又有“窒”“埵”“埵”“窒”等字；《大雅·桑柔》以“懿”韵“恤”，“秘”兵媚切又音鄙密切，与“懿”同声；“髻”从“吉”声；“暄”从“壹”声；《秦风·小戎》假“闭”为“秘”。

### 例字摘要

91. 懿 \*ʔiəd / ʔi

寔 \*tʰiəd / tʰi

至 \*tʰiəd / tʰei

懿 \*ʔiəd / ʔji

92. 髻 \*kied / kiei

暄 \*ʔied / iei

闭 \*ʔied / ʔiei

由于我们看到了上古有an, at, ad, ar四部，又有ən, ət, əd, ər四部，那么我们就推测也该有一个与上述ən, ət, əd三部相对应的ər部。事实上确有这一部的迹象，但却很难找到证据来证明哪些字是属于这一收字绝少的韵部的。我们得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寔” \*tʰiər / tʰeie从“真” \*tʰiən / tʰiēn声。

## 第十二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sup>①</sup>原误作《采薇》(Ode 167)。——译者

- 一等93.  $\alpha m$  (中古谈)  
 二等94.  $\alpha m$  (中古衙)  
     95.  $\check{\alpha} m$  (中古咸一部分)  
 三等96.  $i\epsilon m$  (中古盐一部分)  
     97.  $i\epsilon m$  (中古严)  
 四等98.  $i\epsilon m$  (中古添一部分)  
 三等99.  $i\omega\epsilon m$  (中古凡)

### 例 字

93. 甘敢。莢。谈谈谈。蓝滥〔览。鑿暂。聃〕。  
 94. 巖。监。檻。〔衙。饔〕。  
 95. 斩。〔儻〕。  
 96. 詹瞻。齏。眨。〔柑。獾狻。淹掩弇厌。媠染。剡。浙  
     歼。铎。检。廉〕。  
 97. 严。〔淹。检〕。  
 98. 玷。〔兼。恬〕。  
 99. 凡犯。汎。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如《小雅·节南山》：  
 巖瞻谈斩监；在谐声中它们也有频繁的联系，如“严”声有  
 “巖”，“剡”与“谈”“谈”“谈”同声，等等。

我们先丢开中古凡韵，从其余的韵类开始讨论。

这一部构成了与第一部-n类完全对应的-m类。下面我们  
 把第一部的音值放在左边，把第十二部的相应拟音写在右  
 边：

- |                                 |                                  |
|---------------------------------|----------------------------------|
| 一等1. $\alpha n$ ( $*\alpha n$ ) | 一等93. $\alpha m$ ( $*\alpha m$ ) |
| 二等2. $\alpha n$ ( $*\alpha n$ ) | 二等94. $\alpha m$ ( $*\alpha m$ ) |

3.ǎn (*ǎn)	95.ǎm (*ǎm)
三等4.iɛn (*ian)	三等96.iɛm (*iam)
5.iɛn (*iǎn)	97.iɛm (*iǎm)
四等6.iɛn (*ian)	四等98.iɛm (*iam)

于是，我们恰恰得到了与第一部完全相同的长短元音的区别，也得到了与第一部一样的从上古到中古的元音演化（i音变）。

在第一部我们看到，中古寒删仙元几韵的字通常只押在第一部，而不押其他上古韵部，因而我们据此建立了等式：全部中古的an = 上古的\*an，全部iɛn = \*iǎn，等等。这一部的中古谈衞严几韵也完全如此，它们所有的字都在上古第十二部，我们也就可以建立等式：所有的am = \*am，所有的ɛm = \*am，所有的iɛm = \*iǎm（我们在表中括号里多加上了几个例子，为的是填满其骨架<sup>①</sup>）；但中古盐等韵却不是这样明确，其中还有些字属于别处（以下第十四部），所以我们不得不逐一考察中古咸盐添几韵的字，以求确定其中有哪些字属于我们这个/am/部。

所有没放在括号里的例字在《诗》韵中都押在这个/am/部里，其余的请看：

《礼·曲礼》假“倓”为“皙”；“柑”从“甘”声；“彘”从“严”声，字又作“豨”；《楚辞·招魂》以“淹”

① “览”与“蓝”“滥”同声；“鑿”、“皙”都从“斨”声；“衞”与“柑”同源；“倓”（偏旁本应是“金”而不是“食”）与“鑿”同源；“淹”於剑切（《广韵》“淹”在梵韵——译者）又音央炎切；“豨”kɛm（《广韵》及《康熙字典》都无此一音——译者）又音居奄切。



韵“渐”，见下；“掩”与“淹”同声，又与“彘”同源；《礼·大学》假“厌”为“掩”；“妣”与“聃”同声，《诗·小雅·巧言》假“染”为“妣”；“剡”与“淡”“悒”“饒”同声并在《礼·杂记》韵“斩”；“渐”从“斩”声；“歼”与“鏊”同源；“铉”与“歼”为同根变体；“检”在《管子·山权》假为“兼”；《管子·正世》假“廉”为“览”；“兼”声有“廉”；“恬”与“铉”同声。

让我们再多说几句，“谗”字在《诗·小雅·巧言》押入以下的/əm/部<sup>①</sup>，但因为这一组音的/am/性质已由“饒”和“倓”明白地揭示出来了，所以这肯定是个拗韵。

第一部有一大类与开口相对应的合口韵：

\*kan; kwan

kán; kwan 等等，

可是在我们目前收m的这一部中，由于w介音与收尾的双唇音相抵触，所以它很难存在，允许它存在的只有一个凡韵，并且只有几个字。因为我们看到，中古的i<sup>em</sup>一律是上古的\*i<sup>äm</sup>，所以我们这里的i<sup>wem</sup>也就是上古的\*i<sup>wäm</sup>。这很少的几例都是唇声母字，而w介音如果不是与m韵尾不相容的话，那么就应在这里解释为一种声母发音动作的结果：\*b<sup>i</sup>ä<sup>m</sup>>b<sup>i</sup>wä<sup>m</sup>，这似乎也是可能的。

### 例字摘要

93. 甘\*kam/kam

谈\*d'am/d'am

莢\*<sup>t</sup>am/<sup>t</sup>am

藍\*<sup>g</sup>lam/<sup>l</sup>am

<sup>①</sup>指“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译者

- |                      |                        |
|----------------------|------------------------|
| 菱 *dz'am / dz'am     | 姆 *niam / nziem        |
| 聃 *tɪnam / tɪam      | 剡 *dɪam / iem          |
| 94. 巖 *ŋam / ŋam     | 浙 *tsiam / tsiem       |
| 監 *klam / kam        | 銛 *siam / siem         |
| 檻 *g'lam / yam       | 檢 *klɪam / kiem        |
| 衍 *g'am / yam        | 廉 *gliam / liem        |
| 俛 *dz'am / dz'am     | 97. 严 *ŋjäm / ŋjəm     |
| 95. 斩 *tsäm / tsäm   | 淹 *ʔjäm / ʔjəm         |
| 俛 *dz'äm / dz'äm     | 檢 *kljäm / kjəm        |
| 96. 詹 *tɪjam / tɛɪem | 98. 玷 *tiam / tiem     |
| 積 *t'iam / tɕ'iem    | 兼 *kliam / kiem        |
| 貶 *pɪam / piem       | 恬 *d'iam / d'iem       |
| 柑 *g'iam / g'iem     | 99. 凡 *b'iwäm / b'iwəm |
| 獵 *xiam / xiem       | 汎 *p'iwäm / p'iwəm     |
| 淹 *ʔjiam / ʔjəm      |                        |

### 第十三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100. aɪ (中古盍)
- 二等101. aɪ (中古狎)
- 102, äɪ (中古洽一部分)
- 三等103. iɛɪ (中古叶一部分)
- 104, iɛɪ (中古业)
- 四等105. iɛɪ (中古帖一部分)
- 三等106. iwɛɪ (中古乏)

## 例 字

- 100.〔盍。踏。腊〕。  
101.甲〔狎。狎匣。压押。娶〕。  
102.〔夹。狭。插。猷〕。  
103.叶。涉。鞞。捷。〔馐。仄。接接。蹶。蹶〕。  
104.业。〔肱怯。肋〕。  
105.〔狎。篋。协。帖。蹶〕。  
106.〔法。乏〕。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如《卫风·芄兰》：叶鞞甲；在谐声中通转，如“夹”声有“狎”，等等。

这一部是与第十二部-m类完全平行的-p类，据此可以填入上古音值：

- 一等100. \*aP  
二等101. aP            102. äP  
三等103. iaP           104. iäP  
四等105. iaP  
三等106. iwäP

恰与第十二部一样，中古盍狎业乏几韵的字都属于这个上古/aP/部<sup>①</sup>，但在剩下的几个韵中，属于这一部的字必须逐一加以确定。不在括号里的字是据《诗》韵放在这部的，其余的请看：

“夹”与“肱”“肋”同根；“狭”与“狎”同根；“插”与“接”同源，见下；“馐”从“盍”声；“仄”於叶切又

<sup>①</sup>另外，“踏”与“蹶”同根，见下；“狎”“匣”“押”都从“甲”声；“压”从“仄”声；“娶”与“接”“接”同声。

音於艳切；“接”在《楚辞·国殇》①韵“甲”，并与“接”同声；“躡”与“臘”同声，“躡”为另一同根变体，这两字又都与下面的“蹠”同源；“挾”古协切又音古洽切，与“夹”同根，见上，“篋”与“挾”同声；“协”与“胁”同声；“帖”从“占”声；“蹠”从“葉”声②；《韩子·扬权》以“法”韵“怯”，《易·蒙卦》以“法”韵“接”，“乏”声有“贬”。

因为前两部中有了上古的 /am/ 和 /aP/, 所以我们可以指望也找到某些 /ab/ 部的字。事实上的确有, 当然为数很少。“去” k'iwə 声有“祛”“怯” \*k'jǎP “馐” \*g'jǎP “盍” \*g'aP “法” \*pǐwǎP, 所以“去”字毫无疑问带有唇辅音韵尾, 但这个音恰如韵尾 d 和 g 那样, 在中古以前就失落了, 它准是个 b。我们在下文将看到, 上古的 \*io 割裂为中古的 iwə, 而元音 o 是在失落 b 以后发生的“暗化” (darkening) 所造成的: “去”的上古读音显然是 \*kjab, 这符合上述的谐声情况。

### 例字摘要

100. 盍 *g'aP / yaP	压 *ʔaP / ʔaP
踏 *d'aP / d'aP	翬 *saP / ʒaP
腊 *laP / laP	102. 夹 *kǎP / kǎP
101. 甲 *kaP / kaP	狹 *g'ǎP / yǎP
狎 *g'aP / yaP	插 *tsǎP / tʂǎP

①原误作《九章》(kiu chang)。——译者

②原文如此。——译者

103. 叶 \*d<sub>ɪ</sub>ɪəp / ɪəp  
 涉 \*d<sub>ɪ</sub>ɪəp / z<sub>ɪ</sub>ɪəp  
 鞅 \*ɕ<sub>ɪ</sub>ɪəp / ɕ<sub>ɪ</sub>ɪəp  
 捷 \*dz' <sub>ɪ</sub>ɪəp / dz' <sub>ɪ</sub>ɪəp  
 馐 \*g<sub>ɪ</sub>ɪəp / j<sub>ɪ</sub>ɪəp  
 仄 \*ʔ<sub>ɪ</sub>ɪəp / ʔ<sub>ɪ</sub>ɪəp  
 接 \*ts<sub>ɪ</sub>ɪəp / ts<sub>ɪ</sub>ɪəp  
 躐 \*l<sub>ɪ</sub>ɪəp / l<sub>ɪ</sub>ɪəp  
 蹶 \*n<sub>ɪ</sub>ɪəp / n<sub>ɪ</sub>ɪəp
104. 业 \*ŋ<sub>ɪ</sub>ɪəp / ŋ<sub>ɪ</sub>ɪəp  
 胠 \*k' <sub>ɪ</sub>ɪəp / k' <sub>ɪ</sub>ɪəp  
 胁 \*x<sub>ɪ</sub>ɪəp / x<sub>ɪ</sub>ɪəp
105. 袂 \*k<sub>ɪ</sub>ɪəp / k<sub>ɪ</sub>ɪəp  
 篋 \*k' <sub>ɪ</sub>ɪəp / k' <sub>ɪ</sub>ɪəp  
 协 \*g' <sub>ɪ</sub>ɪəp / y<sub>ɪ</sub>ɪəp  
 帖 \*t<sub>ɪ</sub>ɪəp / t<sub>ɪ</sub>ɪəp  
 蹶 \*d' <sub>ɪ</sub>ɪəp / d' <sub>ɪ</sub>ɪəp
106. 法 \*p<sub>ɪ</sub>wäp / p<sub>ɪ</sub>wəp  
 乏 \*b' <sub>ɪ</sub>wäp / b' <sub>ɪ</sub>wəp

## 第十四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107. ǎm (中古覃)  
 二等108. ǎm (中古咸一部分)  
 三等109. ɪəm (中古侵)  
 110. ɪem (中古盐一部分)  
 四等111. iem (中古添一部分)  
 一等112. uŋ (中古东一部分)  
 三等113. ɪuŋ (中古东一部分)

### 例 字

107. 湛耽。菡〔潭窩燂〕。三。南男。〔感。埴〕。

108. 〔减。咸陷。岩。湛。掺〕。

109. 今衿锦金。钦。苓琴。歆。音〔愔〕。琛。潜。枕。甚甚

焜黹。深。浸。寢寢。鬻。心。壬。林。諗。〔淫。参。禁〕。

110.鬻〔焜。黔。谄。阎。燿〕。

111.簟。僭。念。〔垫〕。

112.〔芘〕。

113.风〔枫。凤〕。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如《邶风·燕燕》：音南，《邶风·谷风》：风心，《小雅·斯干》：簟寢，在谐声中通转，如“甚”声有“湛”，“念”声有“諗”，“潭”与“簟”同声，等等。“芘”和“风”的声旁“凡”证明它们在上古收m韵尾。

显而易见，这一部里中古覃咸盐添几韵的字在韵脚和谐声中并不常与上面第十二部的/am/类字在一起，而总是与这一部中带iəm的字在一起，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是与第十二部的/am/相对应的/əm/部，恰象第四部是与第一部/an/相对应的/ən/那样。这一平行关系很有启发性，因为我们看到，以短而松的主元音为特征的/ən/部包括上古一等\*ən、二等\*æn、三等\*ɿən、\*ɿæn、四等\*iən这几个韵母，所以我们就推测这里也是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第十四部的上古系统就是：

一等107.\*əm

二等108.æm

三等109.iəm

110.iæm

四等111.iəm

一等112.ǔm

三等113.iǔm

最后，中古东韵在/ən/部中没有相配的韵，这应当简要地说几句（东韵一等只有一个“茈”字，音\*b'ǖm/b'uŋ和\*b'ï̄m/b'iuŋ）。中古东韵有好几个上古来源，其中一个就是目前的-m韵类。当东韵与\*əm和\*æm押韵的时候，它以u音质为其先决条件，这种u听起来更加近似于ə和æ而不太近似于u。因为我们这一部以短而松的主元音为特征，所以我们必须断定，在这种情况下的u是一种短而松，并且开口度比较大的ǖ，有点象瑞典语的kung、gubbe（英语中最近似的音大概是value中的u）：Pīǖm<sup>①</sup>。拟一个\*Pīwəm，更便于同\*əm押韵，这似乎很吸引人，但我们将看到，下文的第十九部还要提及这个问题，那里有些字的韵母\*ï̄k/iuk与\*ək、æk押韵，但也不可能是上古的\*iwək，因为这个音在别的字中也同样存在。

在以上讨论中古音的时候我们已经指出过（第48页），中古的ǎm肯定起源于\*əm，我们还看到，\*əd变成了中古的ǎi（第六部），\*ər>\*äi（第七部），所以这里的\*əm也发展为ǎm。并且恰象\*æn转入/an/部，变成中古的ǎn（第四部）那样，这里的\*æm也变成了ǎm。三等\*ï̄æm被纳入了听起来非常类似的iem这一大类里：\*ï̄æm>iem。最后，强的元音性的i引起了“i音变”：iən>ien，那么这里的iəm就同样变为中古的iem。

中古覃侵二韵的字通常不押出本部之外，所以我们可以建立这些等式：所有中古的ǎm都是上古的\*əm，所有中古的

<sup>①</sup>Grammata没有指出这是短元音，那本书中只简单地写成pium。我相信这里是个小小的改进。

iəm都是上古的\**iəm*①。但是剩下的中古韵却也包含其他上古韵部的字，因而属于这一部的字就必须逐一确定：

括号以外的字是据《诗》韵放在这部的。“威”声有“感”；“陷”与“培”“苔”同声；“岩”五威切又音鱼金切；“湛”徒减切又音直深切；“掺”从“参”声；“黔”从“今”声并在《左·襄公十七年》韵“心”，“谄”“阎”都与“苔”同声；“燿”与“潜”同声；“燿”昨盐切又音徒含切；“垫”从“执”声；“芘”从“凡”声；“枫”在《楚辞·招魂》韵“心”“南”并从“风”声；“凤”与“芘”同声。

### 例字摘要

107. 湛 \**təm* / *täm*

苔 \**d'əm* / *d'äm*

三 \**səm* / (*səm*)

南 \**nəm* / *näm*

感 \**kəm* / *käm*

培 \**k'əm* / *k'äm*

108. 减 \**kæm* / *käm*

威 \**g'æm* / *g'äm*

岩 \**ŋæm* / *ŋäm*

湛 \**d'æm* / *d'äm*

掺 \**sæm* / *säm*

109. 今 \**kjəm* / *kjəm*

饮 \**k'jəm* / *k'jəm*

岑 \**g'jəm* / *g'jəm*

歆 \**xjəm* / *xjəm*

音 \**ʔjəm* / *ʔjəm*

琛 \**tjəm* / *tjəm*

潜 \**ʈjəm* / *ʈjəm*

枕 \**tjəm* / *tjəm*

甚 \**ɸjəm* / *ɸjəm*

深 \**ɕjəm* / *ɕjəm*

浸 \**tsjəm* / *tsjəm*

①另外，《楚辞·抽思》以“潭”韵“心”，《左·昭公二十一年》以“愔”韵“金”，《楚辞·离骚》以“淫”韵“心”，《礼·月令》以“叶”韵“淫”。



寢*ts'jəm / ts'jəm	谄*t'jəm / t'jəm
鬻*dzjəm / zjəm	阎*djəm / jəm
心*sjəm / sjəm	熠*tsjəm / tsjəm
壬*ɲjəm / ɲzjəm	111. 簞*d'jəm / d'jəm
林*gljəm / ljəm	僭*tsiəm / tsiəm
諗*ɕɲjəm / ɕjəm	念*niəm / niəm
淫*djəm / jəm	墊*tiəm / tiəm
參*ʂjəm / ʂjəm	112. 芘*b'üm / b'uŋ
禁*kljəm / kjəm	113. 夙*Pjüm / Pjuŋ
110. 鬻*dz'jəm / dz'jəm	夙*b'jüm / b'juŋ
黔*g'jəm / g'jəm	

## 第十五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114. äP (中古合)
- 二等115. äP (中古洽一部分)
- 三等116. jəP (中古缉)
- 117. jɛP (中古叶一部分)
- 四等118. ieP (中古帖一部分)

### 例 字

114. 合。斲。〔斲。答。谄。杂。拉〕。

115. 洽〔裕。斲〕。

116. 及。翕。邑。蜚。湿。澁。揖。隰〔习袞〕。集揖。笠。  
泣。〔汁。入。立。急〕。

117. 揖。〔笈。焯。摺〕。

118.〔褶叠。斂〕。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如《小雅·常棣》：合翕，《大雅·棫朴》：楫及，《大雅·板》：辑洽；“合”声有“洽”，“拉”与“笠”同声，“习”声有“褶”，等等。

不难认清，这个收 $P$ 的韵部和前面收 $m$ 的韵部有完美的平行关系。这部的上古音值是：

一等114.  $*əP$

二等115.  $æP$

三等116.  $iəP$

117.  $iæP$

四等118.  $ieP$

这部的演化现象 ( $ə > \tilde{a}$ 、 $iæ > i\varepsilon$ 、 $iə > ie$ ) 恰与第十四部完全相同。

中古合緝两韵的字通常都不押出这个上古韵部，因而我们可以建立这些等式：中古所有的 $\tilde{a}P =$ 上古的 $*əP$ ，所有的 $iəP = *iəP$ ①。但是中古洽叶帖三韵的字必须逐一加以考察：

“𧰨”古洽切又音古沓切并从“合”声，“𧰨”从合声；“笈”从“及”声；“焯”筠辄切又音为立切；“𧰨”从“习”声；“褶”与“叠”为同源字，从“习”声；“斂”从“念”声。

这里我们也可以推测不仅有收 $P$ 的字，而且还有收 $b$ 的

①除了《诗》韵的证据（没放在括号里的例字）我们还有：“𧰨”从“合”声；“𧰨”与“集”为同根变体；“拉”与“笠”同声；《管子·弟子职》以“汁”韵“立”；《楚辞·九辩》（原误作九章——译者）以“入”韵“集”“洽”“合”；“立”声有“笠”；“急”从“及”声，並在《楚辞·离骚》韵“立”。

字。确实有几个,但非常少。我们一方面有“执” $*tʃiəp / tʃiəp$ , 另一方面又有“摯” $*tʃiəb / tʃi$ , 那么我们的拟音 $*tʃiəb$ 显然就是正确的: 这两个字是同根变体, 而“摯”字的尾音b在中古以前就完全失落了。另外还有个“内”(中古nuai)字, 它与“纳” $nǎp (*nəp)$ 和“入” $n̄ziəp (*n̄iəp)$ 同根, 显然是上古收b的合口字, 所以是 $*nwəb$ , 这就是古人之所以感觉“内”与“纳”“入”二字同属一类、并据此造字的原因。但是通过异化作用(唇音w: b), “内”很早就转成了 $*nwəd$  (见以上第六部), 它用这个音在《诗·大雅·荡》中与“类”押韵。同样, “对” $(*twəb >)*twəd$ 也在同一首诗里押韵, 它与“答” $*təp$ 同根。

### 例字摘要

114. 合 $*g' əp / yǎp$	湿 $*tʃiəp / tʃiəp$
舳 $*nəp / nǎp$	濺 $*tʃiəp / tʃiəp$
𨋖 $*kəp / kǎp$	摯 $*tʃiəp / tʃiəp$
答 $*təp / tǎp$	隰 $*dziəp / ziəp$
诸 $*d' əp / d' ǎp$	集 $*dz' iəp / dz' iəp$
杂 $*dz' əp / dz' ǎp$	笠 $*liəp / liəp$
拉 $*gləp / lǎp$	泣 $*k' liəp / k' iəp$
115. 洽 $*g' æp / yǎp$	汁 $*tʃiəp / tʃiəp$
𨋖 $*kæp / kǎp$	入 $*n̄iəp / n̄ziəp$
116. 及 $*g' iəp / g' iəp$	立 $*liəp / liəp$
翕 $*xiəp / xiəp$	急 $*kiəp / kiəp$
邑 $*ʔiəp / ʔiəp$	117. 楫 $*tsiəp / tsiəp$
蜚 $*d' iəp / ʔiəp$	笈 $*g' iəp / g' iəp$

焯\*ɟiæP / jiεP

118. 襙\*d' iəP / d' ieP

摺\*tɕiæP / tɕiεP

斂\*niəP / nieP

## 第十六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一等119. aŋ (中古唐)

一等123. waŋ (中古唐)

二等120. eŋ (中古庚)

二等124. weŋ (中古庚)

三等121. iaŋ (中古阳)

三等125. iwaŋ (中古阳)

122. iəŋ (中古庚)

126. iwəŋ (中古庚)

### 例 字

119. 冈刚纲。康伉抗。杭颀。印。饴汤。堂堂唐塘荡。囊。

狼粮。臧牂。仓苍。藏。丧桑。

120. 庚梗羹。衡珩行。沆旁傍。亨。彭。莩。

121. 姜疆疆。羌。仰。乡饗享香。央。长张牂。长场肠。扬

杨阳錫。章璋掌。昌。上尚裳常尝。床。商伤汤向。爽

霜。漉让穰。将浆。抢踉斨鸽将。墙。祥详翔。羊养痒洋。

箱。良梁梁两粮。凉。襄。

122. 卿庆。竟。英央。兵柄。明盟。京景。

123. 光广洸。黄簧皇煌遑。彭。雱。芒。荒。

124. 觥。嗶。

125. 筐。狂。王往。贶。方。房防魴。亡忘望罔。

126. 泳。兄。

非常明显，按照我们在前面几部 (\*kän等) 所证明的短元音韵母的样子，这一部的中古庚韵四类也有短元音，与阳

唐二韵的长元音相对应，那么这部的上古系统就是：

一等119.*aŋ	123.waŋ
二等120.äŋ	124.wäŋ
三等121.iaŋ	125.iwaŋ
122.iäŋ	126.iwäŋ

我们上表中所有的字都是《诗》韵字。这一部的确非常简单。这些中古韵的字通常绝不押出我们这个上古韵部，因而我们就可以建立等式：所有中古的aŋ都是上古的\*aŋ，所有中古的eŋ都是上古的\*äŋ，等等。

### 例字摘要

119.冈*kɑŋ/kɑŋ	亨*p'äŋ/p'eŋ
康*k'aŋ/k'aŋ	彭*b'äŋ/b'eŋ
杭*g'aŋ/γɑŋ	羸*mäŋ/meŋ
叩*ŋɑŋ/ŋɑŋ	121.姜*kiaŋ/kiaŋ
饴*faŋ/faŋ	羌*k'iaŋ/k'iaŋ
堂*d'aŋ/d'aŋ	仰*ŋiaŋ/ŋiaŋ
囊*naŋ/naŋ	乡*xiaŋ/xiaŋ
狼*laŋ/laŋ	央*ɣiaŋ/ɣiaŋ
臧*tsaŋ/tsaŋ	长*tiaŋ/tiaŋ
仓*ts'aŋ/ts'aŋ	长*d'iaŋ/d'iaŋ
藏*dz'aŋ/dz'aŋ	扬*diaŋ/diaŋ
丧*saŋ/saŋ	章*tiaŋ/tɕiaŋ
120.庚*käŋ/keŋ	昌*t'iaŋ/tɕ'iaŋ
衡*g'äŋ/γeŋ	上*ɕiaŋ/ziaŋ
衿*Päŋ/Peŋ	床*dz'iaŋ/dz'iaŋ

- 商\*ɕiãŋ / ɕiãŋ  
 爽\*ʃiãŋ / ʃiãŋ  
 灑\*ɲiãŋ / ɲziãŋ  
 将\*tsiãŋ / tsiãŋ  
 玲\*ts'iãŋ / ts'iãŋ  
 墙\*dz' iãŋ / dz' iãŋ  
 祥\*dziãŋ / ziãŋ  
 羊\*ziãŋ / iãŋ  
 箱\*siãŋ / siãŋ  
 良\*liãŋ / liãŋ  
 凉\*gliãŋ / liãŋ  
 襄\*snjãŋ / sjãŋ  
 122. 卿\*k' iãŋ / k' iɛŋ  
 竟\*g' iãŋ / g' iɛŋ  
 英\*ɲiãŋ / ɲiɛŋ  
 兵\*piãŋ / piɛŋ  
 明\*miãŋ / miɛŋ  
 京\*kljãŋ / kjɛŋ  
 123. 光\*kwaŋ / kwaŋ  
 黄\*g' waŋ / ɣwaŋ  
 彭\*ɸwaŋ / ɸwaŋ  
 雱\*p' waŋ / p' waŋ  
 芒\*mwaŋ / mwaŋ  
 荒\*xmwaŋ / xwaŋ  
 124. 觥\*kwãŋ / kwɛŋ  
 惶\*g' wãŋ / ɣwɛŋ  
 125. 筐\*k' iwaŋ / k' iwaŋ  
 狂\*g' iwaŋ / g' iwaŋ  
 王\*giwaŋ / jiwaŋ  
 颩\*xiwaŋ / xiwaŋ  
 方\*ɸiwaŋ / ɸiwaŋ  
 房\*b' iwaŋ / b' iwaŋ  
 亡\*miwaŋ / miwaŋ  
 126. 泳\*giwãŋ / jiwɛŋ  
 兄\*xiwãŋ / xiwɛŋ

## 第十七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127. ak (中古铎一部分)    132. wak (中古铎)  
 二等128. ɛk (中古陌)            133. wɛk (中古陌)  
 三等129. iak (中古药一部分)    134. iwak (中古药)  
 130A. iɛk (中古陌)

- 130B. iek (中古昔一部分)  
 四等131. iek (中古锡一部分)

### 例 字

127. 恶。罌。壑赫。橐蓐〔託〕。度。作。错。酢。诺。博。  
 薄。莫。阁。恪。貉。雒駱落。〔索朔〕。
128. 赫。宅泽。柞。伯柏〔迫〕。白〔帛〕。莫猫。格。客。  
 〔魄。圻。哑〕。
129. 踏。若。〔脚。却。臙醜。斲。略〕。
- 130A. 戟。谿〔隙〕。逆。〔刷。黠〕。
- 130B. 戮绎恻射。炙〔臙〕。尺。石硕。泽。夕席。籍。奕。  
 烏昔。〔释。碧〕。
131. 〔穉。珞〕。
132. 廓。藜。漫。藜。藜。
133. 獲。〔貌〕。
134. 〔夔。縛〕。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如《小雅·楚茨》：踏硕莫错獲酢，《周南·葛覃》：莫漫谿戮，等等，它们在谐声中也能结合，如“石”声有“橐”，“昔”声有“错”有“踏”，“託”与“宅”同声，等等。

虽然这一部的韵母稍微多了一点，但它显然还是构成了与上面收<sup>1</sup>的第十六部相配的-k部。三等陌和昔是互补的韵，是从同一个上古韵母(\*iäk)传下来的，前者在舌根声母后面(kiek型)，后者在其他声母后面(teiek)。这一部与十六部/aŋ/的平行关系表明陌韵是短元音韵母。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以下上古音值：

一等127.*ak	132.wak
二等128.äk	133.wäk
三等129.iak	134.ïwak
130.ïäk	
四等131.iak	

\*äk>ek这样的演化与前一部的\*äŋ>eŋ平行，\*iäk>iek和iak>iek这样的“i音变”也很象我们在以上/an/部和/am/部中发现的那样。

中古的ek、iek、wək全都是从上古的\*äk、iäk、wäk派生来的，可是我们第一张表中剩下的那些中古韵却也出现在别的上古韵部里，因而我们就不得不逐一确定有哪些字属于这一部。没放在括号里的例字是本部的《诗》韵字，其余的：

《楚辞·招魂》以“託”“索”韵“石”，《离骚》又以“索”韵“迫”，《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又以“索”韵“獲”；《礼·礼运》以“朔”韵“炙”；“迫”在《楚辞·离骚》韵“索”，并从“白”声；“魄”“帛”在《礼·礼运》韵“席”“炙”，并从“白”声；《易·解卦》以“坼”韵“作”；“啞”与“恶”同声；“脚”从“却”声而“却”与“裕”同声；“臙”“臙”从“康”声（见以下第十八部）；“斲”从“昔”声；“略”与“閤”同声；《吕览·任地》以“隙”韵“泽”；“劇”与上述“臙”“臙”同声；《易·震卦》以“號”韵“啞”；《楚辞·哀郢》以“臙”“释”韵“客”；“碧”从“白”声；“冪”从“莫”声；“珞”与“閤”“恪”“貉”等字同声；“师兑殷”铭文（《贞松堂集古遗文》6:19）假“號”为“鄴”；《易·震卦》以“夔”韵“索”，而“擣”从“夔”声；“缚”与“博”同声。



例字摘要

127. 恶\*ʔak / ʔak

罍\*ɬak / ɬak

壑\*xak / xak

彙\*ʔak / ʔak

度\*d'ak / d'ak

作\*ʔsak / ʔsak

错\*ʔs'ak / ʔs'ak

酢\*dz'ak / dz'ak

诺\*nak / nak

博\*ʔak / ʔak

薄\*b'ak / b'ak

莫\*mak / mak

阁\*klak / kak

恪\*k'lak / k'ak

貉\*g'lak / yak

雒\*glak / lak

索\*sak / sak①

128. 赫\*xäk / xək

宅\*d'äk / d'ək

柞\*ʔsäk / ʔsək

伯\*ʔäk / ʔək

白\*b'äk / b'ək

莫\*mäk / mək

恪\*kläk / kək

客\*k'läk / k'ək

魄\*ʔäk / ʔək

圻\*ʔäk / ʔək

哑\*ʔäk / ʔək

129. 踏\*ʔs'jak / ʔs'jak

若\*ɲjak / ɲjak

脚\*kjak / kjak

却\*k'jak / k'jak

膝\*g'jak / g'jak

斯\*ʔs'jak / ʔs'jak

略\*gljak / ljak

130A. 戟\*kjäk / kjək

谿\*k'jäk / k'jək

逆\*ɬjäk / ɬjək

刷\*g'jäk / gjək

駮\*xjäk / xjək

130B. 斲\*djäk / jək

炙\*ʔjäk / ʔjək

尺\*ʔjäk / ʔjək

石\*ɬjäk / zjək

泽\*d'jäk / d'jək

夕\*dzjäk / zjək

籍\*dz'jäk / dz'jək

奕\*zjäk / jək

① “朔”的中古音例外地是ʂok。

- |                                       |   |
|---------------------------------------|---|
| 烏* <i>sĭāk</i> / <i>sĭek</i>          | 獲* <i>g' wak</i> / <i>ywak</i>          |
| 釋* <i>çĭāk</i> / <i>çĭek</i>          | 藿* <i>xwak</i> / <i>xwak</i>            |
| 碧* <i>pĭāk</i> / <i>pĭek</i>          | 133. 獲* <i>g' wāk</i> / <i>(ywek)</i> ① |
| 131. 暮* <i>miak</i> / <i>miek</i>     | 號* <i>kwāk</i> / <i>kwek</i>            |
| 珞* <i>gliak</i> / <i>liek</i>         | 134. 嬰* <i>kĭwak</i> / <i>kĭwak</i>     |
| 132. 廓* <i>k' wak</i> / <i>k' wak</i> | 縛* <i>b' ĭwak</i> / <i>bĭĭwak</i>       |

## 第十八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                            |                          |
|----------------------------|--------------------------|
| 一等135. <i>uo</i> (中古模一部分)  | 139. <i>uo</i> (中古模一部分)  |
| 二等136. <i>a</i> (中古麻一部分)   | 140. <i>wa</i> (中古麻一部分)  |
| 三等137. <i>ĭwo</i> (中古鱼一部分) | 141. <i>ĭwo</i> (中古鱼一部分) |
| 138. <i>ĭa</i> (中古麻一部分)    |                          |

### 例 字

135. 恶。遇。秣妒駁蠹。度。措。愬。溲。莫。辂路。  
 136. 骼。嚇。啞。乍。詐。霸。貉。  
 137. 庶。蜡。  
 138. 柘灸。射。赦。借。藉。夜。写。  
 139. 獲穫護。  
 140. 撻。  
 141. 据。醜。

这一部的韵尾是*ŋ*，与以上第十七部的韵尾*k*相对应。这

① “获”的中古音是不规则的。

些中古韵都收元音尾，那么在上古韵中拟一个g韵尾就似乎有些冒险，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汉字的形体确证了这个g韵尾的存在。不过我们得先提一下，在上面的第三部中只有收i的字（中古ai、ai、iei等等），可是我们在那一部说明了它在韵脚和谐声中与第二部/at/有着频繁的联系，因而它就构成了与前面/at/部相配的/ad/部，而这个收舌根音的韵部也有同样的现象：收浊塞音的这部（第十八部，/ag/）与收清塞音的那部（第十七部，/ak/）相对应。

事实上我们可以建立下列上古音系统（左边一栏见于前一部）：

一等127. *ak	（中古ak）	一等135. *ag	（中古uo）
二等128. äk	（中古ek）	二等136. äg	（中古a）
三等129. iak	（中古iak）	三等137. iag	（中古iwo）
130. iäk	（中古iek, iek）	138. iäg	（中古ia）
一等132. wak	（中古wak）	一等139. wag	（中古uo）
二等133. wäk	（中古wäk）	二等140. wäg	（中古wa）
三等134. iwak	（古iwak）	三等141. iwag	（古iwo）

右边一栏的拟音也许显得太冒险了，但例字可以确证有这样的音。其中有些例子特别重要，特别有决定性，这就是大量的又音情况，如“恶”乌各切（中古音 $\text{?ak}$ ，上古音 $\text{*?ak}$ ）又乌路切（中古音 $\text{?uo}$ ，上古音 $\text{*?ag}$ ）， $\text{?ak}$ 和 $\text{?uo}$ 这种中古又音本来显得很难理解，但如果有了我们构拟的上古音： $\text{*?ak}$ 、和 $\text{?ag}$ ，那么问题就变得相当清楚了。下面这些例字与/at/部之间的联系足以说明问题：

又音：

“恶”乌各切又乌路切，“遇”五各切又五故切，

“度”徒落切又徒故切，“莫”慕各切又莫故切，“辂”胡格切又落故切，“斲”羊益切又徒故切，“骺”古伯切又枯驾切，“嚇”呼格切又呼讶切，“哑”乌格切又乌下切，“霸”普伯切又必驾切，“貉”莫白切又莫驾切，“炙”之石切又之夜切，“射”食亦切又神夜切，“借”资赐切又子夜切，“藉”秦昔切又慈夜切，“濩”胡郭切又胡误切，“穫”胡郭切又胡故切，“擗”一號切又胡误切，“釀”其虐切又其据切。

谐声：

“秬”与“託”同声，“妬”从“石”声，“糞”从“糞”声，“措”从“昔”声，“愬”从“朔”声，“溥”从“溥”声，“路”从“各”声，“乍”声有“柞”，“诈”与“柞”同声，“庶”声有“醜”，“蜡”从“昔”声，“柘”从“石”声，“赦”从“赤”声，“夜”从“夕”声并与之同源，“写”从“烏”声，“護”与“穫”“濩”同声，“据”与“擗”同根。

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并不难考察。下文我们将看到上古的\*o (\*ko) 分裂为中古的uo (kuo)，而在我们的第十八部中也有这类现象，上古的短ä一直保留了它的/a/音质 (\*ʔäg > ʔa, \*tsjäg > tsja)，而\*ɑg, jaɡ, waɡ, iwaɡ中较长的a却在早期失落g韵尾的时候暗化为o：就象我们看到的，“去”\*k'jab (见第154页) 变成k'jo > 中古k'iwɔ，因而这里的“恶”\*ʔɑg也就变成ʔo > 中古ʔuo，“庶”\*ɕjag也就变成ɕjo > 中古ɕiwɔ<sup>①</sup>。这种发展肯定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

①我在Grammata里错误地把“庶”拟作ɕiwag，又把一些实际是jäg的字拟作jag。我利用这一机会纠正这些错误。

了，在上古汉语的某一阶段就开始了，这是韵脚所揭示的事实。有些韵脚象谐声一样清楚地指出了这一部是/aŋ/，如《周颂·振鹭》以“恶”韵“斲”，《小雅·采薇》以“莫”韵“作”，《小雅·雨无正》以“夜”韵“夕”“恶”；《小雅·楚茨》<sup>①</sup>以“穫”韵“度”，《荀子·劝学》以“橐”韵“作”，《楚辞·离骚》以“索”韵“妒”。但在大多数韵例中，这一部的字在《诗经》里与上古/o/部的字（见下第三十三部）押韵，如《郑风·遵大路》以“恶”韵“故”，《小雅·蓼萧》以“写”韵“语”。“恶”“度”“愬”“莫”“路”，“庶”，“柘”“射”“夜”“写”都有与收o的字的这种韵脚联系。这种现象不能解释为第三十三部收o的字也有某种上古ŋ韵尾，因为这些字照例从来不与收k的字（\*ak、ok、uk）押韵，而第十八部的字却偶然可以（与/aŋ/类字押韵，如上所示）。所以我们必须断定，在上古汉语的某个阶段，第十八部仍然是\*aŋ、iaŋ、iäŋ等等（谐声和刚才提到的偶然通韵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上古汉语的别的某个重要阶段，它们则已经开始进行上述的演化了。大概第一步是把ŋ韵尾换成一个喉塞音：\*aŋ>o?>o>uo，\*iäŋ>iδ?②。这就说明了《诗经》以“恶”韵“故”的原因实际上是以（\*?aŋ>）\*?o?韵\*ko，等等。最初\*aŋ和变音\*o?这两种形态肯定共存于“中国”（Central kingdoms），因为它们都反映在《诗经》里，而《诗经》是周王室的产物③。

①原误作《六月》（Ode 177）。——译者

②应该注意，这里如果有一个短ä，那么这一上古现象就在中古不留任何遗迹：短元音韵母保留了原有的a元音：äŋ>中古a，iäŋ>中古ia。

③同样，现代北京话的“角”字也有jue和jiao两读。

## 例字摘要

- |                  |                   |
|------------------|-------------------|
| 135. 恶*ʔaŋ/ʔuo   | 貉*maŋ/ma          |
| 遯*ŋaŋ/ŋuo        | 137. 庶*ɕjaŋ/ɕiwo  |
| 秣*taŋ/tuo        | 蜡*tsjaŋ/tsiwo     |
| 度*d'aŋ/d'uo      | 138. 柘*tiäŋ/tɕja  |
| 措*ts'aŋ/ts'uo    | 射*d'jäŋ/dz'ja     |
| 愬*saŋ/suo        | 赦*ɕjäŋ/ɕja        |
| 溥*p'aŋ/p'uo      | 借*tsjäŋ/tsja      |
| 莫*maŋ/muo        | 藉*dz'jäŋ/dz'ja    |
| 格*gläŋ/luo       | 夜*ziäŋ/ja         |
| 136. 𪚩*k'läg/k'a | 写*sjäŋ/sja        |
| 嚇*xäg/xa         | 139. 濩*g'waŋ/ɣuo  |
| 哑*ʔäg/ʔa         | 140. 攫*g'wäg/ɣwa  |
| 乍*dz'äg/dz'a     | 141. 据*kiwaŋ/kiwo |
| 诈*tsäg/tʂa       | 𪚩*g'iwaŋ/g'iwo    |
| 霸*päg/pa         |                   |

## 第十九部

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在每一部分都从上古收鼻音尾的字开始，再由此出发，讨论收清塞音尾的字，然后再讨论收浊塞音尾的字：an—at—ad, ən—ət—əd, 等等。在以下几部中，我们将从收清塞音尾的韵部开始讨论，因为这类韵更加多变，所包含的上古词语也比较丰富。

这一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一等142.ək (中古德)      145.wək (中古德)

- 二等143.æk (中古麦一部分) 146.wæk (中古麦一部分)  
 三等144.iæk (中古职) 147.iwæk (中古职)  
 148.iuk (中古屋一部分)  
 四等149.iwek (中古锡一部分)

### 例 字

- 142.克[刻]。得德。忒。特膳。则。贼。革(=勒)。北。  
 匄。[墨纆]。厯。黑。  
 143.革。[鞠核。副]。  
 144.棘淋亟。极。翼。爽。亿。嶷。敕飭。直。弋。织。  
 食。识式饰。侧[辰]。色稽。曠。稷。息。力。[殖。偈  
 福幅。副]。  
 145.国。[或惑]。  
 146.臧[蠲]。麦。  
 147.域纒域。[漚減恤]。  
 148.圃。或[郁]。福福葛福福。伏服。[鮪。謨。匄]。  
 149.[殖]。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如《周南·关雎》：得服侧，《召南·羔羊》：革纒食，《魏风·硕鼠》：麦德国直，等等。它们在谐声中的联系也证实了这一点，如“侧”从“则”声，“匄”“偈”“福”“幅”与“福”“福”“葛”同声，“忒”从“弋”声，“臧”从“或”声，等等。

这些韵母的上古音值不难确定。短元音韵母æk和æk占绝对优势。这一部不可能是上古的/ak/，因为我们已经在第十七部发现这样一类了，它也不可能是/ek/、/ok/或/uk/，因为这些音也都在我们的下文中出现了(第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三十等部)。自然的结论是：这一部的语

音是保守的，中古保留了上古的状态：这是上古的/ək/部。

只有中古的屋韵需要讨论一下。我们以后将看到，还有另一个包括上古\*uk和\**i*uk的韵部（第三十部），而我们这里的中古*i*uk必然有略微与之不同的来源。一些又音字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例如“匍”蒲北切又房六切，“偃”“福”“幅”彼侧切又方六切。我们已经知道，上古某些韵部里有长元音和短元音韵母的重要区别：\*an和\*än，\*ian和iän，等等，那么就自然要画一条平行线：上古也有\**i*ük和\**i*uk的区别。长韵母*i*uk出现在以下第三十部里，而短韵母*i*ük在《诗经》和许多别的上古文献中却没有押入/uk/部，而是押入我们目前的/ək/部。显然，在前面的舌面音*i*影响下，松而短的ü的发音部位向前移了，为的是听起来可以同\*ək、*i*ək押韵①。

如果我们假定这一部的中古屋韵（*i*uk）是从上古\**i*ük派生来的，那么上面引的又音就可以理解了：“匍”\*b'ək又音b'*i*ük，“偃”“福”“幅”\*p<sub>i</sub>ək又音p<sub>i</sub>ük。“渡”\*s<sub>i</sub>ük能与“稷”\*ts<sub>i</sub>ək同声就也很自然了。

我们例字表中所有没放在括号里的字据《诗》韵都属这一部。中古德职二韵的字通常绝不押出我们这一上古韵部，因此就允许有恒等式：中古ək = 上古\*ək，等等②。但是中

①以下我们将看到，还有一个带短u的上古韵母ük，但这个音节的元音前面没有*i*，它的音色显然更接近软腭音（velar），ük与uk、iuk押韵，而不与我们这个ək部押韵。

②这两韵我们再多加上几个例子：《周书·周祝》以“刻”韵“得”；《易·坎卦》以“纆”韵“棘”“得”；《国语·晋语》以“殖”韵“稷”；《易·丰卦》以“戾”韵“食”“息”；“偃”“副”都与“福”同声，“偃”彼侧切又音方六切；《大戴·Cheng wang》以“或”韵“服”“德”；《礼·月令·孟春》以“惑”韵“厉”“直”，《楚辞·天问》以“惑”韵“服”；“涑”与“减”同源，“减”又从“或”声，“恤”又与“涑”同声。——原注

原注引《大戴·Cheng wang》，按《大戴礼》中无此一篇，唯《保付》篇中有“成王生，仁者养之，孝者掘之……”一段，疑Cheng wang即“成王”之音，然文中又无以“或”韵“服”“德”者，原文此例可能有误。——译者



古麦屋锡三韵中有的字还出现在其他上古韵部里，所以属于这部的字必须逐一确定：

“鞠”从“革”声；“核”与“刻”同声（“亥”g'əg，见下一部）；“副”博厄切又音芳逼切并与“福”“幅”“蓄”“幅”“福”同声；“蝮”从“国”声；“郁”与“圉”同声；“鲋”如六切又音如之切并从“而”声（\*ŋiəg，见下一部）；“谗”从“巽”声；“匍”房六切又音蒲北切；“殂”与“洳”同声。

### 例字摘要

142. 克 *k'ək / k'ək	极 *g'iek / g'iek
得 *tək / tək	翼 *giək / iək
忒 *tək / tək	爽 *xiək / xiək
特 *d'ək / d'ək	亿 *ʔiək / ʔiək
则 *tsək / tsək	巖 *ŋiək / ŋiək
贼 *dz'ək / dz'ək	敕 *t'iek / t'iek
勒 *lək / lək	直 *d'iek / d'iek
北 *pək / pək	弋 *diək / iək
匍 *b'ək / b'ək	织 *tiək / t'iek
墨 *mək / mək	食 *d'iek / dz'iek
愿 *tək / tək	识 *ciək / ciək
黑 *xmək / xək	侧 *t'iek / t'iek
143. 革 *kæk / kæk	色 *ʃiək / ʃiək
鞠 *g'æk / γæk	暱 *ŋiək / ŋiək
副 *pæk / pæk	稷 *tsiək / tsiək
144. 棘 *kiək / kiək	息 *siək / siək

力*liək / liək	洫*x <sub>1</sub> wək / x <sub>1</sub> wək
殖*ɕiək / z <sub>1</sub> ək	148. 囿*g <sub>1</sub> ük / j <sub>1</sub> uk
偈*p <sub>1</sub> ək / p <sub>1</sub> ək	或*ɣ <sub>1</sub> ük / ɣ <sub>1</sub> uk
副*p <sub>1</sub> ək / p <sub>1</sub> ək	福*p <sub>1</sub> ük / p <sub>1</sub> uk
145. 国*kwək / kwək	伏*b <sub>1</sub> ük / b <sub>1</sub> uk
或*g <sub>1</sub> wək / ɣwək	蝮*n <sub>1</sub> ük / n <sub>1</sub> z <sub>1</sub> uk
146. 馘*kwək / kwək	谩*ɕ <sub>1</sub> ük / ɕ <sub>1</sub> uk
麦*mwək / mwək	匍*b <sub>1</sub> ük / b <sub>1</sub> uk
147. 域*g <sub>1</sub> wək / j <sub>1</sub> wək	149. 殖*x <sub>1</sub> wək / x <sub>1</sub> wək

## 第二十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150A. äi (中古哈一部分)    153. uäi (中古灰一部分)  
     150B. əu (中古侯一部分)
- 二等151. äi (中古皆一部分)    154. wäi (中古皆一部分)
- 三等152. i (中古之)            155. wi (中古脂一部分)  
   156. iəu (中古尤一部分)

### 例 字

150A. 怠殆台。载哉宰〔蓄再〕。采偲。才在。来莱〔赉〕。海。〔改。醢。戴。贷。恣。待。乃耐〕。

150B. 母亩。〔剖。甌〕。

151. 戒。霏〔埋。骸。豺〕。

152. 基箕其纪姬。杞杞起芑傲。期骐祺淇忌〔旗〕。异。疑〔疑〕。喜。意。耻。治。贻饴。之止泚趾识。社齿蚩饴炽。

时𠄎特〔市〕。始试诗。士仕涖俟事。子籽梓兹熏。字。似  
祀汜耜食寺。思丝〔司〕。以已矣。耳〔而𦉳〕。里鯉理裏李  
〔厘麓〕。𦉳𦉳𦉳。备。史使。〔置。厠。词嗣辞。鄙〕。

153.背〔杯〕。倍佩。梅痿𦉳媒。悔海晦。〔恢。灰賄〕。

154.〔怪。急〕。

155.龟。𦉳洧。〔恤〕。

156.久玖疚。丘。旧。又有侑友右尤沬邮〔佑疣〕。牛。富否  
(不)。负妇。谋𦉳。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如《小雅·小弁》：梓  
止母里在，《秦风·蒹葭》：采已涖右沚，《小雅·大田》：  
戒事耜亩，《商颂·玄鸟》：有殆子，《大雅·生民》：耜  
亩芑负祀，《大雅·抑》：子止谋悔，《大雅·绵》：臚怡  
谋龟时兹。

它们在谐声中的联系也很频繁，如“怠”与“治”同声，  
“母”声有“每”（“每”声又有“梅”“痿”“𦉳”），  
“才”声有“豺”，“里”声有“埋”，“不”声有“𦉳”  
有“杯”，“倍”与“剖”同声，“耐”从“而”声，“𦉳”  
“洧”从“有”声，“媒”与“谋”“𦉳”同声，等等。

虽然这一部所有的中古韵母都收元音，但我们却很容易  
就能认识到，整个这一部都有某种上古舌根辅音韵尾，这个  
韵尾不同于前一部的k但与它相似。恰如第十八部是与第十  
七部/ak/相对应的上古/ag/那样，我们这一部也就是与  
前面/ək/相对应的上古/əg/，根据这样的类推法，我们  
应该这样构拟上古音值：

一等150.\*əg      153.wəg

二等151.æg      154.wæg

三等152. iəŋ

155. iwəŋ

156. iǔŋ

这一部与前面-k部的偶然通押和谐声上的联系证明了上古舌根韵尾的存在：

《小雅·出车》以“来”韵“棘”，《小雅·大东》<sup>①</sup>以“载”韵“息”，《大雅·常武》以“戒”韵“国”，《小雅·正月》以“意”韵“辐”，《小雅·我行其野》以“异”韵“特”，《大雅·荡》以“止”韵“式”，《大雅·假乐》以“子”韵“德”，《大雅·生民》以“字”韵“翼”，《小雅·楚茨》以“祀”韵“稷”，《周颂·潜》以“鲤”韵“福”，《大雅·旱麓》以“备”韵“福”，《大雅·行苇》以“背”韵“翼”，《大雅·荡》以“晦”韵“式”，《周颂·潜》以“鲔”韵“福”，《小雅·小宛》以“又”韵“克”，《小雅·楚茨》以“侑”韵“棘”，等等。其他上古典籍（《书经》、《易经》、《庄子》、《楚辞》、《荀子》等）中大量类似的-k和-g通押的关系都记载在《远东考古博物馆集刊》（BMFEA）第四卷第121页上。

我们这部的舌根韵尾确实是个ŋ（而不是象前一部那样的k），这被下列一些情况证明了，这里它与带上古ŋ韵尾的字有联系：《郑风·女曰鸡鸣》以“来”韵“贍”，“乃”声有“仍”，“疑”声有“凝”，“寺”声有“等”，等等。

我们构拟的上古ŋ韵尾又得到了又音字的强力佐证：“塞”苏则切又先代切，“劾”胡得切又胡概切，“亟”纪力切又去吏切，“𩇛”鱼力切又鱼纪切，“织”之翼切又职

<sup>①</sup>原误作《小宛》（Ode 196）。——译者

吏切，“植”常职切又直吏切，“识”赏职切又职吏切，“殖”常职切又仕吏切，“食”乘力切又羊吏切。

谐声也充分确证了-k和-g的联系：“贷”从“代”声而“代”从“弋”声，“骸”与“刻”同声，“异”声有“翼”，“意”声有“亿”，“熾”从“戠”声，“试”从“式”声，“置”从“直”声，“厕”从“则”声，“背”即是“北”（同源字），“有”声有“囿”。

这里所引的收k和收g的字在韵脚、又音和谐声中的联系明确指出，在一大批中古/-i/型字中（实际上是所有的《切韵》“之韵”字），如“基”“始”“里”等字，仅仅重建韵尾g (kjig, ɕig, ljig) 是不够的，一定还要拟出这一部特有的主元音ə：\*kjəg、ɕjəg、ljəg。

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化在《中日汉字形声论》中描述过，在这里给出一个梗概就够了：请注意，对150A和150B两类的处理不同，是由于后者有唇音声母，至于从ə到ǎ的音变和从æ到ǎ的音变，则与第十四部和第六部的音变完全平行，\*əm>ǎm、\*æm>ǎm，\*əd>ǎi，\*æd>ǎi。

一等150A.\*kəg>kəi>kǎi 153.\*kwəg>kwəi>kuǎi

150B.\*məg>mǔg>mu<məu

二等151.\*kæg>kəi>kǎi 154.\*kwæg>kwəi>kwǎi

三等152.\*kjəg>kjəi>kji 155.\*kjwəg>kjwəi>kjwi

156.\*kjǔg>kjǔu>kjəu

这一部的所有中古韵（除去“之”）都还包括属于其他上古韵部的字，所以属这一部的字必须逐一确定。所有没放在括号里的字都是这一部的《诗》韵字，其余的请看：

《老子·象元》以“改”韵“殆”“母”；《礼·曲礼》

以“醢”韵“齿”；《大戴·浩志》以“戴”韵“事”；《管子·四称》以“贷”韵“侧”；《荀子·成相》以“恣”韵“匿”；《楚辞·离骚》以“待”韵“期”；《管子·内业》以“鬻”韵“意”；《楚辞·惜往日》以“再”韵“意”；“乃”声有“仍”等字；“耐”从“而”声并与“能”同源；《论语·尧曰》以“贲”韵“富”；“剖”“甌”都与“倍”同声；“骸”与“刻”同声；《左·哀公五年》以“埋”韵“谋”“之”，“埋”又从“里”声；“豺”从“才”声；《左·僖公五年》以“旗”韵“姬”；《书·洪范》以“疑”韵“极”；《荀子·云赋》以“置”韵“忌”；《礼·月令》以“市”韵“事”；“𩚑”如之切又音如六切；“而”声有“𩚑”，“而”又与“乃”同源；“厠”从“则”声；《楚辞·离骚》以“词”韵“兹”；《左·襄公三十年》以“嗣”韵“海”“殖”；《楚辞·少司命》以“辞”韵“旗”；《大戴·哀公问义》以“司”韵“职”；《大戴·礼察》以“厘”韵“始”；《礼·经解》以“鼈”韵“始”；《左·昭公十二年》以“鄙”韵“杞”；《吕览·君守》以“恢”韵“来”；《庄子·庚桑楚》以“灰”韵“之”“来”；《楚辞·远游》以“怪”韵“来”；“惫”从“备”声；“恤”火季切又音况逼切；“佑”从“右”声；“疣”从“尤”声。

### 例字摘要

150A. 怠 \*d'æg / d'äi

载 \*tsæg / tsäi

采 \*ts'æg / ts'äi

才 \*dz'æg / dz'äi

来 \*læg / läi

海 \*xmæg / xäi

改\*kæg/käi  
 醞\*xæg/xäi  
 戴\*tæg/täi  
 贷\*tæg/täi  
 态\*tæg/täi  
 待\*d'æg/d'äi  
 乃\*næg/näi  
 150B. 母\*mæg/məu  
 剖\*p'æg/p'əu  
 甌\*b'æg/b'əu  
 151. 戒\*kæg/käi  
 霾\*mlæg/mäi  
 骸\*g'æg/yäi  
 豺\*dz'æg/dz'äi  
 152. 基\*kjæg/kji  
 杞\*k'jæg/k'ji  
 期\*g'jæg/g'ji  
 异\*gjæg/i  
 蕤\*ŋjæg/ŋji  
 喜\*xjæg/xji  
 意\*ʔjæg/ʔi  
 耻\*tjæg/t'i  
 治\*d'jæg/d'i  
 贻\*djæg/i  
 之\*tjæg/tɕi  
 社\*t'jæg/tɕ'i

时\*djæg/zi  
 始\*ɕjæg/ɕi  
 士\*dz'jæg/dz'i  
 子\*tsjæg/tsi  
 字\*dz'jæg/dz'i  
 似\*dzjæg/zi  
 思\*sjæg/si  
 以\*ziæg/ji  
 耳\*ɲjæg/ɲzi  
 里\*ljæg/lji  
 伾\*pjæg/p'ji  
 备\*b'jæg/b'ji  
 史\*sljæg/si  
 置\*tjæg/ti  
 厕\*tɕjæg/tɕi  
 词\*dzjæg/zi  
 鄙\*pjæg/pji  
 153. 背\*Pwæg/Puäi  
 倍\*b'wæg/b'uäi  
 梅\*mwæg/muäi  
 悔\*xmwæg/xuäi  
 恢\*k'wæg/k'uäi  
 灰\*xwæg/xuäi  
 154. 怪\*kwæg/kwäi  
 惫\*b'wæg/b'wäi  
 155. 龟\*kiwæg/kjwi

鮪* <i>giwəg</i> / <i>jwi</i>	又* <i>giǔg</i> / <i>jiəu</i>
佃* <i>xiwəg</i> / <i>xjwi</i>	牛* <i>ŋiǔg</i> / <i>ŋiəu</i>
156.久* <i>kǐüŋ</i> / <i>kǐəu</i>	富* <i>piǔg</i> / <i>piəu</i>
丘* <i>k'ǐüŋ</i> / <i>k'ǐəu</i>	负* <i>b'ǐüŋ</i> / <i>b'ǐəu</i>
旧* <i>g'ǐüŋ</i> / <i>g'ǐəu</i>	谋* <i>miǔg</i> / <i>miəu</i>

## 第二十一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                    |                     |
|--------------------|---------------------|
| 一等157. əŋ (中古登)    | 一等160. wəŋ (中古登)    |
| 二等158. æŋ (中古耕一部分) | 二等161. wæŋ (中古耕一部分) |
| 三等159. iəŋ (中古蒸)   | 三等                  |
|                    | 162. iuŋ (中古东一部分)   |

### 例 字

157. 恒。登。滕。增。崩。朋。

158. [橙。繡。棚]。

159. 兢。兴。膺。怨。乘绳。蒸。承。胜升。陧。陵。

冰棚。冯。

160. 肱。蕘。[弘。瞢]。

161. [宏。蒙]。

162. 弓。雄。梦[瞢。穹]。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如《秦风·小戎》：膺弓滕兴，《周南·螽斯》：蕘绳；“朋”声有“繡”有“棚”，“肱”与“雄”同声，等等。

注意，“能”（中古音nəŋ）这个常用字不押在这一部，



而是一律押入前一部，因此它的上古音大概是 \*nəŋ，不是 \*nəŋ<sup>①</sup>。

东韵在中古转读为 iuŋ（押入这里的 /əŋ/ 部是因为它在上古有又短又松又开的 ũ），除此以外，第二十一部就与上面的第十九部（/ək/ 部）一样，把这些韵母从上古一直保留到中古。

从韵脚和谐声看，中古蒸登韵的字从不在此外的其他任何上古韵部里。但是中古耕东二韵的字却也出现在别上古韵部里，那么属这一部的字就必须逐一确定。我们没放在括号里的那些例字是这一部的《诗经》韵字，其余的请看：

“橙”从“登”声；“緇”从“崩”声；“棚”从“朋”声；“弘”与“肱”同声（省）；“膏”与“夢”同声；“宏”与“肱”同声；“菴”与“夢”同声；“穹”从“弓”声。

### 例字摘要

157. 恒 \*g'əŋ / yəŋ

登 \*təŋ / təŋ

滕 \*d'əŋ / d'əŋ

增 \*tsəŋ / tsəŋ

崩 \*pəŋ / pəŋ

朋 \*b'əŋ / b'əŋ

158. 橙 \*d'æŋ / d'æŋ

緇 \*pæŋ / pæŋ

棚 \*b'æŋ / b'æŋ

159. 兢 \*kiəŋ / kiəŋ

兴 \*xiəŋ / xiəŋ

膺 \*ʔiəŋ / ʔiəŋ

惩 \*d'ʔiəŋ / d'ʔiəŋ

乘 \*d'ʔiəŋ / d'ʔiəŋ

蒸 \*tiəŋ / tiəŋ

承 \*d'ziəŋ / d'ziəŋ

胜 \*ciəŋ / ciəŋ

陝 \*niəŋ / niəŋ

① \*nəŋ > nəŋ 这样的音变是不规则的，这个字用作助动词（能够），这需要特殊对待。但“能”字另外还当“耐”讲，这时它就符合规则了：nəŋ / nǎi。

- |                 |                            |
|-----------------|----------------------------|
| 陵*liəŋ/liəŋ     | 161.宏*g'wæŋ/ɣwæŋ           |
| 冰*piəŋ/piəŋ     | 薨*mwæŋ/mwæŋ                |
| 冯*b'iəŋ/b'iəŋ   | 162.弓*kiũŋ/kiuŋ            |
| 160.肱*kwəŋ/kwəŋ | 雄*giũŋ/jiuŋ                |
| 薨*xmwəŋ/x'wəŋ   | 梦*miũŋ/miuŋ                |
| 弘*g'wəŋ/ɣwəŋ    | 穹*k'iũŋ/k'iuŋ <sup>①</sup> |
| 瞽*mwəŋ/mwəŋ     |                            |

## 第二十二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                   |                  |
|-------------------|------------------|
| 二等163.æŋ (中古耕一部分) | 166.wæŋ (中古耕一部分) |
| 三等164.iəŋ (中古清)   | 167.iwəŋ (中古清)   |
| 四等165.iəŋ (中古青)   | 168.iwəŋ (中古青)   |

### 例 字

- 163.嚶。丁。争〔靖〕。生甥笙。〔耿耕。径。幸。进〕。
- 164.敬惊。楨楨。聘。程程。盈楹羸。正征政。成城。声。  
旌菁。清。姓。领。聘。平。鸣名。
- 165.经径。刑。莹。馨。定。听庭。定霆。宁。青。青。  
星。令灵。莘屏。冥。
- 166.〔嵘〕。
- 167.倾。震。营。紫。
- 168.颀〔肩〕。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如《小雅·小旻》：程

①“穹”字及注音原文脱漏。——译者

经听争成，《大雅·江汉》：平定争宁，等等。类似的联系在谐声中也很常见，如“经”“径”与“径”同声，“青”声有“清”，“正”声有“定”。

不难看出这一部是上古的/əŋ/。因为它从来不与上古/aŋ/部(第十六部)的字押韵，也不与刚讨论过的/əŋ/部(第二十一部)的字押韵，所以它的上古韵母不可能是/aŋ/，也不可能是/əŋ/。中古əŋ、iəŋ和ieŋ的舌面主元音有舌位高低的不同，这显然是取决于i介音的有无(和相对的强弱)，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的上古音系拟成这样①：

二等163.*əŋ	166.wəŋ
三等164.iəŋ	167.iwəŋ
四等165.ieŋ	168.iweŋ

我们在三等构拟了短ĕ而在四等构拟了长e，这是因为它们与上面的第四部有显著的平行关系，在第四部我们发现了中古韵母iæn、iĕn、ien。

从韵脚和谐声看，中古清青二韵一般不属于其他上古韵部，这就允许有这样的等式存在：上古ieŋ总是=上古iĕŋ，等等。但中古耕韵却还有些字属于其他上古韵部，因而我们不得不逐一确定有哪些字属于这部。括号以外的字是根据《诗》韵放在这里的，其余的请看：

“耿”声有“駮”，《楚辞·卜居》以“耕”韵“名”，“径”从“蚤”声；《管子·正篇》以“幸”韵“径”，“幸”声又有“梓”“悻”等字，“靖”从“青”声，“进”从“并”声；“嵒”从“荣”声；《左·襄公五年》以“肩”

①“生”“敬”“平”等字在《切韵》中实读səŋ、kiəŋ、biwəŋ，但许多韵例却表明它们属于这一部。它们为什么变成了səŋ却没变成əŋ和iəŋ，这还是个谜。

韵“定”。

例字摘要

- |                                     |                                       |
|-------------------------------------|---------------------------------------|
| 163. 嘤* <i>ʔəŋ</i> / <i>ʔæŋ</i>     | 鸣* <i>miəŋ</i> / <i>miəŋ</i>          |
| 丁* <i>təŋ</i> / <i>tæŋ</i>          | 165. 经* <i>kiəŋ</i> / <i>kiəŋ</i>     |
| 争* <i>tsəŋ</i> / <i>tsæŋ</i>        | 刑* <i>g'ieŋ</i> / <i>gieŋ</i>         |
| 生* <i>səŋ</i> / <i>(ʃəŋ)</i>        | 莹* <i>ʔieŋ</i> / <i>ʔieŋ</i>          |
| 耿* <i>kəŋ</i> / <i>kæŋ</i>          | 馨* <i>xieŋ</i> / <i>xieŋ</i>          |
| 径* <i>k'əŋ</i> / <i>k'æŋ</i>        | 定* <i>tiəŋ</i> / <i>tiəŋ</i>          |
| 幸* <i>g'əŋ</i> / <i>ɣæŋ</i>         | 听* <i>t'ieŋ</i> / <i>t'ieŋ</i>        |
| 进* <i>pəŋ</i> / <i>pæŋ</i>          | 定* <i>d'ieŋ</i> / <i>d'ieŋ</i>        |
| 164. 敬* <i>kiəŋ</i> / <i>(kiəŋ)</i> | 宁* <i>niəŋ</i> / <i>niəŋ</i>          |
| 桢* <i>tiəŋ</i> / <i>tiəŋ</i>        | 青* <i>tsieŋ</i> / <i>tsieŋ</i>        |
| 聘* <i>t'ieŋ</i> / <i>t'ieŋ</i>      | 青* <i>tsieŋ</i> / <i>tsieŋ</i>        |
| 醒* <i>d'ieŋ</i> / <i>d'ieŋ</i>      | 星* <i>sieŋ</i> / <i>sieŋ</i>          |
| 盈* <i>diəŋ</i> / <i>iəŋ</i>         | 令* <i>lieŋ</i> / <i>lieŋ</i>          |
| 正* <i>ʔieŋ</i> / <i>ʔəiəŋ</i>       | 苹* <i>b'ieŋ</i> / <i>b'ieŋ</i>        |
| 成* <i>d'iəŋ</i> / <i>ziəŋ</i>       | 冥* <i>mieŋ</i> / <i>mieŋ</i>          |
| 声* <i>ʃiəŋ</i> / <i>ʃiəŋ</i>        | 166. 嵘* <i>g'wəŋ</i> / <i>ɣwəŋ</i>    |
| 旌* <i>tsiəŋ</i> / <i>tsiəŋ</i>      | 167. 倾* <i>k'iwəŋ</i> / <i>k'iwəŋ</i> |
| 清* <i>ts'iəŋ</i> / <i>ts'iəŋ</i>    | 霁* <i>g'iwəŋ</i> / <i>g'iwəŋ</i>      |
| 姓* <i>siəŋ</i> / <i>siəŋ</i>        | 营* <i>giwəŋ</i> / <i>jiwəŋ</i>        |
| 领* <i>liəŋ</i> / <i>liəŋ</i>        | 萦* <i>ʔiwəŋ</i> / <i>ʔiwəŋ</i>        |
| 聘* <i>p'ieŋ</i> / <i>p'ieŋ</i>      | 168. 颀* <i>kiwəŋ</i> / <i>kiwəŋ</i>   |
| 平* <i>b'ieŋ</i> / <i>(b'iwəŋ)</i>   |                                       |

## 第二十三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二等169.æk (中古麦一部分) 172.wæk(中古麦一部分)

三等170.iek (中古昔一部分)

四等171.iek (中古锡一部分) 173.iwek (中古锡)

### 例 字

169.厄[搯]。滴适。箠[责。策册莢。攀擗。隔]。

170.益。惕[易役]。适。脊躄[积]。刺。辟壁。辟。辟。

171.剔惕狄。绩。锡。髌[裨]。幟[冥]。鹵。[击。鹵。闾。  
嫡。皙。沥]。

172.[画。颯]。

173.鸚。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

《邶风·北门》：适益滴，《卫风·淇奥》：箠锡壁；  
“责”声有“颯”有“绩”，“益”声有“搯”，“易”声  
有“剔”有“惕”，等等。

显然，这是个与前一个/eq/部相对应的上古/ek/部。恰与前一部完全相同，中古舌面元音有舌位高低的区别，这是取决于i介音的有无（和相对的强弱）：

二等169.\*ëk > æk      二等172.\*wëk > wæk

三等170.iek > iek

四等171.iek > iek      四等173.iwek > iwek

三四等中长短元音的对立见前一部 (iëŋ和ieŋ)。

这一部所有的中古韵(除去锡韵合口)都还包括属于其他部的字,所以属这一部的字必须逐一加以确定。那些不在括号里的例字是根据《诗》韵纳入我们这一部的,其余的请看:

“搯”从“益”声;“责”声有“箴”;策(“册”和“筴”与“策”为同源词)在《楚辞·九辩》韵“益”“适”;“擘”从“辟”声;“擗”从“卑”声(见下一部);“隔”与“醵”同声;《楚辞·大招》以“役”韵“惕”,《书》和《孟子》假“易”为“惕”;“楨”与“箴”同声;《易·益卦》以“击”韵“益”;“鸛”从“益”声;“闕”从“儿”声(见下一部);“媯”与“適”同声;《左·襄公十七年》以“誓”韵“役”,《诗·邶风·君子偕老》以“誓”韵第二十四部字;《楚辞·大招》以“沥”韵“惕”;“棹”从“卑”声(见下一部);“冥”莫狄切又音莫经切;《楚辞·天问》以“画”韵“厉”;“廌”莫狄切又音莫狄切。

### 例字摘要

169. 厄*ʔək/ʔæk	脊*tsjək/tsjek
滴*d'ək/d'æk	刺*tsjək/tsjek
箴*tsək/tʂæk	辟*Pjək/Pjek
策*ts'ək/tʂ'æk	辟*P'jək/P'jek
擘*Pək/Pæk	擘*b'jək/b'jek
隔*klək/kæk	171. 剔*t'iek/t'iek
170. 益*ʔjək/ʔjek	绩*tsiek/tsiek
媯*djək/jek	惕*siek/siek
适*ɕjək/ɕjek	甃*b'iek/b'iek

噉\**miek*/*miek*

哲\**siek*/*siek*

鷗\**ŋliek*/*ŋiek*

沥\**liek*/*liek*

击\**kiek*/*kiek*

172. 画\**g'wëk*/*ywæk*

鷓\**ŋiek*/*ŋiek*

覘\**mwëk*/*mwæk*

阼\**xiek*/*xiek*

173. 鷓\**kiwek*/*kiwek*

嫡\**tiek*/*tiek*

## 第二十四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二等174. *ai* (中古佳)

177. *wai* (中古佳)

三等175. *ie* (中古支一部分)

178. *jwie* (中古支一部分)

四等176. *iei* (中古齐一部分)

179. *iwei* (中古齐一部分)

### 例 字

174. 解。裨。〔佳解。崖。阼。责。揅〕。

175. 祗。疵。伎。知。窳。易。支。枝〔枳〕。提〔是〕。刺。斯  
〔赐〕。卑。辟〔庠。缙。儿。积〕。

176. 帝。摘。褻〔剔〕。提。鬣〔堤。系。睨。丽。嬖。裨〕。

177. 〔卦。画〕。

178. 觚。〔规。跬〕。

179. 圭。〔携。畦〕。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如《大雅·韩奕》：解易，《大雅·板》：窳圭，《大雅·文王》：帝易，《鲁颂·閟宫》：解帝；“裨”从“卑”声，“佳”从“圭”声；“是”声有“提”，等等。

虽然这些中古韵母全都没有辅音韵尾，但是根据下表并不难认出，这是个与上面第二十三部 (-k) 相对应的上古-9部：

二等169.æk (*ëk)	二等174.ai (*ëg)
三等170.iek (*iëk)	三等175.ië (*iëg)
四等171.iek (*iek)	四等176.iei (*ieg)
二等172.wæk (*wëk)	二等177.wai (*wëg)
三等	三等178.jwië (*i>wëg)
四等173.iwek (*iwek)	四等179.iwei (*iweg)

左面一栏的音值请参看上面第二十三部，右边一栏的拟音似乎很冒险，但它在几方面都得到了毫不含糊的证明。

首先，这一部与收k的字在韵脚和谐声上有联系，这证明了它在上古有舌根韵尾9，例如：

《大雅·韩奕》以“解”韵“易”“辟”，《邶风·君子偕老》以“帝”韵“皙”，《大雅·板》以“易”韵“益”，《商颂·殷武》以“解”韵“绩”，“缙”从“益”声，“璧”从“辟”声，“繁”从“穀”声，“儿”声有“鸛”，“帝”声有“嫡”。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有一批又音字不仅揭示了9韵尾，而且还表明了我们右边一栏 (\*-9) 中的哪些字与左边一栏 (\*-k) 的字相对应：

二等：	“阨” 於革切又乌懈切
	“责” 侧革切又侧卖切
	“揅” 博厄切又补买切
	“画” 胡麦切又胡卦切
三等：	“易” 羊益切又以豉切



“积” 资昔切又子智切

“刺” 七迹切又七四切

四等：“剔” 他历切又他计切

“裨” 扶历切又部迷切

“裊” 先击切又他计切

我们这一部失落的舌根音是ŋ而不是k，某些别的又音也暗示了这一点：“庠”加“虫”字旁：“𧈧”频弥切又白猛切；“卑”加“革”字旁：“鞞”并弭切又补鼎切。-ŋ与-ŋ对转似乎是可能的，而-k与-ŋ对转却不行。

这一部的韵母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化都在《中日汉字形声论》中描述过，这里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当ŋ韵尾变作元音i，造成kěi、kiei这些形式的时候，如果有些韵中的e没有受到前面的i的保护，那么ěi这个音就通过异化而变成了ai（参看德语Geist读作[gaist]，英语height读作[hait]）。\*k'jwěŋ通过换位而变成了k'jwię，这是以下第三十五部（\*k'wia > k'jwię）的类化影响。

中古佳韵的字全都属于这一上古韵部，因而我们可以建立等式：中古ai = 上古\*ěŋ，中古wai = 上古\*wěŋ<sup>①</sup>。但是其他中古韵却包含来自好几个别的中古韵部的字。括号以外的例字是根据《诗》韵放在这里的，其余的请看：

“益”从“益”声；《尔雅·释地》假“积”为“枝”；《吕览·权勋》以“是”韵“庠”，“是”声又有“提”；

---

①除去《诗经》韵字我们再加上几个例子：“佳”从“圭”声，“解”佳买切又胡买切，“崖”从“圭”声，“阨”乌懈切又於革切（见前一部），“贲”侧卖切又侧革切，“裨”补买切又博厄切，“卦”从“圭”声，“画”胡卦切又胡麦切。

《庄子·人间世》以“儿”韵“崖”；“积”子智切又音资昔切；“赐”从“易”声；“庠”从“卑”声；“繫”从“毳”声；《左·哀公十三年》以“睨”韵“繫”；“剔”他计切又音他历切；“堤”从“是”声；“丽”毛亨训为“历”，注音表明\*lieg在西汉时期依然存在①；“嬖”从“辟”声；“棹”从“卑”声；“卦”从“圭”声；“画”胡卦切又音胡麦切；《楚辞·大招》以“规”韵“佳”；“哇”从“圭”声；“蛙”从“圭”声。

### 例字摘要

- |                       |                     |
|-----------------------|---------------------|
| 174. 解 *g'ëg / ɣai    | 刺 *tsiëg / tsie     |
| 棹 *b'ëg / b'ai        | 斯 *siëg / sie       |
| 佳 *këg / kai          | 卑 *piëg / pie       |
| 崖 *ŋëg / ŋai          | 辟 *b'iëg / b'jie    |
| 阨 *ʔëg / ʔai          | 溢 *ʔiëg / ʔie       |
| 责 *tsëg / tsai        | 儿 *ŋiëg / ŋzie      |
| 棹 *pëg / pai          | 积 *tsiëg / tsie     |
| 175. 祇 *g'iëg / g'jie | 176. 帝 *tieg / tiei |
| 知 *tiëg / tie         | 摘 *t'ie / t'iei     |
| 箠 *d'iëg / d'ie       | 提 *d'ie / d'iei     |
| 易 *die / ie           | 系 *g'ie / ɣiei      |
| 支 *tiëg / teie        | 睨 *ŋie / ŋiei       |
| 提 *diëg / zie         | 丽 *lieg / liei      |

①《小雅·鱼丽》毛传：“丽，历也。”毛传不注音，这里引用的是《释文》“力驰反”的音。《释文》成书在唐代，大概高本汉在这里把“毛传”和“陆德明音”（都在《十三经注疏》内）混为一谈了。——译者

- |                    |                    |
|--------------------|--------------------|
| 嬖*Pieg/Piei        | 规*kiwěg/kjwię      |
| 裨*b'ieg/b'iei      | 跬*k'iwěg/k'jwię    |
| 177. 卦*kwěg/kwai   | 179. 圭*kiweg/kiwei |
| 画*g'wěg/Ywai       | 携*g'iweg/Yiwei     |
| 178. 鱗*xiwěg/xjwię |                    |

## 第二十五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180. uok (中古沃一部分)
- 181. ok (中古铎一部分)
- 二等182. ɔk (中古觉一部分)
- 三等183. iak (中古药一部分)
- 四等184. iek (中古锡一部分)

### 例 字

180. 沃〔盪〕。裸。〔雀。焯。涿〕。
181. 乐。凿。裸。〔焯。眊〕。
182. 较较。鬲鹤。濯。駁。藐〔眊。确。乐。卓莠。穉。熈。掣〕。
183. 蹶。虐。谿。药。灼〔酌〕。淖。籥跃。爵〔熈〕。削。〔约。弱。熈。铄〕。
184. 栌。的。溺。翟。〔激〕。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

《唐风·扬之水》：沃乐，《大雅·板》<sup>①</sup>：蹶谿。

<sup>①</sup>原误作《荡》(Ode 255)。——译者

《秦风·晨风》：栝馱，《邶风·简兮》：籥翟，等等。“雀”声有“鹤”，“弱”声有“溺”，“乐”卢各切又音五角切，“乐”声又有“泝”“铄”“栝”，等等。

这一部的上古音值大致说来相当容易确定。如果不管中古的ak和iak，那么它就肯定不是/ak/，因为上面第十七部无疑是/ak/，而我们这部的字并不与第十七部的字押韵。同样，如果不管中古的iek，那么它也就肯定不是/ek/，因为我们已经在以上第二十三部发现上古/ek/了，而我们这部的字也从不与第二十三部的字押韵。另外，以后我们将发现一个典型的上古/uk/部(第三十部)，而我们这部的字也并不与第三十部的字押韵。考虑到以上事实以及我们目前这部中的uok和ok，我们就可以稳妥地断定，这一部大致是上古的/ok/。到此全部一帆风顺。可是其中的细节却是错综复杂的。

最初的几步很简单：不难设想，由于i把它后面的o变成了不圆唇的a，上古的\*iok就变成了中古的iak，同样，上古的\*iok > iak > iek，最后一步的产生是由于强i的“i音变”。可是我们如果据此而把三等(药韵)的上古音定作\*iok，把四等(锡韵)定作\*io̯k，那么相应的不带i介音的上古韵母\*ok又在哪儿呢？我们能在中古沃铎觉几韵中找到它吗？

乍一看这也许会诱使我们说，中古的uok确实就是上古的\*uok(合口)，与\*ok(开口)这样的其他上古韵母相对。但这是不行的，理由有好几个。“媯”火酷切又音呵各切并从“高”声，显然是个开口字，而不是合口。同样，“裸”博沃切又音补各切，也是开口字。更有确定性的是“泝”(中古)luok，这个字从“乐”lak得声，而“乐”声又有

“药”*iak*和“栌”*liek*，那么“泝”（中古）*luok*就不可能是上古的\**luok*；这个字最初是开口。我们必须断定，目前这一部的中古音*uok*是元音割裂的结果，就象意大利语 *novum* > *nuovo* 那样，上古的\**ok*变成了中古的*uok*。

如果我们就这样在中古沃韵中发现了与药韵\**iok*和锡韵\**iok*相对应的上古\**ok*，那么铎韵（中古*ok*）和觉韵（中古*ok*）又怎样呢？

让我们先考究后者。中古觉韵是个典型的二等韵。在一系列中古韵图里，我们唯独在二等韵前面发现有舌尖后音声母（塞擦音和擦音 *tʂa*、*tʂ'a*、*dz'a*、*ʂa*等），而这里我们发现中古觉韵也有舌尖后音的字（*tʂok*、*tʂ'ok*、*dz'ok*、*ʂok*）。唯独在二等我们发现有一组带短的主元音而没有*i*介音的上古韵母（如上古的\**än*、\**äm*、\**än*、\**æn*、\**æŋ*、\**ëŋ*）。这就可以很自然地断定，中古二等觉韵同样也代表了上古的短元音韵母：\**ök*，与一等的长元音韵母\**ok*相对应。

那么，也属于一等的中古铎韵又是什么呢？显然这一类的字音比起沃韵来肯定开口度更大，因为尽管这个韵不具有能够解释中古*a*元音的那个*i*介音（象药韵\**iok* > *iak*那样），但它的中古音确是*ok*，不过在另一方面，由于它从不押入前面的第十七部（上古/ak/），所以它也不可能是上古的\**ok*。它肯定带有介于*a*和*o*之间的一种上古元音（即*ɔ*）。通过推断我们就得到了下列方案：

一等180.\**ok*（中古*uok*）

181.\**ok*（中古*ok*）

二等182.\**ök*（中古*ok*）

三等183.\**iok*（中古*iak*）

四等184.\*iok (中古iek)

我们这部所有的中古韵都还包含属于其他上古韵部的字，所以属于这部的字必须逐一确定。不在括号里的字是根据《诗》韵放在我们这个上古韵部的，其余的：

“滔”从“沃”声；“漼”声有“鹤”，“焯”火酷切又音呵各切，从“高”声（见下一部），《楚辞·九辩》又以“高”韵“乐”“凿”，“泔”从“乐”声；“眊”从“毛”声，“毛”声又有“茼”，《诗·周南·关雎》以“茼”韵“乐”，“确”与“鹤”同声；“乐”五角切又音卢各切；“卓”声有“绰”，“薊”与之同源字；“燿”从“爵”声；“掣”从“削”声；“约”“酌”都与“的”同声；“弱”声有“溺”，“铄”从“乐”声；“激”与“噉”同声，“噉”字或作“皎”（见下一部）。

例字摘要

180. 沃 *ʔok / ʔuok	滔 *xök / xək
漼 *pək / puok	濯 *d'ök / d'ək
漼 *g'ok / yuok	驳 *pök / pək
焯 *xok / xuok	藐 *mök / mək
泔 *glok / luok	确 *k'ok / k'ək
181. 乐 *glək / lak	乐 *ŋlök / ŋək
凿 *tsək / tsək	卓 *tök / tək
漼 *pək / pak	薊 *tsök / tšək
焯 *xək / xək	掣 *sök / sək
眊 *mək / mak	183. 皎 *g'iok / g'iak
182. 较 *kök / kək	虐 *ŋiok / ŋiak

讙*x <sub>1</sub> ok / x <sub>1</sub> ak	弱*n <sub>1</sub> ok / n <sub>1</sub> ziak
药*ɣ <sub>1</sub> ok / iak	燿*dz' <sub>1</sub> ok / dz' <sub>1</sub> ak
灼*t <sub>1</sub> ok / tɕ <sub>1</sub> ak	铄*ɕ <sub>1</sub> ok / ɕ <sub>1</sub> ak
绰*ɸ' <sub>1</sub> ok / tɕ' <sub>1</sub> ak	184. 栌*ɣ <sub>1</sub> ok / liek
箫*d <sub>1</sub> ok / iak	的*t <sub>1</sub> ok / tiek
爵*ts <sub>1</sub> ok / ts <sub>1</sub> ak	溺*n <sub>1</sub> ok / niek
削*s <sub>1</sub> ok / s <sub>1</sub> ak	翟*d' <sub>1</sub> ok / d' <sub>1</sub> iek
约*ɸ <sub>1</sub> ok / ɸ <sub>1</sub> ak	激*kiok / kiek

## 第二十六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一等185. au (中古豪一部分)

二等186. au (中古肴一部分)

三等187. iəu (中古宵)

188. iəu (中古幽)

四等189. iəu (中古萧一部分)

### 例 字

185. 高膏。鎬号。器敖嗷。蒿。刀切倒〔到〕。桃悼。藻。

操。劳潦。暴。毛旄耄〔耄〕。

186. 教郊。效肴。孝。巢。〔罩〕。

187. 骄趵鹅纠。骄。翹莖。器。要夭。昭照。绍。少。茭。

朝。朝召旖。曜谣遥瑶陶。椒。悄。譙。笑消小。燎。

庶儻瀟鏖飘。漂漂。缥。藐苗。

188. 纠。

189. 皎。晓。弔。桃。赵茗。僚管。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

《卫风·硕人》：敖郊骄饔朝劳，《陈风·防有鹊巢》：巢茗切，《小雅·出车》：郊旒旒，《周颂·良耜》：纠赵，《魏风·园有桃》：桃肴谣，等等。“桃”与“旒”同声，“潦”与“僚”同声，“召”声有“茗”，“郊”与“皎”同声，等等。

即使这一部没有一个中古韵母收辅音尾，但我们仍然不难证明，这一部是与前面/ok/相对应的/og/。在这个平行关系中有一点很小的歧异，这里没有与上古\*ok相配的韵，并且在另一方面，三等带短元音的\*iōg在/ok/部中也没有相配的韵。这部的音系如下（参看前一部，这里放在左边一栏）：

一等180.uok (*ok)	185.au (*og)
二等182.ɔk (*ök)	186.au (*ōg)
三等183.ɿak (*iök)	187.ɿeu(*iōg), 188.ɿëu(*iōg)
四等184.iek (*iök)	189.ieu (*iōg)

（注意：中古肴韵恰象觉韵一样，宋图列在二等，并且象觉韵一样，包含带舌尖后音声母的字：巢dz'au等等。）

这一部与/ok/部在《诗》韵和谐声中都有联系，这充分证明了它有舌根韵尾，而且可喜地证实了上面提出的对应关系，又音字尤其证实了这一点：

一等：“暴”声有“襮”，“高”声有“皤”，“麋”从“沃”声，“眊”莫报切又音莫角切，“掉”从“卓”声。

二等：“较”古孝切又音古岳切，“濯”直教切又音直角切，“掣”所教切又音所角切，“罩”从“卓”声，“貌”



声有“邈”，“噶”呼教切又音呵各切。

三等：“约”於笑切又音於略切，“跻”居夭切又居勺切，“燹”即消切又即略切，“削”仙妙切又息约切，“醜”从“爵”声，“乔”声有“臙”，“藐”亡沼切又音莫角切，“樵”即消切又音侧角切。

四等：“藿”从“翟”声，“噉”古弔切又音古历切，“激”古弔切又音古历切，“撤”苦弔切又音苦击切，“弔”多啸切又音都历切，“钓”从“勺”声，“嫫”从“弱”声。

关于舌根韵尾g，请看下列韵例：

《小雅·南有嘉鱼》以“覃”韵“乐”，《小雅·正月》以“沼”韵“乐”，《大雅·灵台》以“沼”韵“跃”，《大雅·板》以“毫”韵“谑”，《大雅·抑》以“教”韵“虐”，《周南·关雎》以“毫”韵“乐”，《楚辞·九辩》以“教”韵“凿”“乐”，《楚辞·远游》以“鸷”韵“耀”，《墨子·亲士》以“暴”韵“灼”，《楚辞·九辩》以“高”韵“乐”。

中古宵韵的字照例从不押出这一上古韵部，因此我们可以建立恒等式：中古 $i\epsilon u =$ 上古 $*i\text{og}$ 。但是这一部其余的中古韵却还包含属于其他上古韵部的字，那么属于这部的字就必须逐一确定。以上不在括号里的所有例字都是根据《诗》韵放在这里的，其余的请看：

“到”声有“薊”，《诗·周南·关雎》以“毫”韵“乐”，“覃”从“卓”声。

这些韵母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化在《中日汉字形声论》中描述过，这里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我们证明了从韵尾g到u的元音化： $*k\text{og} > k\text{ou}$ ， $*k\text{og} > k\text{ou}$ ，还证明了o：u的异化，

这听起来太相似了：kou>kau, kôu>kau, 等等，正象我们在以上第二十四部所发现的\*këg>këi>kai那样（参看德语bei现在读[bai]，英语height现在读[hait]）。关于汉语\*kou>kau这样的异化现象请参看英语 how 读作[hau]，等等。长元音的\*kog变成了kau(后a)，而短元音的\*kög变成了kau(前a)，即二等短元音韵母中的典型音：kän、käm、kâi，等等。

### 例字摘要

- |                     |                    |
|---------------------|--------------------|
| 185. 高 *kog / kau   | 翘 *g'ioŋ / g'ieu   |
| 镐 *g'og / yau       | 器 *xiog / xieu     |
| 器 *ŋog / ŋau        | 要 *ʔioŋ / ʔieu     |
| 蒿 *xog / xau        | 昭 *t̥ioŋ / t̥ieu   |
| 刀 *tog / tau        | 绍 *d̥ioŋ / zieu    |
| 桃 *d'og / d'au      | 少 *eioŋ / cieu     |
| 藻 *tsog / tsau      | 茭 *n̄ioŋ / n̄ieu   |
| 操 *ts'og / ts'au    | 朝 *tioŋ / t̄ieu    |
| 劳 *log / lau        | 朝 *d'ioŋ / d'ieu   |
| 暴 *pog / pau        | 曜 *dioŋ / ieu      |
| 毛 *mog / mau        | 椒 *tsioŋ / tsieu   |
| 186. 教 *kög / kau   | 悄 *ts'ioŋ / ts'ieu |
| 郊 *g'ög / yau       | 讪 *dz'ioŋ / dz'ieu |
| 孝 *xög / xau        | 笑 *sioŋ / sieu     |
| 巢 *dz'ög / dz'au    | 燎 *lioŋ / lieu     |
| 罩 *tög / tau        | 麋 *Piog / Pieu     |
| 187. 骄 *kiog / kieu | 嘌 *P'ioŋ / P'ieu   |
| 骄 *k'ioŋ / k'ieu    | 膘 *b'ioŋ / b'ieu   |

藐*miog/mieu	弔*tiog/tieu
188. 糾*kiog/kiëu	忉*t'iog/t'ieu
189. 皎*kiog/kieu	趙*d'iog/d'ieu
曉*xiog/xieu	僚*liog/lieu

## 第二十七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190.uok (中古沃一部分)
- 二等191.ɔk (中古觉一部分)
- 三等192.iuk (中古屋一部分)
- 四等193.iek (中古锡一部分)

### 例 字

190. 告。鹄。笃〔契竺〕。毒。

191. 〔觉。学。靴。雹〕。

192. 匍鞠鞠。畜愒。奥奠煖。俶。祝〔粥〕。菽。蓬。轴〔逐〕。

育〔鬻〕。陆六。蹙〔蹴〕。肃夙宿。腹。覆。復。穆〔目〕。

候孰。肉。忸。戮〕。

193. 迪轴滌〔筵〕。戚〔髻。寂〕。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

《卫风·考槃》：陆轴宿告，《大雅·桑柔》：迪復毒，《齐风·南山》：告鞠；“契”“俶”“寂”同声，“笃”从“竹”声，“轴”直六切又徒历切，“蹙”从“戚”声，“逐”声有“筵”，等等。

构拟这一部的上古音值乍一看很成问题。我们看到，这

里的中古韵与以上第二十五部大致相同，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不同点：中古沃觉锡三韵在两个上古韵部里都出现，唯一的区别是，第二十五部的三等一律是iak (\*iok)，而我们现在的第二十七部则一律是iuk。

中古沃觉锡三韵的字在这两个上古韵部中有着清楚的区别，这一点已被王念孙确切地证明了。再者，中古药韵的字只同第二十五部在一起，而中古屋韵的字只同第二十七部在一起。确实存在几个两部相混的例子，但大体上说来它们还是严格分开的。我们知道第二十五部是上古/ok/，而第二十七，我们现在这部，不是上古/uk/——以下有一个明显的/uk/部要在第三十部研究——可却是与上述第二十五部同类的。这两部肯定极为相象，因为它们都造成了中古韵母uok、ok、iek，但另一方面，它们又肯定有显著的不同，因为它们韵脚，特别是在谐声中始终有别，再有，三等药韵成了中古的iak，而屋韵则成了中古的iuk。最后这个事实暗示了答案。我们目前的第二十七部有一个“较暗的”元音，比第二十五部“较亮的”、较开的o要更接近于u的、较窄较合的u，这种音质的区别或许有些象法语的tôt和tonne，德语的so和Sonne<sup>①</sup>。

拟音方案现在就简单一致了：

第二十五部	第二十七部
一等180.uok (*ok)	一等190.uok (*uk)
二等182.ok (*ok)	二等191.ok (*ök)
三等183.iak (*iok)	三等192.iuk (*iuk)

<sup>①</sup>原文以下有一段话，解释代表“较窄较合的O”的音标。译文改动了音标写法，所以将这一段文字全部删去。——译者

四等184.iek (\*iok)      四等193.iek (\*iuk)

这样我们就不难认识到,\*uk随\*ok演化(变成中古割裂的uok),短的\*ök随短的\*ók演化(都变成更开的ok),\*iuk象\*iok那样在强i的影响下非圆唇化(>iek),最后,\*iok变成了一个比“较暗的”iuk (>iuk)开口度更大的音(>iak)。

我们这部中所有的中古韵都还包含属于其他上古韵部的字,因此属于这部的字必须逐一确定。那些不在括号里的例字是根据《诗》韵放在我们的/uk/部的,其余的请看:

“爨”与“俶”同声;《楚辞·天问》以“竺”韵“煖”;《左·哀公二十一年》以“觉”(古岳切)韵“忧”(见下一部);“觉”字又音古孝切,押入下一部(/oŋ/);“学”与“觉”同声;“鞫”“黻”都从“包”声,见下一部;“粥”即是“鬻”(稀饭),见下;“倏”的声旁属/oŋ/类,见下一部;《礼·礼运》以“孰”韵“复”;《易·噬嗑》以“肉”韵“毒”;《易·睽卦》以“逐”韵“复”;“鬻”读余六切(养育)时与“育”同源;“忸”的声旁属/oŋ/类,见下一部;“臧”与“蹙”同源;《左·宣公二年》以“目”韵“腹”,《左·成公十六年》以“目”韵“蹙”;“戮”与“胶”同声,后者在《楚辞·大招》韵“蹙”<sup>①</sup>;“筮”从“逐”声;“鬻”的声旁在上古/oŋ/类,见下一部;“寂”与“俶”同声。

### 例字摘要

190. 告 \*kuk / kuok      鸨 \*g'uk / yuok

<sup>①</sup>《大招》无此韵例。疑“蹙”当是“寂”字之误。《大招》有以“蹙”“筮”“胶”“寂”(蹙)为韵,参看下一部译者注(第207页)。——译者。

筠* <i>tɔk</i> / <i>tuok</i>	陆* <i>liək</i> / <i>liək</i>
毒* <i>d'ɔk</i> / <i>d'uok</i>	蹙* <i>tsiək</i> / <i>tsiək</i>
191. 觉* <i>kök</i> / <i>kök</i>	肃* <i>sɨək</i> / <i>sɨək</i>
学* <i>g'ök</i> / <i>ɣök</i>	腹* <i>pɨək</i> / <i>pɨək</i>
靴* <i>p'ök</i> / <i>pök</i>	覆* <i>p'ɨək</i> / <i>p'ɨək</i>
雹* <i>b'ök</i> / <i>b'ök</i>	復* <i>b'ɨək</i> / <i>b'ɨək</i>
192. 菊* <i>kɨək</i> / <i>kɨək</i>	穆* <i>mɨək</i> / <i>mɨək</i>
畜* <i>xɨək</i> / <i>xɨək</i>	倏* <i>ʃɨək</i> / <i>ʃɨək</i>
奥* <i>ʔɨək</i> / <i>ʔɨək</i>	肉* <i>nɨək</i> / <i>nɨək</i>
俶* <i>t'ɨək</i> / <i>tɕ'ɨək</i>	怵* <i>nɨək</i> / <i>nɨək</i>
祝* <i>tɨək</i> / <i>tɕɨək</i>	戮* <i>glɨək</i> / <i>liək</i>
菽* <i>ɕɨək</i> / <i>ɕɨək</i>	193. 迪* <i>d'ɨək</i> / <i>d'iek</i>
蓬* <i>t'ɨək</i> / <i>t'ɨək</i>	戚* <i>ts'ɨək</i> / <i>ts'iek</i>
轴* <i>d'ɨək</i> / <i>d'ɨək</i>	寂* <i>dz'ɨək</i> / <i>dz'iek</i>
育* <i>dɨək</i> / <i>ɨək</i>	

## 第二十八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一等194. *au* (中古豪一部分)

二等195. *au* (中古肴一部分)

三等196. *iəu* (中古尤一部分)

四等197. *ieu* (中古萧一部分)

### 例 字

194. 皓。暮。考。拷。臭。好。擣。擣。惛。滔。陶。陶。盜。稻。翻。道。蚤。

枣。草。曹漕皂造。骚扫〔嫂〕。牢老。宝保鸩报。袍。冒  
牡。〔奥〕。

195. 觉〔窖〕。傲。饱苞包。匏炮。茅。胶。卯昴茆。〔巧。黠。  
休〕。

196. 非究救鳩。仇求速球球侏觶球咎舅。休朽。忧优。舟洲  
周祝。醜。錘槐酬受售寿。手狩首收。柔蹂。叟搜。辇。  
抽抽。稠。遊游悠滌。修绣秀。犹诱秀。酒。首道就。  
衰。粗。流流留刘。缶。浮孚阜。牟茂矛。瘳。

197. 鸟〔彫〕。条。萧款〔嫂〕。聊。蓼。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

《秦风·无衣》：袍矛仇，《邶风·泉水》：漕忧，  
《曹风·下泉》：萧周，《郑风·风雨》：潇胶蓼，《邶风  
·击鼓》：手老，《王风·兔爰》：罕造忧觉，等等。“咎”  
声有“髡”，“寿”声有“擣”“祷”，“胶”与“蓼”同  
声，“皓”与“窖”同声，“叟”声有“嫂”，“條”与  
“悠”同声，“卯”声有“聊”，等等。

虽然这些中古韵都没有任何辅音韵尾，但还是不难确  
定，它们构成了一个与前面-k部相对应的-ŋ部。前面的第二  
十七部是/ok/（带窄的o），与第二十五部/ok/（带开  
的o）形成对应；倘若不是二十七部的三等ok变成中古iuk，  
而二十五部的ok变成了中古iak，那么这两部就在中古韵里  
重合了。现在我们在收ŋ的这部恰好发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  
我们看到，第二十六部是上古的/og/（带开的o），变成  
了中古的ou、au、ieu、ieu，而这里的第二十八部则是上古  
的/og/，也有相同的中古韵母，除去三等：这部的ieu与那  
部的ieu形成对照。让我们把这些情形总结在一个表里：

## 第二十五部

一等180. uok (\*ok)

二等182. ɔk (\*ɔk)

三等183. iak (\*iok)

四等184. iek (\*iok)

## 第二十七部

一等190. uok (\*uk)

二等191. ɔk (\*ɔk)

三等192. iuk (\*iuk)

四等193. iek (\*iuk)

## 第二十六部

185. au (\*oŋ)

186. au (\*ɔŋ)

187. ieu (\*ioŋ)

189. ieu (\*ioŋ)

## 第二十八部

194. au (\*oŋ)

195. au (\*ɔŋ)

196. iəu (\*ioŋ)

197. ieu (\*ioŋ)

第二十八部主元音的“较暗的” $\text{ɔ}$ 音质与第二十六部的开口 $\text{o}$ 形成对照，这种对照也只出现在三等。应该强调，第二十八部的中古豪肴萧三韵的字在《诗》韵，尤其在谐声中都与第二十六部的中古豪肴萧三韵的字一律细致地区别开来。另外，中古尤韵的字在韵脚和谐声中与第二十八部的豪肴萧在一起，却不与第二十六部的豪肴萧在一起，而中古宵韵的字则与后一部而不与前一部在一起。一些不规则的系联例子确实存在，但出奇地少，可以看作是 $\text{/oŋ/}$ 和 $\text{/ɔŋ/}$ 两部的语音极为类似所造成的。

我们这里的第二十八部存在着 $\text{ŋ}$ 韵尾，正与第二十七部的 $\text{k}$ 韵尾相对应，这记载在上列图表的下面两栏里：第二十七部190. uok (\*uk) —— 第二十八部194. au (oŋ)，等等，收 $\text{k}$ 和收 $\text{ŋ}$ 的字在韵脚和谐声中的偶然联系令人愉快地阐明了这一点，而又音字更是特别有价值：

《王风·中谷有蓷》以“戴”韵“藪”，《邶风·谷风》以“仇”韵“愴”，《郑风·清人》以“陶”韵“轴”，



《楚辞·大招》以“悠”韵“寂”<sup>①</sup>，又以“鬻”韵“畜”。

一等：“告”古沃切又古到切，“部”古沃切又古到切，“薰”徒沃切又徒到切，“奥”於六切又乌到切。

二等：“觉”古岳切又古孝切，“学”“黻”胡觉切又胡教切，“鞞”匹角切又防教切。

三等：“畜”许竹切又许救切，“畜”丑六切又丑救切，“祝”之六切又职救切，“宿”息逐切又息救切，“肉”如六切又而由切，“復”房六切又扶富切，“覆”芳福切又敷救切，“戮”力竹切又力救切，“袖”直六切又余救切，“轴”从“由”声，“簋”从“攸”声，“忸”与“狃”同声，“黷”从“就”声。

四等：“笛”从“由”声，“淶”从“条”声，“寥”郎击切又落萧切。

关于从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化，请看《中日汉字形声论》以及前几部的论述。

不在括号里的例字是根据《诗》韵放到这一部的，其余的请看：

“奥”乌到切又音於六切；“嫂”从“叟”声；“窘”从“告”声；“巧”与“考”“朽”同声；“憊”从“休”声；“彫”从“周”声；“嫂”从“叟”声。

### 例字摘要

194. 皓 \*kʊŋ/kʊ

考 \*k'ʊŋ/k'ʊ

①《大招》“汤谷寂只”，一本作“汤谷寂寥只”，江有诰据后者，以“寥”入韵；高本汉据前者，以“寂”入韵。——译者

昊 \*g'ʊg / ɣau  
 好 \*xʊg / xau  
 擣 \*tʊg / tau  
 恹 \*t'ʊg / t'au  
 陶 \*d'ʊg / d'au  
 蚤 \*tsʊg / tsau  
 草 \*ts'ʊg / ts'au  
 曹 \*dz'ʊg / dz'au  
 騷 \*sʊg / sau  
 牢 \*luɣ / lau  
 宝 \*pʊg / pau  
 袍 \*b'ʊg / b'au  
 冒 \*mʊg / mau  
 奥 \*ʔʊg / ʔau  
 195. 觉 \*kʊg / kau  
 恹 \*nʊg / nau  
 饱 \*pʊg / p'au  
 匏 \*b'ʊg / bau  
 茅 \*mʊg / mau  
 胶 \*klʊg / kau  
 卯 \*mlʊg / mau  
 巧 \*k'ʊg / k'au  
 戮 \*g'ʊg / ɣau  
 休 \*xʊg / xau  
 196. 韭 \*kiʊg / kiəu  
 仇 \*g'iʊg / g'iəu

休 \*xiʊg / xiəu  
 忧 \*ʔiʊg / ʔiəu  
 舟 \*tʃiʊg / tʃiəu  
 醜 \*t'iʊg / t'e'iəu  
 仇 \*ɕiʊg / ziəu  
 手 \*ɕiʊg / ɕiəu  
 柔 \*niʊg / nziəu  
 叟 \*siʊg / siəu  
 辘 \*tiʊg / tiəu  
 抽 \*t'iʊg / t'iəu  
 禡 \*d'iʊg / d'iəu  
 遊 \*diʊg / iəu  
 修 \*siʊg / siəu  
 犹 \*ziʊg / iəu  
 酒 \*tsiʊg / tsiəu  
 酋 \*dz'iʊg / dz'iəu  
 衰 \*dziʊg / ziəu  
 柎 \*niʊg / niəu  
 流 \*liʊg / liəu  
 缶 \*piʊg / piəu  
 浮 \*b'iʊg / b'iəu  
 牟 \*miʊg / miəu  
 糲 \*t'liʊg / t'iəu  
 197. 鸟 \*tiʊg / tieu  
 条 \*d'iʊg / d'iəu  
 萧 \*siʊg / siəu

## 第二十九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一等198. uoŋ (中古冬)

二等199. ɔŋ (中古江一部分)

三等200. iuŋ (中古东一部分)

## 例 字

198. 冬。宗。濂。宋。〔涿。德触彤〕。

199. 降。降。

200. 躬宫。穷。终蠡中〔忠〕。仲。虫仲。融〔彤〕。崇。戎。  
丰。〔众𧈧。隆〕。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如：

《邶风·谷风》：冬穷，《大雅·鳧鹭》：宗降崇，  
《邶风·击鼓》：仲宋仲，《召南·草虫》：仲降，等等。  
“宗”声有“崇”，“降”“涿”“隆”同声，“衆”声有  
“濂”，等等。

这一部是与前面-k部和-g部相配的上古-oŋ部。然而，我们发现那两部是不同的，一部是带开口o的上古/ok/（第二十五部和相应的第二十六部/og/），另一部是带窄ɔ的上古/uk/（第二十七部和相应的第二十八部/ug/），而我们在这部却观察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带oŋ韵尾的韵部却没有这样的区别。就我们所知，当初肯定有一个/oŋ/部和一个/ɔŋ/部，但如果确有，那么它们也是在《诗经》时

代以前就合并了，因为我们在这里只发现有一个与 /ok/ ( /og/ ) 和 /uk/ ( /ug/ ) 相对应的 -ŋ 部。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里的第二十九部是上古的 /oŋ/ 还是 /uŋ/ 呢？

我们把它与两个收 k 的韵部比较一下，答案就清楚了：

第二十五部	第二十七部	第二十九部
一等 180. uok (*ok)	190. uk (*uk)	198. uoŋ (*oŋ)
二等 182. ok (*ök)	191. ok (*ök)	199. oŋ (*öŋ)
三等 183. iak (*iok)	192. iuk (*iuk)	200. iuŋ (*iuŋ)

这里富于启发性和决定性的事实是，在大量三等字中，我们发现中古东韵 (200) 与屋韵 (192) 严格对应，而与药韵 (183) 则显然不同，与上古 /uk/ 部的中古沃觉屋三韵相对的，恰好是这里第二十九部的中古冬江东三韵，所以这一部是 /uŋ/。

这一点得到了《诗经》和其他上古韵文中很大一批例外韵脚的证实，在这些韵文中，我们这一部的字偶然也与下面要论述的上古 /uŋ/ 部的字押韵。这样的拗韵很多，因而使得某些中国小学家（如段玉裁、王念孙）把这两部合并为一，但这样做未免是太过份了。从整体上说来，这两部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所以江有诰等人令人信服地把它们分开了。但这些偶然的联系毕竟很有启发性：uoŋ 和 uŋ (带窄的 o) 这样的拗韵是可以理解的，而 uŋ 和 oŋ (带开的 o) 却不行。

正象 /uk/ 部一样，在我们的 /uŋ/ 部中，上古的 \*uoŋ 割裂为中古的 uoŋ，短的 \*öŋ 加大了元音开口度而成为 oŋ，\*iuŋ 中的 u 进一步唇化，成为 iuŋ。

所有没放在括号里的例字都是根据《诗》韵列入我们这

一部的，其余的请看：

“降”与“降”同声；“蠹”从“蟲”声；“蝮”同上，又与“彤”为同源字；“忠”从“中”声；“彤”与“彤”同声；《楚辞·招魂》以“众”韵“穷”；“蝮”从“衆”声并与“蠹”同源；“隆”同“降”声并在《吕览·期贤》韵“忠”。

### 例字摘要

198. 冬 *tuŋ / tuoŋ	终 *tʰiŋ / tʰiŋ
宗 *tsuŋ / tsuŋ	仲 *tʰiŋ / tʰiŋ
涿 *dz'uŋ / dz'uŋ	虫 *dʰiŋ / dʰiŋ
宋 *suŋ / suŋ	融 *dʰiŋ / iŋ
泽 *g'uŋ / yuŋ	崇 *dz'iŋ / dz'iŋ
蠹 *d'uŋ / d'uŋ	戎 *ŋiŋ / ŋziŋ
199. 降 *kŋ / kŋ	丰 *p'iŋ / p'iŋ
降 *g'ŋ / yŋ	众 *tʰiŋ / tʰiŋ
200. 躬 *kiŋ / kiŋ	隆 *gʷiŋ / liŋ
穷 *g'iŋ / g'iŋ	

### 第三十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201. uk (中古屋)
- 二等202. ɔk (中古觉一部分)
- 三等203. iwoŋ (中古烛)

#### 例 字

201. 谷穀穀穀。屋。独读。族。楸。禄鹿。卜。仆。木沐霖。

202.角。渥。椽。渫。〔慤。嶽。捉。朴。樸〕。

203.曲。局。〔玉。狱。属。束。辱。绿。足。续。萎。粟。欲〕。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

《召南·行露》：角屋狱足，《召南·野有死麕》：鹿束，《邶风·墙有茨》：束读辱，《小雅·天保》：谷禄足，《小雅·信南山》：柔渥足谷，《小雅·四月》：渫谷，等等。“屋”声有“渥”，“禄”与“绿”同声，“足”声有“捉”，“狱”声有“嶽”，“獨”与“屬”同声，等等。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以上第二十七部（上古 /uk/）中，中古屋沃两韵在韵脚和谐声里都频繁而规则地旁转，而我们发现这一部的中古屋烛两韵也同样在韵脚和谐声里频繁而规则地旁转；但是我们却很少发现中古沃烛二韵或屋韵一三等之间的旁转。我们以上指出过，如果中古的屋韵三等和沃韵旁转，那么这就是因为前者的上古音是 \*iok 而后者的上古音是 \*uk。恰相反，在目前这部中我们断定，如果中古烛韵和屋韵一等旁转，那么这就是因为前者的上古音是 \*iuk 而后者的上古音是 \*uk；换句话说，我们的第三十部是上古的 /uk/ 部。

当我们论及一个既包含中古觉烛二韵字，也包含中古屋韵字的上古韵部时，下这一结论就似乎有些鲁莽了。这一部为什么不能象上面第二十五和第二十七两部那样，也是上古的 /ok/ 或 /uk/ 呢？中古的 uk 为什么不能从上古的 \*ok 或 \*uk 派生出来呢？

这有好几个理由。以上充分叙述过，第二十五部在韵脚和谐声上与中古的萧宵肴豪和药铎诸韵有许多联系，因此很

明显是个开口韵部(\*ok);以上同样说过,第二十七部在韵脚和谐声上也与中古萧肴豪诸韵有许多联系,那么它无疑也同样是开口韵部(\*uk)。而包含中古屋烛觉三韵的我们这个第三十部却在韵脚或谐声中与上述几类中古开口韵字一般没有联系,它当然是个合口韵部。这一事实得到了一批《诗经》和其他韵文中的拗韵的证实,在这些拗韵中,我们这部的字与收上古\*u的字通押(见以下第三十四部):《秦风·小戎》①以“续”韵“驱”,《小雅·角弓》②以“木”“属”韵“附”,《大雅·桑柔》以“谷”“穀”韵“垢”,《楚辞·离骚》以“属”韵“具”,等等。我们必须构拟一个u为主元音,才能理解这些有毛病的韵脚确是可以存在的。\*b<sub>ɪ</sub>u, \*d<sub>ɪ</sub>uk(附:属)这样的韵脚作为权宜之计或许还可凑合,但\*b<sub>ɪ</sub>u, \*d<sub>ɪ</sub>ok(或\*d<sub>ɪ</sub>ok)却绝对不行。

如果我们构拟:

\*uk > uok      \*uk > uk  
\*iok > iuk      \*iuk > iwok,

那么第二行也许显得不合情理:为什么\*iok变成了中古的iuk,而上古原有的\*iuk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成了中古的iwok呢?然而这对以上构拟实在是一点妨碍也没有,因为这两种发展的本质截然不同。\*iok > iuk是一种唇化的逐渐闭口作用,在较晚的时候造成了iuk,同时,原来的\*iuk则经受了一种汉语史上常见的割裂作用,正如上古\*koŋ > koaŋ > 中古kaŋ,和\*ko > kuo > 中古kuo那样(见以下第三十三部),这里也有\*k<sub>ɪ</sub>uk > k<sub>ɪ</sub>uok > 中古k<sub>ɪ</sub>wok。

①原误作《唐风·无衣》(Ode 122)。——译者

②原误作《隔桑》(Ode 228)。——译者

还剩下中古觉韵。我们看到，这个中古韵（带有典型的中古二等舌尖后音声母，如“捉” $tʂək$ ）不仅在第三十部出现，而且也在第二十五部出现，还在第二十七部出现，在第二十五部它派生于上古短的 $*ək$ ，在第二十七部它派生于上古短的 $*ük$ ，所以它是个典型的二等韵，有一个短的主元音而没有*i*介音，象中古黠洽麦陌（二等）诸韵那样，于是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觉察到，我们这部的 $ək$ 是从上古 $*ük$ 派生来的。这个拟音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其他一些难以理解的谐声现象：“屋” $*ʉək$ 声有“渥” $*ʉük$ ，“獨” $*d'uk$ 与“濁” $*t'ük$ 同声，等等。

如果我们关于上古 $*ük >$  中古 $ək$ 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料想也有一个带短 $ü$ 和*i*介音的上古韵母： $iük$ 。这个韵母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第三十部里呢？有一个有趣的理由。上古的 $*iük$ 音型确实存在过，不过在前面的舌面元音*i*影响下，其中的 $ü$ 很早就已经带上了一种较亮的、近似于 $æ$ 的音色，这也就是 $*iæk$ （而不是 $ük$ ）之所以押入以上第十九部（ $/ək/$ ）的原因，我们在第十九部发现了下列系统：

一等142. $ək$ ( $*ək$ )	145. $wək$ ( $*wək$ )
二等143. $æk$ ( $*æk$ )	146. $wæk$ ( $*wæk$ )
三等144. $iæk$ ( $*iæk$ )	147. $iwək$ ( $*iwək$ )
	148. $iük$ ( $iük$ )

在我们的第三十部里，中古屋烛二韵的字照例从不押出这个上古韵部，所以我们可以建立恒等式：中古 $uk =$  上古 $*uk$ ，中古 $iwok =$  上古 $*iuk$ 。但是中古觉韵字却还在前面两个上古韵部中出现，那么属于这部的字就必须逐一确定。所有不在括号里的例字都是根据《诗》韵放在这里的，其余的



请看：

“愨”与“穀”“穀”“穀”同声；“嶽”从“狱”声；“捉”从“足”声；“朴”“樸”同字，“朴”从“卜”声，“樸”与“僕”同声；“欲”从“谷”声并在《楚辞·天问》韵“禄”。

### 例字摘要

- |                   |                       |
|-------------------|-----------------------|
| 201. 谷 *kuk / kuk | 捉 *tsük / tʂok        |
| 屋 *ʔuk / ʔuk      | 朴 *p'ük / p'ok        |
| 独 *d'uk / d'uk    | 203. 曲 *k'ük / k'iwok |
| 族 *dz'uk / dz'uk  | 局 *g'ük / g'iwok      |
| 楸 *suk / suk      | 玉 *ŋük / ŋiwok        |
| 禄 *luk / luk      | 属 *ɕük / ziwok        |
| 卜 *puk / puk      | 束 *ɕük / ɕiwok        |
| 仆 *b'uk / b'uk    | 辱 *nük / nziwok       |
| 木 *muk / muk      | 绿 *liuk / liwok       |
| 202. 角 *kük / kək | 足 *tsük / tsiwok      |
| 渥 *ʔük / ʔək      | 续 *dziuk / ziwok      |
| 楮 *tük / tək      | 粟 *sük / siwok        |
| 愨 *k'ük / k'ok    | 欲 *gük / iwok         |
| 嶽 *ŋük / ŋək      |                       |

### 第三十一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一等204.əu（上古侯一部分）

二等205.əu (中古侯一部分)

三等206.iu (中古虞一部分)

### 例 字

204.窆。奏。族。嗽。数。嗽。榘。哀。戊。

205.穀。囓。鬪。瞽。

206.裕。孳。仆。赴。孚。务。

这是与前一部 /uk/ 相对应的 /üŋ/:

一等204.\*uŋ

二等205.\*üŋ

三等206.\*iuŋ

这一部只有很少几个字，因而其中的韵母不能起到充分的指导作用。不过，它的上古ŋ韵尾在一批偶然与 /uk/ 和 /üŋ/ 两部字相押的拗韵那里得到了证实：这涉及“奏”和“孳”（韵\*uŋ），“哀”和“孚”（韵\*üŋ），“务”（有一次甚至韵\*iuŋ）。

总之，ŋ韵尾肯定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减弱多了，因为这些字经常作为韵字与上古收\*u和\*iu的字相押。

然而这部的ŋ韵尾在谐声和又音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窆”徒谷切又音田候切，“族”千木切又音仓奏切，“族”声有“嗽”，“数”声有“数”，“嗽”声有“嗽”，“辱”声有“榘”，“穀”声有“穀”，“囓”竹角切又音都豆切，“鬪”声有“鬪”，“瞽”莫角切又音莫候切，“谷”声有“裕”，“卜”声有“仆”，“蔡”“鶯”等字从“務”声。

ŋ韵尾一旦失落，剩下的-u和-iu的发展就与上古原有的\*-u和\*-iu完全相同了，参看以下第三十四部。

### 例字摘要

- |                     |                    |
|---------------------|--------------------|
| 204. 窆* d'uŋ / d'əu | 205. 轂* kŭŋ / kəu  |
| 奏* tsuŋ / tsəu      | 啍* tŭŋ / təu       |
| 簇* ts'uŋ / ts'əu    | 脊* mŭŋ / məu       |
| 藪* suŋ / səu        | 206. 裕* ɣi'uŋ / iu |
| 壽* nuŋ / nəu        | 孛* tɿuŋ / tɿəu     |
| 哀* p'uŋ / p'əu      | 仆* p'i'uŋ / p'iu   |
| 戊* muŋ / məu        | 务* mi'uŋ / miu     |

### 第三十二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一等207. uŋ (中古东一部分)

二等208. ɔŋ (中古江一部分)

三等209. iwoŋ (中古钟)

#### 例 字

207. 工攻功公。空控。江。东。恫。同童动。总縱。聪。送。

浓。庞。哮。逢蓬。蒙濛濛。

208. 巷〔闕项〕。双。邦。厖。〔江虹。控。恚。撞。窗。蚌〕。

209. 共恭。邛。颙。凶凶。醜癯癯。钟鍾。冲置。茸。傭。

重。庸墉傭勇用容。枞。从。松讼诵。竦。龙。丰葑。

缝。龙 (= 宠)。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大雅·召旻》：江共邦，《小雅·瞻彼洛矣》：同邦，《唐风·采

苓》：葑东从，《齐风·南山》；双庸从，《郑风·丰》；丰巷送，等等。“工”声有“江”有“虹”，“丰”声有“邦”，“重”声有“動”，“從”声有“縱”，等等。

这部显然是与以上第三十部/uk/相对应的上古/uŋ/：

一等201.uk (*uk)	一等207.uŋ (*uŋ)
二等202.ɔk (*ük)	二等208.ɔŋ (*üŋ)
三等203.iwok (*iuk)	三等209.iwoŋ (*iuŋ)

我们把这一部与以上第二十九部比较一下：

第二十九部	第三十二部
一等198.uoŋ (*uŋ)	一等207.uŋ (*uŋ)
二等199.ɔŋ (*üŋ)	二等208.ɔŋ (*üŋ)
三等200.iuŋ (*iuŋ)	三等209.iwoŋ (*iuŋ)

请注意，第二十九部是中古冬韵和东韵三等，第三十二部是中古东韵一等和钟韵，它们在《诗》韵中清楚地分开，在谐声中一般也是如此。其中的确也有若干联系，但是很少，不足以证明这两部不能分列。

在二等中，某些中古的ɔŋ派生于上古的\*uŋ，而我们这部的另外一些中古ɔŋ则派生于上古的\*üŋ。关于严整的平行关系请看以上第三十部(ɔk < \*ük)。我们的中古江韵是\*üŋ，这得到了谐声的确证：“江”“虹”从“工”声，“撞”从“空”声，“撞”从“童”声，“邦”从“丰”声，等等。

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化与以上第三十部(/uk/)所描写的完全平行。

中古大多数东韵字和全部钟韵字都属于这个上古韵部；但由于江韵有好几个来源，所以属于这部的字必须逐一确定。

例字中没放在括号里的是根据《诗》韵列入这部的，此外：“江”在《楚辞·哀郢》韵“东”并从“工”声；“虹”与“江”同声，音古巷切又户公切；“恠”苦江切又音苦贡切，从“空”声；“鬲”胡绛切又音胡贡切，从“共”声；“项”从“工”声；“蠢”丑江切又音丑用切；“撞”从“童”声；“窻”与“聪”同声；“蛙”从“丰”声。

### 例字摘要

207. 工 *kuŋ / kuŋ	江 *kũŋ / kɔŋ
空 *k'uŋ / k'uŋ	恠 *k'ũŋ / k'ɔŋ
江 *g'uŋ / ɣuŋ	蠢 *t'ũŋ / t'ɔŋ
东 *tuŋ / tuŋ	撞 *d'ũŋ / d'ɔŋ
恠 *t'uŋ / t'uŋ	窗 *ts'ũŋ / ts'ɔŋ
同 *d'uŋ / d'uŋ	蛙 *b'ũŋ / b'ɔŋ
总 *tsuŋ / tsuŋ	209. 共 *kiuŋ / kiwoŋ
聪 *ts'uŋ / ts'uŋ	邛 *g'iuŋ / g'iwɔŋ
送 *suŋ / suŋ	颀 *ŋiuŋ / ŋiwɔŋ
浓 *nuŋ / nuŋ	凶 *xiuŋ / xiwoŋ
庞 *luŋ / luŋ	豨 *ɣiuŋ / ɣiwɔŋ
啤 *puŋ / puŋ	钟 *tʃiuŋ / tʃiwɔŋ
逢 *b'uŋ / b'uŋ	冲 *t'iuŋ / tɕ'iwɔŋ
蒙 *muŋ / muŋ	茸 *ɲiuŋ / ɲiwɔŋ
208. 巷 *g'ũŋ / ɣɔŋ	傭 *t'iuŋ / t'iwɔŋ
双 *sũŋ / sɔŋ	重 *d'iuŋ / d'iwɔŋ
邦 *pũŋ / pɔŋ	庸 *diuŋ / iwɔŋ
厖 *mũŋ / mɔŋ	枞 *ts'iuŋ / ts'iwɔŋ

从*dz'ɿuŋ / dz'ɿwoŋ	丰*p'ɿuŋ / p'ɿwoŋ
松*dzɿuŋ / zɿwoŋ	缝*b'ɿuŋ / b'ɿwoŋ
竦*sɿuŋ / sɿwoŋ	宠*t'liuŋ / t'ɿwoŋ
龙*liuŋ / liwoŋ	

### 第三十三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210.uo (中古模一部分) 214.uo (中古模一部分)  
 二等211.a (中古麻一部分) 215.wa (中古麻一部分)  
 三等212.ɿwo (中古鱼一部分) 216.ɿu (中古虞一部分)  
 213.ɿa (中古麻一部分)

#### 例 字

- 210.鼓厥股殺故罟固盥〔賈〕。苦。户扈乎帖怙壺胡骷枯。五午。虎许浒。乌。都阍堵。土吐稌。瘡荼途图徒屠杜。怒柮。组租祖。徂。苏素。虜魯。
- 211.家稼葭蝦𦉳〔假賈〕。下夏暇駉瑕。牙御〔衙〕。𦉳。马。〔扭。擎〕。
- 212.居据据车举。虚。渠虞稭。鱼御禦圉。许。渚。处。鼠黍书暑纾舒。女茹。阻菹。楚。助。所。樗。除著紆矸。予余豫畬。女。且。苴沮砮。沮。邪萸𦉳绪。与誉與旗。胥涓。庐蘆。筮。旅。
- 213.者。舍。野。𦉳。邪。〔社〕。
- 314.呱。狐。补圃。痛铺浦。蒲。懣。
- 215.瓜寡。华。〔媠〕。

216. 躡躡。羽雨字芋。俛虞娛虞嘆。吁汙吁辱榭。夫甫黼黼  
〔賦〕。父釜輔。武舞。肤。〔躍〕。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

《小雅·我行其野》：野樗故居家，《豳风·狼跋》：  
胡肤瑕，《小雅·皇皇者华》：华夫，《周南·汉广》：楚  
马，《郑风·叔于田》：野马武，《陈风·宛丘》：鼓下夏  
羽，《郑风·大叔于田》：马组舞，《小雅·四牡》：下  
榭，《大雅·绵》：父马泚下女字。

“故”与“居”同声，“甫”声有“辅”有“圃”，  
“俛”至“嘆”等字从“吴”声，“五”声有“衙”，  
“且”七也切又音子鱼切，“且”声又有“组”“租”  
“祖”，“御”牛倨切又音五嫁切，“者”声有“都”有  
“渚”，“予”声有“野”，“瓜”声有“呱”。

如上表所示，这一部所有的中古韵母都收元音。这绝不  
能排除这一部有上古辅音韵尾的可能性——我们在好几部里  
都已证实了这一现象。我们确实很想在这一部里拟一个上古  
g韵尾，因为在《诗经》和其他上古韵文的一批韵脚中，这  
部的字与第十八部（上古/ag/）的字相押，这已在那一部  
叙述过了。可是这种假设遇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障碍：假如这  
真的是上古-g部，那么其中的字就不可避免地要偶然与上古  
收k的字（今入声字）押韵，但实际上却大为不然。所以，  
象“恶”（上古\*ʔag）和“故”（中古kuo）这样的《诗》  
韵（《郑风·遵大路》）并不是由于“故”字在上古收g，  
而是由于“恶”字的上古韵尾g变成了一个喉塞音：\*ag>  
oʔ，这发生在上古汉语的某个早期阶段，我们在以上第十八  
部中叙述过了。

所以我们目前这部是一串收元音的上古韵母。我们不难认出，这是个上古/○/部。相当清楚，某些字的中古a并不是最初就有的，因为它不仅与中古的虞押韵，而且还与中古的鱼押韵，尤其是不与下面要讨论的第三十五部（/a/）的字押韵。这个上古元音肯定属于/○/类，不过它在这一部中显然开口度最大，因为它能变成中古的a，所以它的上古音就是\*o。我们已经描述过，\*ko通过元音割裂（kɔa > kɔa）而变成了中古带前a的ka。

我们还提出，中古模韵的uo也是元音割裂的结果：上古\*ko > 中古kuo，下面这些例字也证实确是如此：“贾”公户切又音古雅切，“衙”从“五”声，“擎”从“奴”声，“组”从“且”（七也切）声，“都”从“者”声，等等。相当明显，模韵字最初是开口（\*ko等等）而不是合口（\*kuo等等）。

同样地，中古鱼韵肯定也是上古的开口，并且也经受了元音割裂：\*io > iwo，这被以下情况证明了：“御”牛倨切又音五稼切，“且”子余切又音七也切，“邪”羊诸切又音似嗟切，“予”声有“野”，等等。所有这些字很明显都是开口：\*io。

然而应当看到，从上古开口\*o（210）派生来的中古uo，必须与另外一组确实是从上古合口\*wo派生来的字（在中古汉语里与派生于\*o的uo混起来了）仔细区别开；这就是上古韵母214。在这里我们发现“呱”从“瓜”声，“袴”与“媯”同声，没问题是在上古合口。至此我们就得到了下列上古韵母：

开口	合口
一等210.*o（中古uo）	214.*wo（中古uo）



二等211.ɔ (中古a)      215.wɔ (中古wa)

三等212.iɔ (中古iwo)    216.? (中古iu)

213.iɔ (中古ia)

我们可以料想在合口三等一栏里有个上古的iwo, 与开口三等的上古\*iɔ相对应。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它呢? 显然是在上古第216号韵母, 即中古的虞韵那里。这些中古音为iu的字在上古没有/u/元音, 这可以从它们与中古的a (\*ɔ) 和iwo (\*iɔ) 押韵这一事实中清楚地看出来。上古的\*iwo (合口) 发展成了中古的iu。于是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上表的最后一行填成这样:

三等216.\*iwo (中古iu)。

这漂亮地与《诗》韵和谐声相符(参看前面的表):

《邶风·狼跋》: 胡\*g'wo肤piwo瑕g'ɔ, 《小雅·皇皇者华》: 华g'wo夫piwo, 《周南·汉广》: 楚tɕ'iɔ马mɔ, 《郑风·叔于田》: 野dɿɔ马mɔ武miwo, 《陈风·宛丘》: 鼓kɔ下g'ɔ羽giwo, 《郑风·大叔于田》: 马mɔ组tso舞miwo, 《小雅·四牡》: 下g'ɔ榘xiwo, 《大雅·绵》: 父b'iwo马mɔ游xo下g'ɔ女niɔ字giwo。

“故” \*kɔ与“居” kiɔ同声, “甫” piwo声有“补”“圃” pwo, “侯”至“噍”等字ɿiwo从“昊” ɱɔ声, “五” ɱɔ声有“衡” ɱɔ, “且” ts'iɔ又音tsɿɔ, “且” 声有“组”“租”“祖” tso, “御” ɱiɔ又音ɱɔ, “者” tiɔ声有“都” to有“渚” t'iɔ, “予” dɿɔ声有“野” dɿɔ, “瓜” kwɔ声有“呱” kwɔ。

所有这些中古韵都不限于我们这里的上古韵部, 它们都包含属于其他部的字, 所以属于这一部的字必须逐一确定。

那些没放在括号里的例字是根据《诗》韵列在我们这部的，其余的：

《周书·大明武》以“贾”韵“处”；《楚辞·招魂》以“假”韵“故”；《楚辞·九辩》以“衙”韵“躐”，“衙”又从“五”声；“担”从“且”声；“拏”与“怒”同声；“社”从“土”并与之同源；《楚辞·大招》以“媵”韵“都”；《楚辞·招魂》①以“赋”韵“故”；“躐”从“瞿”声。

### 例字摘要

210. 鼓 \*ko / kuo

苦 \*k'o / k'uo

户 \*g'o / yuo

五 \*ŋo / ŋuo

虎 \*xo / xuo

乌 \*ʔo / ʔuo

都 \*to / tuo

土 \*t'o / t'uo

瘡 \*d'o / d'uo

怒 \*no / nuo

组 \*tso / tsuo

徂 \*dz'o / dz'uo

苏 \*so / suo

虜 \*lo / luo

211. 家 \*kə / ka

下 \*g'o / ya

牙 \*ŋə / ŋa

狔 \*pə / pa

马 \*mə / ma

担 \*tsə / tsa

拏 \*nə / na

212. 居 \*kiə / kiwo

虚 \*k'ie / k'iewo

渠 \*g'ie / g'iewo

鱼 \*ŋie / ŋiewo

许 \*xie / xiewo

渚 \*t'ie / t'iewo

处 \*t'ie / t'iewo

鼠 \*ɕie / ɕiewo

女 \*nie / niwo

①原误作《大招》。——译者

阻*ts̺io / ts̺iwo	邪*dzi̺o / zi̺a
楚*ts̺'io / ts̺'iwo	社*d̺i̺o / zi̺a
助*dz̺'io / dz̺'iwo	214. 呱*kwo / kuo
所*s̺io / s̺iwo	狐*g'wo / yuo
樽*t'io / t'iwo	补*pwo / puo
除*d'io / d'iwo	痛*p'wo / p'uo
予*d̺io / iwo	蒲*b'wo / b'uo
女*n̺io / n̺iwo	樵*xmwo / xuo
且*ts̺io / ts̺iwo	215. 瓜*kwo / kwa
莛*ts̺'io / ts̺'iwo	华*g'wo / ywa
沮*dz̺'io / dz̺'iwo	媵*k'wo / k'wa
邪*dzi̺o / zi̺wo	216. 隅*kiwo / ki̺u
与*z̺io / iwo	羽*giwo / jiu
胥*s̺io / siwo	侯*ŋiwo / ŋiu
庐*li̺o / liwo	吁*x̺iwo / x̺iu
筮*kl̺io / kiwo	夫*piwo / pi̺u
旅*gl̺io / liwo	父*b'iwo / b'iu
213. 者*t̺io / t̺i̺a	武*miwo / mi̺u
舍*ɕi̺o / ɕi̺a	肤*pliwo / pi̺u
野*d̺io / i̺a	躐*g'iwo / g'iu
置*ts̺io / ts̺i̺a	

### 第三十四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    217. əu (中古侯一部分)
- 二等    218. i̺u (中古虞一部分)

## 例 字

217. 句筍蒿觀媾。口〔寇〕。侯餽餽后逅厚。偶。枢。斗味。

豆。走。漏。

218. 枸驹。驱。具。隅愚。龠馥。株。蹶。愈瘳愉榆渝秧。

主。姝。爰树。芻。孺濡醺〔乳〕。取。取趋。附。侮。萎  
萎。数。〔须〕。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

《郑风·羔裘》：濡侯渝，《小雅·正月》：瘳后口愈侮，《小雅·常棣》：豆具孺，等等。“句”古侯切又音九遇切；“偶”与“隅”“愚”同声，“味”与“株”同声，“枸”“驹”都从“句”声，等等。

这一部的字一般不与任何前几部的字（有上古辅音韵尾的字）押韵<sup>①</sup>，非常明显，这一部在上古也收元音尾，它的上古音值很容易确定，前一部是上古/o/，而我们这一部则是上古/u/。这部既有带i介音的u，也有不带i介音的u，带i介音的上古韵母iu一直保存到中古，不带i介音的u前面溜进了一个寄生的ə（如德语hūs>haus）：

一等217.\*u（中古əu）

二等218.\*iu（中古iu）

中古汉语的同一个韵母系统证实这是正确的。在中古遇摄我们发现：

一等 uo

三等 iwo iu

<sup>①</sup>极个别的拗韵中，出现与\*uk型字的联系，这在以上第三十部讨论过了。

中古汉语有iu，却没有相应的u。我们应该料想它存在于上古，在这种情况下，它自然是藏在中古侯韵里，而侯韵在韵脚和谐声中都无例外地与虞韵旁转。

侯和虞这两个中古韵都包含不属这部而属于其他上古韵部的字，所以属于这部的字就必须逐一确定。那些不在括号里的例字是根据《诗》韵放在这部的，此外：

《吕览·贵公》以“寇”韵“豆”，“须”与“需”同源，“需”声又有“孺”“濡”“醺”；《礼·月令》以“乳”韵“雌”，“雌”从“句”声。

### 例字摘要

217. 句*k <sub>u</sub> /kəu	颞*d'i <sub>u</sub> /d'i <sub>u</sub>
口*k'u/k'əu	愈*d <sub>i</sub> u/i <sub>u</sub>
侯*g'u/ɣəu	主*t <sub>i</sub> u/tɕi <sub>u</sub>
偶*ŋu/ŋəu	姝*t'i <sub>u</sub> /tɕi <sub>u</sub>
枢*ʔu/ʔəu	爻*d <sub>i</sub> u/z <sub>i</sub> u
斗*tu/təu	刍*tɕ'i <sub>u</sub> /tɕ'i <sub>u</sub>
豆*d'u/d'əu	孺*n <sub>i</sub> u/nz <sub>i</sub> u
走*tsu/tsəu	渎*ts <sub>i</sub> u/ts <sub>i</sub> u
漏*lu/ləu	取*ts'i <sub>u</sub> /ts'i <sub>u</sub>
218. 枸*k <sub>i</sub> u/k <sub>i</sub> u	附*b'i <sub>u</sub> /b'i <sub>u</sub>
驱*k'i <sub>u</sub> /k'i <sub>u</sub>	侮*m <sub>i</sub> u/m <sub>i</sub> u
具*g'i <sub>u</sub> /g'i <sub>u</sub>	萎*gl <sub>i</sub> u/li <sub>u</sub>
隅*ŋ <sub>i</sub> u/ŋ <sub>i</sub> u	数*sl <sub>i</sub> u/s <sub>i</sub> u
饕*ʔ <sub>i</sub> u/ʔ <sub>i</sub> u	须*s <sub>i</sub> u/s <sub>i</sub> u
株*t <sub>i</sub> u/t <sub>i</sub> u	

## 第三十五部

这个上古韵部由带下列中古韵母的字组成：

- 一等219.ɑ (中古歌一部分)      223.ua (中古戈一部分)  
二等220.a (中古麻一部分)      224.wa (中古麻一部分)  
三等221.ia (中古麻一部分)  
222.iɛ (中古支一部分)      225.wiɛ(中古支一部分)

### 例 字

219.歌。可。何河荷贺。我俄峨莪。阿。多。它他佗。沓沓  
佗。左佐。傒磋磋。瘥。娑。罗萝。

220.加珈嘉驾。差。沙鲨。麻。〔爹〕。

221.蛇。嗟。〔也〕。

222.掎。倚。宜议议〔义〕。牺〔戏〕。椅倚〔倚〕。池驰弛地。  
蛇。施。离篱罹。陂罢。皮。靡。

223.过。蒟。祸和。叱訛。波。跛。磨。〔货。堕。挫。脍〕。

224.瓦。〔化。豷〕。

225.为。吹。〔亏。危。垂。随。羸〕。

这些中古韵在《诗》韵中通押，在谐声中通转：

《陈风·东门之池》：池麻歌，《小雅·裳裳者华》：  
左宜，《豳风·东山》：仪嘉何，《郑风·蓍兮》：吹和，  
《小雅·斯干》：瓦议，等等。“我”声有“羲”，“也”声  
有“他”有“池”，“皮”声有“波”，“麻”声有“靡”，  
等等。

这一部的字照例从不与收辅音韵尾的字押韵，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个上古/a/部：

一等219.*a (中古a)	223.wa (中古ua)
二等220.a (中古a)	224.wa (中古wa)
三等221.ia (中古ia)	—
222.ia (中古ie)	225.wia (中古wie)

三等的弱i在中古没有引起“i音变”(\*ia>ia)，而四等的强i却引起了：ia>ie。

这部所有的中古韵都还包括属于其他上古韵部的字，因而属于这部的字就不得不逐一确定。

那些没放在括号里的例字都是根据《诗》韵列入我们这部的，其余的：

“多”从“多”声；“也”声有“他”；《易·鼎卦》以“义”韵“何”；《礼·儒行》以“戏”韵“义”；《老子·顺化》以“倚”韵“祸”；《老子·守微》以“货”韵“过”；《公羊·僖公二十一年》以“堕”韵“为”；《庄子·山木》以“挫”韵“议”；《书·皋陶谟》以“胜”韵“堕”；《易·系辞》以“化”韵“宜”；“整”与“挫”“胜”同声；《楚辞·离骚》以“亏”韵“离”；《管子·版法》以“危”韵“堕”；《礼·曲礼》以“垂”韵“倚”；《老子·无为》以“随”韵“吹”，《论语·微子》以“随”韵“骞”，“骞”与“过”同声；《老子·无为》以“赢”韵“吹”。

### 例字摘要

219.歌*ka/ka	我*ŋa/ŋa
可*k'a/k'a	阿*ʔa/ʔa
何*g'a/ʔa	多*t'a/t'a

- |                  |                 |
|------------------|-----------------|
| 它*t'a/t'a        | 跛* pia/pjie     |
| 陀*d'a/d'a        | 皮*b'ia/p'jie    |
| 左*tsa/tsa        | 靡*mia/mjie      |
| 傺*ts'a/ts'a      | 223.过*kwa/kua   |
| 瘥*dz'a/dz'a      | 邁*k'wa/kua      |
| 娑*sa/sa          | 禍*g'wa/yua      |
| 罗*la/la          | 叱*ɳwa/ɳua       |
| 220.加*ka/ka      | 波*pwa/pua       |
| 差*ts'a/tʂ'a      | 跛*p'wa/p'ua     |
| 沙*sa/ʂa          | 磨*mwa/mua       |
| 麻*ma/ma          | 货*xwa/xua       |
| 麥*ta/ta          | 墮*d'wa/d'ua     |
| 221.蛇*d'ia/dz'ia | 挫*tswa/tsua     |
| 嗟*tsia/tsia      | 脞*ts'wa/ts'ua   |
| 也*dia/ia         | 224.瓦*ɳwa/ɳwa   |
| 222.掎*kia/kjie   | 化*xwa/xwa       |
| 錡*g'ia/g'jie     | 鑿*tswa/tʂwa     |
| 宜*ɳia/ɳjie       | 225.为*gwia/jwie |
| 牺*xia/xjie       | 吹*t'wia/tʂ'wie  |
| 椅*ɳia/ɳie        | 亏*k'wia/k'jwie  |
| 池*d'ia/d'ie①     | 危*ɳwia/ɳjwie    |
| 蛇*dia/ie         | 垂*d'wia/zwie    |
| 施*ɳia/ɳie        | 随*dzvia/zwie    |
| 离*lia/ljie       | 羸*l'wia/ljwie   |

①“地”字相当不规则：中古音d'i，官话ti；但它的上古音\*ia在《诗》《易》《大戴》《礼》《楚辞》等书的韵脚中得到了验证。



## 结 语

在这篇论著里，我审慎地避开了全部所谓“音位学”(phonemics)的思考方法。由于在以前的研究中，我曾一直试图确定西周时代汉语的所有音素，以及隋朝北方汉语的全部细节，所以似乎可以把这些事实都总结在共时(synchronic)描写中，先描写上古汉语，再描写中古汉语，然后在其中的联系里试图把我从历时(diachronic)论证中演绎出来的全部语音细节缩减为上述语言的少量基本“音位”(phoneme)。可是在我看来，这样的尝试无异于水中捞月。如果中古有：

一等 kuan

二等 kwan,

u在a前面但不在a前面，而w在a前面但不在a前面，那么这就诱导我们说，u和w是同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从而把两者或者都写成kuan: kuan，或者都写成kwan: kwan。但这恐怕是太武断了<sup>①</sup>，另外，这也对我们以前的历史论证有害，因为只有u和w之间的对立才能解释广州话中的遗迹：一等kūn：

---

<sup>①</sup>我们同样有权说，a只在u后面而a只在w后面，那么a和a就是同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所以写成：一等kuan: 二等kwan。假如反对说中古汉语有一等kan: 二等kan这样一对相对的音，也反对说这种平行关系表明在kuan: kuan中的a和a也是不同的音位，那么我们就跃入了历史的领域（认为上古造成中古kuan: kwan这种对立的条件与造成kan: kan这种对立的条件相同），而离开了仅仅能够证明音位简化的共时描写的领域。

二等kwan, 而用音位学的思考方法来把中古的这种对立情形隐藏在统一的一个字母(如w)后面, 这实在是不明智的。

当然, 音位学的原则在所有的语言研究中都极其重要, 并且也是对任何一门语言做各种描写时本身就固有的, 但这一简单的事实不应诱使我们过分地强调它, 把它作为我们语言描写的最重要的特征, 而排斥语言生命中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方面。现代语言学家有这样一种倾向, 他们盲目地重弹这一老调, 以求在这种智力游戏中省些气力——用尽可能少而简单的字母来写下一门特定的语言, 如果能用美国打字机上的那一套字母来写, 那就再好不过了。语言学的这一现代趋向过份简化了所研究的语言的真正特性, 从而歪曲了它。

另外, 从纯粹实践的观点, 即实践的语言教学的观点看来, 这种狂热是不方便的, 也是有害的: 人们必须熟记许多音位学书写单位, 还要应用大量补充的读音规则, 这就把学习搞得太复杂了, 远不如用不同的符号来标示一个音位中的几个语音歧异的变体来得简单。

音位学原则绝不是新的, 它的产生与第一套字母的产生一样古老。我们在书写每一门语言时都经常下意识地、自然地应用这个原则。但是在书写一门口语的时候总有一种棘手的问题: “音位”能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口语复制呢? 研究一下早期汉学家们在发明用“罗马化”(romanization)来为汉语, 尤其是为北京话标音时怎样应用这一原则, 这是很有趣的。

北京话的“干”[kan]和“高”[kau]里有两个不同的/a/音, 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们看成一个音位, 因而威妥玛式拼音(Wade transcription)就写作kan和kao。另外,

在“己”[tʃi]和“主”[tʃu]里有两个大为不同的声母，前者是舌面前音而后者是舌尖后音（所以全部法国汉学家在实际标音时都把它们仔细地分开了），但因为北京话的[tʃ]专出现在[i]和[y]前面，而[tʃ]专出现在[a、ə、o、u]等别的元音前面，所以这两个声母可以认作是互补的（complementary），构成了一个音位（某种/č/）的两个变体，威妥玛就是这样设想的，所以他把“己”和“主”标作（用英语拼法）chi和chu，于是把[tʃi]和[tʃu]合并成ch这个音位里。我不是中国人，我不知道北京人（不带语音学偏见的北京人）是否感觉[tʃi]和[tʃu]是“同一个语音”（这个音根据是否随有i或u而变化），但我确实知道，把[tʃi]和[tʃu]都简化成ch实在太不合适了<sup>①</sup>。它需要人们必得牢记一条补充的读音规则（在[i]和[y]前面读“软的”ch，象意大利语citta中的c，在其他元音前面读“硬的”ch，发音时舌尖抬抵前颚）。但大多数人实际并没有这样记，因为只有一个“音位”，写作ch，何苦改变发音方式呢？所以，多数说北京话的英美人都把“己”chi和“主”chu的声母读得完全相同，前者读得象cheese中的chee，这大致正确，后者读得象choose中的choo，这可真是太错了。

简要说来，“音位学”的语言描写常常是片面的，而且过于简单化。我深信，它不久就要走向衰落，而一股新潮流将在语言学中占统治地位，这股新潮流会公正地对待无限丰富的一切现存语言。

---

<sup>①</sup>这二者的历史来源截然不同，但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现在是个“共时”语言描写的问题，是个北京话“罗马化”的问题。

## 字音索引

这个索引根据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的“例字摘要”编制。读者可以用它来查找高本汉构拟的上古、中古字音。

索引中的现代话字音大都沿用高本汉所定（以《经典释文》的反切为基础），只要按音理可通，就不再改动，为的是与中古的等韵地位相符。其中有些字（主要是全浊声母字）的今读平声与去声声母不同，则必须分别编排（如“才”*cai*和“在”*zai*），这些字的今读都依周祖谟《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中华书局，1980）所定，其他的字音改动（如“脚”作*jiào*不作*jue*）也依该书。

索引按汉语拼音音序编排，只标音节，不标声调（依高本汉）。后边的阿拉伯数字是高本汉的上古韵部和韵类的编号，如“3—25”指上古第三部中的第二十五类，“26—185”指上古第二十六部的第一百八十五类，等等。

A		狍	33—211	饱苞包	28—195
	ai		bai		bei
艾	3—25	败	3—32	悖	6—59
爱爰	6—54	拜	3—33	悲	7—66
哀	7—64	柏	17—128	北	19—142
阨	24—174	白	17—128	备	20—152
		裨	24—174	背杯	20—153
	an	裨	24—174	倍	20—153
岸	1—1			惫	20—154
安	1—1		ban	卑	24—175
		办	1—3		
	ang	板反	1—8		ben
印	16—119	反	1—8	奔	4—41
	ao		bang		beng
噉敖噉	26—185	彭	16—123	苻旁傍	16—120
奥	28—194	邦	32—208	崩	21—157
		蚌	32—208	繃	21—158
	B		bao	迸	22—163
	ba	暴	26—185	啐	32—207
八	2—21	雹	27—191		
拔	2—21	宝保鸭报			bi
霸	18—136		28—194	笔	5—47

昇	6—56			驳	25—182
比妣匕	7—66		bie	波	35—223
贲	8—77	蹇	2—18	bu	
秘辨	10—87			褻	25—180
秘	10—87		bin	卜	30—201
秘秘	11—91	彬	4—38	补圃	33—214
闭	11—92	宾滨	9—83		
碧	17—130			C	
偏幅幅	19—144		bing	cai	
鄙	20—152	兵柄	16—122	采德	20—150
辟璧	23—170	冰棚	21—159	才	20—150
甃棹	23—171			can	
辟庫	24—175		bo	餐餐	1—1
嬖	24—176	拨发	2—19	残	1—1
柳	24—176	拔茭	2—19		
跛罢	35—222	淳	5—49	cang	
		番	8—79	仓苍	16—119
	bian	播幡	8—79	藏	16—119
弁	1—4	博	17—127		
边扁	1—6	薄	17—127	cao	
贬	12—96	伯迫	17—128	燥	26—185
		帛	17—128	草	28—194
	biao	匍	19—142	曹漕	28—194
漻漻漻漻		副	19—143		
	26—187	擘摔	23—169	ce	
標	26—187	褻	25—180	側	19—144

厕 20—152

策册筴 23—169

cha

察 2—15

插 13—102

差 35—220

chai

蚤 3—26

侷 7—65

柴 8—75

豺 20—151

chan

剗 1—3

产 1—3

梃 1—4

廛 1—4

憚 1—4

埤 1—4

俛 12—94

檐 12—96

谄 14—110

chang

长场肠 16—121

昌 16—121

常尝 16—121

chao

巢 26—186

朝 26—187

che

拆 17—128

chen

辰晨 4—38

陈 9—83

臣 9—83

瞋 9—83

琛 14—109

cheng

橙 21—158

惩 21—159

承 21—159

骋 21—159

醒程 22—164

成城 22—164

chi

哲 3—28

迟坻 7—66

鸱 7—66

尺 17—130

敕飭 19—144

耻 20—152

洽 20—152

社齿蚩饬炽

20—152

麓 24—175

提 24—175

池驰弛 35—222

chong

冲 29—200

虫 29—200

崇 29—200

冲罍 32—209

傭 32—209

龙宠 32—209

chou

醜 28—196

雛魏酬 28—196

抽媼 28—196

稠 28—196

瘳 28—196

	chu	吹	35—225		cu	
		垂	35—225			
出	5—51			措	18—135	
傲	27—192	chun		蹙蹴	27—192	
蓬	27—192	春	4—43	徂	33—210	
处	33—212	涪鹑纯	4—43			
楚	33—212	椅	9—85			cui
除	33—212			瘁萃	6—61	
厮	34—218	chuo		崔摧	7—69	
台	34—218	懈	2—22	唯趁	7—71	
		绰	25—183	衰	8—82	
	chuai	ci				
揣	8—81	茨	7—66			cun
		泚	8—77	存	4—41	
	chuan	词嗣辞	20—152			
川	4—43	刺	23—170			cuo
		刺	24—175	撮	2—19	
	chuang	赐	24—175	错	17—127	
床	16—121			傚磋磋	35—219	
恣	32—208	cong		蹇	35—219	
窗	32—208	濠	29—198	胜	35—223	
		聪	32—207			D
	chui	枞	32—209			
喙	3—34	从	32—209			da
出	6—61			怛	2—13	
椎	7—71	cou		达	2—13	
		蒺	31—204			



大	3—25			玷	12—98
答	15—114		de	簪	14—111
	dai	得德	19—142	垫	14—111
带	3—25		den9	diao	
逮	6—54	登	21—157	吊	26—189
怠殆	20—150			赵	26—189
戴	20—150		di	彫	28—197
贷	20—150	蠓	3—30		
待	20—150	埽欽	3—30	die	
	dan	棣	6—58	颀埳臺	10—88
单瘴亶旦	1—1	氏痲	7—67	蹀	13—104
湛耽	14—107	弟	7—67	褶叠	15—118
苍穹燂	14—107	嫡	23—171		
	dang	帝	24—176	din9	
荡	16—119	的	25—184	定	22—165
	dao	翟	25—184	定	22—165
刀切倒到	26—185	迪轴涤篴			
	dao		27—193	don9	
悼	26—185	地	35—222	冬	29—198
擣禱	28—194			东	32—207
盗稻翻道	28—194	典殿	4—40	动	32—207
		殄	4—40		
		颠巛	9—84	dou	
		电甸	9—84	窠	31—204
				囓	31—205

斗味 34—217  
豆 34—217

du

耗妒戮蠹 18—135  
度 18—135

笃袈竺 27—190

毒 27—190

独读 30—201

都阨堵 33—210

杜 33—210

duan

锻 1—7

dui

骝 3—31

对 6—59

敦 7—69

dun

遯 4—41

duo

掇 2—19

夺 2—19

癯憚 8—74

揣 8—79

度 17—127

多 35—219

墮 35—223

E

e

曷遏 2—13

恶 17—127

粵 17—127

哑 17—128

厄揜 23—169

俄峨莪 35—219

阿 35—219

吡訛 35—223

en

恩 4—36

er

邇 8—77

耳而鱗 20—152

儿 24—175

F

fa

发髮 2—23

伐 2—23

法 13—106

乏 13—106

fan

阪藩反 1—11

幡 1—11

樊燔繁祥 1—11

凡犯 12—99

汎 12—99

fan9

方 16—125

房防魴 16—125

fei

吠 3—35

飞非 7—71

骈霏菲 7—71

腓肥 7—71

	fen	覆	27—192	ge	
		復	27—192	葛	2—13
雾芬	4—43	浮罕阜	28—196	輪	15—114
焚	4—43	仆赴孚	31—206	閣	17—127
	fen9	夫甫黼黻賦	33—216	格	17—128
风枫	14—112	父釜辅	33—216	革	19—143
凤	14—112	肤	33—216	隔	23—169
丰	29—200	附	34—218	歌	35—219
丰葑	32—209			gen	
缝	32—209			根	4—36
		G		gen9	
	fou	溉	6—54	庚梗羹	16—120
缶	28—196	改	20—150	耿耕	22—163
	fu	gan		gong	
弗莠	5—51	干乾	1—1	觥	16—124
拂	5—51	甘敢	12—93	肱	21—160
缚	17—134	感	14—107	弓	21—162
福辐富幅幅	19—148	gang		躬宫	29—200
伏服	19—148	冈刚纲	16—119	工攻功公	32—207
匐	19—148	gao		共恭	32—209
富否	20—156	高膏	26—185	gou	
负妇	20—156	皓髻	28—194	穀	31—205
腹	27—192				

句筍着觀媾

34—217

gu

骨 5—49

告 27—190

谷 30—201

鼓頤股殺故罟

固鹽賈 33—210

呱 33—214

gua

刮 2—20

副 5—50

卦 24—177

瓜寡 33—215

guai

怪 20—154

guan

冠瘡館管 1—7

关卯贯 1—8

鰾 4—42

guang

光广洸 16—123

gui

蹶 3—34

愆 6—59

贵 6—61

匱 6—62

饋 6—62

瑰 7—69

归 7—71

龟 20—155

规 24—178

圭 24—179

guo

括活 2—19

果 8—79

號 17—133

国 19—145

鹹蝻 19—146

过 35—223

H

hai

3—25

20—150

20—150

害

海

醜

骸 20—151

han

翰 1—1

汉罕 1—1

hang

杭颀 16—119

hao

焯 25—180

镐号 26—185

蒿 26—185

昊 28—194

好 28—194

he

褐 2—13

盍 13—100

合 15—114

壑赫 17—127

貉 17—127

赫 17—128

翱核 19—143

鬻鹤 25—182

何河荷贺

35—219

和	35—223	鹤	27—190	荒	16—123
	hei	虎许浒	33—210	颀	16—125
黑	19—142	户扈乎姑怙壺			hui
	heng	胡骷枯	33—210	噉	3—31
衡珩	19—120	狐	33—214	潰	6—59
恒	21—157	憯	33—214	惠慧	6—63
	hong		hua	嚙	6—63
惶	16—124	猾	5—50	回	7—69
蕙	21—160	蹀躞	8—80	燬煇	8—82
弘	21—160	撻	18—140	悔海晦	20—153
宏	21—161	画	23—172	恢	20—153
嵘	22—166	画	24—177	灰賄	20—153
涪	29—198	华	33—215	恤	20—155
江	32—207	化	35—224		hun
	hou		huai	瘖	4—41
侯餽餽后逅厚		怀坏淮	7—70		huo
	34—217		huan	活僭	2—19
	hu	奯涣	1—7	濊	2—19
忽	5—49	环	1—8	火	8—79
灑穫护	18—139	浼幻	1—9	灑穫	17—132
奎	25—180		huang	藿	17—132
搞	25—180	黄簧皇煌遑		獲	17—133
			16—123	或惑	19—145

祸 35—223  
货 35—223

J

ji

讫 5—47  
疾 5—47  
既 6—56  
暨 6—57  
季 6—62  
悻 6—62  
几 7—66  
几饥凯 7—67  
跻跻涕 7—67  
荠穉挤 7—67  
稽 7—67  
吉 10—87  
即 10—87  
姑 10—87  
髻 11—92  
及 15—116  
濺 15—116  
揖 15—116  
集辑 15—116  
急 15—116  
戟 17—130

籍 17—130

棘淋亟 19—144

极 19—144

稷 19—144

基箕其纪姬

20—152

忌 20—152

脊踣积 23—170

绩 23—171

击 23—171

伎 24—175

积 24—175

激 25—184

寂 27—193

倚 35—222

jia

戛 5—46

甲挟 13—101

夹 13—102

挟 13—105

给 15—115

佳 24—174

家稼葭岷假贾

33—211

加珈嘉驾

35—220

jian

涧菅 1—2

谏 1—2

间简苘 1—3

拣 1—3

践 1—4

肩见豳 1—6

艰 4—37

荐 4—40

坚 9—84

监 12—94

槛 12—94

渐歼 12—96

检 12—96

检 12—97

兼 12—98

减 14—108

爨 14—110

僭 14—111

jiang

姜疆疆 16—121

将浆 16—121

降 29—199

江虹 32—208



且 33—212  
沮 33—212  
筓 33—212  
躡瞿 33—216  
枸駒 34—218  
具 34—218  
諏 34—218

juan

卷 1—10  
睟 1—12  
吠 4—45

jue

蕨 2—23  
决 2—24  
臙醢 17—129  
嬰攫 17—134  
较较 25—182  
跻 25—183  
爵燠 25—183  
爝 25—183  
觉 27—191  
角 30—202

jun

君擴 4—43

麇 4—44  
困窘 4—44  
均鈎 9—85

K

kai

汽 6—54  
岂凯开闾 7—64

kan

衍 1—1  
培 14—107

kang

康伉抗 16—119

kao

考拷 28—194

ke

渴 2—13  
课 8—79  
恪 17—127  
客 17—128  
克刻 19—142  
可 35—219

kong

空控 32—207

kou

口寇 34—217

ku

苦 33—210

kua

媯 33—215

kuai

蒯喟 6—60

kuan

宽 1—7

kuang

筐 16—125

狂 16—125

kui

喟 6—62

葵駮餽 7—72

愧 7—72

睽 7—73

跬 24—178



亏	35—225	牢老	28—194	沥	23—171
	kun		le	丽	24—176
昆	4—41	革勒	19—142	栎	25—184
壺	4—41	乐	25—180	离离罹	35—222
	kuo		lei		liao
阔	2—19	类	6—61	燎	26—187
廓榔	17—132	雷壘	7—69	僚臂	26—189
藹	35—223	纛藹	7—71	聊	28—197
	L	累	8—82	蓼	28—197
	la	羸	35—225		lian
腊	13—100		ll	连涟	1—4
拉	15—114	厉	3—28	练	1—6
	lai	利泚		廉	12—96
来莱賚	20—150	戾	6—58		liang
	lan	礼醴醴黎		良梁梁两粮	
烂	1—1		7—67		16—121
蓝滥览	12—93	栗慄	10—87	凉	16—121
	lang	笠	15—116		lie
狼粮	16—119	立	15—116	烈	2—16
	lao	珞	17—131	躐	13—103
劳潦	26—185	力	19—144		lin
		里鯉理裏李厘		吝	4—38
		麓	20—152		

邻磷	9—83	陆	27—192	裸	8—79
林	14—109	戮	27—192	雒骆落	17—127
	ling	禄鹿	30—201	罗萝	35—219
令	9—83	虏鲁	33—210		M
令苓零	9—84	庐	33—212		ma
陵	21—159		lü	貉	18—136
领	22—164	律	5—51	马	33—211
令灵	22—165	履	7—66	麻	35—220
	liu	绿	30—203		mai
六	27—192	麓	33—212	迈	3—32
流旒留刘		旅	33—212	麦	19—146
	28—196	娄萎	34—218	霉埋	20—151
	long		luan		man
隆	29—200	乱	1—7	慢	1—2
庞	32—207	栾	1—7	蛮	1—8
龙	32—209	婁	1—10		mang
	lou		lue	芒	16—123
漏	34—217	略	17—129	厖	32—208
	lu		lun		mao
辂路	18—135	轮沦	4—43	毛旄耄茼	
砾	25—180		luo		26—185
		捋	2—19	冒牡	28—194

茅 28—195  
卯昴茆 28—195  
茂矛 28—196  
戊 31—204

mei

寐 6—56  
妹 6—59

眉涓郿美  
7—66

枚浼 7—69

梅霉莓媒  
20—153

men

门珮瞢瞢  
4—41

meng

羸 16—120  
盟 16—122  
瞢 21—160  
甍 21—161  
梦瞢 21—162  
蒙曠濛 32—207

mi

麤 7—66

迷 7—67

彌弭 8—67

密 10—87

幕 17—131

嘒冥 23—171

靡 35—222

miao

藐眇 25—182

藐苗 26—187

mie

灭 2—16

蔑 2—18

min

民缙旻 4—38

闵 4—44

民泯 9—83

ming

命 9—83

明 16—122

鸣名 22—164

冥 22—165

mo

秣 2—19

没 5—49

莫 17—127

莫猫 17—128

墨纒 19—142

覲 23—172

眊 25—180

磨 35—223

mou

谋牒 20—156

牟 28—196

瞽 31—205

mu

莫 18—135

母亩 20—150

穆目 27—192

木沐霖 30—201

N

na

那 8—74

𠂔 15—114

拏 33—211

nai

乃耐 20—150

	nan		nie		nuo
难	1—1	孽	2—16	诺	17—127
南男	14—107	蹶	13—103		O
	nang	斂	15—118		ou
囊	16—119		ning	偶	34—217
	nao	宁	22—165	枢	34—217
恢	28—195		niu		P
	nei	牛	20—156		pai
内	6—59	扭	27—192	排	7—65
	ni	扭	28—196	徕	7—69
祢瀾	7—67		nong		pan
鸷	8—78	浓	32—207	泮	1—7
逆	17—130		nou	盼	4—37
暄	19—144	舞	31—204		paŋg
睨	24—176		nu	霏	16—123
溺	25—184	怒	33—210		pao
	nian	帑		袍	28—194
年	9—84		nu	匏炮	28—195
念	14—111	女	33—212		pei
	niao		nue	肺	3—31
鸟	28—197	虐	25—183	蔑拔	3—31

佩 20—153

peng

芑 14—112

亨 16—120

彭 16—120

朋 21—157

棚 21—158

蓬蓬 32—207

pi

毗 7—67

匹 10—87

副 19—144

伾 伾 駮 20—152

辟 23—170

辟 23—170

皮 35—222

pian

片 1—6

piao

漂漂 26—187

pin

贫 4—38

频 9—83

聘 22—164

ping

冯 21—159

平 22—164

苹 屏 22—165

po

魄 17—128

鞞 27—191

跛 35—223

pou

剖 20—150

瓠 20—150

裒 31—204

pu

溥 18—135

仆 30—201

朴 樸 30—202

痛 铺 浦 33—214

蒲 33—214

Q

qi

偈 揭 憇 3—28

契 3—30

气 汽 6—56

弃 器 6—57

畿 芹 頡 旂

7—66

祁 耆 7—67

妻 妻 凄 7—67

齐 蛭 7—67

启 7—67

七 漆 10—87

泣 15—116

杞 杞 起 芑 傲

20—152

期 祺 祺 淇 旗

20—152

祇 底 24—175

戚 馨 27—193

锜 35—222

qia

骼 18—136

qian

愆 1—4

虔 1—4

迁 1—4

倩蒨	4—40	篋	13—105	仇求球速球球	
千	9—84			觥钵	28—196
牵	9—84		qin	酋道	28—196
柑	12—96	勤	4—38		
鬻燂	14—110	矜	9—83		qu
黔	14—110	亲	9—83	屈	5—51
		秦	9—83	蜡	18—137
	qiang	钦	14—109	曲	30—203
羌	16—121	琴	14—109	渠	33—212
踰踰斯鸽将		寝駸	14—109	苴沮砮	33—212
	16—121			躩	33—216
墙	16—121		qing	驱	34—218
控	32—208	卿庆	16—122	取趋	34—218
		径	22—163		
	qiao	清	22—164		quan
骄	26—187	青	22—165	卷鬃	1—10
翹蔽	26—187	倾	22—167	泉	1—10
悄	26—187			缦	1—11
譙	26—187		qiong	犬	4—45
巧	28—195	穹	21—162		
		冢	22—167		que
	qie	穷	29—200	缺	2—22
謁	2—16	邛	32—209	阙	2—23
窃	2—18			缺	2—24
切	10—88		qiu	阙	5—53
祛祛	13—104	丘	20—156	蹻	17—129

却 17-129  
确 25-182  
愨 30-202

qun

困 4-43  
群 4-43

R

ran

然 1-4  
染 12-96

rang

让 16-121

rao

茭 26-187

ren

忍 4-38  
人仁 9-83  
壬 14-109

reng

陝 21-159

ri

日 10-87

rong

融彤 29-200  
戎 29-200  
茸 32-209  
容 32-209

rou

肉 27-192  
柔蹂 28-196

ru

入 15-116  
鰠 19-148  
辱 30-203  
茹 33-212  
孺濡乳 34-218

ruì

瑞 8-81

run

惇 4-43

ruo

若 17-129  
弱 25-183

S

san

三 14-107

sang

丧桑 16-119

sao

骚扫嫂 28-194

se

瑟 10-87  
色穉 19-144

sha

杀 2-15  
巽 13-101  
猷 13-102  
沙鲨 35-220

shai

杀 3-27

	shan	神	9—83	食	19—144
		申信身	9—83	识式饰	19—144
油	1—2	莘	9—83	时珊恃市	
山	1—3	甚甚堪黠			20—152
疹	14—108		14—109	始试诗	20—152
	shang	深	14—109	士仕事	20—152
上尚裳	16—121	谗	14—109	史使	20—152
商伤汤向		参	14—109	适	23—170
	16—121		sheng	是	24—175
	shao	乘绳	21—159	施	35—222
绍	26—187	胜升	21—159		shou
少	26—187	生甥笙	22—163	受售寿	28—196
	she	声	22—164	手狩首收	
舌	2—16		shi		28—196
涉	13—103	逝	3—28		shu
鞅	13—103	世	3—28	述	5—51
射	18—138	视	7—66	庶	18—137
赦	18—138	尸矢著	7—66	菽	27—192
舍	33—213	师	7—66	俟孰	27—192
社	33—213	实	10—87	属	30—203
蛇	35—221	室	10—87	束	30—203
	shen	湿	15—116	鼠黍书暑纾舒	
洗	4—39	石硕	17—130		33—212
		释	17—130	樗	33—212



姝	34—218	兕	7—66	遂隧穉穗	
爰树	34—218	私死	7—66		6—61
数	34—218	涖俟	20—152	淬	6—61
	shuai	似祀汜糶食寺	20—152	绥	7—71
率	5—51	思丝司	20—152	绥	8—82
	shuang	斯	24—175	随	35—225
爽霜	16—121		song	sun	
双	32—208	宋	29—198	孙殄	4—41
	shui	送	32—207		suo
幌说	3—34	松讼诵	32—209	蓑	8—79
水	7—71	竦	32—209	素	17—127
	shun		sou	所	33—212
顺	4—43	叟搜	28—196	娑	35—219
	shuo	蕞	31—204		T
说	2—22		su	ta	
朔	17—127	愬	18—135	达闶	2—13
掣	25—182	谏	19—148	踏	13—100
铄	25—183	肃夙宿	27—192	谮	15—114
	si	楸	30—201	它他佗	35—219
四驷肆	6—56	粟	30—203		tai
		苏素	33—210	台	20—150
			sui	恣	20—150
		岁	3—34		

tan		ti		tong	
啖	1—1	涕	7—67	憮舛彤	29—198
檀	1—1	莢	7—67	恫	32—207
叹	1—1	体	7—67	同童	32—207
莛	12—93	剔惕狄	23—171		
谈谈谈	12—93	摘裼剔	24—176	tu	
聃	12—93	提髻堤	24—176	土吐徐	33—210
潭	14—107			瘡茶途图徒屠	
		tian		33—210	
tang		天	9—84		
饴汤	16—119	填圜田	9—84	tuan	
堂堂唐唐		恬	12—98	博溥	1—7
	16—119				
tao		tiao		tui	
桃	26—185	桃	26—189	脱兑	3—31
滔滔	28—194	茗	26—189	退	6—59
陶陶	28—194	条	28—197	颓推	7—69
				隕	7—69
te		tie		tun	
忒	19—142	饕铁	5—48	惇焯	4—41
特贖	19—142	帖	13—105		
慝	19—142			tuo	
teng		ting		脱	2—19
滕騰	21—157	听庭	22—165	鼯	8—74
		霆	22—165		



閱	23—171	銜	12—94	涪	7—65
暫	23—171	獾狻	12—96	灑	10—88
系	24—176	銛	12—96	肋	13—104
觸	24—178	咸陷	14—108	協	13—104
牺戏	35—222			写	18—138
		xiang		解	24—174
xia		乡饗享香		携哇	24—179
牽	2—14		16—121	邪	33—213
瞎	2—14	祥详翔	16—121		
狎匣	13—101	箱	16—121	xin	
狹	13—102	襄	16—121	欣	4—38
洽洽	15—115	降	29—199	信新薪	9—83
嚇	18—136	巷闕項	32—208	歆	14—109
下夏暇暇		xiao		翫	14—109
	33—211	效肴	26—186	心	14—109
		孝	26—186	馨	22—165
xian		器	26—187		
闲個	1—3	笑消小	26—187	xing	
仙	1—4	晓	26—189	行	16—120
羨	1—4	教	28—195	兴	21—159
宪献	1—5	休	28—195	幸	22—163
显	1—6	萧歛搜	28—197	姓	22—164
霰	1—6			刑	22—165
限	4—37	xie		星	22—165
先	4—40	歇	2—17		
贤	9—84	屹	5—48	xiong	
				兄	16—126

雄 21—162  
凶 32—209

xiu

休朽 28—196  
修绣秀 28—196  
衰 28—196

xu

洩 10—89  
恤 10—89  
洩減恤 19—147  
殪 19—149  
畜愾 27—192  
续萎 30—203  
虚 33—212  
许 33—212

邪冀旗绪 33—212

胥涓 33—212

吁吁吁吁栩 33—216

须 34—218

xuan

轩 1—5  
还 1—10

偃 1—10  
宣选 1—10  
暄媛 1—11

駟縣 1—12  
玄洵 9—86  
洵 9—86

xue

雪 2—22  
滅 2—22  
血 10—90  
穴 10—90  
谿 25—183  
削 25—183  
学 27—191

xun

熏训 4—43  
薰 4—43  
循巡 4—43  
旬 9—85  
洵 9—85

Y

ya

轧 2—15

压押 13—101  
哑 18—136  
崖 24—174  
牙御衙 33—211

yan

颜雁 1—2  
晏 1—2  
衍 1—4  
彦 1—4  
筵 1—4  
焉 1—4  
言讫 1—5  
燕宴 1—6  
烟 4—40  
咽 9—84  
巖 12—94

淹掩弁厌

12—96  
刻 12—96  
严 12—97  
淹 12—97  
岩 14—108  
阎 14—110

yang

仰 16—121

央	16—121	艾	3—29	蜴易役	23—170
扬杨阳錫	16—121	佗	5—47	鷓	23—171
羊养痒洋	16—121	肆	6—56	鷓	23—171
央	16—122	衣依辰	7—66	易	24—175
yao		夷姨棧	7—66	缙	24—175
药	25—183	伊	7—67	宜仪议义	35—222
要夭	26—187	诣	7—67	椅猗倚	35—222
曜遥摇瑶陶	26—187	翳	7—67	蛇	35—222
ye		一抑	10—87		
渴	2—17	逸	10—87	yin	
噎	10—88	懿	11—91	殷愆	4—38
叶	13—103	噫	11—92	胤	4—38
馐	13—103	邑	15—116	禪	4—39
厌	13—103	斨	15—116	银	4—39
业	13—104	斨	17—130	姻駟	9—83
焯	15—117	奕	17—130	引	9—83
夜	18—138	翼	19—144	音愔	14—109
野	33—213	亿	19—144	淫	14—109
也	35—221	疑	19—144		
yi		弋	19—144	ying	
泄勳	3—28	异	20—152	英	16—122
		薺疑	20—152	膺	21—159
		意	20—152	嚶	22—163
		贻怡	20—152	盈楹贏	22—164
		以已矣	20—152	莹	22—165
		益	23—170		

菅 22—167  
紫 22—167

yong

泳 16—126  
顛 32—209  
離靡饗 32—209  
庸慵慵勇用  
32—209

you

囿 19—148  
又有侑友右尤  
沭邮佑疣  
20—156  
忧优 28—196  
遊游悠悠  
28—196  
犹诱莠 28—196

yu

逌 5—52  
馱 10—89  
域緘緘 19—147  
或郁 19—148  
奥奠煨 27—192

育鬻 27—192  
玉狱 30—203

欲 30—203  
裕 31—206

鱼御禦圍  
33—212

予余豫奮  
33—212

与誉輿旗  
33—212

羽雨宇芋

33—216

俣虞娛虞噉  
33—216

隅愚 34—218

軀區 34—218

愈瘡愉榆渝楸  
34—218

yuan

悃 1—10

远援媛垣园  
1—11

原愿 1—11

怨 1—11

渊 9—86

yue

说阅 2—22

越钺 2—23

月 2—23

乐 25—182

籥跃 25—183

约 25—183

嶽岳 30—202

yun

雲员苑輝云耘  
4—43

愠 4—43

狻 4—43

陨 4—44

筠 9—85

Z

za

杂 15—114

zai

载哉宰齧再  
20—150

在 20—150

	zan	札	2—15	昭照	26—187
		乍	18—136	朝	26—187
簪	12—93	诈	18—136	召旒	26—187
	zang	担	33—211		
臧	16—119	参	35—220	zhe	
	zao			蛰	15—116
藻	26—185	瘵	3—27	陷	15—117
蚤	28—194	斋	7—65	柘炙	18—138
皂	28—194	宅	17—128	谪适	23—169
	ze	责	24—174	者	33—213
泽	17—128			zhen	
柞	17—128	zhan		振	4—38
则	19—142	玦	1—3	真	9—83
贲	23—169	展	1—4	榛	9—83
	zei	旗	1—4	枕	14—109
贼	19—142	折	12—95		
	zen	俛	12—95	zheng	
潜	14—109	詹	12—96	蒸	21—159
	zeng	湛	14—108	丁	22—163
增	21—157			争	22—163
	zha	zhang		楨	22—164
晰	2—14	长	16—121	正	22—164
		璋	16—121	征	22—164
		罩	26—186	zhi	
				稚	7—66



旨脂指底砥祗

7—66

解

8—76

窒挫

10—87

秩

10—87

栳

10—87

寃

11—91

至

11—91

汁

15—116

炙臙

17—130

泽

17—130

直

19—144

织

19—144

殖

19—144

之止趾趾识

20—152

置

20—152

知

24—175

支枝枳

24—175

zhong

终龠中忠

29—200

仲

29—200

众蠖

29—200

钟馗

32—209

重

32—209

zhou

粥

27—192

舟洲周祝

28—196

辇

28—196

zhu

祝

27—192

轴逐

27—192

阜

31—206

渚

33—212

助

33—212

著紵紵

33—212

株

34—218

主

34—218

zhu

壑

35—224

zhu

转

1—10

zhuang

撞

32—208

zhui

恚

6—61

追

7—71

攄

8—81

zhuo

斲

17—129

濯

25—182

卓荦

25—182

穉焦

25—182

灼酌

25—183

椽油

30—202

捉

30—202

zi

姊穉资

7—66

訛柴

8—77

子籽梓兹蕪

20—152

字

20—152

zong

宗

29—198

总豨

32—207

		足	30—203		
	zou	组租祖	33—210		zuo
奏	31—204	阻蒞	33—212	作	17—127
走	34—217			酢	17—127
			zui	凿	25—180
	zu	醉	6—61	左佐	35—219
卒	5—49	罪	7—69	挫	35—223
猝	5—49				
卒	5—51		zun		
族	30—201	俊遵	4—43		

## 纪念高本汉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高本汉逝世了，开始于中国皇朝末年的一个汉学时代也随之而结束了。高本汉从事学术活动有七十多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一九〇八年，是为他故乡两个地区的民间故事标音，最后一部著作是《庄子几章中的疑难字》(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 Tse Chapters)，发表在一九七六年的《远东考古博物馆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上。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是高本汉八十九岁诞辰，我去拜访他，这时我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一份笔记，他又在预备写一篇论述《诗经》中一个语文学问题的文章。

高本汉的学术成果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他一系列卓越的著作将永远是西方汉学的伟大里程碑。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1926)包含了他的构拟的中古音，这为汉语方言学和历史音韵学等学科奠定了基础。他还以清代一些杰出的语文学家所取得的意义深远的成果为基点，系统地构拟了汉语上古音。他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〇年间的一系列著作中阐述了他的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又都总结在《中日汉字形声论》(Grammata Serica, 1940)、《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1954)和《校订中日汉字形

声论》(Grammata Serica Resensa, 1957) 这三部著作里。

高本汉构拟的上古音为研究中国早期典籍开辟了崭新的途径, 他的《诗经注》(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1942, 1944, 1946) 和《书经注》(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1948) 是对古汉语语文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他的不朽专著《前汉典籍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 1967) 将在汉语词典编纂学领域中引起重大的改革。

现代汉语被说成是一门极为典型的孤立语, 其特点是不用词形变化, 而只用词序和关联词语来表示句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高本汉在他的《原始汉语, 屈折语》(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elle, 1920) 和《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3) 中证明了早期汉语的特征是由屈折构词方式表现的, 不过这种方式在很久以前就没有构词能力了。他研究了原始汉语和上古汉语音韵学、形态学, 这对汉藏语的比较研究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高本汉首要的著作中还应提一下他的《左传真伪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1926)、《中国古籍真伪考》(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1929)、《周礼和左传的早期史》(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ou Li and Tso Chuan Texts, 1931) 以及《古代中国的传说与迷信》(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1946)。通过上述著作, 高本汉奠定了批判方法论的基础, 没有这一方法论的帮助, 任何研究早期文化典籍的尝试都必然要失败。

高本汉以他独特的才能把严密的语言学和语文学方法论

扩展到其他科学领域，他对中国古代铜器纹饰的比较研究在传统公认的年代学中引起了重大的变革。

高本汉的学术活动不仅限于科研，他还担任过哥德堡大学副校长（1931—1936），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1936—1959），皇家文史考古研究院院长（1956—1964）和瑞典人文科学院院长（1954—1959），作为一个众多学术领域里科研的支持者和组织者，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高本汉具有超群的才智、无穷的精力、渊博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以及献身于学术的精神，这使他成了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仅仅从高本汉的著作中了解高本汉的人们，也许会以为他是一个严峻而怪僻的学者，而他的信徒则认为他是个为人热情而又充满怜悯之心的良师益友，值得尊敬和爱戴。

**马悦然**  
于斯德哥尔摩大学